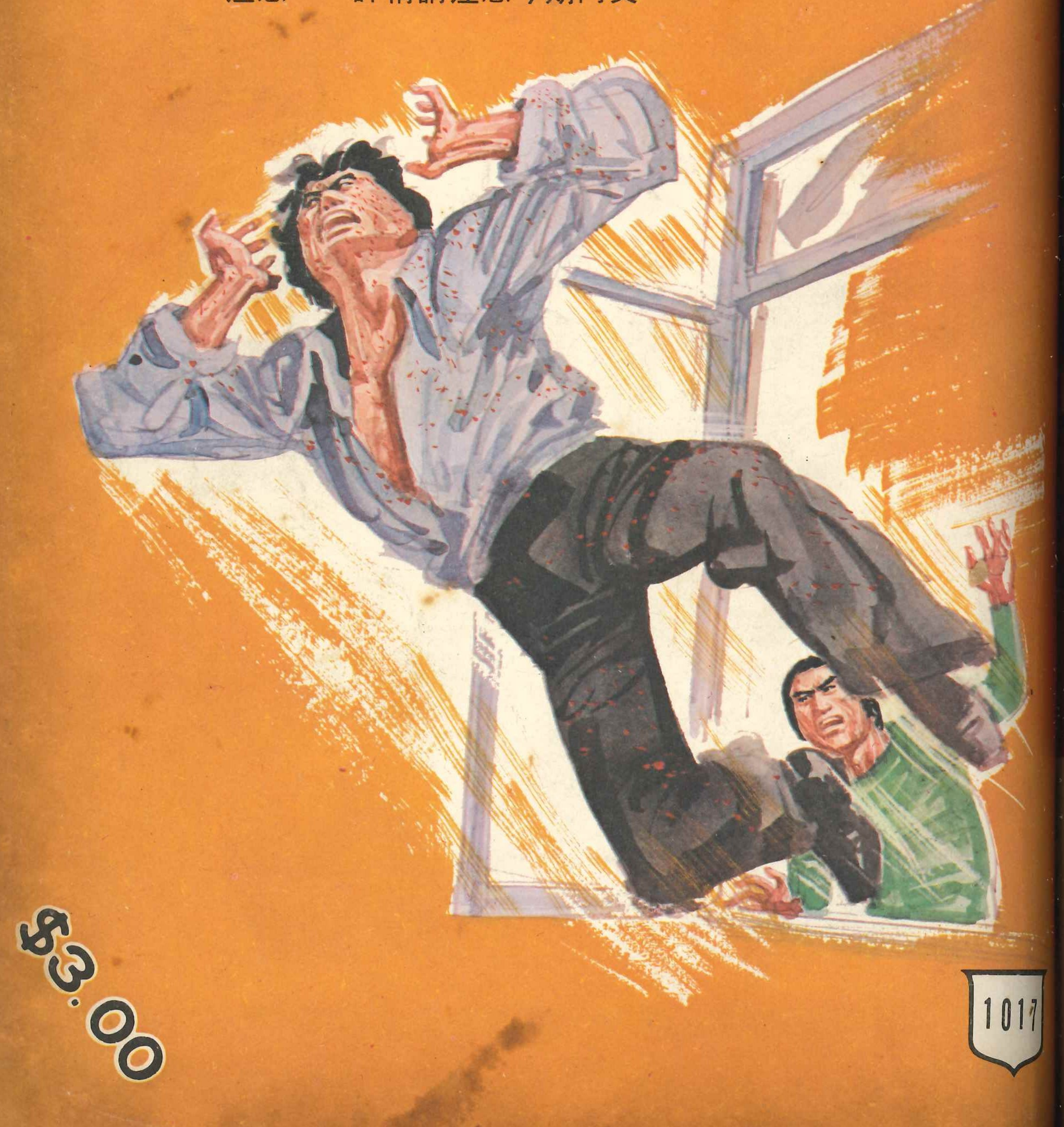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火蟻

（國際特警故事）馬雲・新著

美國各地突然出現了一種神秘小動物—火蟻，破壞力比白蟻更强，人被咬後會發高燒，甚至死亡。一名記者千方百計查出了其中秘密，但他亦因此被殺。到此才引起了國際特警的注意……詳情請注意今期內文。



$3.00

1017

編者話

今期出版日，欣逢聖誕佳節，本刊同人等謹祝各位讀者聖誕快樂！並盼望在這熱烈高興的假日裡，各位得到身心愉快之享受

**　　**　　**

一九七九年元旦即將來臨，我們在新的展望裡，對本刊內容方面，將有更進一步質量之檢討改善，去蕪存菁，搜羅佳作，盡量迎合一般讀者意見爲主題，加聘名家，鼎力助陣，務求做到一份每個星期一就與讀者們在一起的喜愛之精神食糧刊物！

**　　**　　**

今期巨型性小說是以國際爲背景的特警故事「火蟻」，這是一篇題材罕有的駭人聽聞、眞有其事的描述，內容由頭到尾的經過發展與出現場面，定必令人難以置信，但又不能不信，原來其中有段不可思議的內幕，欲知詳情，請千萬不要錯過本文。

**　　**　　**

下期在元旦假期中，我們特別選刋一部歷史性之大刺客傳奇故事「薛天異」刋出，內容氣勢磅礡，正氣凜然，激昂洋溢，名存千古……誠不可多得的巨型說部，由名作家司馬紫烟執筆，敬希留意。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72.00
一年港幣$14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77.00
一年港幣$15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90.00
一年港幣$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1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鷄犬搏鬥　毒蟻逞兇

美國芝加哥郊區一個農場，出現了一幕「奇景」——一隻母鷄正與一頭狠狗展開惡鬥，引來一班青少年圍觀。

母鷄只有兩磅重，狠狗則體重有四十五磅，相形之下，眞的是小巫見大巫。

然而，母鷄絕不畏懼，反而振翅弄爪，「谷谷」之聲不絕於耳。

中國功夫熱正在西方國家流行着，於是一些青少年就開玩笑着說：「這是中國功夫——鷹爪功，瞧吧，多厲害！」

反觀那頭狠狗，雖然張牙舞爪，如狠似虎的裝腔作勢，却無法迫近母鷄半步。

母鷄勝在可以振翅飛起，雖然飛得不高，但却足以令到狠狗疲於奔命。

狠狗的脚、頭、背部等處，已見傷痕纍纍，血流如注。

然而圍觀的人却沒有一個制止他們，反而助威吶喊，高聲喝彩。

農場主人莊臣出來了。

莊臣手持長槍，十分生氣的樣子。

他一聲不响地，瞄準母鷄，扳動了機掣。

「砰」的一槍。

一股血花飛濺，母鷄變成了肉醬。

狠狗奔到莊臣身邊，垂耳搖尾，彷彿感謝主人救命之恩。

是的，目睹剛才一場惡鬥的人，都可以見到優劣之勢，極之明顯。

國際特警故事

馬雲·文
子成·圖

火蟻

假如不是莊臣及時殺死母鷄，狠狗一定會死於牠的利爪之下。

莊臣的長子湯力，正取過藥箱，蹲下來爲狠狗治傷。

莊臣生氣地說：「最近我們這裏究竟是否撞了邪？」

湯力也說：「是的，爲什麼會這樣子，我們所飼養的母鷄，一向十分善良。」

莊臣的幼子波比在旁插咀道：「我知道爲什麼。」

波比只有六歲，湯力比他大了九年，中間還有一個十二歲的嘉麗。

由於波比平時的說話也不可靠，加上他年紀太小，所以根本就沒有人去理會他的話。

他的姊姊嘉麗還責怪地說：「波比，算了，不要吵好嗎？」

波比還是說道：「你們以爲我說謊嗎？我所講的全是眞話……」

「眞話？眞話？嘿！」嘉麗不等波比把話說完，已生氣地瞪住他。「你幾時講過一句眞話來？你這小鬼，眞的是非打不可。」

嘉麗作勢要打她弟弟，波比一溜烟的跑掉了。

農場主人莊臣和他的長子湯力，根本沒有閒心去理會那對兒女，他們埋頭料理正在發抖的一頭大狠狗。

那狠狗彷彿患了虐疾，渾身發抖，冷汗直冒，口中流出了涎沫，從眼神中可以看出，牠很辛苦。

莊臣示意他的長子：「湯力，把汽車開過來，我們惟有到鎮上去找獸醫。」

「好吧，爸爸，我立刻去把車子開過來。」湯力用跑步的速度朝車房奔去！

× × ×

波比很生氣。

他沒精打彩地，朝樹林那邊走過去。

他每一次跟姊姊打架，吃虧的一定是他。

過去，他說過謊，但不是常常說，有時是鬧着玩的，有時却當眞的騙倒了別人，於是他樂得嘻嘻大笑，拍着手走開了。

也許因爲這樣，以後沒有人再信他的說話，這是十分痛苦的事。

就像剛才一樣，他本來想說出一件他目睹的事，可惜他姊姊嘉麗認爲他騷擾別人，沒有讓他再說下去，還想教訓他。

他只好含住一肚子悶氣走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波比雖然還不大清楚，却認爲可能有關連。

有一次他偶然看見一隻母鷄，獨自離羣跑進了樹林中去。

他進入去，想找回那隻母鷄，但是，有些東西令他看來毛骨悚然。

那是一堆難以勝數的螞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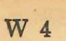
他從來沒有見過這許多螞蟻，小波比嚇得倒退了幾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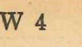
然而，那隻母鷄却毫不畏懼，反而啄食那些金黃色的螞蟻。

他揚聲吆喝，把母鷄叫回來，但母鷄那裏知道有人叫牠？

波比只好用石子扔過去，他的目的無非想母鷄跑開。

可惜母鷄還沒有跑開，但已聽到他姊姊的聲音，嘉麗叫他返家吃午餐。





他一邊吃午餐，一邊仍記着樹林中的事——金黃色的螞蟻羣和那隻母鷄。

匆匆吃過了那一頓午餐，波比又衝出了家門。

他本來想再跑進樹林中，去看看那些螞蟻以及母鷄。

但是，一種觸目驚心的現象，却令他整個兒呆住了。

一隻母鷄，正在追殺一羣小鷄。

有些小鷄已血肉糊糢，死在地上，有些正失魂落魄地逃命。

波比認得出，那隻身有斑白花點的母鷄，正是剛才在樹林中見過的。

他立刻一邊揚聲吆喝，目的是喝住母鷄不要殘殺弱小，一邊取過一支木棒，追打那狂性大發的母鷄。

豈料母鷄在「谷谷」聲中，竟回頭向波比反撲而來。

小波比嚇得慌忙後退，倒跌在地上。

那時候，小波比眼看母鷄張翅弄爪，凌空飛來。有如泰山壓頂却又無力反抗，他惟有把木棒亂揮一輪。

突然間，一個繩圈凌空飛至，剛好把母鷄套住了。

那繩圈收緊，母鷄被繩子拖走時，還在狂叫不休。

小波比如夢初覺地，從地上爬了起來，看見他的兄長正把母鷄綁穩在一支木柱之上，然後過來將他抱起。

「波比，你怎樣了？」湯力充份表露出一派手足之情。

波比驚魂甫定，他吶吶地說：「母鷄怎麼會這樣兇？」

湯力也莫名其妙，不過他却安慰弟弟說：「你乖乖的，以後最好不要惹怒牠。我保證牠以後也不敢咬你。」

波比也只以爲自己惹怒了母鷄。」

然而，牠爲什麼要傷害牠自己的骨肉呢？

波比當然明白，那些小鷄正是母鷄所生的，牠何故會失去了常性？

波比現在正垂頭喪氣地，走向樹林中去。

他後悔過去爲什麼自己常常說謊，否則，他的說話一定會受人注意。

那麼，他會把他的想法告訴他父親和兄長他們，也許有些用處。

到底小波比有些什麼想法？

原來他想起了樹林中的螞蟻——罕見的金黃色螞蟻

波比又想到母鷄啄食螞蟻的情形，他担心這正是母鷄失去常性的原因之一。

本來六歲大的年紀，不可能連想得這麼多，但是電視片集上的科學幻想，對他的影响也實在太大，包括卡通片在內。他幾乎每天晚上都看了一大堆此類片集。

片集中常常見到一些「怪獸」，是由一塊石頭變成的。

波比受到此等「電視敎育」的感染，也覺得母鷄狂性大發，可能和吃了「大螞蟻」有關。

「波比，你往那裏去？」忽然有人在後面揚聲叫他。

他回頭張望，是一名比他年紀還大的哈利斯。

哈利斯是隣近農莊中的一名十一歲男

童，他們常常玩在一起。

波比正感到孤獨。但遇上了哈利斯之後，這一回有伴了。

「哈利斯，你見過一種大螞蟻嗎？」

「大到什麼程度？」哈利斯漫不經心地問道。

波比抓抓他的小腦袋，總不知應該用什麼去比較才好。

終於他豎起那隻小手指，作了一個姿勢，道：「有我這小指一半那麼長。」

哈利斯笑了笑：「傻瓜，你所見到的不是什麼螞蟻，是草蜢。」

波比不服氣地嘟着小咀：「別小睇我，哈利斯你以為我連螞蟻和草蜢也分辨不出麼？我在電視生物常識節目中都見過了，草蜢和螞蟻完全不同，我肯定我看見過的是螞蟻。」

「好吧，我帶你去找隻草蜢看看，你自然會明白了。」

於是兩個人一齊走進了樹林中去。

突然之間，有人尖叫了一聲。

那聲音不但來得突然，而且尖銳刺耳，有如恐怖片中的鬼叫。

波比嚇得回頭就走。

哈利斯眼明手快，一手抓住他：「別大驚小怪，瞧吧，他只不過是曼妮。」

曼妮也是鄰近農莊中的小女童。八歲左右的年紀。

她正發足狂奔，與哈利斯他們在樹林中相遇，他們平時常常在一起玩，但哈利斯和波比從來未見過曼妮表現得如此張惶失措。

曼妮不但神色驚懼萬分，眼淚亦有如泉湧。

哈利斯問道：「曼妮，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曼妮還來不及答話，此時波比已經瞧見了一些似曾相識的東西：「這就是了——快！」

波比一手掃過去，掃向曼妮的手臂之上。

原來波比所見到的，正是一隻金黃色的大螞蟻。

當時那可怕的小動物却附在曼妮的手臂之上，給波比一手撥跌了之後，仍在張牙舞爪。

然而，曼妮的哭泣，仍不因此而停止下來，她的手臂紅腫了一大塊。

哈利斯想到被毒蛇咬着的可怕情景，要不是剛才他目擊一切，也決難相信這是一隻大螞蟻，把她咬成這樣兒的。

哈利斯立刻一脚踏在那螞蟻的身上。

豈料當他的鞋底離開了之後，螞蟻又在蠕蠕而動。

哈利斯嚇得再一次用鞋力踏了幾下，再用鞋踭力磨。

螞蟻死了！

竟然有血。而且，牠的「屍體」也有好大好大的一堆。

哈利斯回過頭來，看見小波比已帶着曼妮奔出了樹林之外。

他再放眼望望樹林裏面，雖然沒有人追過來，然而一陣恐怖感却令到他身不由主的，也放開大步，飛奔着衝出了樹林外面去！

胡倫是曼妮的父親，他正駕車經過那路旁，看見女兒痛哭急奔，也心感不妙。

等到波比陪着曼妮跑過來時，他已下了車，忙將有如驚弓之鳥的曼妮抱起，問她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可憐的曼妮，她已經嚇至幾乎昏了過去。

還是波比在旁告訴胡倫：「叔叔，曼妮給大螞蟻咬傷了，你瞧！」

波比用手指指出了那條又紅又腫的手臂，這時候胡倫才恍然大悟！

他立刻放下曼妮，掏出了一條手帕，將手臂綑綁起來，目的是阻止有毒的血液可能回流向心臟方面。

當然，他這樣做可能為時已晚，但作為父親的，總希望能夠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挽救自己的女兒。

他沒有再阻延半秒鐘，把曼妮放上汽車去，開入市區。

× × ×

胡倫焦急地沒有熱鍋上的螞蟻。

他在醫院的急救室門前，來回踱着方步，無法坐得穩。

他的女兒仍在急救室之內。

根據醫生的初步意見，認為曼妮是給毒蜈蚣咬傷的。可能中毒身亡。

但是，胡倫却記得波比的話。波比曾對他說過曼妮是給螞蟻咬傷的。

醫生曾苦笑搖頭，反問胡倫：「那孩子有多大年紀？」

胡倫對醫生說，波比只有五六歲。於是醫生忍不住笑了起來。

不過救人要緊，醫生却沒有再追問下去，反正胡倫並非真正的目擊者。

現在曼妮已逐漸安靜下來了。她親口告訴醫生，說傷她手臂的，正是一隻大螞蟻——她從來見過的，金黃色的大螞蟻。

醫生不再懷疑胡倫的話了。

初步診斷，曼妮並無性命危險，只有一些痲煩，她的皮膚痕癢非常。

她的面孔、手、脚以及身上的每一寸地方，都有着一些花斑。那是明顯的皮膚病。

那情形就像孩子們出天花一樣，甚至比天花更難看。

× × ×

這是罕見的場面。

大隊警員正驅車趕往現場。

那是莊臣農場附近一處樹林之內，大羣農民正用殺虫劑噴射一些蟻羣。

那些螞蟻有些長達半英吋，金黃色，尤其是在陽光投射下，更覺可怕。

遠望過去有如一團火，近看則令人毛骨悚然！

大批警員未開到之前，農夫們已作了一次緊急召集。

主要是由於哈利斯和波比的報訊，他們說出曼妮受了傷，正送往醫院救治。

於是鄰近幾個農莊的農夫們，紛紛齊齊起來，携備了強力的殺虫劑「DDT」，到樹林中去，希望消滅蟻羣。

但是，不知怎的，這些被視為殺虫劑「皇牌」的「DDT」，對此等螞蟻竟全無作用。

於是，有人早已悄悄退出了樹林去報警。

警員趕到現場時，也嚇得一跳！

那些螞蟻的確多得驚人，簡直是令人難以置信，草地上、樹枝和樹身上、山坡以及石塊之上，總之觸目皆是。

尤其是當農夫們用「DDT」噴射時，螞蟻羣竟迅速散開。

於是人們紛紛後撤！

一隊隊金黃色的螞蟻羣，蠕蠕而動，令人毛骨悚然！

警員們看見人們正在後退，知道情勢相當危急！

一名警員想拔槍發射，但是，人羣中却有人揚聲喝住！

說話的是一個中年人。

他首先制止了警員開槍：「你有多少枚子彈？」他帶住質問的口吻問那警員，「這裏有千千萬萬的螞蟻，你的子彈只有令牠們加速擴散而已。」

後來有人從旁介紹，原來剛才說話的中年人是一位大學教授。

此人叫杜克，是一位博士。他正在渡假。

杜克博士是哈靈的朋友，他正在哈靈的農莊裏渡假。

哈靈也就是那小童哈利斯的父親。

杜克博士和哈靈等人，就是因為聽了哈利斯的口述之後，才與其他人等趕來查看究竟。

但是，當杜克博士看見這些螞蟻根本不怕「DDT」這一類殺虫劑時，便開始感到事有蹺蹊。

他對在場的一位警官道：「這情形，只有一種東西可以一試，就是火焰噴射器。可惜這是樹林，很容易造成大火。」

人羣後撤之際，突然有人尖聲大叫！

原來不知怎的，有些人的身體之上，竟然出現了這些大螞蟻！

在驚呼聲中，他們被螞蟻咬得有如殺猪一般，尖叫起來。

被咬着的人，有如魔鬼纏身一樣，又叫又跳，但螞蟻仍然緊咬不放。

有個孩子被咬着了，母親急忙用手企圖將螞蟻撥到地上去。

但是，螞蟻居然附在母親的手掌之上，又咬了一口。痛得做母親的呱呱大叫！

剎那間，人羣之中起了一陣子的騷動，也更加速了人羣的後退。

警方人員一時之間也弄得手忙脚亂，他們不知道應該怎麼樣去協助現場上的人羣。

但是，領隊前來的警官却知道了事不尋常，急忙叫人們設法遠離樹林這邊。

警官本人則回到他的警車之上，利用車上的無綫電通訊機，通知總部要求加派人手，以及向州警求助。

在無綫電通話中，警官也向他的上司報告，認為要出動噴火器才可以制止蟻羣散佈。

警官正在跟他上司通話之際，却見車外的人羣又起騷動。

十字車應召而來。

但是被螞蟻咬傷的人數却不斷增加。

螞蟻羣正在迅速擴散，似乎沒有任何方法可以制止牠們的行動！

有人開始以硬物擊地，企圖擊斃牠們。但是，螞蟻的數目實在太多了。

亦有人用鞋去踐踏。

豈料就是因為如此一來，而弄出了許多禍事來。

用硬物擊地的人，螞蟻儘管死了一些，但其他未死的螞蟻，却附在那些物件之上。例如手持木棒的人吧，螞蟻附在木棒之上雖然咬不到他，但他却忘記了後面的人。

木棒一揮一動，一前一後，就將附在其上的螞蟻帶到其他人的身上。

用鞋踭踐踏的人也不見得高明，螞蟻太多了，被踏死的固然有，但數目畢竟有限。未死的却爬上另外一隻足踝去，狠狠的咬了一口。

於是呼叫之聲，此起彼伏。

未被咬着的人，紛紛走避。

一時之間，有如大難臨頭。現場之上，也顯得一片混亂！

警車和十字車，來了一批又一批。

直升機開始在現場的上空飛過。

州警奉召出動，將一批火焰噴射器運到了現場。

警方人員一邊協助被咬傷的人登上十字車，一邊又要防止螞蟻擴散，忙得不亦樂乎。

螞蟻擴散的速度極快，因為人們的慌亂，令到不少人的身上都附有這些可怕的小動物。

州警開始開動噴火器，朝住地面上的蟻羣進攻。

但是，噴火器却不可能噴在人們的身上。因此，警方人員又在替那些身上附有螞蟻的人，做「清理」工作。

噴火器果然收效！

那些螞蟻被燒得「卜卜」作響！

噴火器只可以在樹林外面使用，却不能製造火災。

尤其是這些年來，美國的森林大火，令到他們損失了不知幾許樹木。

因此，手持噴火器的州警，就更加要小心翼翼地進行工作。

警方及志願人員可以悄悄舒了一口氣。因為現在他們只須展開「清理」及救護工作。

他們一邊「清理」一些人身上可能附着的零星螞蟻。

另一方面，就地先為一些「傷者」搽上一些消毒、止痕的藥物。

本來就不會有這許多人受傷。但是「混亂」以及若干人為的因素，令到那些逃避的人，也變成了「帶蟻者」。

所有傷者均被送往醫院，隔離診治。因為有關方面一時之間還未淸楚這是什麼類型的螞蟻，以及是否有傳染性。

只知道所有曾被咬過的人，都奇癢難當，皮膚佈滿了紅斑。

類似情形，以前是從未有過的。

醫院方面，醫生只能夠為傷者注射防疫針以及清血劑。

連專家一時之間也無法清楚這是什麼類型的螞蟻。醫生們當然更加不會知道的了。

因此，醫院方面只能作出一些例行性的預防措施。

同時在他們未能確定這種病症是否有傳染性之前，只有把傷者暫時在醫院的隔

離病房隔離起來。

電台、電視台、報紙和通訊社的記者們，紛紛湧到現場和醫院來。

電視台甚至還作了卽場的現場報導。

電台也實地轉播。

刹那間，彷彿發生了一場大災難，登時轟動了全美國。

× × ×

生物學家初步有了一些結論。

經研究分析之後，他們認爲這些金黃色的螞蟻就是「火蟻」。

然而在此之前，火蟻從來就沒有在美洲大陸出現過。

有一種螞蟻在地球上生存了八千萬年，那是「馬高魯比型」螞蟻。

「馬高魯比型」螞蟻同樣是金黃色，長亦達一公分。

然而，在澳洲曾被發現的「馬高魯比型」螞蟻，却沒有這一股毒性。

生物學家初步的分析研究，認爲火蟻不但有毒，而且兇殘，具有攻擊性和破壞性。

尤其是在放大鏡之下，可以淸楚見到那些鉗型的牙齒。

再經顯微鏡放大，那些牙齒之內，又有一些輸送毒液的「腺」。

就像毒蜂一樣，對人類絕對有威脅。

唯一不同的，就是那些毒蜂傷人之後，會瞬卽死去。

但火蟻就不會。

不過，醫院中已傳來了死亡的報告。

一名被火蟻咬至遍體鱗傷的男子，已經死去。

其他有些重傷的人，正在急救之中。

輕傷的除了渾身又痕又癢之外，就像患上了嚴重皮膚病一樣。

唯一可以令到醫生稍爲放心的，就是沒有傳染性的象徵。

× × ×

較早時被送入醫院的，分別屬於幾個農莊的人和狗，都是被火蟻所傷的。

莊臣那隻大狼狗已經死了。

胡倫的女兒曼妮，幸好只是受驚和受了傷。

另一個農莊的主人哈靈，他的朋友杜克博士，似乎對這件事份外有興趣。

他算得是最早接觸火蟻的科學家。因爲杜克博士的提示，所以那警官才會向他的上司提議：用火攻！

結果，火蟻竟然怕火。

那麼，爲什麼牠又叫火蟻呢？

原來牠在陽光之下，發出一種金光閃閃之外，也的確被晒得渾身是火。

尤其是衆多的火蟻堆在一起，更加有如一團烈火似的。

當然，牠本身不會發出火焰，然而當牠們被晒至「渾身是火」時，便會「怒火冲天」，揀人而噬！

當沒有生物在旁時，火蟻「怒火中燒」時，只有啄咬一些樹木及他植物。

但當有動物出現時，牠們發洩的對象便是動物。

人類也是動物，所以牠們揀「人」而噬。

這只是生物學家根據過去的紀錄，以及眼前所見而作出的結論而已。

實際上，沒有人知道火蟻的眞正危險性究竟有多大。

生物學家更由於被這種螞蟻咬傷的人，除了感到渾身痕癢之外，還有一種被火燒的感覺。

因此，「火蟻」之被稱爲「火」之「蟻」，似乎是有多方面根據的。

× × ×

州警奉命徹夜守衞住那座樹林。以防火蟻再度發動「攻勢」！

附近一帶，被照射得如同白晝，若非如此，很容易就會被火蟻偸襲。

鄰近一帶農莊的農人，被勸諭暫時離去。

但是仍有許多人根本不想離開家園，寧願自己預防一下。

有一批科學家要求進入樹林中查看究竟，可惜未獲批准。

當局一直派人在樹林外面小心監視，以防再有蟻羣湧出來。

科學家要求進入樹林去，爲了研究蟻羣的來源，及其生活情況。

生物學家既然認爲火蟻一直以來從未在美洲大陸出現過，爲什麼刹那之間會有這許多火蟻出現在這裏？

這正是科學家們要追查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更有一批記者，亦要求進入樹林中去，看個究竟。

然而有關當局鑑於已發生過的事件之中有人死去，所以對一切要求進入可能有火蟻出現的地方，都暫不批准。何況這座樹林已被證實了不但有，而且還數量龐大呢。

記者和科學家們，唯有守候在附近。

記者羣甚至就在附近紮營，他們希望等到當局批准爲止。

國民防衞軍亦已奉命出動，協助州警展開工作。

他們在附近一帶拉起了營帳，照明燈將四周射得如同白晝一樣。

至於那批科學家，却獲得了農莊主人哈靈的招待。那自然是由於杜克博士的關係。

杜克博士是哈靈的好朋友！他正在哈靈的農莊裏渡假。

杜克博士本身也是一位科學家，所以他特別要求主人哈靈，將爲數十多名科學家招待在農莊裏。

他們一方面在現場附邊靜觀其變，另一方面則等候政府的批准。

他們對火蟻有關的種種問題，發生極濃厚的興趣。

× × ×

晚上，似乎一切都靜止下來。

其實有關方面正加緊準備好一切，只等待着天亮而已。

有關方面組織了一支罕見的隊伍，其中包括了生物學家，殺虫專家以及消防人員等等。

他們都穿上了有如太空人似的服裝，戴上了防毒面罩。

總之他們由頂至踵，密不透風，一切裝備自然都是爲了針對火蟻的。

生物學家除了實地研究之外，還準備隨時採摘一些標本。

此等標本自然是活生生的火蟻。

殺虫專家都是有經驗的，包括一些專滅白蟻公司的「職業殺手」——當然，此等「殺手」只是「殺」虫而已。

他們在專滅白蟻公司是專門對付蟻類的專家，因此有關當局及時把他們請來。

至於消防員們，是爲了防止樹林中可能引起的火災。

政府對這次事件非常重視！他們担心火蟻一旦擴散，後果就難以想像。

美國政府一向重視輿論，所以一些報紙和電視台亦已接獲知會。

政府准許若干記者加入行列，但必須簽署一份志願書。

因爲火蟻可能令到一名傷者致命，所以政府雖然是重視輿論，却也顯得小心萬分。

結果，有一名紐約時報的記者何拔，獲得邀請加入。

此外，還有一些電台、電視台以及通訊社的記者。他們必須聲明出於自願，如有不測，與人無尤。

單從一紙志願書就可以忖測得到，此行極具危險性。

然而，一切只是局內人的事。

局外人很難了解其中情形。

× × ×

杜克博士雖然未獲邀請，但他已準備天亮後進入樹林中去。

杜克博士從哈靈兒子哈利斯的口中，知道鄰居莊臣先生那農莊裏發生的一些「鷄咬狗」的怪事。

哈利斯又告訴他，波比曾目睹鷄隻啄食火蟻的描述。

儘管莊臣等人對波比的「童言」大感懷疑，但杜克却有興趣。

他希望今晚會晤波比。

在哈利斯的引領下，杜克悄悄來到了相鄰不遠的莊臣的農場。

假如在平時，這個時候莊臣一家早已經睡入夢鄉。

但今晚可不同了。

今晚他們一家人的心情非常緊張。

因爲出現在他們四周的情形是前所未有的，令人有點身不由主。

電台、電視台不斷報告。

較早時，還來了一批又一批的記者，向他們進行訪問。

好不容易才較爲安靜下來，却又來了一個杜克。

「他是一位博士，大學教授，我爸爸的朋友。」哈利斯一連串的，向莊臣介紹他帶來的這位不速之客。

主人家莊臣也不是個冷酷的人。

儘管他已感到十分疲倦，還是勉強招呼了杜克他們。

杜克看見波比悶悶不樂地獃在一旁，向哈利斯遞上了一個眼色。

哈利斯於是過去，把波比叫來。

原來波比並非受了什麼委屈，只是担心他的小朋友曼妮。

曼妮被火蟻所咬，却未致於有生命危險。

不過，她仍在醫院裏。

波比一方面爲她難過，一方面想起他目睹過的可怕情景，他就感到不安。

當初他在樹林中發現了大羣火蟻，還以爲「有趣」。

等到母鷄與狼狗打架時，母鷄佔盡了優勢，波比有點恍然大悟。

他本來想把目擊的情形告知各人，無奈他平時太過愛說謊言，怕沒有人會相信他，所以他只可以將情形轉告了一些小朋友。

想不到更可怕的事情終告發生了。

然而，他的父親和兄長，仍未重視過他。

相反，他眞想不到，竟有個杜克博士專誠「拜訪」。

莊臣一家也逐漸發覺了，杜克的拜訪目標是波比。

杜克查問波比最早見到火蟻的情形。

由於過去有過一次這樣的經驗：——

波比在樹林裏與一羣小朋友玩耍，見到樹上有一蜂巢。

他一時貪玩，用樹枝去搗那蜂巢。結果如何？後果不難想像得到。

那次波比和好一些小同伴都被刺傷，紛紛送入醫院救治。

自此之後，波比眞眞正正是學乖了，對許多「有趣事物」，僅僅限於「眼看」，眞眞正正做到了「手勿動」！

當然，孩子畢竟還是有多少孩子氣的。有時一時頑皮性起，誰也無法担保他不闖禍。

總之，這一次他對於火蟻，總算做對了。

他只見到母鷄啄食火蟻的情形。

現在他也將目擊的一切，告知了杜克博士。

波比又告訴杜克博士，關於母鷄狂性大發，啄傷其親生骨肉的情形。

至於母鷄啄傷大狼狗的過程，杜克博士早已從哈利斯父子口中聽了一遍。

現在他再聽波比父子兄弟們重覆了一次，更覺驚奇！

杜克博士道：「那隻母鷄，請問你們後來如何處置？」

莊臣道：「我已把牠殺死！除此之外，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

「你肯定其他母鷄沒有同樣情形發生麼？」杜克又問。

莊臣答得十分肯定：「沒有。」

杜克博士忽然表示要到養鷄的地方去看看那些鷄隻。

這不速之客似乎太不近人情！

莊臣心裏也不高興。

這是什麼時候了？

是晚上。

假如不是因爲來者是一位大學教授，兼且是博士。

假如不是因爲他是隣居哈靈先生的好朋友。莊臣一家人可能不會招呼他。

然而，談不了一會兒，杜克竟提出了這「不情之請」。

莊臣表情木訥！

杜克又說：「對不起，我也明白這樣似乎是太過份了。不過……」

「不！」莊臣解釋道：「本來不成問題，但鷄隻這時候都睡了。」

「我知道，我只是看，不會開聲，不會驚擾牠們。」

「嗯——」

「甚至，我也不必勞煩你，只要閣下允許，相信哈利斯也懂得如何到鷄舍去的吧？」

莊臣似乎再也找不到拒絕的理由。

於是，他親自和長子湯力，把客人帶出了家門之外。

波比也想跟去，但被莊臣太太喝住。

事實上，這個時候，孩子們也應該睡覺去了。

莊臣父子都不知道杜克博士心中有些什麼特殊的想法。

不過，人家既是專誠而來，而這件事又廣泛地引起了人們的注視，他們也樂得「盡地主之誼」。

× × ×

儘管樹林外面，被照射得如同白晝，這邊農莊却仍然是黑夜。

黑夜裏，除了貓狗之外，農莊裏的一切家畜都睡了。

杜克博士懷着好奇心，在主人家的引領下，來到了一處鷄舍。

這是屬於「莊臣農場」的一部份。

鷄隻都睡了。

裏面一片漆黑。

主人家爲了滿足杜克的好奇心，用一支强光手電筒，到處照射。

偶然間，鷄隻全受驚，「谷谷」地叫了起來。

莊臣一邊讓杜克見到鷄舍的輪廓，一邊從旁介紹。

杜克的目的，也只不過想知道那些「霸王鷄甦」所居住的環境。

稱那些母鷄爲「霸王鷄甦」，一些也不會過份。

從哈利斯他們的口中，杜克巳知道了「鷄勝狗敗」的奇事。

因此，杜克對主人家說：「我只想見見那些母鷄……」

豈料話猶未完，鷄舍之內，黑影移動，「谷谷」之聲，一呼百應。

這是相當科學化的養鷄場所。上面是一排排的鐵籠，下面是可以拉出來清理的「糞格」。

鷄鳴之聲，正是當手電筒剛掃射過一排鷄籠之際！

叫聲尖銳異常！

在杜克博士聽來，還不覺得如何，但對莊臣父子來說，却嚇呆了。

爲什麼？

因爲在他們的聽覺中，這彷彿大災難又行將降臨了！

莊臣敏感地想到：可能電筒的光綫刺激了牠們。

鄉間有人稱入黑就想睡的人爲「鷄眼」。可想而知，鷄的確喜歡早睡早起。

現在既是晚上，一旦受驚，也難怪牠們情緒不安！

但莊臣却担心「悲劇」重演。

他下意識地，急忙先把電筒熄滅了。

然而，鷄鳴之聲却未休止。

尋且聽到鐵籠搖動之聲！夾雜着振翅的聲浪。

電筒的光柱又再重現。

但這一次並非莊臣手上的電筒，而是杜克博士的。

莊臣連聲叫住：「不要這樣，牠們會受驚的。快熄了它。」

然而，杜克並未聽他的話。

因爲在電筒光圈之下，杜克發現了一些奇怪的事。

一隻母鷄巳經奪門而出。

鐵網構成的鷄籠，是十分穩固的。

那些「門」，亦巳在外反扣，鷄隻也不是人，如何能「開」了它。

杜克正感萬分驚愕之際，各人巳清楚聽到一陣振翅高飛的聲浪。

莊臣父子都曾目睹過悲慘場面如何產生，他們急忙揚聲叫道：「快熄了電筒！避開牠……」

然而，「牠」字還沒有說出口，各人在黑暗中巳聽到了一聲慘叫。

那是杜克博士的尖叫聲。

莊臣大吃一驚。

湯力巳及時竄出了鷄舍之外。

哈利斯較爲接近杜克，他感覺得到，杜克巳受了傷。

「谷谷」之聲，振翅飛翔之聲簡直就是盲目地橫衝直撞！

所以，莊臣和哈利斯二人儘管見不到，也想像得到。

他們不敢再亮起電筒。

因爲他們都担心電筒的光柱，足以刺激其他鷄隻。

他們在黑暗中，將杜克扶了出來。

還好杜克雖然受傷，却還不致走不動，而且頭腦也保持清醒。

三個人就摸黑離開了鷄舍。

就在這一刹那間，裏面彷彿地動山搖，鷄鳴之聲，一唱百和。

「谷谷」之聲，不絕傳出之外，還聽到鐵籠被震撼！

突然之間，有無數振翅欲飛的音響效果。

這是黑暗中的環境，根本什麼也見不到，自然只可以從音响的效果中聽出一些端倪。

鷄羣顯然巳奪「門」而出。

至於牠們如何能推開籠門，那巳經是後來的事。

總之，目前不但有鷄隻飛出了鷄舍之外，還有不少在裏面盲飛瞎撞。

一片混亂之中，又聽到「紮紮」之聲音。

這是既恐怖，又古怪的聲浪。

究竟怎麼一回事？

農場主人莊臣巳扶住杜克博士離開了那座鷄舍。

但是，他們離開鷄舍也不致太遠。

只有莊臣才可以分辨得出這是什麼聲浪：那些木做的棟樑，開始折斷。

鷄隻的鼓噪不安持續。

鷄舍由於棟樑折斷，正在倒塌中。

莊臣既驚惶，又驚奇！

這間鷄舍儘管不是三合土建築物，但是，它一向十分堅固。

過去也受得起風雨的侵襲，現在怎麼竟然會倒下來？

他巳無暇分析及回顧，因爲鷄舍在一陣混亂中倒塌。

他們担心受到池魚之殃，加緊脚步，離開了現場。

一陣陣飛沙走石。

一陣陣「谷谷」的鷄鳴聲，夾雜着振翅欲飛之聲。

彷彿世界末日之來臨，更像是黑夜中來了一場暴風雨。

隣近的人也察覺到了。

最早逃出的湯力，這時巳通知了正在樹林外面枕戈待命的州警和國民防衛軍。

由州政府主催組成的綜合隊伍，這時正開到現場。

綜合隊伍的目的，無非提早開到現場一帶，先行了解環境，以便天亮後進入樹林中小心查究。

想不到他們陣脚未穩，却聽到一個十分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

鷄羣夜襲！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爲什麼說「不可能」？

因爲鷄隻晚上是看不見東西的，所以才有罵人「發鷄盲」這一類俗語出現。

那麼，鷄隻何故會發動夜襲？

綜合隊伍的專家們也感到莫名其妙，他們紛紛趕往現場。

× × ×

國民防衛軍和州警這時巳將部份照明設備，移動過來。

因爲這邊發生了塌屋事件，又有湯力的求救，他們自然不能坐視。

然而，在照明工具投射之下，他們更加看得莫名其妙！

光綫底下，一陣陣的紅光自瓦礫中升起。

鷄隻仍在發狂似的，橫衝直撞！展翅狂飛！混亂中更覺有「怪虫」撲面而來。

有人揚聲大叫：「熄了燈！快些把所有照明工具弄熄……」

然而，沒有人理會他。

他是誰？正是受了傷的杜克。

杜克博士痛定思痛，可能悟出了令到鷄隻焦燥不安的道理。

因爲他的頭腦還可以保持清醒，他還可以認爲當時受襲的前前後後出現過的現象。

就當電筒光柱投射入鷄籠的時候，鷄隻才開始煩燥起來。

首先有一隻鷄衝破了鐵籠的門，飛了出來！

當時如果杜克聽信主人家的忠告，也許不至於發生禍事。

然而一切似乎太遲了。

杜克也明知後悔太遲，他只希望現場的情形不致太壞。

可惜現場上巳呈一片混亂，根本就沒有人聽到他的話。

即使有人聽到了，也沒有人依他的話去做。

這是不難理解的事，照明工具控制在國民防衛軍與州警的手中。

那些武裝人員根本不知道他們心目中的主角，巳經由火蟻變成爲鷄隻，還有那些紅色的怪虫。

自然也沒有人明白鷄隻怎麼會畏光，更不會知道塌屋的起因。

一片混亂中，有人被鷄隻所傷。

尖叫之聲此起彼落，形成場面更加混亂不堪。

狂鷄在照明工具之下，利爪尖咀，到處肆虐，人們紛紛走避。

在場的州警和國民防衛軍，立刻奉命開槍射殺鷄隻。

一時之間，槍聲卜卜，鷄隻「谷谷」，場面是名符其實的「鷄飛狗走」。

本來一向顯得十分平靜的農場地帶，現在都變成了「戰場」一樣。

現場上枕戈待命的有關人員，這時候目標巳由樹林方面轉了方向。

他們都集中精神對付莊臣農場的「狂鷄」，和「怪虫」。

原來塌屋時，瓦礫中升起的一團紅光，正是一大羣紅色的怪甲虫。

此等甲虫亂飛狂撲，一陣怪臭其味難聞，令人作嘔。

臭味夾雜了鷄糞，迎風撲鼻而來，令人無法抵受。

唯一可以抵受得住的人，就是剛開到現場不久的綜合隊伍。

此等綜合隊伍中人，都穿上了太空人的服裝。

他們還頭戴防毒面罩，臭甲虫和狂鷄們，根本無奈他何。

於是現場之上，此等綜合隊伍便變成了「前鋒」，國民防衛軍州警們，反變成了後防。

除此之外，其他人更是走避不及。

杜克博士儘管受了傷——他的面、手各處，巳被狂鷄啄傷。

但是，他對現場上所發生的事，極感興趣。

救援人員要將他送院救治，但被博士極力拒絕。

由「火蟻」以至「狂鷄」，再加上了新發現的「怪甲虫」。

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杜克博士一定要找出答案。

× × ×

現場上混亂情況，仍然難於控制。

狂鷄仍在盲衝瞎撞，有如自殺式的轟炸機一樣。

奇臭無比的怪甲虫，還是漫天飛翔，中人欲嘔。

儘管如此，仍有大批來自各地，在附近住宿，一心等待天明才展開採訪的記者們，紛紛從夢中被驚醒。

記者們仍冒險趕到現場來。

豈料他們邊未開入現場，巳聞到了一陣陣迎風而來的臭味？

再前進一步。

那些甲虫附上他們的衣物，皮膚和面手各部，更是又臭又令人痕癢難當。

有人用手將甲虫撥向地上，然後以鞋踭用力踐踏。

但是，甲虫有如裝上了鋼甲一樣，只令鞋踭滑開。

情形的確令人難以置信、甲虫彷彿經過了短暫的昏迷之後，又振翅飛翔。

然而，曾被接觸過的地方，無論是衣物、皮膚等處，臭味留存。

記者們如此，其他人自然亦難倖免。

現場上的人除了感到惶恐與厭惡之外，還有一種啼笑皆非的感覺。

× × ×

轉眼又是天亮。

天亮後的情況較爲好轉了。

臭味令人作嘔的怪甲虫已紛紛四散。

狂鷄死的死，傷的傷。

即使不死不傷，亦已筋疲力盡，伏在地上，喘氣不動。

人類似乎「勝利」了。

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慘勝。

樹林之內　發現奇屍

杜克博士的固執，頗令人感動。

他把自己的生命視作等閒，却賴在現場，展開連串的追查。

杜克博士受了傷。

他既然不肯入醫院治療，就惟有讓救傷人員在現場上就地替他注射、敷治。

他到底想知道一些什麼？

他要知道的，正是在場一批科學研究者也希望知道的。

鷄隻何故狂性大發？

甲虫何來？

爲什麼甲虫會奇臭無比？

鷄舍何故會在刹那之間倒塌？

一切事情固然來得突然，也顯得神秘而不可思議。

但是科學家從不迷信。

他們之所以受到州人的敬重，就是他們一切講究「有根有據」。

因此，當大局安定下來之後，杜克博士和一批科學家便開始進入現場去小心研究。

現場上一片頹垣敗瓦。

鷄隻的屍體多到難以計算。

但是，科學家們却不許警方人員把此等「鷄屍」移走。

科學家們要小心把每一細節都弄得一清二楚。就像偵探們一樣。

偵探們每當一宗命案發生時，也要保持現場的「原狀」。

現場的情形，似乎比起發生什麼命案更爲緊張。

杜克博士不會推委責任。

他耐心地複述昨夜事發的前後經過。

首先由他用電筒探射鷄隻開始講起，這已經令人難明究竟。

爲什麼鷄隻被電筒照射之後，會狂性大發失却了控制？

爲什麼杜克博士會成爲鷄隻攻擊的目標？

難道鷄隻也有靈性？

難道鷄隻也討厭別人騷擾牠們的「清夢」？

這是一連串的謎。

科學家們在未解開上述謎底之前，却發現了其他方面的綫索。

那是鷄舍的一條棟樑。

那支大木已被蛀通了？

這並不是被白蟻所蛀，而是被火蟻所蛀。

有火蟻的屍骸遺留，亦有活的火蟻仍在走動着。

火蟻這些日子以來，已成了「危險的標誌」然而科學家們却一點也不畏懼。

他們甚至用試管將這些零星的活火蟻，撥入管內收藏起來了。

火蟻固然恐怖，但在科學家的料理下，却變成得相當馴良。

牠們裝在試管之內，並未有「狂性大發」。

牠們彷彿經過了一場戰鬥之後，開始感到十分疲累一樣。

然而科學家們，並不這樣想。

他們只用科學的方法，把火蟻一隻一隻的用各種容器收容。

目的當然就是爲了要帶回去研究。

首先找到了第一個答案，總可以稱得上合情合理。

火蟻蛀通了鷄舍的木料，所以鷄舍才會隨時倒塌。

「狂鷄」的起源，却是早已知道了的事，例如波比等一班小孩子，曾見到鷄隻啄食火蟻之後，鷄隻就狂性大發。

這批專家們暫時同意了有這種「可能性」。

科學家們之所以被稱爲「科學家」就是一切講根據。

他們不能靠估。

他們也不能迷信。

在未找到確切的證據之前，只可以列入「可能」範圍之內。

也就是說：專家們根本還沒有研究過火蟻的特性、構造等等，自然不知道鷄隻何故會吃了火蟻之後狂性大發。

不過，自波比第一次見到一隻母鷄因吃了火蟻之後，便傷殘了自己的骨肉這一點忖測，上述可能性自然有點根據。

但是最後的正確答案，仍有待專家回去將火蟻解剖和分析。

無論如何，專家們已收集了不少的樣本，包括了活的與死的。

至於莊臣農場的鷄隻，何故刹那之間紛紛狂性大發。

從鷄舍內找到的火蟻屍骸遍地，亦不難想像得到，必然是由於鷄隻吃了火蟻之故。

因爲火蟻既然到處都是，自然有許多可能性讓鷄隻啄食。

那麼，爲什麼鷄隻吃了火蟻之後，又不立即「發狂」？

其實鷄隻可能一直都在吃了火蟻之後，感到情緒燥悶。

牠們可能一直都在「發惡」，只是沒有人知道而已。

因爲一切飼養、餵水等等，都是自動化的設備，莊臣父子不入來，自然不知道了。

這一點可以從那些鐵籠之上，找出了一些綫索來。

那些鐵網構成的籠，都可以見到有被鷄隻咬過、抓過的明顯痕跡。

有些鐵網已被弄斷了一些鐵綫。

籠門也有鬆脫的跡象。

既然有了上述情形出現，鷄隻只須再一次狂性大發，就可以摧堅拉朽！

湊巧這些時日以來，莊臣父子由於狗隻的傷亡影响了心情，也是疏忽的原因之一。

鷄隻晚上都睡了。

就像人一樣，在熟睡中被人驚醒，一定很煩燥。

鷄吃了火蟻之後，如果被證實是造成「狂性大發」的原因之一，那麼，鷄隻在

吃過了火蟻之後，最少已發了一陣狂性。

所以鐵籠才會變成處處有明顯的被抓痕跡。

等到牠們睡着了，却被驚醒，自然又是極不高興。

直至到莊臣和杜克博士先後用電筒照射牠們，牠們的容忍已破了「極限」。

因此，牠們狂性大發，情形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一呼百應，在衆多「狂鷄」一齊發難的情況下，團結就是力量，於是威力變成空前的「龐大」。

再加上鐵籠本來就不穩固，鷄舍岌岌可危。

因此變成了一發不可收拾！

然而，除了狂鷄、火蟻之外，爲什麼又多了一些臭得令人作嘔的甲虫。

從現場中找證據，甲虫竟出自鷄糞。

甲虫又硬又臭，渾身紅色，會飛。

專家雖然也及時收集到一些活甲虫的樣本，但牠的類型，性質以及特色等等，專家們未經分析研究，自難下定論。

不過，甲虫既來自鷄糞，奇臭無比，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了。

盡管一切詳細情形仍待分析，但就眼前的發現，已够專家担心了。

火蟻已經不是獨立事件。

由火蟻而產生的連環惡果，似乎有增無減！

首先是鷄隻吃了火蟻之後，性情變得暴燥。

然後現在又發現鷄糞可以產生這一類奇怪的紅甲虫。

至於其他連鎖式的後果，可能還會無休無止的出現。

因此，專家們的担心，是有根據的。

另一方面，單從倒塌了的鷄舍中，已可以清楚見到了火蟻的「破壞力」。

火蟻的同類——白蟻所給予人類的威脅，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白蟻可以輕易把整座木屋「吃通」。

因此，許多大城市都出現了「專滅白蟻公司」。

想不到火蟻更加厲害萬分。

火蟻不但破壞力强大，還對人類的生命造成危險。

最低限度至今爲止，醫院內就躺着好一些人，他們都是被火蟻所害。

就從這點已經可以確實：火蟻比起蝗虫、白蟻等等，對人類的威脅更大。

因爲蝗虫只對農作物造成威脅。

白蟻則只對建築物有害。

儘管時代進步了，今日的建築物大都用三合土建成。

但是，一間樓宇之內，仍有不少東西無可避免地使用木材。

例如地板，便是其中最顯著的。

如果是貨倉，與「木」有關的東西更加多了許多。

因此，時至今日，那些專滅白蟻公司仍有他們的生意，原因亦在此。

回頭再說「蝗虫」。

蝗虫爲患，曾不止一次引起世界性的廣泛注意。

甚至今日聯合國，也要建立專門部門，對蝗虫「作戰」。

遠在非洲，蝗虫曾橫掃埃塞俄比亞和索馬利等國。

由於蝗虫繁殖迅速，令到專家們也爲之頭痛不已。

最令人類爲之驚奇不已的事情，就是地球上的昆虫，似乎不承認「人類乃萬物之靈」。

爲什麼？

試看看近世紀以來，人類科學家所作的試驗、分析和記錄。

過去「DDT」乃殺虫「皇牌」。

「DDT」可以殺蟑螂，亦可以殺蝗虫，但是，時至今日，最新的「DDT」亦未必生效。

看似沒有理由。

但經專家分析、研究之後，竟然發覺昆虫的「適應能力」越來越强。

就像人類的優生學理論差不多，昆虫的抵抗力竟然越來越頑强。

因此，「DDT」以前可以輕易把它們殺死，但現在就不一定。

甚至有過不少事實證明，在專家監督下使用，「DDT」對害虫仍然失效。

因此時至今日，藥物專家又要另出奇謀，配製更新的殺虫劑。

然而，同一道理，誰知道害虫的適應能力是否也隨着「時代的進展」而有所改善？

總之，如果你相信上帝是創造萬物的「主宰」，那麼，上帝對任何一樣事和物，似乎都是絕對公平的。

不管是有益有害，上帝都給予他（牠）們公平的生存機會。

非洲發生「蝗禍」，也許有人說：「非洲是人類世界中最落後的地區，當然任何不幸的事情都可以發生。」

但是，以科學昌明標榜的美國，時至今日，仍然是蝗禍處處。

科羅拉多州東部地區，蝗虫就蠶食了不少農作物。

例如玉米，甘蔗　甜菜和大豆等等。

州長甚至一度宣佈這是災區。

其他幾個州，包括了懷俄明州、內布拉斯卡州，以及肯薩斯州等等，都飽受威脅。

損失的數字，一時難以估計。

以上只是可以讓我們見到的「眞有其事的例子」而已。

相信世界上還有許多見不到的例子。

只是外國通訊社沒有報導，我們在報章上根本見不到，所以才不知道而已。

×　×　×

天亮後，一切行動亦告開始了。

由政府組成的綜合隊伍，在武裝人員的捍衞下，開始深入樹林之內。

他們沿住火蟻留下的痕跡，沿途搜索到樹林中去。

本來，有些農場中的孩子，因爲常常跑進樹林中去玩耍，他們一定可以做「响導」。

但是，火蟻對人類的危險太大，他們不想連累孩子們。

同時，孩子們的父母亦未必同意。他們以責任重大，也惟有自己去找尋火蟻的踪跡。

×　×　×

走進了樹林之後不太遠處，綜合隊伍便發現了一大堆火蟻！

尤其是在陽光投射下，一團金黃色，令人目眩。

綜合隊伍的成員，大都依照規條，穿上了「太空裝」——太空人所穿的服裝。以及戴上了面罩。

因此，此些人對外間的氣味，便變成了一無所覺。

惟有記者何拔，他可能不慣，也可以稱得上「不知死活」。

他覺得戴上了面罩之後太過熱，所以悄悄把面罩移開。

因爲這本來就是一種防毒面具，呼吸必須經過一種過濾器，才可以將空氣吸入，習慣了呼吸新鮮空氣的人，自然不慣。

何拔也想過了，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他還是可以來得及再將面罩蓋上。

然而何拔只吸進了第一口新鮮空氣，心裏便感到不妙。

何拔嗅到了一陣臭味。

這跟「臭甲虫」的氣味，又是不同。

何拔忍不住凝神駐足，游目四顧。

他的奇異舉止，立即引起同行各人的注意。

有人見到他的鼻子在抽搐。

於是，這些人也跟隨着他，將面罩卸下來，試用鼻子去嗅。

「嗯——什麼氣味？」有人高聲提出了質問。

與此同時，凡是除下了面罩的人，都可以嗅到陣陣異味。

有人大胆地叫起來：「像是死屍的臭味啊。」

沒有人敢提出反駁。

因爲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死屍的氣味是怎麼樣的。

同時在這樹林之內，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誰敢否定不是眞的有死屍？

不知道誰又在那邊叫起來：「瞧！那是一隻——」

那是一隻什麼？

說話的人嚇到口定目呆，完全頓住了。竟說不下去！

不過，他的一聲驚叫，已紛紛引起了其他同行者注目。

各人的視綫，集中在那一堆火蟻聚集處。

他們都可以隱約見到一隻人脚，被「埋沒」在「蟻堆」之上。

一隻血肉模糊的人脚，沒有皮，也沒有了肉，只有骨。

從骨骼的脚板、脚趾看，斷定那是一隻人脚，不會是其它動物。

再仔細看看，火蟻所堆成的形狀，竟然也似一個人形。

合人都同時大吃一驚！

眼前所見，已顯示出火蟻正在蠶食着一個人。只不過蟻羣太多，根本看不見其他部份而已。

於是領隊的，透過了無綫電通話器，將情形向樹林外面報告。

× × ×

直升機在樹林上空出現！

可能由於飛得太低，捲起了一陣風。

這陣風令到樹葉抖動，樹枝搖撼。

火蟻可能亦因此而受驚，紛紛四散。

綜合隊伍的人急忙將頭盔面罩迅速重新整理好。

他們已極力看着火蟻的來勢迴避。但是，仍有不少受驚的火蟻，爬到各人的身上去。

各人身上所穿的太空衣密不透風，火蟻自然無法可以進入。

衣料是特製的，所以火蟻要咬，也同樣是咬不入。

領隊的與直升機取得了默契之後，率領各人撤至安全地帶。

他們的衣服之上雖然都附有不少火蟻，但他們却沒有去理會牠們，因爲他們一行人等，都是有備而來。

直升機上的飛行員，等到綜合隊伍的人撤走後，亦已認清了地面之上的「目標」，於是開始投下一種殺虫劑。

這是最新的化學製劑，首次在這裏使用，自然亦希望收到預期的效果。

那粉狀的殺虫劑，附有一股蘭花的香味。

× × ×

直升機凌空飛翔，由於目標明顯，該處又沒有樹葉遮掩，所以噴射殺虫劑的任務，亦得以順利完成。

效果如何，暫時還沒有人知道。

但是，政府方面已盡了力。

由直升機撤下的最新殺虫劑，絕對不是市面上可以購買得到的。

然則，這是那裏來的？

這是國防部提供的。

如果不熟悉內情的人，一定以爲又攪錯了，國防部？應該是衞生部才對啊！

其實絕對沒有錯。

被俗稱爲「五角大厦」的國防部。

國防部裏面，有個秘密部門，那是專門應付細菌戰的。

此種藥力驚人的殺虫劑，就是該部門仍在「試驗期間」的新產品。

既然是第一次使用，自然沒有人知道它的威力如何。也許它對火蟻全無作用亦未可料。

殺虫劑撒下了之後，大約三分鐘。

現場上的火蟻反應如何呢，沒有人知道。

不過，遠在十丈以外的綜合隊伍，他們却可以透過面罩的玻璃，看到一些十分奇異的現象。

附在他們太空衣之上的火蟻，突然之間，一隻又一隻的，自動脫落。

那些火蟻本來要千方百計去咬他們，可惜太空衣構造特殊。

火蟻面對着這班人，就有如「狗咬龜」——無處可以下手。

儘管咬不下口，但火蟻却始終緊附其上，一度令各人深感不安。

但是，現在却紛紛脫落了。

爲什麼？

他們細心檢視之下，火蟻均已死去。

領隊的是一位特種部隊的少校巴賴。

巴頓見狀，已經心中有數。

他立刻通過無綫電通話機，將情形報告樹林外面的臨時指揮部。

座鎭臨時指揮部的，是軍方派來的洛奇准將，也是特種部隊中人。

洛奇准將知道直升機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他立即叫巴頓少校帶人返回發現火蟻的現場去。

巴頓少校率領各人返回現場時，已見到火蟻的屍骸遍地。

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蠕蠕而動」的情形，已不復睹。甚至有不少火蟻已從土丘似的「蟻堆」之上，掉了下來。

火蟻死了之後與活着的外形亦有別，那就是閃閃生光的色澤，已變得啞澀，看上去已經不再是金黃色，而是深黑色。

巴頓少校指揮一些手下，將蟻屍掃去，立即現出了一具血肉模糊的男屍。

屍體已顯得面目全非。

唯一齊全的，只有骨骼。

然而，骨頭之上，還是皮連肉，肉連皮的，狀至可怖。

究竟這死者是誰？

所有他身上的衣物，已被火蟻吃得霉霉爛爛的，僅可看得出這是男性的服裝。

到底這不幸者如何死去？

無意之間闖入來？還是對火蟻產生好奇心的生物研究家？

暫時還找不到目擊者，相信除了死者之外，沒有誰會知道眞相。

直升機又來又往。

一架直升機在樹林中的空地上降落，載來了一批偵探。

這不是當地警方的偵探。

他們的身份，就像眼前這班特種部隊的成員一樣，從不公開。

即使是同行的記者，也只知道這支綜合隊伍的成員之中，包括了生物學家和昆虫學家等等在內。

× × ×

國際特警組織接到了美國政府的一項「秘密報告」。

報告指出，美國國防部專家懷疑蘇聯「KGB」人員在美國國土之內，秘密展開一項非常驚人的行動。

該項行動極有可能涉及細菌戰。

然而美蘇二國並未進入「宣戰狀態」，所以，「KGB」特務只是以卑劣的滲透方式，進行地下活動。

美國政府同時又在報告中指出，他們的發現是有根據的。

假如最近在芝加哥一處地區的樹林之內，發現了前所未見的「火蟻」。

在此之前，整個美洲大陸從未有過「火蟻」發現。

即使在其他地區發現的火蟻，也絕對不是如此「可怕」的。

美國人又强調他們的發現，絕對不是沒有根據的。

他們附來了一大叠有關資料的副本。

其中一份提及「火蟻」極有可能經過秘密「改良」和「培殖」。然後派人將牠帶到芝加哥的樹林中去。

另一份提及一個人。

這個人是貝加。

貝加據稱是猶太裔的美國人。

這位相當特殊的人物，數年前仍然身在蘇聯境內。

但是，蘇聯極權政府却將他列爲離心份子看待。

副本資料中，有美國報紙當年的影印本。

其中一幅圖片，就是貝加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門前的「公開請願」時所攝。

登出該圖片的，正是美國紐約時報。

美國紐約時報當日的報導，曾力主美國政府出面維護人權。

貝加公開反對蘇聯極權政府漠視人權，因爲他曾中請離蘇赴美定居。

透過世界幾間著名電訊社的爭相報導，此事立即引起美國政府的注意。

於是國會開始向政府施壓力。

美國政府則展開神秘外交，與蘇聯克宮首腦展開談判。

談判結果從未公開。

但是，事後不久，貝加却安然離蘇赴美，在美定居。

以上只是「往事」而已。

等到貝加到了美國之後又如何？

根據美國「CIA」的一項報告顯示，貝加是一位生物學家。

「CIA」特務又查出貝加在蘇聯時，曾在西伯利亞秘密受訓。

有跡象顯示此人曾受細菌培殖訓練。

於是，「CIA」人員開始秘密監視貝加在美的活動。

可惜，貝加爲人非常機警。

他幾乎全無破綻，亦無痛脚讓「CIA」人員抓住。

來美定居後，他依正常手續，考入一間商營化工廠工作。

表面上看來，他絕無可疑之處。

他依時上班，依時下班。

一切社交活動，也十分之正常。

經過了一段頗長時間的監視之後，「CIA」人員終於對此人放鬆了。

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CIA」人員不可能長期浪費人力去監視一個無關重要的人。

想不到時至今日，貝加又再出現了。

可惜他的出現不但看來「絕不簡單」，還「極之可疑」。

爲什麼？

因爲他的屍體，竟然在樹林中發現。

那一具被火蟻「吃光」了的男子屍體，事後已被查出就是貝加。

因此，國防部方面，透過「CIA」的電腦檔案儲存，將貝加的一切有關資料找了出來，送來國際特警總部。

× × ×

阿生又一次回到了美國。

他是奉了國際特警總部之命，兼程趕來的。

這些年以來，他變成了國際特警組織中的一名「特使」。

那兒須要他，他就會飛往那兒。

事實上阿生的表現，一向不錯，尤其是最獲得范梅力的信任。

范梅力就是阿生總部的副總監。

美國對阿生來說絕對不是一個陌生的地方，他有過很長時期，在美國各地展開特警工作。

因此，美國許多同事都認識阿生，而且彼此合作愉快。

這一次，總部調動了二名「隊長」級的國際特警前來協助阿生展開工作。

他們分別是：華府方面的科森，以及三藩市的費力基。

他們同是兩地的特警隊長。

從總部方面的調動情形可以看得出，對這件事的重視情形。

科森在華盛頓方面，一直與「CIA」連絡，所以對貝加情況相當了解。

阿生這次再次到美國來，就是爲了調查貝加這個人。

美國政府在自己的國土之內，爲什麼要假手於人去處理「貝加案」？

其實，道理很簡單，美國要讓蘇聯人出醜。因爲由美國人單方面調查，將令世人感到「半信半疑」。

但是向國際特警組織求助之後，等於向這世界性組織備了案。

假如調查屬實，就證明美國政府不是存心冤枉好人。

另一方面，美國政府認爲細菌戰不但嚴重威脅美國，也威脅到整個人類。

美國政府希望透過國際特警組織，提醒其他國家的注意。

× × ×

阿生正在更衣。

這是芝加哥市區一間酒店的房間之內。阿生暫時就住在這裏。

他約好了科森和費力基二人到酒店來找他。

現在就有人在外面敲門。

阿生以爲是他們來了。可能是二人之中其中一個，也可能兩個約好了一齊來。

但是，開門入來的，卻是一個陌生的男子。

阿生怔了一怔。

「先生，你找誰？」阿生瞪住他說：「你可能找錯了地方。」

但對方卻沒有後退，反而笑了笑：「你是呂阿生，中國籍的國際特警。」

他不但沒有後退，還毫不客氣地走了入來。

阿生覺得這個人很古怪。

他一邊將房門掩上，一邊想。

他正待轉身。

突然之間，背後有人吆喝一聲：「不要動！」

阿生雖似疏忽，其實他的態度儘管顯得悠閒，內心早已有了戒備。

因此，當他聽到那人自後面叫出的第一句開始，阿生的行動已經展開。

阿生頭也不回，飛腿後踢。

阿生的眼尾一直留意着那人的影子，雖然當時他正在關門。

像他這種人，決不會輕易就範！何況阿生的警覺性一直很高。

他決定以快打慢！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是也。

只見飛腿後踢，背後的人已是身不由主，直跌向沙發之上。

對方未及站起來，阿生這邊已經撲到了他的跟前。

阿生飛快地雙手把他自沙發上揪起，正待進一步對付他之際，有些東西卻令阿生登時又呆了一陣。

那是什麼東西？

那件東西握在陌生男子的手上，但絕對不會是手槍。

假如那是手槍，阿生已毫不考慮，先發制人。

那是一支原子筆。

間諜特工用的筆型手槍，阿生見得多了，但這一支肯定不是槍。

再看那男子苦笑求饒的神氣，阿生已感到事有蹺蹊。

儘管阿生看得出那支不會是「筆型槍」，阿生亦爲安全計，以第一時間將原子筆一手奪取了過來。

然後，那人聳聳肩，笑對阿生道：「果然是名不虛傳。」

阿生從對方的眼神、神態中找不到半點敵意，他難免感到有些奇怪。

「這是什麼意思？」阿生怔怔地問。

「我首先表示歉意，剛才只是試試閣下的身手，無意冒犯。」

那人說着，又待探手到口袋裏去。

阿生不想再生枝節，一手捉住他：「你想取些什麼？我可以代勞。」

儘管對方沒有敵意，阿生卻不得不小心防範一切可能發生的事。

對方笑道：「我是記者，我根本沒有帶槍。不過你這樣敏感，總是應該的。」

阿生伸手到對方的口袋裏，摸出了一張證件——那是記者證。

阿生瞥了對方一眼，又看看證件上的照片和名字。

「約翰·何拔。」阿生又問：「你是紐約時報派來的？」

何拔點點頭。

「爲什麼要這樣戲弄我？」阿生帶着責備的口吻。

何拔抱歉地說：「根據我們的資料，知道閣下是國際特警組織之中最具特色的一位特警人員，我不大相信，但經過剛才那一試之後，我相信了。」

阿生感到啼笑皆非。

他一邊將證件交還給何拔，一邊說道：「你想知道一些什麼？」

何拔道：「閣下此行的任務。」

阿生苦笑一下：「你以爲我是電影明星還是世界名流？」

何拔道：「在我心目中，你比電影明星或者世界名流更具吸引力。」

「客氣話不要多講了。」阿生道，「我的工作從來就不能公開。對不起，我似乎無法滿足你的好奇心。」

何拔笑道：「既然如此，那麼，不如反過來，由你訪問我好不好？」

「這是什麼意思？」

「聽過貝加這名字麼？」

「嗯——」阿生呆了一呆。

他長時期逗留美國，阿生自然知道美國記者具有無上權威。

許多時連總統也會被一些記者弄得啼笑皆非。

因爲記者們都自認是代表百姓的，事實上政府也要依靠他們互相溝通。

但是，阿生的工作又怎麼可以公開？

想不到何拔這像伙似乎苦苦相迫，連「貝加」這名字也知道了。

根據「CIA」的資料顯示，他們根本沒有公佈死者的身份。

一切只列入「待查」的懸案。

何拔能夠說得出「貝加」這名字，可見此人絕不簡單。

「你是專查內幕的專欄作家？」阿生瞪住何拔問。

何拔笑了笑：「人有多種，我屬於好奇心特別重那一種。」

「你似乎知道了許多。」

「相信一定比你知得更多。我這麼說似乎不客氣，卻是事實。因爲我曾跟隊進入樹林中去，見過死者貝加的腐屍。」

「你怎麼知道是貝加？」

「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我屬於好奇心特別重的人，他們越保密，我會查得越緊。於是我也知得越多。」

「你所講的他們，究竟指誰？」

「國防部。」

「國防部去查這件事？」

「火蟻事件，應該由誰去查？衞生部，對嗎？」何拔道，「但五角大厦居然插手這件事，可見事不尋常。」

「嗯！你可能眞的知道比我更多。」阿生說，「然則，你還找我幹什麼？」

何拔道：「請恕我不客氣，有了我，你的工作可能更方便。」

「要我僱用你？」

「不！只是合作性質。」

「有此須要麼？」

「絕對有。」何拔說，「即使你拒絕，我也不會退縮。」

「唉！」阿生啼笑皆非，「我們冒險是由於職責所在，但是你，你爲什麼？」

「剛才不是說過了嗎？好奇！」

「值得嗎？」

「絕對值得。」何拔說，「爲了人類的自由與正義，我們的生命變得不重要。蘇聯人企圖用卑劣手段在美國國土之內製造麻煩，我揭他們底牌，有何不對？」

「好了，我不妨告訴你，朋友，我們不可能合作。」

「那麼，你會後悔。」

「後悔？」阿生笑了笑！聳聳肩：「這是什麼意思？」

「簡單之至，我們若合作，你最少也可以省回一半精神和時間。」何拔道，「否則，你可能有如狗咬龜，無處下手。」

「對不起。」阿生作了一個手勢，「你還是請回吧，趁我的同事未來到之前，你最好走。」

何拔有點無可奈何，他失望地站了起來。

他把一張咭片放下。

又說：「如遇有任何疑難，不妨用電話找我，我肯定可以帮你，而且，可以成爲你最佳的助手。」

「謝謝你。」

阿生收下了名咭，順便送客。

豈料阿生開門送客時，門外出現了二個人影，是二名侍者。

他們正要送東西入房。

阿生因爲太過注意何拔，倒疏忽了那二名穿上了侍者制服的人。

等到阿生回轉身來的時候，一切似乎都太遲了。

一支手槍抵住他的腹部。

阿生乖乖的舉起了雙手。

他用眼尾再朝另一人的面部掃射過去，緊張的心情又頓然放鬆。

那是他認識的費力基。

再回眼看清楚，持槍指嚇住他的人，正是科森。

三個人相顧大笑。

科森把手槍收回，撕下了唇上的假鬍子。問道：「剛才那像伙是誰？」

「記者。」阿生說，「他自動請纓，要帮我們查這件事。」

「一定是何拔。」科森說。

「你認識他？」阿生出奇地問。

科森道：「我雖然不直接認識他，卻知道他是專爆內幕的討厭鬼。CIA裏面的人，第一個就怕了他。」

「CIA也有人怕？」阿生笑道。

科森說：「CIA總統也不怕，就是最怕記者。信不信由你。」

費力基一邊脫下了僞裝，一邊說道：「剛才我們在房門外聽到這裏面有人聲，以爲你被人要脅住，所以才想辦法化裝混入來。」

阿生開玩笑地，把腰一彎：「多謝救命之恩！小弟沒齒難忘。」

三人又笑了一陣。

然後阿生一本正經地說：「你們有些什麼計劃？」

科森道：「今天，我們先要去找一個人——她是個德國女子。」

費力基道：「我們查出她可能跟貝加同居過。」

「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她呢？」阿生問。

「她和貝加本來是同事。」科森把一張字條攤開，「我們從化工廠方面，找出了她的住址。她叫梅娜。」

費力基補充說：「她已經有兩天不上班。」

阿生若有所思地問：「他們一定也去找過她了，是不？」

科森會意地說道：「你說的可是指CIA？」

阿生點點頭。

科森道：「我們只接受他們的提供，從來不作反提供。除非他們出面要求，而我們又認爲應該通知他們，否則，決不自動通知他們。」

費力基則說：「梅娜在化工廠登記的住址是假的。」

科森道：「我們化了不少心思，才從一名男職員那裏查到梅娜的眞正居處。那男子追求不遂，曾跟踪過她。」

阿生奇怪地說道：「爲什麼要如此神秘？」

科森道：「可能由於貝加的關係。」

費力基道：「無論如何，我們等會兒自會明白了。」

三名國際特警人員，將有關資料整理好之後，便離開阿生居住的酒店。

科森的汽車就停在門前。

於是一行三人，先去找梅娜。

× × ×

汽車只行了一條街。

科森正擬將車子拐彎。

阿生就在這時提出了警告：「有人在後面跟踪我們。」

科森果然在望後鏡中見到了一輛黑色的大房車。

費力基道：「可能又是那個傻瓜。」

阿生立刻想起了記者何拔。

科森的車子拐了彎。

那黑色大房車也跟了上來。

科森道：「算了，就讓他滿足好奇心好了，只要處處讓我們早他一步就行。」

科森既然這樣說，阿生自無意見。

× ×

車子到了梅娜的秘密居處。

科森把車子停在附近路邊，與阿生和費力基等人步向行人道。

這一帶的屋宇並不多。

離遠望過去，那是一幢花園洋房，看來環境可不錯！

科森走到門口，正待伸手去按門鈴。

「等一等。」阿生及時叫住了他，「你瞧！這是什麼？」

那是一張字條，貼在門旁。

上面寫住：……

「主人外遊，一切信件，請由門縫插入。」

另外又有一行較小，但用紅筆書寫的警告性字句：——

「屋內並無任何貴重物品，任何擅自入內之人仕，如有生命危險恕不負責。」

下署：「本宅主人啓。」

三個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似乎無人可作決定。

阿生道：「既來之則安之，當然要入去看看再說。」

他自口袋裏摸出一支原子筆似的東西，往門上一探。

那當然不是原子筆，只是阿生自己設計的袖珍測量器。

阿生從儀器可以見到，這鐵門的確極具危險性。如果强行撬開，固然觸電，就是用百合匙，亦有危險。

看來那些警告字句，並非「靠嚇」。

阿生仰首張望，只見牆頭之上，也有一些鐵蒺藜圍繞。

從鐵門也佈了生電這一點看，毫無疑問，鐵蒺藜也必然通了電。

爲什麼要如此嚴密防守？

阿生道：「如果這的確是梅娜的居處，也實在太有趣了。」

科森也說：「是的，我們不會弄錯，地址完全對了。」

費力基道：「看上去不是他們故作神秘。如此嚴密的防守，大概不想外人進去，以防秘密外洩。」

阿生道：「一個女人居住的地方，何必如此故作神秘？」

科森道：「根據我們的資料，貝加生前常常也在此出現。」

費力基道：「我們懷疑這就是貝加和梅娜的愛巢。」

阿生道：「無論如何，我們也得想辦法入內看了。」

科森指指阿生口袋裏的袖珍探測器：「這東西可靠麼？」

阿生笑道：「我一向很信賴它。」

科森道：「那麼，我們如何入內？」

阿生笑道：「只要你們有胆去做一些犯法的事，一切都輕而易舉。」

費力基在三藩市主理國際特警事務時，也跟阿生合作過，知道他是個很有辦法的人。於是用期待的目光瞪住他。

科森却忍不住地問道：「你有什麼辦法？」

「設法先行破壞附近的電力站，這裏的電力自然中斷。」阿生說：「不過，這是犯法的事，當然要小心一些。」

科森却另有想法。

他說：「我們不妨到對面高層大厦上面去一次，先用望遠鏡了解一下裏面的情況，說不定還有更好的方法。」

阿生做了一個手勢：「你是否想玩一套空中飛人的遊戲？」

科森也知道阿生在若干方面可以稱得上是半個專家。

有許多事情，他們總無法可以瞞得住阿生。

因此他點了點頭。

科森又說：「你以爲由草地跳落去，有無可能？」

阿生分析着說：「能够有心思在鐵門後面通上了電流的設計家，相信一定也會想像得到他們的『假想敵』從天而降這一着吧！」

阿生又指出：這裏面的主人的「假想敵」未必就是他們。

因爲知道國際特警組織存在的人，到底也不會多。

那麼，這裏主人的「假想敵」，最有可能是警方和「CIA」人員。

上述兩個單位的人，都是替美國政府工作的，萬一他們眞的懷疑這間屋，要入內調查的話，自然可以利用直升機，把人吊入屋內的花園草地之上。

阿生覺得：設計「防守機關」的人旣然如此聰明，相信除了大門之外，屋內仍然機關重重，這幾乎是肯定的。

那麼，即使進入草地去，又怎麼樣？屋內各處可能仍有機關，而且都有可能用電動控制。

因此，阿生認爲：斷了電流是最好、最安全的辦法。

科森和費力基聽了阿生的分析之後，也認爲有道理。

他們終於同意阿生的設計。

三個人於是分工合作。由科森和費力基二人去破壞電力站的供電系統。

阿生留在這裏等機會。

他們都知道阿生是開鎖能手，只要沒有高壓電流，阿生隨時可以由閘門入內。

本來還有一個人。那就是跟踪他們的人。

這個人可能對他們有點帮助，但是，這時候他們四處張望，也不見那輛黑色的大房車。

根據阿生他們的想法，那人可能是記者何拔。

不管那是何拔還是另有其人，總之，這時候附近就找不到什麼可疑的人物。甚至附近連行人也不多一個。

× × ×

附近一帶的電力突告中斷。

居民們紛紛致電有關方面投訴！

美國是個電氣化的國家，家庭中的用具十之八九與電有關。

因此，電力一旦中斷，生活自然就會大受影响。

阿生他們也明白「恢復電力供應」，只是遲早問題。

所以，當電力中斷了之後，他們立刻把握時機，弄開閘門，偸進了屋內。

失去了電力控制，沒有高壓電流的危險，一切都變得平凡。

坐過自動電梯的人很多，但被困在電梯之內的却少。

這裏所稱的「自動電梯」，自然是指高層住宅樓宇所安裝的「升降機」。但人們却習慣了稱之謂「電梯」。

電梯也有多種。

最常見的兩種分別是：由人操縱升降的，以及自動的。

前者多見於商業辦公大厦。

後者則屬住宅大厦居多。

所謂「自動」，亦即須要乘客走進了電梯之後，自行按掣的意思。

自動電梯如果設計得好，一般而言，總比較安全得多。

但萬一遇上了「停電」——即電流中斷，仍會被困的。

如果有過「被困電梯之內」這種經驗的人，一定明白：自動電梯如果沒有電力控制，那麼電動門可以任你擺佈。

假如你明白它的結構，自然會知道失去了電力控制之後，你大可以用雙手把電梯門强行撬開。（當然，你必須注意當時的環境是否有此須要而定。例如救援人員久久未到，而裏面的空氣又越來越稀薄等等。）

一般自動電梯之內，多數沒有「自動儲電照明燈」。

這一盞燈不同一般電流發電，萬一停電，它會立刻自動亮起。

就像許多工廠和酒店通道上常見的「儲電照明燈」一樣。

有了那盞燈照明，被困者如果有常識的話，大可以輕易由「半天吊」的電梯脫險。

道理十分簡單。

電梯儘管「半天吊」，但是，它總不會超出兩層樓的範圍之外。

例如停電時它剛去到十一與十二樓之間，電梯門的上半部即在十二樓，下半部便在十一樓。有時高，有時低，未必眞的是平均一半在這一半在那的。

被困者撬開自動門觀察過之後，看看爬上十二樓方便呢，還是跳落十一樓比較方便。假如兩者皆不可能，那就惟有等人來救援了。

當然，每間公司的電梯產品設計並不一樣。一切仍須視實際環境而定。

阿生有過被困電梯的經驗，所以，他知道這鐵閘沒有了電流之後，可以將門鎖撬開。

三人入內之後，仍將大門掩回原狀。

他們又趁住電流未恢復之前，朝住主要建築物進發。

憑住阿生的開鎖技藝，阿生輕易又再闖了一關。

現在他們已在屋子裏的大客廳之內。

這裏的設計相當講究。

橙黃色的地毡，水晶吊燈，高級音响設備，七彩電視機，眞皮沙發，酒櫃以及裏面的各國名釀等等。

處處都可以體會得到：這種的主人是個懂得生活享受的人。

再看看那間臥室。

這是一間大套房。裏面有浴室，雙人浴缸，冷熱水喉，花洒等等，再加上顏色十分調和的瓷磚，雲石堆砌的洗手盆。

雙人大床，床頭几上有着一系列的電動遙控按掣，分別控制室內的燈光，電視機開關、房門、窗門、窗簾等等。

阿生、科森和費力基等三人，分別在屋內各處展開搜索。

突然之間，室內的燈光亮了起來。

房門竟然自動關閉。

電力已告恢復。

毫無疑問，街上的電力供應系統，已由有關方面修好。

當時阿生正在臥室之內。

房門突然關閉，令到阿生下意識地吃了一驚。

因爲這兒一切均用電力去控制，剛才可能就是由於他們「手多」，將那一系列的按掣，左按右按的搞了一陣。

所以房門關閉，燈光却無緣無故地亮了。

那些按掣之上並無任何說明，只有一些深淺顏色區分。

然而這些顏色並無特殊的意義，相信除了主人之外，根本沒有人明白它代表一些什麼。

電力恢復之前，亦無任何揞示。因此阿生根本也來不及預防。

阿生呆了之後，伸手去按那一系列的按掣。

驀地一陣木板滑動的聲浪，牆壁之上，有一幅巨大的風景畫竟然移開了。

那兒現出了一個洞口。

阿生並不感到吃驚。

他早已預料得到，這間屋裏面，必然是機關重重的。

他走近洞口，那是一個僅可容身的進口處。裏面一片昏黑。

阿生沒有照明工具。

他放眼四望，目的是要找出燈掣之所在。

果然，就在入口處一旁，有個明顯的燈掣，阿生伸手一按。

下面亮了燈光。

那是一個頗大的地下室。

有一度扶梯，可以直通下去。

看情形，現在這時候應該沒有人在裏面吧？

阿生心裏這樣想着，人却沿住扶梯，走了下去。

地下室有抽氣設備，亦有十分良好的燈光設計。看上去，那是一間實驗室。

到處佈滿了試管和顯微鏡。

牆上有各式昆虫的掛圖。也貼滿了手抄的方程式和字條。

那些字條之上，有寫着數目字的，亦有可能是記事的。

但是，由於寫的是俄文，阿生根本不知道上面寫了一些什麼。

一個個的玻璃容器，一支支的玻璃試管，每一處地方，都附有字條。

阿生雖然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但忖測寫的可能是：有關容器及試管內的東西

，以及每一日的紀錄等等。

阿生不是這方面的人才，他不敢摸觸，眞眞正正做到了「眼看手勿動」。

那些字條上的說明，阿生儘管看不明白，却知道有些阿拉伯數目字所表示的是日子。

阿生十分奇怪，爲什麼有這麼樣的一間地下實驗室？

就憑現在肉眼所見，那些玻璃容器和試管之內，似乎一無所有。

可能一切都已經結束了。

也可能……

阿生終於想出了一個可能性來。

玻璃容器以及試管之內，並非一無所有，只不過肉眼看不見而已。

阿生想像到，這可能是一間細菌實驗室。因此，許多方面都與細菌有關。

他終於忍不住了。

試把一支試管移到顯微鏡之下。

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嚇了一跳。

只見一組一組蠕蠕而動的東西，似毛又似虫。

顯微鏡底下所見的，當然就是一些細菌，只是阿生是外行人，根本不知它的名稱。

阿生知道科森沒有找錯目標，這兒的確是貝加生前的實驗室。

然而，樹林中發現的火蟻，是否與這兒發生密切的關係？

阿生覺得：美國政府向國際特警組織的投訴，似乎並非無根據。

實驗室頗大。

阿生正擬走到另一角度去看看。

突然間，又傳來了一陣開門的聲浪。

他急忙追查聲音的來源。

但是，當他知道了原來另外還有一個入口時，爲時已晚。

有個女子的聲音冷冷地喝住他：「把雙手舉起來，不要亂動。」

阿生根本就不知道對方站在何處，惟有乖乖的高舉起雙手。

地下密室　細菌試驗

科森和費力基二人，正感到萬二分焦急。因爲電力恢復了之後，臥室與客廳之間的門，已經緊緊地閉上了。

他們明知阿生在裏面。

但是，無論他們用多大的氣力，也無法可以弄開那房門。

他們也試圖用聲音跟阿生隔門連絡。

但是，那度門好像錄音室的隔聲門一樣，密不透風。

他們聽不到阿生的聲音，所以他們也想像得到，阿生在裏面一定也聽不到他們的聲音。

科森和費力基曾分別在客廳和花園等處，展開搜索。

科森在屋子裏的大客廳作了一次地毡式的仔細搜查。

他終於在酒櫃後面找到一個小機關。

那兒鑲了鏡子。

鏡子、玻璃和酒瓶等等，混成一起，對視綫最易造成混亂。

假如不是科森細心地觀察，將每一瓶酒輕輕移開，根本就難以發現此中秘密。

那是一度小活門。

但鑲了鏡子之後，根本在酒瓶背後，就沒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科森是一名有經驗的國際特警，加上他的小心觀察，總算有了收獲。

那小門後面，是一排按掣。

在未弄清楚每一個按掣直接控制的地方之前，科森不敢亂動。

因爲按掣之上，並無說明。

科森担心按錯了一些危險的按掣。雖則當時並未恢復電力。

忽然費力基由外面走進來。

科森忙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費力基道：「電力恢復了。」

二人望向房門那邊，發覺房門已經關閉……

後來，二人用盡了方法也不能將房門打開。

科森情急之下，終於要試按那酒櫃後面的按掣了。

豈料一按之下，外面的大閘打開了。

另一個掣，原來又是控制住客廳對着花園那度門的。

科森當初是不敢按，現在變成了亂按一通。

他只希望按對了其中一個，讓房門打開，看看阿生在裏面怎麼樣了。

但是，幾乎所有的按掣都已經按過了，房門還是緊閉。

科森正感到頹喪，費力基却由那邊叫了過來：「科森，你快過來看看。」

當時費力基正在面對花園的一個窗口站立。

科森看見費力基神態有異，心裏覺得驚奇起來。

他急忙由酒櫃後面走了出來。

費力基指指花園對面：「你瞧！那兒不是有一座假山麼？」

「是的。」科森出奇地問：「你看見了什麼？」

費力基道：「你剛才按動那些按掣時，我由這兒離遠望過去，看見有些花草彷彿可以移動似的。」

「眞的？」科森也覺得事有蹊蹺，「讓我們過去看看。」

於是科森和費力基二人，就繞出了花園，到那邊假山去。

假山後面果然有些異樣。

花木都傾斜了，與常見的情況根本不同。

假山的三合土也有明顯的裂痕。

科森和費力基都是有經驗的人，看見這種情形已是心裏有數。

科森和費力基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便用力將一塊三合土攀開。

那兒有個洞口。

原來那塊可以拉開的三合土，根本就是一度「活門」。剛才見到有物件移動，正是附在三合土上的塑膠花草。

毫無疑問，這兒是有機關控制的。科森在屋內所按動的按掣，就是直接控制這裏開關的。

洞口之內，有一度梯階。

梯階之下，彷彿別有洞天，還隱約可以看見一些燈光。

科森又向費力基遞了一個眼色，意思是叫他小心點。

他們心裏都在想：阿生會不會就在下面？

科森和費力基二人小心翼翼地，由梯階下去。

下面果然是一間密室。

密室之內，有許多木架子，架上有玻璃器皿及試管等物。情形一如實驗室。

燈光雖則並不太過明亮，也可以見到室內的每一事物。

科森和費力基二人分頭在密室之內，小心地展開搜索。

他們找到另一度扶梯，那是通上臥室去的。

但是，密室之內見不到阿生的影子。

阿生不在臥室之內，也不在密室下面，到底往何處去了？

他們在臥室搜了一遍，又到下面密室去找。

終於，他們在密室內又找到了另一個門。

那度門緊閉着，還加上了鎖。無論他們花了多大的氣力，也無法打開。

科森情急之下，拔出了手槍來，朝準了門鎖轟了一槍！

「砰」然一聲。

槍聲本來平凡，但在密室之內却造成了「轟」然的回聲。

回聲令到密室內的玻璃器皿和試管，爲之震撼。

在「格格」作响聲中，有一列試管搖搖欲墮。

在這一剎那之間，科森想起了「細菌」與「火蟻」這些可怕的生物。

他三步併作兩步，飛也似的，衝了過去，一手扶住那一排列的玻璃製品，將木架子扶回原位，才不致倒下。

科森一時之間，儘管無法確定這是什麼東西，總也抹了一把汗。

門開了！

出現在他們眼前的，是一條通道。

那兒大小僅可供一個人彎着腰通過。

那一邊到底是什麼地方？科森和費力基無法估計。

他們担心被突襲，紛紛拔槍在手，以面臨大敵的心情，走進了那一段昏黑的通道去。

科森用他的打火機照明，直走進盡頭處。

二人有些担心，因爲他們的呼吸已開始感到有些困難。

就在這時候，他們發覺走到盡頭處又須要拐彎轉角。

再走一段路，才看見一度梯階。

二人拾級而上，上面却有一塊圓鐵擋住去路。

當他們從出口處走出來時，才恍然大悟。

原來這兒是隣近一處行人道。

本來圓鐵之下是渠道，但這一個顯然是有計劃的僞裝。

他們四處張望，却連鬼影也見不到一個。

科森和費力基都感到有點吃驚起來，因爲阿生顯然已被人挾持着離開了這裏。

×　×　×

阿生面對着的，正是貝加生前的情婦梅娜。

梅娜得意洋洋，對阿生說：「你的好奇心的確太重了。」

阿生笑道：「你的好奇心似乎比我更重。」

梅娜道：「別裝蒜了，我把你抓來，並非爲了好奇心。」

「那麼，爲了什麼？」

「你心裏一定有數。」

「我感到莫名其妙。」

「爲什麼你闖進那地下密室去？」

「找貝加先生。」

「你認識他？」

「我們是朋友。」

梅娜只想了想，她隨即格格地大笑起來。

「你笑什麼？」阿生問。

梅娜道：「你的確是個說謊專家。可惜，我也不是傻瓜。」

「你不相信？」

「當然不信。我勸你還是不要浪費我們的時間吧！」

「對不起，我根本不知你的意思。」

「嘿！」梅娜面色一沉：「像你這種人，眞的是死到臨頭，也不流淚。大概你見到了棺材之後會流淚了吧？」

隨即見到她把手一拍，有二名大漢自後面屛風轉了出來。

這二個大漢金髮棕眼，樣子很兇。

阿生心感不妙，因爲這兩個人之中，其一手握鐵指環，另一個手執皮鞭。

阿生心有不甘，這樣讓他們毒打一頓，有什麼價値？

果然，其中一名大漢皮鞭揚起，就要朝住阿生鞭打下來。

阿生看準了來勢，把身子一側，左臂一幌，及時撈住了鞭尾，順勢一拖，那高大的漢子有如一座山似的，倒了過來。

阿生右手揮動，那大漢「喲」的一聲，捧腹倒在地上。

阿生奪鞭在手，也管不了一切，以第一時間出擊！

阿生早已看在眼裏，梅娜身邊的另一名保鏢必然有槍。

因此，第一鞭先擊向那保鏢的手部。

鞭影一幌，有如毒蛇吐信，「劈拍」一聲，打得那保鏢叫苦連天，捧住手腕，痛得彎下了腰來，連槍也不能拔了。

阿生得勢不饒人，回鞭反擊，順勢又是一拉一拖，將一名正擬「馳援」的大漢拖倒。

刹那之間，阿生如有神助，竟然大發神威，連傷了三人。

梅娜見勢不對，忙把手袋打開。

阿生看得明白，急急衝前。

就在這刹那間。

「砰」的一聲，槍聲响了起來。

然而，這並不能够阻止阿生的飛快動作。

他只要發覺自己沒有受傷，只要自己還可以走動的話，他也決不會停下來。

阿生心裏明白，頭腦也十分清醒。他知道眼前的形勢對自己極之不利。

只要他呆一呆，就會被射殺。

剛才那突如其來的一槍，可能是警告，也可能是對方射差了分寸。

總之，阿生只知道自己還可以走動。

他一個箭步閃到了梅娜的背後，迅雷不及掩耳地，將她的頸項勒住。

這時候，他手上的鞭子還沒有拋棄。

有一名持着手槍的人——他分明就是剛才開槍的人。只不過那一槍並未擊中任何人。

他正驚愕地瞪住阿生，不知所措；因為他如果繼續開槍射擊的話，他可能誤中梅娜。

梅娜也感到十分惶恐，連聲叫住：「不要開槍……」

阿生充份利用其中矛盾，也及時把握時機，左臂勒住梅娜，右手揮動長鞭，「拍」的一聲，鞭影一動，有如風捲殘雲，登時把那傢伙的手腕捲住了。

阿生再用力一拉一扯，只聽得「喲」的一聲，那人感到有如刀割，痛不可當！手槍也就不由自主地，墮在地上。

梅娜趁住阿生全力對付那大漢之際，將手袋悄悄打開。

轉眼之間，一支小手槍已掌握在她的手中。

等到阿生發覺之時，梅娜已反手將小手槍自腋下指向後面。

阿生的反應非常之快，迅速往右邊一閃。

「砰」的一聲！

子彈自阿生左胸側掠過。

阿生沒有讓她有機會再開第二槍，便伸手自她的手中奪槍。

梅娜無法及得上阿生的氣力，只有拚命掙扎。

阿生剛奪得一支手槍，還來不及開槍，室內燈光全熄。

阿生急忙伏下來。

槍聲瞬即响起來，子彈從阿生的頭頂掠過。

阿生臨危不亂，他可以想像得到，對方的做法，一切無非為了梅娜。

在這一刹那之間，他已意會得到，梅娜必然是個十分重要的人物。

她可以令到一班大漢，如此緊張，當然絕不簡單，因此，阿生想在黑暗中將她再一次制服。

然而，梅娜在刹那之間，竟然不知所踪。

阿生聽得到步聲。

也可以聽到拉門和開門之聲。

就只是見不到眼前的景物。

眼前一片黑暗。

阿生担心再次陷入重圍之中，惟有冒險在黑暗的環境中摸索過去。

他非常機警，摸到一處門邊時，發覺那度門正擬關閉。

他一手扳住了門緣上的銅扭。

阿生的目的，只想令到這扇門不致將他困禁起來。

但是，有些事情根本就令阿生無法可以想像得到。

他突然之間感到脚下空虛，雙足隨即下陷，阿生這一驚的確非同小可。

他急忙扳住門環不放。

然而，整個身體已懸空掛在半天之上了。

整個房間之內，整塊地板忽然之間下陷，的確令阿生嚇了一跳！

但是阿生心裏明白，眼前他正處於生死邊緣。稍有不愼，後果就無法想像。

他拚命抓穩那門環，在黑暗中盡力掙扎。

阿生希望在黑暗中摸索到一些可以駐足的門檻之類。

不過，他只可以使用雙足到處接觸，希望有所發現。

他不可能使用雙手。

只要他放鬆任何一隻手，就有可能整個兒掉下去。

他只能意會得到下面必然不是什麼好地方，却無法知道下面是一些什麼地方。

可能是龍潭，也可能是虎穴。

另一方面，阿生的頭腦還可以保持清醒，他知道對方的眞正目的何在。

因此，他極力運用雙臂之力，引體上升，希望這樣可以設法把門弄開，逃出生天。

但是，在無法找到駐足地方之前，他是無法可以運用自己力量將門弄開的。

他一再使用雙足摸索。

終於找到了。

可惜，那條像是門檻的東西，不足半吋。也就是門縫脚下的門檻邊緣。

即使如此，阿生仍然極力令到自己能够稍為停留在那裏。

情形是不難想像得到的，阿生儘管臂力過人，也不可能長期懸空掛在那裏。

阿生可以將鞋緣勉强踏在那不足半吋的門檻邊緣。

然而，他必須依靠雙手協助。否則，他仍會掉下去。

儘管如此勉强，阿生仍然很高興。

因為只要雙足能找到少許地方停留一下，他也有希望把房門打開。

阿生也明白到在這種情形底下，時間絕不可能太長。

那完全是身體吊在半天時的平衡力問題。

阿生因此立刻爭取時間，騰出一隻手來，往門縫處摸索。

他的想法其實很簡單。他希望那扇門還不致完全拉攏、關閉。

那麼，他可以重新把門拉開。

但是，那扇門不但關閉了，而且，還在外反鎖。他根本拉不動。

他很焦急！

當他再用力一拉時，重心又失去了，人也掉了下來；幸而他雙手仍然可以扳住門環。

他很担心，却不怕。

像阿生這種人，還有什麼驚險的事情沒有試過呢。他當然不會怕。

他只担心他的二名同事，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發覺「空屋」中的秘密。

四周仍是一片黑暗。

驀地傳來一陣流水淙淙的聲音。

阿生心裏想：莫非對方要用水來淹死自己不成？

只要水注滿了這兒，只要這間房密不透風，阿生肯定會被淹死。

他要趁住水還沒有注滿之前，趁早想

出一個應付的辦法來。

但是，唯一的辦法他都試過了。

唯一可以逃生的地方，當然就是那一扇門了。但門却緊鎖住……

× × ×

火蟻的新聞，不但震驚美國，也驚動了全世界。

可惜有些外國電訊社的電訊報導，被人誤會。有些還誤譯為「蝗蟲」。

其實，蝗蟲與火蟻完全是兩回事。

美國有些州固然出現了「蝗禍」，但芝加哥的火蟻却更加可怕。

火蟻不但直接威脅了美國人民的健康，還更可怕的就是：牠的「連鎖性災害」更是驚人。

什麼是「連鎖性災害」？

例如：鷄隻吃了火蟻之後，會兇性大發；不但襲擊人類、家畜等等，還會產生最神秘莫測的「副作用」。

那就是「鷄糞」。

鷄隻吃了火蟻之後，排出的糞便，會產生一種甲虫。

此等甲虫到處亂飛，其味惡臭無比，令人十分討厭。

目前這種甲虫已散播到各州去了。

專家們儘管企圖將火蟻的活動範圍限制於樹林之中。

但是，來自各州的最新報告，却令人為之担心不已。因為美國已有不少的州份，不是發現了甲虫，便是發現火蟻。

火蟻究竟是什麼？

經專家化驗後，認為牠是屬於「馬高魯比型」螞蟻的改良品種。

「馬高魯比型」螞蟻在地球生存了八千萬年，色金黃。

但是，過去這一類螞蟻從來未在美洲大陸出現過。

為什麼忽然之間會在這裏出現？而且，還是「改良」過的。

專家解釋「改良」的定義，那是表示這種螞蟻比原來的更兇，可能經人工培殖，然後才產生這品種。

專家們又說：火蟻的身體之內含有一種非常特殊的細菌。

這種細菌沾染着人體皮膚之後，會發生難以抵受的痕癢。

假如嚴重的話，會發生血液中毒現象，甚至還會死亡。

如果讓鷄隻吃了，牠會兇性大發。

由於體質結構不同，牠未必會死，却會不顧一切的，向其他比牠體積更大、更兇的動物，發動攻勢。不管勝或負，總之「奮勇」直前！

然而這種「奮勇」，却有多少身不由主。那正是吃進體內的細菌作怪。

更可怕、更討厭的事情，還是那些鷄糞。

吃過火蟻的鷄隻，那些鷄糞一定會產生急劇的變化。

一般動物的糞便，經過了相當時日之後，也會有虫。

但那些虫最低限度不會飛。

鷄糞的虫却令人十分討厭。

牠不但會飛，還會咬人，更加惡臭得令人無法可以抵受。

最奇怪的，就是牠是一種甲虫。

那一層「甲」，十分堅硬。

專家們的分析，與最近發生的一連串可怕的事情，似乎很脗合。

被送進醫院去的人越來越多。

這些被送入醫院的人，全是被鷄隻啄傷的、火蟻咬傷的。

還有，就是甲虫傷及的人，也都被送到醫院隔離病房。

刹那之間，彷彿發生了一場大瘟疫似的。弄得人心惶惶。

美國政府考慮「全國宣佈進入緊急狀態」，但遭部份重要議員否決。

反對的人認為：這會影响民心。這是指「對內」而言。

對外則似乎顯得美國政府「太過低能」了。會影响國家聲譽。

於是衞生部奉命全力推廣起居衞生，告誡市民小心吃鷄，也切勿讓鷄啄着。

至於鷄糞、甲虫和火蟻等物，更不要隨便接觸。

如果遇有上述東西，或者有什麼可疑物體或現象，必須以第一時間，通知有關當局。

各電台、電視台、通訊社和報章的記者，都千方百計，找着曾經接觸過火蟻的人訪問。

更有人追查「火蟻」的產生以及「來源」等等。

紐約時報的記者何拔，就是好奇心特別重的一名記者。何拔曾經隨同綜合隊伍進入樹林中去觀看。

他目睹一切，事後曾在報章報導。

美國是個眞眞正正的自由國家，他們對新聞界一向都非常尊重，即使貴為總統，他也要每周一次，按時接見記者。

因此，何拔將一些不應該寫的，也照實寫了出來。

例如當日進入樹林中去調查火蟻的政府人員之中，有不少是國防部派來的。此事本是秘密，却也給何拔揭破了。

五角大樓雖然極不高興，也是無可奈何。

在美國，只要你報導的是事實，任何人也無法令你入罪。

何拔甚至跟踪阿生等一班國際特警人員；阿生他們當時也知道了。

當時阿生、科森和費力基等三人正前往梅娜的住所。

阿生他們明知背後有人跟踪，但後來不知怎的，那人却未見繼續跟來。

根據阿生他們的忖測，那人十之八九就是記者何拔。

為什麼何拔沒有繼續跟來？

可能他用更好的方法，也可能他已放棄了跟踪。

不過，一切忖測只不過是阿生他們當時的想法而已。

何拔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 × ×

就在那一天的黃昏。

一名駕駛着警車巡邏的警員，發現一輛黑色房車。

那房車停在一處僻靜街道的旁邊。

停放的位置沒有錯，也沒有違例，但是那名警員總覺有點不對。

那黑房車的車窗玻璃沒有關閉——這

正是令那名警員生疑的地方。

車子停放在那裏，車燈都熄掉了，車門也關好，爲什麼車窗門却開着？

如果有人想偸車，這正是最理想的對象。

因此，那名警員就走近車子旁邊，探首內望。

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大吃一驚。

車子的駕駛座位之上，坐了一個人。那人像是睡着了，身子却打側倒了下來，非倚非臥。稍有經驗的警務人員，也可以輕易看得出有問題。

警員伸手進去，觸摸了他的頸側氣管，很快就確定他已死去了。

那警員立即回到他自己的警車裏去，利用警車上的無綫電話，通知警方派員到場調查。

×　×　×

一大羣記者趕到現場採訪。

警方人員忙作一團。他們既要查案，又要派人維持秩序。

現場一帶平時很靜，但這時候却熱鬧非常。

警方運來的照明工具，把半條街道照得如同白晝。

大批刑事偵探，正在埋首查察兇手可能留下的綫索。

因此，希望接近那輛黑色房車的記者們，紛紛被警員擋駕。

一名警官被記者們纏住，問個不休。

「死者是誰?」

「警方初步認爲是你們的行家……」

「行家?」

在場的記者們，都不約而同地感到驚愕。

警官對他們說：「他可能是你們的行家何拔。」

記者們呆了好一陣。

他們之中，有不少人認識何拔的。他們都知道何拔是個很有名氣的記者。

但是爲什麼何拔會被殺？

認識何拔的記者們，都不期而然想起一些事情來，那就是：何拔最近不斷報告一些關於「火蟻」的內幕消息。

此等內幕消息儘管有不少忖測成份在內，但無可否認，這可能正是促成他死亡的原因。

於是記者們的問題焦點，又轉到了「火蟻」的身上去。

不過，無論如何，也沒有人知道何拔當時正跟踪阿生等人。

因此，警方的調查人員和在場的記者們，都不知道何拔何故會在此遇害。

當然，阿生他們是知道的。可惜，阿生現在亦陷於困境之中。

阿生的二名同事：科森和費力基他們，也忙於追尋阿生的下落。

他們根本不知道何拔已經被殺，當然更不知道爲什麼。

科森和費力基二人，一方面在梅娜住所附近展開搜索，另一方面通過「CIA」和「FBI」。

「CIA」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那是跟國際特警組織最有連系的機構。

「FBI」是美國邦調查局的簡稱。這是美國國內的保安機構。

科森和費力基二人雖然找不到阿生，却知道阿生一定有事。他們連絡了「CIA」和「FBI」兩個機構，希望可以找到阿生！

×　×　×

阿生在黑暗中聽到陣陣流水聲。

他當時以手扳住門環，雙足吊在半空，下面的地板原是虛設。

因此，阿生非常担心下面的水遲早會淹了上來，會把他淹死。

最初他看不見任何東西，四周環境是一片黑暗。

但是，視覺神經是有多少習慣性的適應能力，當時間久了，他終於有點適應下來。

他可以隱約見到這間房內的情形，房間地板高度以上還是那麼大，但原屬地板水平綫以下的地方似乎很闊寬。

水流之聲沒有停止。

假如那是海水或食水，阿生還有一綫生機，因爲他懂泳術。

但是，如果是帶有毒性的水，或者腐蝕性的，那就完了。

阿生掛在半空，一邊注意水位的上升，一邊想辦法。

最好的辦法當然就是在水未接觸到他之前，能離險境。

然而，水已一步步接近阿生的雙足，但他一些兒辦法也沒有。

阿生幾度掙扎，已弄得筋疲力倦。

他想再令身體上升，但雙臂却難以發力。

他唯有掛在那裏，讓氣力不致太早消耗淨盡，以應付萬一。

以後會發生一些什麼事阿生無法預料。他只知道處境已經越來越危險了。

水流很慢，這點可以從聲音中分辨得出。

阿生的腦海中忽然閃動了一下。彷彿夜空中產生了雷電。

阿生覺得：以其在這裏等死，不如冒險跳下去，試試自己的運氣吧。

原來阿生估計：當水位上升至他足部附近時，水必然繼續上升。

那時候，這上面的空氣一定越來越薄弱，他更難掙扎。

然而現在，下面顯得很空洞。

阿生又估計過，假如他跳下去之後，立刻找出路，可能會有一綫生機。

他不知道這兒是「地下」，還是「二樓」。

假如這是二樓，下面即是地下。那麼，他可以在水未淹至天花板之前，游泳一段途程，說不定可以找到出路。

但是，下面却未必是「地下」，也許是渠道之類——即地面以下的地底坑渠。

不管是什麼地方都好，總之阿生立刻就要作出決定。

水即將半滿。

所謂「半滿」，是指五英呎左右深度。因爲一層樓宇的高度，一般是十英呎左右。

水面開始有波光，所以阿生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

他沒有再猶疑，「撲通」一聲，雙手

鬆開，人亦墮入水中。

擊起一陣水花，阿生的身體重量會令他一度下沉。

但是，阿生是個懂泳術的人，當他雙足接觸到水底之時，立刻又浮了上來。

阿生十分驚奇！

當他浮出水面的刹那間，視綫仍被水珠稍阻之際，他看見了光綫。

那是從一處窗口透出來的光。

雖然阿生一時之間，還看不清楚那是一個什麼窗口，但却肯定有人。

剛才阿生未墮下之前，所見到的波光，止是由這窗口透出來的。

水珠兒從阿生的面頰、額角和眉心等處溜掉了。

阿生現在可以看得更加淸楚了。

那窗口可以監視住他的一舉一動。

窗口之內，有人影幢幢。這正是阿生肯定那邊一定有人的原因之一。

從目光閃閃之中，更可以意會得到，那些人正注視住阿生。

阿生先往水面四處張望了一遍。

他發覺這是極有可能是「地下」——即「二樓」下面的一層。

他仰首望上去，剛才他吊在半空的「門後」，就在頭頂之上。

水流之聲停止了。

他發覺這兒有如一個大水池。

他估計這兒的面積，最少大過上面有兩三倍以上。四周最少有兩三扇門。

然而所有的「門」均已關閉。否則，水一定可以流出去。

也就是說：這兒不是眞正的泳池，只是有人故意用它來爲難阿生。

阿生雖然沒有眞眞正正的喝過一口水，但人在水中，總可以感覺得到，這與都市中所喝到的食水無異。

只要這些水沒有毒性，沒有腐蝕性，阿生總也可以悄悄地舒了一口氣！

他朝那窗口游過去。

本來他可以朝其他三個可能是「門」的地方游過去。

但是，那些「門」既緊閉着，相信他也無能爲力。

阿生游近了窗口，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

梅娜和一些大漢就在玻瑰後面出現。

玻璃後面的位置顯然比這裏爲高，因此那斑人即使坐着，也可以俯視着阿生。

阿生彷彿變成了一條神仙魚一樣，在魚缸裏供人鑑賞似的。

阿生頭上數英呎高的地方，便是天花板。

天花板上忽然有聲音傳播下來，那是梅娜的聲音。

「年青人，你的確很勇敢。」梅娜在玻璃窗後面說話。

她的聲音顯然是透過一種擴音設備傳播過來的。

阿生也可以透過玻璃窗看見梅娜的咀巴正在張闔。

梅娜又說：「除非你立刻說出誰派你來偵查我們，否則，你休想我放你一條生路。」

阿生不知道自己假如回答她，她是否也可以聽到他的聲音。

但從天花板上的洞孔估計，相信這裏一定有收音設備。

阿生道：「我早對你說過了，我是貝加先生的朋友。」

梅娜這一次却沒有反駁阿生。

她問道：「你怎麼會找到那裏去？」

「有人告訴我，你和貝加先生就住在那兒。」阿生說。

「誰告訴你？」

「我受苦已經受够了，不想再連累朋友。」

「你什麼時候認識貝加？」

「什麼時候認識他，這並不重要。」阿生說，「重要的是：他死得太可怕。」

「這又與你何干？」

「我們既是朋友，我也不想他死不瞑目。」

「你的意思是：你要爲他報仇？」

「假如有此須要的話，我一定盡力而爲。」

「你看來很够朋友。」

「朋友就是該這麼樣的。」

梅娜道：「你在密室逗留了很久，一定找到了答案吧？」

「我根本不知那密室的存在，只是對那些按鍵缺乏認識，亂按一通時，無意中發覺了入口處。」

「你可知道那密室的用途？」

「不知道。」阿生決定裝蒜就要裝到底。

就憑常理而言，如果你知得不多，相信對方的戒心一定不大。

那麼，對阿生來說，最少也比較安全一些。

豈料梅娜卻說：「你說你不知道密室的秘密，那麼，你可知道貝加爲什麼會死得那麼可怕？」

「如果我知道，根本就無須到處去查究了。」

「關於火蟻的事，你到底知道多少？」梅娜忽然又改變了話題。

「火蟻？」阿生故意怔了一怔！

他一直在水中飄浮。

這兒雖然無風又無浪，但是，人在水中說話，也是一件十分吃力的事。

「火蟻就是是殺死貝加的兇手啊！」梅娜對阿生道。

阿生在這五呎深的水中，處境最爲尷尬。

因爲水深僅五　，浮力自然不大，但他卻又無法站立在水底的地面上，因爲他的體高有五英呎多高，假如勉強用足尖駐在地面之上，卻又會被水力浮起。

總之，阿生只可以半浮半沉地，停留在水面之上，不能站穩。

阿生說：「蟻又怎麼可以殺人？小姐，你別開玩笑了。」

梅娜道：「關於火蟻的新聞，難道你一點兒也不知道？」

「火蟻的新聞我當然聽過，但我知道牠只會咬人，不會吃人。」

「『蟻多咬死象』這句話，你可曾聽過？何況是人呢？」

「但是我另有想法。」

「你怎麼想？」

「有人打傷、擊昏或者射殺了貝加之後，螞蟻才開始吃他的屍體。」

「這只是你的想法而已。」梅娜道：「事實上他是被火蟻所殺，所以你也不必再找什麼殺死貝加的兇手了。」

阿生眞想問她：「你怎麼知道得這麼清楚呢？」

但他不敢。

他不想再令她反感或者生疑。

梅娜不再說話。

由於她站立的位置較高，所以阿生根本看不見她幹什麼。

惟獨是阿生卻可以感覺得到，她正俯首下垂，注視着玻璃窗後面。

那兒可能有一系列的儀器或者按鍵之類。

阿生由這邊望過去，只見梅娜的肩膊，彷彿動了一下。

她好像伸手去按動了一個按鍵似的。

阿生感覺得到，水在退！

就是不知道往何處撤退。

一陣陣的流水淙淙之聲。

水中起了漩渦。

阿生以爲獲得了梅娜的寬恕，當水退光了之後，一切都安全了。

可是，水退得太急。

從那漩渦越來越大可以看得出，那缺口一定十分之龐大。

果然，阿生身不由主地，被漩渦捲了進去。

他知道其中的危險性，因爲下面可能是渠道。

那麼，他極可能被活活淹死。

他極力掙扎，希望游離那個缺口，遠遠避開那個漩渦。

但是，水力大得令他無法可以抗拒。

阿生終於被捲進了水底去。

可能由於下面去水的缺口太大，所以吸力有如一股洪流。

阿生明知無可避免，惟有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讓身體沉入水底去。

他是希望用潛水的方式，能夠逃出生天。

當然，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也可以說是「退而思其次」。

因爲在這室內，四壁蕭條，連一點兒可以扶手的地方也沒有。

阿生也想過了，以其無法抗拒，倒不如趁勢跟隨着這一股洪流撤退，以免被水冲擊時暈倒過去，那時反爲不妙。

反而像現在這樣子，可以鼓一口氣，順住流水冲出去，還有一綫希望。

阿生正是打定了這個主意，才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

他順勢沉入了水底去，雖然見不到，卻是絕對可以感覺得到。

他已由缺口被漩渦「吸」了進去。

那缺口果然很大很大。

大的程度極有可能佔了整個體積的八份之一那麼大。

總之，阿生被「吸」了進去之後，從未接觸過洞口的邊緣。

阿生儘管下意識中多少也有點兒恐懼，頭腦也得保持高度的清醒，否則在急流之中，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他必須用雙手雙足做他的「觸角」，就像八爪魚一樣。

因爲水流太急之故，最容易被撞暈過去。

阿生就憑着四肢，盡最大的努力，保持身體的平衡。

他沒有跟流水對抗，因爲那是吃力不討好，也不可能的事。

他只是隨波逐流，盡可能地去節省自己的氣力。

× × ×

警方的偵探人員經已收了隊。

死者何拔的屍體，亦已被移去。

然而，國際特警人員科森和費力基，仍然連合「CIA」和「FBI」在附近一帶，展開空前未有的明查暗訪。

他們希望能找到阿生的下落。

阿生曾進入梅娜住所的地下密室，科森已向各人解釋過。

然而，「CIA」和「FBI」人員，卻無法找出任何綫索來。

唯一可以知道的，只是他們從現場的情形忖測得到：梅娜決不會是個簡單的女人。

梅娜住所下面的密室，裏面的一切儀器，試管以及玻璃器皿等等，均已經被運走。

「CIA」人員一直用特務手段來處理這件事，所以連記者們也給瞞住了。

「CIA」要知道，試管中所盛載的是一些什麼東西？

由於想像中可能屬於細菌試驗，所以負責搬運的，均屬技術人員，一切工作自然也在絕對安全的情況下進行。

科森和費力基二人也知道阿生一向被總部所重視。

所以，他們較早時已將阿生失踪的事，向巴黎總部報告。

科森他們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卻忖測得到一種極大的可能性。

那就是：阿生可能發現了密室中的秘密，所以被人帶走。

現在他們希望阿生仍然存着，不致被對方殺害。

科森他們正與「FBI」頭目之一的非列在討論着下一個步驟之際，突然有人傳來了消息：阿生出現了。

這是令人萬分驚喜的消息，甚至連科森他們也半信半疑。

各人匆匆趕到一處路邊。

那兒距離梅娜的住所，只有半條街位那麼遠，完全在視綫範圍之內。

科森等人都可以見到，那邊人頭湧湧，似乎有人正在打架。

最令科森和費力基感到吃驚的就是：與阿生交手的人都是「CIA」和「FBI」人員。

他們怎麼會打起來？

根據目擊者稱，阿生是由一處地洞中鑽出來的！

那兒是行人道上一處地底通道的出口處，上面有一塊圓鐵掩蓋。

通常那是現代城市的象徵，行人道底下全部挖通了，所有地底電綫、電話綫、水喉、煤氣喉等等，都收藏在這條地下通道之內。

假如須要修理的話，只要揭開其中一個出入口的鐵蓋，入內修理即可既不影响交通，亦稱得上方便。

反眼看看香港，今日修理電話綫，明天修理煤氣喉。

過了不久，又得再次掘爛路面，修理電綫，這邊剛鋪好了路面，那邊又說要修整水喉，總之不勝其煩。

如此這般，試問又有什麼辦法不交通阻塞呢？

根據目擊者告訴科森等人，阿生正是由下面爬出來的。

爬出來之後，渾身濕淋淋的，雙眼發光，好像瘋狗似的，擇人而噬。

「CIA」和「FBI」人員當初不知道他就是阿生，見他由地底鑽出來，立即上前攔截，喝令檢查。

可是阿生卻不由分說，鐵拳相向，打得二名保安人員朝天仰倒。

二名保安人員被襲後，有人拔槍相向，要不是一名國際特警人員及時認出阿生，揚手喝止，阿生可能已中槍倒地。

現在他們仍在糾纏不休。

科森和費力基都以爲這只不過是一場誤會而已。

他們衝前揚聲高叫，以爲阿生認出他們二人之後，打鬥即可終止。

可是，阿生竟然像失去了常性的狂人一樣，不聽他們的話。

參加打鬥的人越來越多，科森和費力基二人卻担心阿生受到傷害。

科森和費力基二人一再叫喊：「不要傷害他……」

他們非常焦急，也萬分担心。

儘管阿生的身份經他們證明後，各人只用拳脚，不用手槍，但這麼多人，阿生雙拳難敵衆手，到頭來受傷總是難免。

然而，科森和費力基卻想不出一個善法來，大家只希望制服阿生。

可惜，阿生雖然只得一個人，卻有如出柙猛虎，打得各人無法接近他。

科森等人一班國際特警人員，自然也知道阿生是什麼來頭。

阿生之所以備受各方面重視，除了他的經驗，頭腦之外，最重要一點還是他的拳脚功夫十分了得。

不過，各人也只是「曾聞其名」，眞實情況卻未見過。

現在他們不但見到了，比傳說中的阿生，還更厲害。

到底阿生爲什麼會變得如此瘋狂？

與阿生合作過的科森和費力基二人也曉得阿生的個性沉實，他絕不可能是個不分青紅皂白的青年。

但「CIA」和「FBI」這兩方面的人卻不知道阿生的爲人。

他們都以爲阿生可能「變節」。

也許他心中有事，所以作賊心虛，才不肯就範而已。

要不是科森等一班國際特警人員一再呼喝住，這班人早已開槍了。

科森覺得這樣子下去總不是辦法，立刻找着「CIA」特務頭目非列商量。

「你們不是有一種噴霧劑，足以令人暫時失去知覺麼？」科森問道。

非列自然明白科森的用心。

他一邊吩咐助手派人趕緊通知「CIA」辦事處。

一邊又對科森道：「你肯定他就是你們的中國籍特警阿生？」

科森毫不猶疑地說：「不會錯的，他的確是阿生。」

「他怎麼會這樣瘋狂？」非列又問。

科森道：「必然事有蹊蹺，他不可能如此失了理智。所以我們一定要先令他昏迷，讓他靜止下來再說。」

那一邊，阿生越戰越勇，看上去全無疲態。反觀與他交手的大漢們，已紛紛顯得力不從心，被他打倒的、打傷的，竟超過了十人以上。

沒有人知道阿生遭遇過一些什麼事，也沒有人知道他何故會變成了這副狂態。

沒有人知道是假的，不知道內情的只是眼前這一班人。

就在現場附近一幢建築物之內，正有人居高臨下，靜觀其變。

那一班人也正是以梅娜爲首的地下份子。

梅娜得意洋洋地說：「我們成功了，相信貝加死亦瞑目。」

毫無疑問，這一班人不但知道阿生何故會變成這麼樣，還知得十分詳細。

她身邊一名助手說：「我倒担心CIA人員會查出其中內情。」

「別把他們看得太高。」梅娜說，「我們的努力證明沒有白費。」

梅娜身邊的其他人，也在「參觀」街道下面這一幕「龍虎鬥」。

他們都看得津津有味，同時也知道阿生爲什麼會這樣。

梅娜又對各人命令着說：「我們走吧！現在開始，就要緊急撤退。這些地方，

遲早總會成爲搜查的目標。」

各人於是匆匆離開那幢建築物。

× × ×

那條街道完全被人封鎖。

警方甚至沒有宣佈理由，這是十分罕見的神秘現象。

大批「CIA」和「FBI」人員開到了現場來。情況顯得非常之緊張。

聞風而來的記者們，也無法獲准進入現場之內採訪。

當負責人被問及時，也只以「無可奉告」回答記者。

因此，事件變得越來越神秘。

阿生在一場「空前大戰」之後，雖無疲態，亦被制服。

將阿生「制服」的不是人，而是「CIA」人員及時運來的噴霧劑。

這種迷魂氣體原是「CIA」特務人員專用的製品。

這種東西平時很少使用，即使遇上了暴動，也不會使用。

但是今天，他們却被迫使用，而且還是對付一個特殊人物——阿生。

阿生終於昏倒了。

他在不知不覺中被人抬上一輛「十字車」，運離現場。

害人害己　惡有惡報

這是一間很特別的病房。

病房設在一間陸軍醫院之內，等閒人不易闖入半步。

住在這裏的人是阿生。

圍繞住病床的，却是一批專家們，包括細菌學家，傳染病專家以及藥物學家等等。

此外就是「CIA」和「FBI」人員，還有國際特警人員。

病房之所以特別，並非在於他們將它隔離成爲一間「特別病房」。

而是在於它並非單單就是一間孤立式的「病房」。

這裏有化驗室，供專家們就地展開連串的分析和研究。

這裏也有會議室，供有關方面共同會商，交換意見之用。

最特別的還是一副由華府附近「CIA」總部運來的電腦測謊機。

「CIA」高級特務首腦們，紛紛雲集於此。

剎那之間，阿生彷彿變成了一個無比重要的秘密犯人一樣。

然而，國際特警組織巴黎總部不但不反對他們這樣對待阿生，還參與其事，希望查出個中原委。

到底阿生爲什麼會變成這樣子？這正是專家們要找的答案。

阿生被迷魂噴霧劑弄昏了之後，一度不省人事。

現在他逐漸清醒過來了。

在場的專家們爲防止他兇性發作，首先爲他注射了一些特效鎮靜劑。

大批專家圍繞床邊，阿生彷彿變成了「怪物」一樣。

他被無數好奇、詫異、疑惑的目光盯實。

阿生好像從噩夢中驚醒一樣，也以好奇的目光瞪住床邊的人。

科森亦在床邊。

他對阿生道：「你覺得好些嗎？」

阿生呆滯地，點點頭。

他抓抓後腦，反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科森在一些專家的眼色指示下，對阿生說：「你是一點也不知道？」

阿生回憶着說：「我是否一度失去了常性？」

「你跟人打架。」科森道：「你很少如此野蠻得不近人情。」

「對不起。」阿生抱歉地說，「我相信我可能不由自主。」

「爲什麼？」一名專家插咀問。

「嗯——」阿生很費力地，在回憶。

他又吶吶地說：「我的意思是：我身不由主。」

「有人爲你注射過嗎？」一名專家十分敏感地，追問阿生。

阿生又在怔怔地回憶。

雖然時間上不會超過三十小時，然而他彷彿渡過了數十年一樣。

一切印象是那麼的模糊。

他終於搖搖頭：「沒有，沒有人爲我注射過什麼針藥啊。」

於是有人問阿生：「那麼，你爲什麼會變成這樣？」

「我變成了怎麼樣？」阿生下意識地，用手摸面。

科森解釋道：「他們的意思並非指你外型變了，而是行動。」

「嗯——例如：我跟人打架、是不？」阿生問。

「不錯。」科森點點頭。

「我……」阿生痛苦地捧着頭，伏在他的雙膝之間。

科森想說話，但被專家們用手勢加以制止。

其實，科森也不過想安慰阿生幾句。

室內一片沉寂！

如果不是目睹現場情況的人，甚難相信一間房擠上了這許多人，還是靜得有如一座墳墓。

專家們都不想打擾阿生。

他們要讓阿生靜靜地想一想。

因爲專家們化驗過阿生身體內排泄出來的物質之後，發覺情況的確很不尋常。

阿生若非被人注射過某種針藥，便是服食了一些足以令到神經失常的物質。

專家們正是要阿生回憶一下。

阿生終於又抬起了頭來。

他回憶着說：「我想起了，可能是那些水，我喝了一些水。」

專家們的目光中彷彿有電光一閃。因爲他們較早時的化驗，是從便液中找出答案來的。

喝了水之後，由便液中排泄出來，正合邏輯。所以各人都互相交換了眼色。

阿生又說：「我記得，我曾身不由主地，被水冲走。……」

阿生說出了梅娜如何將他由密室押走，以及囚禁的經過。

他經已逐漸恢復了記憶。

於是他自始至終的，說了一遍。

由被水冲走開始，他便已感到身不由主。

原來阿生由地下的缺口，被水中的漩渦捲走了之後，便忍着氣，任由水流把他冲走。

他彷彿記得：當他在水中掙扎時，曾喝了兩口「水」。

他不知道幾乎把他淹死的「水」，到底是什麼水。

最初他面對梅娜等人時，他以爲那是一般自來水喉中流出的食水。

但後來被冲到渠道時，看見那些水與坑渠中的污水混作一起，又懷疑那些是污水。

總之，無論那是什麼水，他也喝了兩口。

然後，他在大渠中被冲走。

水流很急，還好渠道甚大，加上阿生的泳術頗爲精湛；他終於在危急關頭，抓住了渠邊一度鐵枝構成的扶梯，不致被冲出大海。

後來，阿生由坑渠爬上更高一層的地下通道，——那是電綫、電話綫和煤氣喉等滙集之處。

最後，阿生才由地下通道爬了上來馬路旁的行人道上。

……以上情況就是阿生口中的「過去」。

專家們有人在場一邊錄音，一邊做了筆記，以供日後分析之用。

但是，誰也不知道阿生是否受到那些水的影響。

阿生只能告訴他們：他的「怒氣」是難以抑制的。

專家們也絕對相信了這一點。

若非注射了特效的鎮靜劑，相信阿生還會狂性大發。

因爲憑化驗結果分析，尿液中所含的化學物質，可以逗留在人體之內一段頗長時間。

另一點更重要的發現就是：——

假如這種成份太重的話，它還可能進入人體的血液之內，作長期性的潛伏。

例如阿生喝多幾口那些含有這類化學物質的「水」，「份量」自然就會加「重」了。

那麼，單靠排泄是無法把這類神秘的化學物質排出體外的。

因爲，份量太重的話，它會由微絲血管，滲入大動脈，直入心臟，對人體會有長期性的直接影響。

但是，阿生記得自己只不過喝了兩口而已。

只喝了兩口，已經這麼厲害了。假如再喝多一些……

專家們絕不懷疑阿生的說話。

有人主張立即由阿生帶領，重返現場一帶，收集一些「水」的樣本，再加以化驗。

但是，却有些專家十分担心：他們担心阿生再度發作。

因此，「CIA」人員和國際特警們，只能會同專家，依阿生所說的，再根據當時發現他的現場地址，去找坑渠中的「水」樣本。

不過，水是流動的。

尤其是像這種大都市坑渠中的水，流動性更大。

專家們與有關人等，只是例行性的，趕到現場視察。

「FBI」人員，在那一段街道之上封鎖，展開空前未有的搜索。

在科森、費力基等人的協助下，他們找到了梅娜住所下面的密室。

再憑阿生「失踪」與「突然出現」的現場環境，查到了一些可疑地點。

此等地方，全是梅娜等人出現過的。

現在只待阿生前來證實而已。

× × ×

另一方面，美國各地傳來的「噩耗」，似乎都令人「莫名其妙」。

以下是一些眞實的電訊報導：——

（路透社科羅拉多州丹佛八日電）數以十億計的蝗虫，入侵科羅拉多州東部，農作物造成空前未有之損失。

州長林姆巳宣佈科羅拉多州東部爲災區。並於週一舉行州議會緊急會議，商討應變計劃及步驟。

令人驚奇的是這次「蝗禍」中所發現的蝗虫新品種，竟能抵受得住殺虫劑，生存能力十分之强……

（美聯社綜合報導）繼芝加哥發現「霸王鷄」之後，最少有超過十個地區，發現鷄隻情緒不安。

此等性情兇殘之鷄隻，對人類及家畜極端仇視。

至今爲止，最少有超過五十人被「霸王鷄」啄傷。

此外，犬隻被「霸王鷄」所傷的更加難以計數。若干地區警方人員已奉命「扣押」此等「行兇鷄隻」，送專家研究……

（美聯社芝加哥二十三日電）鷄隻現已入侵芝加哥北部地區。

一名任職已有五年的動物管理員勞達說：「我什麼都見過了，就是未見過這麼兇惡的鷄。試想想，一隻二磅重的鷄，竟然可以令到一隻四十多磅的犬隻避之則吉。世界變了……」

（紐約時報報導）美國不會因爲本報名記者何拔之死，而停止悲劇性的神秘事件。

相反，最近我們已知道各地不斷發現一些可怕的蟻。

相信大家都已知道那是「火蟻」。

不錯啊！火蟻正大擧出現，嚴重地威脅着我們的生命和財產。

希望政府官員告訴我們，你們有什麼辦法？拿出來吧！

（太陽報報導）何拔昔日的「大胆忖測」，極有可能就是事實。

蘇聯人已對美國發動了「戰爭」。

這是一場「細菌戰」，亦可能是一場「心理戰」。

無論如何，我們美國人正面臨一項可怕的考驗……

（先驅報報導）繼火蟻之後，紅色甲虫和霸王鷄蝨，先後在美國幾個州發現。

衞生部的專家們，正疲於奔命。

奇怪的是：有人發現政府這種「馳援部隊」之中，並不限於衞生部專家。

此中竟有「CIA」特務在內……

（合衆社費城七日電）美國農業部發

言人星期五說：費城機場今日宣佈正處於「緊急狀態」。不少班機受阻。

班機受阻並非由於天氣，而是備受一種小甲虫困擾。

此等小甲虫入侵飛機引擎之內，令不少班機無法依時開出。

政府用一般殺虫劑竟也無法消滅這種小甲虫。

其生存能力之强，令專家深感困惑。

（合衆社緬因州八日電）繼費城國際機場深受小甲虫困擾之後，緬因州發現更大量的小甲虫。

此等甲虫呈紅色，殼堅硬，破壞農作物的能力比蝗虫有過之而無不及……

（美聯社澳洲雪梨十日電）泰勒博士已接受美國政府之邀請，今日急飛芝加哥，提供有關「原始蟻」之資料。

泰勒博士係著名昆虫學家，年前率領一隊科學家深入澳洲南部，搜集「原始蟻」的樣本，以供研究。

此類「馬高魯比型螞蟻」，據稱已存在於地球之上有八千萬年的歷史。

最近在美國各地發現之「火蟻」，據稱與此同類。

美國政府爲此向澳洲政府要求，希望借得泰勒博士前往協助。

× × ×

一連串來自不同地區的報導，令人看來驚心動魄。

不明白內情的，以爲互不關連，甚至無關重要。

然而，稍知內情的人，就難免會感到有些兒担心。

他們把上述有關的報導連想在一起，正如其中一則報導說：蘇聯對美國的「戰爭」實際上已經開始了。

× × ×

當「CIA」和「FBI」人員在美國境內加緊追緝梅娜等人歸案之際，阿生的健康情況亦已逐漸好轉。

阿生受到專家們的特別照顧。

他曾在專家的拱衛下，到過一些可疑的地方觀察。

該等可疑的地方，包括囚禁過阿生的兩層高樓宇。

當時阿生由「二樓」墮入「樓下」水池中去，再由水池被水流冲入了大渠。

從現場上的「機關設備」，可以看出梅娜等人確屬一個「地下實驗組織」。

專家們已先後從這裏把一些水的樣本，取去化驗。

他們相信此等水是阿生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喝過了兩口的「滲有化學劑的水」。

何拔被殺害的消息，阿生現在當然也知道了。

他和科森等人憶述當日的情形，有關方面相信何拔之死，一定是與梅娜她們有關。

梅娜因爲何拔揭發火蟻的來龍去脈，憎恨他是理所當然的事。

當日何拔悄悄跟踪阿生、科森和費力基等三人，可能梅娜的人也正在跟踪他們三人。

因此，他們順手把何拔殺死，以免妨碍他們對付阿生他們。

阿生雖然經歷了一次艱險，還差些兒送了性命。

但是，這一次的收穫，却足以補償一切損失而有餘。

因爲專家們不但知道了梅娜這個「地下實驗組織」的「目標」，還從阿生的身上找到了「證據」。

梅娜與貝加肯定是同黨。

他們與蘇聯特務組織「KGB」亦肯定有關連。

只是美國政府辦外交亦講「法」與「理」。在未有確實證據之前，他們仍不作聲。

否則，美國政府早已向克里姆林宮提抗議了。

然而現在，各方面却外弛內張地，正分頭加緊工作。

此中有人專責研究分析火蟻、惡鷄和甲虫的身體結構、組織成份以及對人類的影响力等等。

亦有人專責向上述動物「作戰」，包括用最新的殺虫劑，以及更具體、更科學化的方法等等。

「FBI」人員正在全美國明查暗訪，務求找到梅娜和她的同黨爲止。

他們相信梅娜一定未曾離開美國。

「CIA」人員負責監視每一個蘇聯外交人員。

「CIA」特務相信：梅娜在走投無路的時候，一定會與蘇聯外交人員接觸，希望協助她及其他人離境。

如所周知，蘇聯外交人員幾乎十之八九是「兼職特務」。

貝加和梅娜這集團既是受「KGB」特務主使，現在已告瓦解，當然會由「KGB」想辦法送他們回蘇。

× × ×

國際特警組織方面。

當他們接得美國的報告之後，巴黎總部的高層領導人，立即召集了一連串的應變緊急會議。

他們覺得這種卑劣的「細菌戰」、「心理戰」對人類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必須設法制止。

國際特警組織本來就是一個世界性的保安組織。

現在他們最重視和最信任的一名特警人員——阿生，竟然差些兒性命不保，因此，國際特警的巴黎總部，立刻派人兼程趕往美國。

親自帶領大批國際特警人員趕到美國的，正是范梅力。

范梅力是國際特警組織中坐第二把交椅的最高領導人。

他最看重阿生，一向視作左右手。

因此，當他聞說阿生出了事之後，也顯得最緊張。

范梅力帶人趕到美國之後，在「CIA」首腦的協助之下，召開了一次聯席會議。

他希望知道事情的最新發展。

被邀出席是次會議的，有五角大廈的洛奇准將和巴頓少校。

洛奇和巴頓這二人，正是當時進入樹林中，最先對火蟻展開「作戰行動」的高級軍官。他們奉命要向范梅力作報告。

但最令人觸目的，還是那一批科學家們。

他們包括了來自澳洲的泰勒博士。

還有曾直接受到「惡鷄」攻擊的杜克博士等，一批科學家。

范梅力既然來了，當然少不了阿生。

× × ×

杜克博士曾做了一個實驗……

在他朋友哈霖的農莊之內，捉來了一隻懷疑曾吃了火蟻的「問題鷄」。

杜克發覺問題鷄在黑暗中顯得頗爲安靜。

但是，相反，當有光綫出現時，牠立即顯得狂性大發。

尤其是用手電筒照射牠，牠會不顧一切的，迎住光綫飛撲過來。

造成這些鷄隻發狂的原因，亦經由杜克博士等一班專家們，找出了答案。

那是由於鷄隻吃進了一種元素所造成的。

這種元素正是火蟻體內含有的硫磺成份。

當然，火蟻的整個身體結構，並不單只含有這種硫磺成份，還有其他成份。

例如有一種成份令到鷄隻吃了之後，經過了牠的消化器官之後，立即變成神秘的「卵子」。

這種「卵子」經排出體外，接觸了空氣之後，立即孵化成一種紅色的臭甲虫。

專家已搜集到大批火蟻，帶回到實驗室來化驗。

當答案還未完全找到之前，在阿生被囚的地方，又找到了一些「水的樣本」。

此等「水」的成份之內，竟然有一種含有硫磺的化學成份，而且，與火蟻身體內分析出來的極之相似。

因此，也難怪阿生只錯呷了兩口那種「水」，便變得失去了人性。

此外，在梅娜住所下面的密室之內，找到的一批玻璃試管，亦已由專家證實，絕大部份試管之內都有細菌。

此等細菌均經人工培殖。其中有不少乃是新品種。

所謂「新品種」也就是在此之前，連細菌學家也未曾認識的「未定名細菌」。

從密室中的設備和發現看，可以發覺，梅娜這班人的確負有特殊任務。

有關方面更從一些玻璃器皿之內，找到了火蟻的卵子。

此等卵子未經孵化。

專家曾試將此等卵子放在太陽或者較强烈的光綫下。

不到五分鐘光景，此等卵子即會自動孵化，變成一隻隻的火蟻！

至此，專家們似乎也有了一個較具體的答案。

火蟻的確是由人工「改良」和「培殖」的新品種。

來自澳洲的專家泰勒博士，也承認這是前所未有的「蟻類新品種」。

就目前我們地球表面之上，也不知道究竟螞蟻有多少種類。

已經被發現的，最少也有好幾百種之多。

但可以肯定的說一句，我們有很多種類根本未見過。

儘管時至今日，交通發達，科學昌明，但無可否認，有許多地方人類根本未有機會到過。

例如菲律賓，這國家地方不太大吧？人們也應該走遍各處角落了。

但是，最近報章不是報導過，有些原始部落，直到最近才被人發現麼。

人尚且如此，何況蟻那麼小。

就像「馬高魯比」型螞蟻一樣，科學家經研究分析，認爲這小東西已在我們地球之上，生存了八千萬年之久。

但是，牠却直至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才被泰勒博士等人在澳洲一處僻壤發現。

有人一度以爲美國最近發現的火蟻，就是「馬高魯比」型螞蟻。

但經專家研究分析之後，認爲兩者只能是同一類。

最低限度，「馬高魯比」型螞蟻就不會如此兇殘。

不過，當泰勒博士加入了研究行列之後，他也認爲很近似。

由於泰勒博士此番乃是有備而來的，所以，他帶來了「馬高魯比」型螞蟻的卵子。

再經專家們將若干含有硫磺成份的元素加入培殖器中。

經若干時間之後，此等「馬高魯比」型螞蟻的卵子，孵化出來的螞蟻，竟然與火蟻差不了多少。甚至外型大部份相似。

專家於是相信：假如再加入若干化學成份，相信孵化出來的，一定是完全與「火蟻」一樣的螞蟻。

由於在密室內找到的化學成份太多，專家們必須經頗長時間的分析和研究，才可以確定，貝加生前到底用上了多少化學元素去培殖火蟻？

除了貝加之外，相信梅娜也很清楚此中秘密。

但是，梅娜和她的同黨正在逃亡。

州警和「FBI」人員，正奉命全力追緝他們歸案。

美國政府表面上只做殺虫工作，沒有人知道幕後如此大陣仗。

一般農夫所用的殺虫劑，對火蟻，紅甲虫來說，幾乎全無作用。

全國各地用來對付火蟻和甲虫的殺虫劑，都是由政府供給的。

此等殺虫劑竟來自國防部——五角大廈內的化驗室。

同時，「滅虫隊」的成員，又接受一項特別指示：殺虫工作可能在晚間進行。

因爲專家已證實：火蟻在陽光下，最容易兇性大發。

還有吃了火蟻之後的鷄隻，同時最怕光綫的刺激。

所以，一切殺虫工作假如在晚上進行，必可事半功倍。

晚上，工作人員可以佩戴紅外光眼鏡，在黑暗中也可以看得見東西那一種。

此外，晚上因爲沒有光綫的刺激，「惡鷄」和火蟻，都進入靜止的休息狀態。

這時候向牠們噴射殺虫劑，肯定收效。

政府派出的「滅虫隊」，只要接到報告，他們立即就會乘坐直升機出發。

剎那間，美國之內彷彿眞的已經發動了一次「大戰」。

國防部正担心：「戰場」越來越多。

因爲火蟻正在各處蔓延。

同時，政府方面更加担心，其他更可怕的細菌亦已散佈。

美國政府又爲安定民心，要求報界合作，不要「誇大」其事。

其實，所有報導都是有根據的，而且，絕未誇大。

不過，報界已非常明白政府的立場與處境，他們已非常合作，盡可能不刋登這一類令人驚心的消息。

一切看來已轉趨沉寂。

但實際上當時已進入「全面作戰」狀態。

× × ×

在最早發現火蟻踪跡的地方，那是接近許多農莊的樹林。

有關方面已在樹林中找到了一些蛛絲馬跡。

那是一些玻璃碎片。

玻璃很「幼滑」，屬於儀器所用的一種精細製作。

偵探人員帶回去研究過之後，發現那是試管的碎片。

貝加之死，似乎毫無疑問，是他個人自討苦吃。

大概是貝加自己不愼，讓火蟻傷害了他，結果死得不明不白。

爲什麼貝加要到樹林中去？

他可能認爲樹林裏沒有人，正是試驗和散播火蟻的好地方。

豈料陽光太過猛烈，以致有些玻璃器皿被晒爆了。

於是火蟻的卵子與空氣和陽光接觸，迅速孵化。

當大量火蟻一旦出現時，貝加既來不及防範，亦無法可以控制。

又或者情形如此：——

當貝加在樹林內分頭做試驗性質的工作時，顧得東來顧不了西，所以大量火蟻爬上了他的身上，他仍不知曉。

等到他發覺之時，爲時已晚。因而鑄成了大錯。

當然，一切只不過是表面上的忖測。

實際的情況，相信梅娜他們也許會知道。

因此，各方面正加緊追緝梅娜等人歸案。

× × ×

國際特警組織中人正在開會。

范梅力來了美國之後，這巳是第二次參加同類會議。

第一次會議，是多方面參加的聯席會議。

這一次却是國際特警內部會議。

除了范梅力和他自巴黎帶來的助手之外，還有阿生，科森和范梅力等人。

范梅力首先提醒各人，國際特警組織的立場，是維護世界和平。

他說：「無論是蘇聯或美國，任何人發動細菌戰，都會對人類世界造成不堪想像的後果，所以我們不容許。」

他又說：「現在美國政府召我們來，等於向我們控訴蘇聯，可惜，我們手中又沒有足够的證據，怎麼辦？」

阿生道：「貝加和梅娜的秘密寓所內找到的，不就是證據麼？」

「貝加年前自蘇投奔美國，蘇聯當然可以不承認貝加是他們的人。」范梅力說道。

阿生道：「如果找到梅娜他們呢？」

「梅娜招供，或者證明在她身邊的人又是俄人。也許有些用。」范梅力道。

「美國人有時太斯文，又太天眞。」阿生感慨地說：「就像打韓戰和打越戰一樣，在常人看來，眞是不知所謂。平白送了數十萬條生命，却毫無成果。」

范梅力苦笑道：「也許美國人可愛的地方，正在於此。」

這時候，忽然有人入來。

那是一名國際特警。

他對各人說：「本市又發現了一名狂人，他胡亂開槍，殺死了自己三個兒子，一個妻子以及二個隣人。」

范梅力想不到這件事與他們有何等關連。

他只說道：「看來美國國會也應該修改一下憲法。」

阿生道：「你的意思可是：政府不該讓一般平民有槍。」

「是的，」范梅力道：「槍未必就一定爲了自衛才用它。有了槍，許多悲劇都可以隨時隨地發生。」

阿生道：「讓我們先去看看好嗎？」

范梅力怔了一怔：「看什麼？」

「看看大屠殺現場啊！」阿生說。

范梅力道：「算了，反正那些事與我們無關。」

阿生不敢再作聲。

范梅力到底也是他的上司。

× × ×

一宗「六國大封相」式的兇案，彷彿把人們的注意力分散了。

大屠殺案中的主角是一名中年的美國人。

這是正宗的美國人，絕非移民。

此人叫麥赫德。

他不知怎的，兇性大發，開槍殺了自己的妻子和三個兒女。

此外，二名聞聲趕來觀看究竟的隣人，也遭射殺。

兇徒一度與警方對峙。

但是，他終於彈絕被捕。

這宗看似無關重要的兇案，看來與火蟻全無關係。

但是阿生却另有想法。

只是范梅力既然不接受他的想法時，阿生也不想當衆提出反駁而巳。

其實，范梅力一向重視阿生，自然重視他的意見。

不過，他却担心阿生因此而分了心，影响了眼前這件「重大的任務」而巳。

阿生爲什麼會另有想法？

他是身歷其境的「受害者」之一，所以他在聽到了同事的初步報告時，便有了一個很奇怪的想法。——

麥赫德會不會身不由主？

什麼？連殺了幾個人也身不由主？

假如阿生將這種奇怪的想法說了出來，可能會被人取笑。

因此，他當時也懶得再說下去。

只是開完了會之後，他便把科森拉了

過來。

「你的車子呢？」阿生低聲問。

「在外面，」科森反問道：「有什麼事？」

「我想你帶我去一個地方。」

「什麼地方。」

「警局。」

「你去警局幹嗎？」

「到時再告訴你。」阿生拉住科森，就想往門外走。

但是，科森却提醒他：「我用車子送你到什麼地方也可以。不過，你小心范梅力，他不是有任務交給你麼？」

「是的，但我有件事更重要，非辦不可。」阿生說。

科森無可奈何。

阿生於是坐上了科森的汽車。

他什麼也沒有說，只在默默地想。

× × ×

警方的偵探人員正在盤問麥赫德。

一名高級警官當知道了阿生與科森二人身份和來意之後，同意讓阿生去問麥赫德幾個問題。

麥赫德被制服後，曾極力反抗，情緒據說非常不穩定。

後來醫生爲他注射過一支鎭靜劑的針藥，他才好些。

現在阿生就問他：「你可知道自己做過一些什麼事？」

麥赫德木然無表情。

忽然之間，他流下了熱淚。

阿生說：「你殺死了你的妻子……還有……三個兒女。」

阿生是故意慢吞吞的，一個字一個字的說，看他的反應。

他突然捧頭大哭！

「你後悔？」阿生故意說：「我看，你可能身不由主吧？」

他不作聲！

警方人員在旁，小心監視一切。

他們担心麥赫德一旦狂性大發，會對阿生不利。

然而，麥赫德儘管淚水滿面，却顯得很柔馴。

他慢慢地抬起頭來：「你怎麼知道？」他瞪住阿生。

「我當然知道，因爲我曾經此苦，」阿生說：「你很可能喝多了酒。」

「不！」麥赫德道：「我從來不喜歡杯中物，但不知怎的，我心情煩燥，終於無法可以控制自己。」

「想想看，殺人之前數小時之內，你喝過什麼飲料？」

「嗯——」麥赫德非常小心審愼地，回憶着說：「我想，可能是由那一瓶牛奶開始吧！對了，就是那瓶牛奶，我喝了之後，便開始焦燥不安。」

「過去有此現象麼？」

「沒有。」

「你肯定沒有？」

麥赫德痛苦萬狀地說：「我從來不發脾氣，不論對妻子兒子，親友隣人，一向和靄可親，不信你可以去查一下。」

麥赫德可能還不知道阿生是什麼人，他以爲阿生是心理醫生之類。

阿生沒有問下去。

他對一名負責此案的警官道：「我想到現場去看看，你以爲我應該辦點什麼手續？」

那位警官道：「閣下的身份我巳弄清楚了，你們來此的工作，我也略有所聞，只要你認爲須要，我可以陪你去。」

× × ×

兇案現場一帶，巳被警方封鎖。

現場一片血腥。

部份警方的偵探人員，仍留在現場裏展開偵查。

連陪住阿生的科森也不知道，到底阿生要看一些什麼。

阿生告訴警方的偵探人員，原來他一直懷疑麥赫德也喝了含有硫磺成份的化學元素。

此等元素可能滲在牛奶之中，所以麥赫德喝了之後，便狂性大發。

他從雪冰箱裏，檢走了一瓶只喝了一杯左右的鮮奶。

那位高級警官知道他們是國際特警人員，只有從旁協助，未加阻攔。

阿生的估計沒有錯。

那半瓶牛奶經化驗後，證明含有「不明來歷的化學元素」。

經小心分析後，這種元素與阿生「領過盛惠」的那一種完全一樣。

同時此種元素也在梅娜住所地下的密室中發現過。

毫生疑問，有人故意將該種含有硫磺成份的化學元素，浸進了牛奶之內，讓麥赫德喝入體內。

那麼，誰如此陰險。

阿生透過范梅力的壓力，要求「CIA」和「FBI」出面。

於是上述消息，立時被當作「國家機密」一樣完全封鎖起來。

平時，警方有什麼發現，必須及時告知傳播界。

然而這一次他們却不敢透露半隻字。

× × ×

那半瓶牛奶固然經過化驗，那隻牛奶瓶也經過小心檢驗。

阿生要知道一件事，就是這瓶子之上，是否有梅娜他們的指紋？

梅娜和他們一班大漢的指紋，都分別被有關保安人員印取。

印取此等指紋的地方，包括了梅娜的住宅上上下下各處。

自然也包括了密室。

此外就是囚禁過阿生的地方。尤其是那間有儀器和控制水閘的房間等處。

因此，儘管梅娜他們在警方的檔案中沒有案底，也可以作一個印證。

范梅力這時候也不再反對阿生插手這件事，最少巳證明阿生的見解沒有錯。

指紋終於也驗出來了。

那牛奶瓶之上，最少印有四個人的指紋。

其中一組，巳證明是麥赫德的。

第二組屬於他妻子的。

第三組竟然屬着梅娜的。

第四組是一名大漢的，此人正是梅娜的一名同黨。

同時，在囚禁過阿生的地方，也可以

找到梅娜與此人的指紋。

經此印證後，阿生更加充滿了信心。

他對范梅力說：「只要保密工作做得好，梅娜已在我們掌握之中。」

范梅力絕對不會懷疑阿生的辦案能力，否則，他就不會如此重用阿生了。

於是阿生開始佈置一個網，務求將梅娜等人，一網打盡。

范梅力不但支持他，還親自參加這工作。

「CIA」和「FBI」人員也知道梅娜非同小可。因此，各方面都表現得非常小心。

這個「網」撒得很大，自然也須要很多人手，還好有「CIA」和「FBI」人員參加，再加上范梅力帶來的，以及從美國各地特警辦事處抽調而來的人員，為數已相當可觀。

根據阿生所設計的計劃，他們須要分頭工作，包括跟踪，監視以及……

× × ×

梅娜正洋洋自得地，瞪住那一大疊報紙。

這些報紙上面都爭相刊登「六國大封相」的有關新聞。

「六個大封相」似乎是香港社會新聞的專有名詞。意思是指一場大屠殺，死得人多的情形。

他們這班人都看過了枱上那一大疊報紙，也看過了「大屠殺」主角麥赫德刊出的眞容。

梅娜現在就說：「再試一兩次之後，我們只要將KM——15放入濾水廠去，我們的任務就完全地成功了。」

在場的大漢立即發出一陣笑聲。

那是勝利的笑聲。

突然之間，所有的笑聲都靜止下來，每個人的目光之中都有點恐慌。因為外面有人叩門。

梅娜一個眼色，已有二名大漢拔槍戒備。

有人撲近門後，從門眼中窺伺。

那是自己人。於是負責開門的人，打出了一個手勢。站在後面的人，都舒了一口氣。

梅娜對進來的人說：「送妥了沒有？獲加。」

獲加點點頭：「一切妥當。」

梅娜又問：「是不是預定的目標？」

「是的，依你指示啊。」

「好極。」梅娜神氣地拍拍獲加的肩膊，道：「你做得好，好戲也快要上演了，我們等着瞧吧！朋友們。」

各人的臉上又重現笑容。

梅娜看看腕錶，又對獲加和她身邊的一名助手說：「你們跟我來吧！」

於是三個人一齊離開了那兒。

他們登上了一輛汽車，向住預定的「目標」駛去。

× × ×

這就是梅娜所選的「目標」之一。

就像麥赫德的家人一樣，他們變成了犧牲者之前，也是被梅娜「選中」了。

梅娜首先經過了一番觀察，然後才決定如何下手。

她看見門前有人派牛奶，於是決定在牛奶中做手脚。

不久之前，獲加所負責的任務，也是將一戶人家門前的一大瓶牛奶換上了。

美國的鮮牛奶不像香港的。香港習慣是一小瓶——即一次喝完那一種十多安士的。

但美國却習慣了一大瓶。這方便全家一齊喝。否則亦可以放在冰箱之內。

在梅娜等人的視綫之中，那人門前的一大瓶牛奶已經不見了。

也就是說：那人已將牛奶接收進屋內。這時候，也許他們全家正在享用那一瓶鮮牛奶，齊進早餐亦未可料。

梅娜匆匆趕來，亦並非為了看看「悲劇」的發生。

因為自從貝加不幸死了之後，梅娜負責領導這班人。

這班人的任務，就是專門研究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最初他們由梅娜住所地下的密室開始，但那兒已被阿生等人發現了。

現在他們又有了新的基地，研究工作還是繼續的。

阿生他們還不知道他們的新巢穴。

梅娜現在就命令一名大漢把車子靠路邊停下來。

那角度正將望得見「目標」住宅的窗口，隱約亦可以見到屋內的情形。

雖然窗門落下了輕紗，但羅斯家中各人的影子，梅娜隔住車窗，還是可以見到的。

突然之間，屋內一片混亂。

彷彿有人打架。

梅娜立即舉起了望遠鏡。

可惜，由於角度關係，他們見不到什麼。

為了看得更清楚，她下了車，走到羅斯家門附近去。

梅娜只是一個女人，附近又沒有其他行人，所以她很輕鬆。

她只不過想看看屋子裏面的情形。

然而，當她走近窗口時，透過紗窗內望，却不由自主地呆了一陣。

有些眼睛直瞪住她，似笑非笑，而且那些人肯定不是羅斯家人。

羅斯家中的情況，梅娜是經過一番了解才「選擇」他下手的。

梅娜感到不妙。

她正待回轉身來，一陣汽車的馬達聲響起，最少有幾輛汽車剎那之間在街上出現。

一切都來得非常之突然，令到梅娜防不勝防。

當她打開手袋拔槍時，汽車上一方面有數名大漢正飛撲而下，另一方面，汽車車窗也有人拔槍相向，指住她揚聲警告。

梅娜明知逃不了，假如她開槍，也必然會死於亂槍之下。

她放棄了抗拒。

車上撲下來的人，迅速過來，分左右將她挾持住。

「FBI」人員將證件掛出來，宣佈將梅娜拘捕。

梅娜異常冷靜。

她問：「我究竟犯了什麼罪？」

一名「FBI」人員對她說：「你來這裏，不過想看看你的傑作而已。現在我們就請你到屋子裏去。」

屋內，有另一批陌生人。

他們不是羅斯先生家中的人。

有人當住梅娜的面前，將那瓶牛奶傾倒出來，分為數杯，讓在場的人捧住。

又有人把其中一杯遞到了梅娜的面前，叫她飲。

但是梅娜沒有接過。

「FBI」頭目之一——賓治對她說：「你怕什麼？牛奶可以令你更嬌美。」

梅娜有點心怯，因為她不知道這一瓶是否正是獲加送來的一瓶。

賓治格格大笑，道：「你担心會瘋狂，是不？好吧！你不喝，我們一齊喝！如果我們瘋狂，一定先殺了你。」

於是各人一齊喝了杯中牛奶。

他們當然不會有事。只要看看面上的表情，就明白了「事有蹺蹊」。

× × ×

蘇聯大使館之內忽然傳出了槍聲。門外不遠處的警員清楚可以聽到。

但是，當警員要入內調查時，警衞以外交特權，拒絕入內。

沒有人知道裏面發生了什麼事。只有蘇聯人才知道。

× × ×

蘇聯大城使館之內，有人死傷。

大使十分生氣，把一名一等參事索可夫召來：「這可是你閣下的傑作？」

索可夫知道大使指責的是梅娜。

索可夫是負責管轄梅娜的。

他看見了剛才大使館內的情形，也懷疑有人將「KM——15」滲入了飲料之內，會令各人突然瘋狂起來，開槍互轟。

「KM——15」是梅娜繼「火蟻」之後，宣佈試驗成功的「傑作」。

那是一種液體，無色、無味、滲入一切飲料之內，均不致引起變化。所以特務利用它做手脚，也十分方便。

然而現在，梅娜怎麼會害死了自己人呢？

索可夫也感到可疑和生氣。為了職責所在，他決定親自去找梅娜，查清楚這件事。

他管梅娜，自然知道她在何處。

× × ×

索可夫單人匹馬，只有這樣才可不致太過惹人注目。

他敲過了門。

門開了，梅娜一個人木然坐在那裏。

索可夫走進去，還未開口問，他已感到不妙！

他想退出去，但後面不知從何處閃出了幾個荷槍實彈的人。

所有的槍桿都對住他。

梅娜木無表情。

她是被人押返這裏，以等待她的上司到來的。

阿生早已預料得到：「KGB」特務操縱貝加和梅娜二人。

他也想像得到梅娜等人會再「試驗」一次，所以向派牛奶的人展開大規模的監視。

終於，梅娜的人出現了。

不過，阿生等仍不動聲色，只悄悄將那瓶滲了「KM——15」的牛奶，改送到蘇聯大使館去。

於是，蘇聯人上當了。

梅娜承認一切是索可夫指揮，她和貝加只是次一級的領導人而已。

梅娜又說：假如羅斯一家人上當，下一次他們會把「KM——15」這種令人瘋狂的液體，注入水庫之中！

到那時，相信更大的悲劇會繼續發生，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

以索可夫為首的地下組織雖然解體了。但是，美國政府至今為止，仍在與「火蟻」展開一場「生死戰」。勝負未分，蘇聯人却嚷着：「坐下來談談……我們要制止研究戰略性細菌……」

難得美國人如此天眞，他們居然也相信俄人有誠意「談判」。儘管美國各地的「火蟻」仍未消滅。

（完）

精選短篇武俠故事

楊　威・文
子　成・圖

鐵血英豪

共患難　千里增援

形雲密佈，北風怒吼，漫天風雪飛舞，一片灰茫茫的濛濛世界，充滿了肅殺的氣氛。

十五座帳幕，圍成一個圓圈，中間有座特別高大，卓然聳立，頗有皇者氣象，傲視羣山之概！

帳幕內火把高擧，照得如同白晝，二十五名關西大漢列席飲宴，豪笑，狂歌，醇酒美人與火爐的溫暖，隔絕了帳外風雪的嚴寒。

嘟嘟嘟，悠長而雄渾的胡笳聲傳來，颼！二十五人拍案而起，上首壯漢怒道：「江湖上又有什麼高手崛起，竟敢單身前來侵犯！」

「管他什麼高手低手，」另一老者冷笑道：「今天要他來得去不得！」

「出去看看！」爲首壯漢當先領路，大踏步往外走，其他二十四人相繼魚貫跟出。

打開帳幕，撲面的寒風，冰寒刺骨，雖只隔一道薄薄的帳幕，冷熱却有天壤之別，驟然間，各人難以忍受。

但是，二十五名年青人，屹立寒風中，站得筆直，像二十五枝鋒利的標槍，迸發出濃厚的殺氣！

風雪的嚴寒似乎也臣服在他們脚下。

一馬如飛，沿山道疾馳而來，馬上騎士高擧火炬，在雪地上，尤其在黑夜，愈加顯得威勢赫赫，令人看來，有股勢如破竹之概！

火炬出現時，尚在半里外，衆人眼睛還未霎幾下，鐵蹄得得，像一枝箭衝到，這時看得很清楚，馬上騎師是一俊少年，上身赤裸，渾身筋脈盤錯，顯得勁力充沛，尤其是風雪交加寒夜，火炬迎着勁風，延成一條火綫，這少年壯士穩坐馬背，像座鐵塔，來勢洶洶，威不可當，有如天神降臨，羣魔伏首之概！

站在帳幕前二十五名壯漢，身材高大，也是魁偉雄壯强健，此時見馬上少年，也不禁齊聲喝道：「好漢子！好男兒！」

那少年飛馬來到，仍然策騎急馳，待經過帳幕時，陡地猛喝一聲：「着！」火把徐徐飛到，穩穩插在中間平地上，火把劈劈拍拍響個不停，他自己仍然緊策轠轡，遠遠兜了一個大圈子，距帳幕尚有五丈左右，雙手一按，龐大的身形冉冉升起，陡地一個空心觔斗，已淵停嶽峙屹立於二十五名大漢面前。

「好！」衆人頗有惺惺相惜之慨。

那匹馬神駿異常，此時已自動停下來，望住主人，不肯離去。

「石敢當丁磊，受公子之命，聽各位差遣！」少年壯漢雙手抱拳宏聲道。

「是那位公子？」爲首大漢問。

「何方！」石敢當丁磊答得很簡單。

「不第秀才何方！」二十五人一起叫起來。

「他自己呢，爲何不來？」另一位壯漢似乎有一點不滿意。

「公子說，敵勢強大，而且鬼計多端，他自己與幾位前輩留宿駐守另一要道，但此處形勢更險惡，恐防人手不足，故差我來效勞！」石敢當丁磊道。

「嘿……丁兄一來，我們人手就很足了麼，好吧，我南天門神蔣伯銘不自量力，也要較量一下何公子手下的高人！」一名壯漢大踏步走上前來。

「蔣兄要如何較量法？」石敢當丁磊不卑不亢。

「先對三掌再說！」南天門神蔣伯銘道。

「好，小弟捨命陪君子！」石敢當丁磊毫無所懼。

「出手吧！」南天門神蔣伯銘也不客氣，鐵拳揮出，實實在在的，毫無招式變化。

「好極！」石敢當丁磊很高興。

南天門神蔣伯銘身高膀闊，豹首環眼，他親眼看過石敢當丁磊剛才一幕，知道這少年是一個絕代高手，如果與之對敵，自然不可粗心大意，陡地，猛吸口清氣，全身一運勁，渾身骨骼，像爆開一般，劈劈拍拍響個不停，過了好半晌，身軀肌肉脹大縮小，又恢復原狀。

「看掌！」這一聲喚，有如晴空霹靂，南天門神蔣伯銘雙手疾推，排山掌力疾吐，一陣令人窒息狂飈排空湧出，直往前衝去。

「嘿！」石敢當丁磊全然不懼，昂然相迎，反之硬碰硬，什麼招式變化全然不用，鐵掌揮出，强勁的掌風，轟轟發發，迎接上去。

兩股勁氣相激，空中風雪突然起了串漩渦，愈轉愈急，地上雪也飛起來，繼之泥土沙石飛起，轉眼間，成了一個大坑！

「好！」旁觀衆人見了這等威勢，忍不住齊聲喝采。

三掌對後，十五丈方圓地面乾乾淨淨的，二人竟是不勝不敗局面，南天門神蔣伯銘突然大笑，衝上前來，緊緊抱住石敢當丁磊，哈哈大笑！

「蔣門神今天也找到對手，可喜可賀，來來來，今天好好慶賀這位新來的英雄兄弟，大夥兒進帳幕痛痛快快喝他三百大碗！」爲首壯漢豪氣冲天道。

「丁兄弟，進去！」大夥兒對這石敢當丁磊的豪勇，瞬息有了惺惺相惜，氣味相投感覺，立時親熱起來。

帳中二十五位年青人，全是當今武林中少年俊彥，由於中原武林道探得消息，有外敵入侵，想掃平中原各大門派，然後用兵併吞華夏，所以大江南北，黑白兩道高手，齊心合力，爲天下安危效命，這一組二十五人，分派鎭守玉門關要道。

這眞是名符其實的英雄宴，石敢當丁磊開懷大飲，瞬息就飲了二十大碗，仍然毫無醉意。

上首五位是轟天雷勞思、飛天虎魯仲明、南山豹胡忠、北海蛟余青、霹靂掌施靈，兩旁是太行十八刀及火水童子等人。

幾杯酒喝下去，大家豪氣激發，有的拍案高歌，有的拔劍起舞，也有的抓起酒罈，拍開泥封，對住口咕碌直灌。

突然，帳幕微幌，一絲强勁的冷風透進來，衆人微醉的頭腦受此冷風，精神疾振，「颼」！兩條人影輕快的落在中間，刀光霍霍，兩枝大蠟燭連斷十二段，衆人大驚，立刻戒備。

「你們別怕，慢慢來！」來人好大的口氣。

這帳幕中二十五名年輕高手，驟然間遇此奇變，雖感得意外，但並不驚慌，很快平靜下來。

定睛看時，帳中來敵只是兩位十七八歲的美麗少女，衣著裝飾正是哈薩克人打扮，毫無疑問，這兩名少女是難得一見的美女，此時俏生生的站在帳中，亭亭玉立，婷婷婀娜，身處强敵環伺之下，毫無懼色。

別說她們是美麗少女，而此胆色豪氣，已令衆高手暗自心折。

坐在上首的轟天雷勞思打開沉靜，宏聲道：「二位姑娘請說明來意！」

「你們駐守於此又是何意！」其中一少女道，倒是地地道道的京話。

「抵擋入侵外敵！」轟天雷勞恩道。

「是否包括所有的外族？」少女問。

「姑娘說這話是什麼意思？」轟天雷勞思聲音特別雄亮，但穩定平和，毫無火氣。

「我們小姐紮營，無緣無故的給你們殺了七名同伴，偷了二十頭羊，這是什麼意思！」少女語氣中充滿了怒意，但仍是那樣動聽。

「胡說！」轟天雷勞思怒喝，他本來不會如此衝動，對女孩子大呼小叫，但對方說己方竟然像盜賊一般，偷二十頭羊及暗殺無名小卒七名，眞是豈有此理，所以忍不住罵了出口。

「死的人仍在，不見的羊都在你們的破帳裏，這還假得了！」少女道。

「我去看看！」飛天虎旋風般衝出去，帳內各人也暗自嘀咕，什麼人有此武功，將二十頭羊暗中送來，莫非是所施的借刀殺人計，做得這樣乾淨俐落，眞是這樣的話，則他們武功機智，確是不易對付。

這時，帳中靜得出奇，大家等待着，看飛天虎魯仲明的證實，然後才能答覆，兩名少女氣定神凝，即此氣度，已知其武功非常人能及。

帳幕掀起，飛天虎魯仲明走進，衆人看見他的神色，就知道結果，在此高手如雲，戒備森嚴之地，竟爲外人所乘，這無疑敗得澈底，尚未正式接戰，已栽了大觔斗，羞憤實在令人憤恨。

轟天雷勞思深深吸一口氣，硬將胸中的怒火壓下去，平靜地對兩位少女道：「二位姑娘，羊不是我們偷的，說來諒你們不會相信，三日內，我們會給你滿意的答覆！」

「別拖延時間，如果不交出兇手就拚個你死我活！」其中一個少女怒形於色。

「我來會會這兩位姑娘！」水童子鄧磊越衆而出，朗聲道：「其它的事暫且放下，姑娘不經通告，私自闖入我們帳幕，可說不把我們這班人放在眼內，當然依仗超人武學，我水童子鄧磊在此，只是平凡不過的人，不自量力，先來試試招！」

「這才是爽快人說話，我克麗莎第一個人請教！」說時已往前踏上一步，凝神待敵。

水童子鄧磊只不過二十七八年紀，是武當弟子，出道五年，一柄單刀會過不少成名英雄，今日遇上這哈薩克姑娘，內心極端愼重，這一戰，是整個中原榮辱所繫，只許勝，不許敗，否則，那眞是不好交待！

尤其是這克麗莎少女，初入帳時的超人身手，一柄彎刀出神入化，呼吸之間，將巨燭削成十二段，是何等驚人的快，即此一端，已知其難對付，所以水童子鄧磊不敢大意，帳內高手又何嘗放心呢！

中間場地讓出，兩人相對而立，相距八尺左右，除了蠟燭爆出燈花所發聲音外，餘人全是屏氣凝神，注視這一局關鍵重大的比試。

兩人全是小心得很，不敢輕動，彼此繞圈子，雖未出招，所付的精神心力，較之正式動手，不知大多少倍，即使旁觀衆人，也感到這氣氛，全有一種窒息不舒暢的沉悶！

水童子鄧磊出身武當，對於忍的功夫，曾經有過深厚正統的傳授，數年來，闖蕩江湖，更加爐火純青，雖不能說做到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但定力却也非常人可及！

此時，他却有種不勝負荷之感！

突然間，克麗莎肩頭微幌，手中彎刀有如一道電光，挾着經天長虹，光芒暴張，如千百烈陽曝破，亮得令人睜不開眼！

水童子怪叫一聲，身形暴縮，單刀幻起股光幕，將全身緊緊包住，在地上翻滾，看來像個光球，極靈活的轉動。兩人接觸得極快，刀刃相交聲緊密得像幾百爆豆在响，只一霎眼，就已經完成。

兩人分開後，又屹立如故，並未受傷，由於衆人太過緊張緣故，所以都忘了喝茶。

定睛看時，水童子胸前鈕子給挑了七顆，而克麗莎的耳墜也掉了，險是險到極點，說起來，仍然是個不勝不敗局面。

衆人暗自吐了口大氣，心頭昏悶的壓力也減輕很多，轟天雷勞思此時似乎已成竹在胸，勝劵在握，臉上也展露了淡淡的笑容。

突然，水童子鄧磊開聲吐氣暴喝一聲「呔！」手中單刀拋出，挾着轟轟發發聲勢，去勢如電，射向對方，克麗莎似乎也未料到對方竟會來這一招，連思索的念頭也來不及轉，刀光已到，急忙運勁揮刀，「砰！」的聲大响，克麗莎連退三步。

水童子鄧磊似乎早已料到對方會這樣，雙脚疾蹬，人如脫弦之箭衝到，展開武當嫡傳伸手入白刃絕技，已將克麗莎彎刀奪過。

「你……」克麗莎大驚，連退七步，看對方神定氣閒，低頭細看彎刀的鋒刃，不由又急又氣，幾乎流下淚來。

「哈……」轟天雷勞思此時候放聲大笑，伸手接過水童子鄧磊手中彎刀，送到克麗莎臉前，朗聲道：「姑娘刀法如神，僅此一個快字，已非常人可及，今日與我們中原刀法名家相較，竟然不分高下，難得難得！」

「你！你們欺負我……」小姑娘忍不住流下眼淚。

「小姑娘，別誤會，」轟天雷勞思鄭重道：「你們的人被殺死，以及把偷來的羊放置這兒，就是敵人借刀殺人之計，我們如果中計，拚個你死我活或同歸於盡；他們就會漁人得利，到時不管怎樣，中原武林也受嚴重創傷，那時以爲主要敵人是哈薩克人的話，只怕戰火重燃，兩族傷亡豈非寃枉！」

「不是你們是誰？」克麗莎哭道。

「試想，」轟天雷勞思道：「今天我們共同下手，二位小姑娘自然不易逃出去；既然下了手，自然不在乎多殺兩個，這道理很簡單！」

克麗莎低頭想了想，也覺有理，愁眉苦臉道：「那是什麼人呢？」

「我們不用心急，他們既然來了，自然不會就此罷手，姑娘回去好好與你小姐說明，只要不中離間之計，慢慢自有對策！」轟天雷勞思道。

二少女低首無語，帳中羣雄對此情景，也覺得束手無策。

嘟嘟……又傳來警報。

羣雄面面相覷，今日正是多事之秋，片刻間，三傳警報，看來危機迫在眉睫，拚命大戰時期到了！

突然有一壯漢衝進帳幕，見了羣雄，立即道：「帳外有一名姑娘，說找克麗莎等兩位姑娘！」

「有什麼事？」兩名哈薩克姑娘大驚失色。

這時，帳外衝進一名小姑娘，服裝與克麗莎相同，見時立刻叫道：「快回去，有一隊黑衣人攻擊我們！」

「什麼！有人攻擊我們！」克麗莎叫起來。

「二位姑娘快回去！」那少女催促。

「慢來，」轟天雷勞思阻止想衝出去的三名少女，轉頭向羣雄道：「各位兄弟，這來犯敵人，既用詭計陷害我們，如今又攻擊哈薩克人，我們立即全體出擊，務使一舉殲滅强敵，太行十八刀各位兄弟先出，我們稍作安排，隨後相機接應！」

「是！」十八位好漢轟應一聲，隨着哈薩克少女走了，蹄聲得得，轉瞬間去遠了。

帳幕中尚有七人及新來的兄弟石敢當丁磊，一時間沉默起來。

「看來，」飛天虎魯仲明打破沉默，「敵人早已到此，所以對於我們動態瞭解甚詳，哈薩克人一到，立即進行離間計，至於殺人偷羊等等，可以看出他們的智謀及武功，也不簡單！」

「老魯推測合情合理，現在我們又如何呢？」霹靂掌施靈像是問自己，又像是同大家商量。

轟天雷勞思右手一揮，當帳內人全部靜下來，立即凝神道：「此處暫時可以不理它，現在大夥兒全力出擊，務使以雷霆萬鈞之勢，一舉殲滅頑寇，各位兄弟有無異議！」

「對，此處帳幕不須撤離，擺空城計，有時也可令敵人虛實不定，最少也可牽涉部份兵力！」飛天虎魯仲明道。

「既然各位兄弟同意，兵貴神速，大夥兒立刻上前支援，對敵時，下手不必留情，緊記緊記！」轟天雷勞思發出急令，儼然是以領袖居之。

「走！」八人全是絕頂高手，這一行動，當眞是疾逾奔馬，風馳電掣，翻山越嶺朝前衝去。

大約經過三里路程，隱約可以聽到殺伐聲，八人再不遲疑，提足功力，展開輕功，颼颼颼，翻上山頂，猛地立住，只見前面一箭之地，火把如星，人影雜亂，似乎戰鬥正烈，殺得如火如荼。

「下去！」轟天雷勞思大喝一聲，龐大身形當先衝出，幾個起落，已衝到營地，只見太行十八刀圍成一個圈，拚命抗拒，頗有捉襟見肘之狀。

「殺！」轟天雷勞思暴喝一聲，有如晴空霹靂，直震得雪花四濺，威勢赫赫，有如天神臨凡！

這聲喚，更有先聲奪人威勢，黑衣人起了一陣騷動，轟天雷勞思鐵掌展開，三名敵人已給打得飛起來，直撞在石頭上，腦袋迸裂而死！

「好！」太行十八刀轟聲喝采。

隨來七人又豈是省油燈之輩，這情景，有如虎入羊羣，黑衣人紛紛敗退。

「太行十八刀，你們好像害怕，這是什麼回事！」轟天雷勞思大聲問。

「我們好像中了慢性毒，頭有點昏昏沉沉，所以不敢多用眞力！」太行十八刀答。

「胡說！」轟天雷勞思剛罵出口，猛然間，也感到有股昏沉的感覺，心內不由大驚，敵人詭計實在太可怕了，一步一步，緊密連接，安排得天衣無縫，看來今日戰鬥，前途大大不妙！

一面出掌拒敵，勞思從頭想一次，自石敢當出現，二十五人齊出帳幕，强敵大概乘此空隙偷入帳幕，在酒中放下迷藥，而且性子頗慢，所以又想法把哈薩克少女引入帳幕，過了半响，派大隊人馬襲敵，又放出一人通報，再度把太行十八刀引來，於是這股中原武林青年高手，全陷入圈套之中！

「哈哈……」其中一黑衣人突然放聲大笑起來。

「黑鬼大哥，他們中計了！」黑衣人紛紛得意高叫。

這時候，不僅太行十八刀，即使轟天雷勞思等八人也愈來愈不繼了，他們腦內思維翻轉，考慮如何應付當前局勢。

猛然間，轟天雷暗一咬牙，喝道：「走！」

「沒那麼容易！」黑暗中又有三十餘黑衣人橫擋去路，刀光如雪，殺氣騰騰。

羣豪暗叫一聲苦，此時如箭在弦，不得不發，大夥兒硬起頭皮，朝四方八面猛衝，這一來，藥性發作得更快，眼皮愈來愈重，片刻間，全部成擒。

哈薩克族人及許多女兵獨力更難支持，漸漸已抵擋不住，待太行十八刀成擒後，那班黑衣人加入戰圍，壓力愈來愈大！

俗話說，兵敗如山倒，片刻間，哈薩克人也全部投降，至此戰場告一段落。

「哈……」黑衣人勝利的笑聲在羣山震蕩。

鐵蹄得得，脚步雜沓，安排俘虜以及包裹傷殘，埋葬死者，忙得不亦樂乎！

大帳幕內，二十六名武林高手，分別綁在木樁上，手足套上紅毛鐵枷鎖，十二名守衛睜大眼睛，晝夜不息守在四周，想逃走的確很難！

石敢當丁磊突然嘆了口氣，轟天雷等人知道這位青年豪士，如果是爲了自己的事，那怕是上刀山，下油鍋，也不會皺下眉頭，由於他來得突然，將羣豪引出帳外，才使敵方有了可乘之機；本來呢，石敢當丁磊行爲最值得懷疑，但羣雄反而出言勸慰，益發使他羞愧難受，而且有口難言，只好嘆氣！

「我們受困，其它各路英雄不知如何？」轟天雷勞思首先打開沉悶。

「守營兄弟機警的話，逃出魔手，才可將消息透出，不然的話，只怕還有很多人中計！」南天門神蔣伯銘道。

「這批化外蠻人，竟然會用計，而且用得高妙；說不定有中原漢人在幕後策劃，更有可能奸細已混入中原；因而我們在明，他們在暗，所以受制於人了！」水童子鄧磊說得很沉痛；古來許多大難，全是自己同胞出賣良心，卑顏無耻投靠外族，引狼入室殘害國家的事歷見不鮮！

突然，轟天雷勞思以傳音入密告訴大家：「別心急，用用心思，試試看，是否可以想法子！」

衆人默然，此情此景，想要脫身出去，實在很難；但束手待斃確實心有不甘，轟天雷勞思說的話，無異給大家一個鼓勵，大夥兒眼珠亂轉想主意，雖然暫時不會有美滿結果，有希望比沒有希望的感受，其差異就有天壤之別了！

守衛們一日換三班，但他們紀律嚴明，由始到終，都是嚴謹地，全神貫注帳內俘虜，無絲毫懈怠！

三天過後，帳外似乎人多起來了；雖然在帳內看不到眞象，但他們的脚步聲，愈來愈繁密而雜亂，又像在忙碌，衆人立刻凝神聚氣，運用耳聽。

黃昏時分，又有幾輛車來到，接着就是咭咭呱呱的女人笑聲，有的放肆得很，無論如何，距囚人的帳幕却有段距離！

「這是攪什麼名堂！」羣豪心內暗自嘀咕。

突然，皮靴聲咯咯响起，走進一名守衛，操着生硬的國語道：「今晚舉行野火會，你們可別想逃走，現在鄭重警告，誰要給捉住，立即斬首示衆，毫無人情可言！」守衛說完就走。

羣豪聽說舉行什麼野火會，可能有機會，但手足上的紅毛鐵枷鎖，除了鎖匙，就只是削鐵如泥的寶刀寶劍才能削斷，否則也是無法可想！

二十六名漢人俘虜排成一列，哈薩克人也圍成半圓，大約是主要的首領，共卅人，克麗莎及另外六名少女也綁在柱上。

天黑不久，野火會就開始了，大家這時才知道，來犯强敵，有哈薩克人，有藏人，也有蒙古人，甚至漢人夾雜其中的也不少！

不知是那地方的習慣風俗，捉來俘虜必然要慶祝，開這野火會，可說是難得盛舉，羣豪看他們穿着奇形古怪服裝，許多女孩子喜氣洋洋，刻意打扮，有時走過羣豪面前，並無絲毫懼意，反而露出笑容，好像感覺很有趣似的，嘰嘰咕咕的，不知說什麼！

野火會開始後，塞外各種奇異樂器，奏出音樂，雖無中原造詣，但也別有一股低沉悲壯的風味。

漸漸地，愈來愈瘋狂，喝酒，狂歌，男男女女似乎失去理智，羣豪自感到奇怪，强敵環伺之時，他們怎會做出如此不近情理之舉呢！

突然，有條人影靜悄悄來到，羣豪早已看清楚，不由大喜，精神疾振，等待非常變故。

那人手脚輕快！動作也巧到極點，不知他怎樣攪，像玩魔術般，片刻間即解開衆人手足上的枷鎖。

「何公子！」石敢當丁磊叫起來。

轟天雷勞思等才知道，前來救人脫困的救星，就是名震宇內的不第秀才何方，不由大喜！

衆人困了三天，一肚子的悶氣實難忍，如今束縛盡去，有如猛虎出柙，轟天雷勞思猛喝：「殺！」二十六條大虫般衝出，勢不可當，衆守衞遭此奇變，不由大驚，拚命抵擋，一面响起警號，召集戰士。

「快解救哈薩克人！」不第秀才何方急叫。

「去！」水童子鄧磊想起克麗莎，及她出衆的刀法，頗有知己之感，立刻展開身形，急馳前去，搶過一柄單刀，出手如電，六名少女束縛一去，多謝聲中，也去解救其餘的人。

「住手！」這一聲响震懾全場，大家定眼看時，正是敵方此處的首領黑鬼。

「中原武學誰高誰低，今日我想個人試試高下，誰敢應戰！」黑鬼目光如電，橫掃羣雄，瞧他不可一世之概，及其非凡氣度，自然流露出一股懾人的銳鋒，平常人見了，別說對抗，即此氣勢，已令人懾服了！

「我來應戰！」羣豪定眼看時，答話的正是不第秀才何方，一身普通文士長衫，緩步而出。

「好賊子，使鬼計，偷到沙漠王的印令，命我族戰士今晚開什麼野火會，乘亂救人，今日可說敗在你一人之手，我恨不得食你之肉，寢爾之皮，竟敢自動前來送死，天助我也，來來來，看你能否逃過今朝厄運！」黑鬼咬牙切齒說明原委，衆人才知究竟。

「古語云，兵不厭詐，偷印令又算什麼！你捉這些朋友，又何嘗不是使用鬼計得逞，黑鬼老兄，怎會這樣沒有風度呢！」不第秀才何方笑道。

「來吧，空話少說，手底下見生死！」黑鬼滿腹憤恨，似乎片刻也等不及。

這黑鬼瘦得結實，渾身黑黝黝的皮骨，像鋼鐵般堅强，迸發出驃悍，狂野氣味；尤其是那股悍不畏死的鬥志，令人望之氣餒。

不第秀才何方呢，看上去平平常常，像個讀書人，斯文秀氣，隨隨便便站着，與黑鬼成了個鮮明對比，但在場衆人知道，不第秀才何方名震寰宇，武功智謀，全是卓越絕倫，這才是眞正可怕的敵人呢！

兩人對峙着，黑鬼緩緩解開腰間軟鞭，隨手一抖，二丈餘長軟鞭抖得筆直，鞭頭一端是塊鐵，看他功力，竟然可以運勁鞭端，因此可以當棍使，也可點穴，再加上他絕頂內家眞力，一使開來那還得了！

場內人全給吸引住，黑鬼見不第秀才何方，半晌不拿兵刄，心內怒意漸生，右肩微幌，軟鞭發出怪嘯聲，鞭頭不斷抖動，將對方七十二大穴罩住，而軟鞭本身仍然變化着，大圈子套小圈子，像一座高大無匹巨鐘，套向不第秀才全身。

鞭頭嗤嗤聲响，另有股懾人心魄魔力，這威脅的確不易對付！

羣豪暗暗震駭，反替不第秀才担心！軟鞭使得出神入化，而不第秀才似乎駭傻了，衆人知他必能應付，但鞭勢快極，並非虛張聲勢，他仍然呆立着。

說時慢，變化極快，嗤嗤聲响中，軟鞭已全部將不第秀才捆得緊緊的，除了鞭頭那塊鐵，已給不第秀才手指夾住外，看情形，已經輸了！

「呀！」羣雄及哈薩克人大驚，忍不住叫起來。

軟鞭愈捆愈緊，黑鬼正想運勁將人拋向山石時，不第秀才陡地悶哼一聲：「嘿！」渾身軟鞭寸寸裂斷，這變化眞使人料想不到，黑鬼大吃一驚，還未定下神來，不第秀才何方整個人欺近黑鬼懷內，伸手已點了他穴道。

小兒女 鐵血英豪

「好！」歡聲雷動，震撼山岳！

俗語說，所謂蛇無頭不行，黑鬼被擒，二十六名好漢衝出，如虎入羊羣，兼之哈薩克族戰士全力，這班化外蠻人非死即傷，全部崩潰。

經過這一戰，羣豪對於不第秀才何方，有進一步認識；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兵不刄血即解救中原武林年青一代高手，並以超卓武功，只一回合擒住黑鬼，瓦解敵營，尤其是以身試鞭，這等胆色機智，無一處不是卓越絕倫。

本來，許多年青高手有點不服，此時亦欽佩得五體投地，完全信服。

哈薩克族更不用說，他們慇勤設宴欵待，羣雄叨陪末座，而不第秀才何方推坐首席。

席間，大家歡慶之餘，詢問整個戰局及今後動向，不第秀才緩緩道：「此處一路外敵尚不足爲患，諸位兄弟可以回內地，而哈薩克族願意同行也可，但注意一點的是，强敵主力已化整爲零，深入中原，所以今後對敵，反而比今日更困難！」

「何先生是否也同去？」轟天雷勞思問。

「你們先走，我還有一些事，很快就會辦妥，到時即回內地與大夥兒聚首！」不第秀才何方說時立即起身告別，衆人雖有點依依不捨，但武林兒女習慣了江湖生涯，往往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匹馬走天涯，餐風露宿全不在乎，所以也未挽留，即起身相送！

「我們也一起到江南去吧，這裏冰天雪地，實在太過煩悶無味了！」南天門神蔣伯銘道。

「說走就走，上馬！」轟天雷勞思也動了歸思之念。

一路上，怕引人注目，分爲幾路走，雖然遇了幾件不平事件，以衆人武功，很快辦妥，行行復行行，三日後已到金陵。

天下第一樓上，羣雄歡宴，同時更有十幾位江湖朋友來到，大夥兒都在打聽，中原武林道上，可有什麼事故，那是說轟動江湖的大事，無影响大局的事，自然懶得理了！

但是，不第秀才何方已是天下知名的英雄，種種奇行奇事，像大戰黑鬼，只不過其中一項，可想而知，其聲威之隆已高到甚麼地位了！

一天，不第秀才何方也趕來金陵，羣豪及江南武林朋友自然是隆重歡宴，不第秀才雖是苦笑推辭，但盛情難却，不好遜避，只有硬起頭皮赴宴了！

天下第一樓上，歡聲雷動，笑聲震天；突然，三名少年，兩男一女，英氣勃勃，衣着華麗，滿臉傲氣衝上來找人。

「玉面飛龍呂仁呂少俠，綠波仙子趙永華趙姑娘，神劍郎君趙松明趙公子，三位也來了，請上坐！」諸多人慇勤招呼三名少年。

「那位是不第秀才何方？」中間身材修長的少年問，神色冷峻。

「正是小可！」不第秀才何方耳朵好尖，在那樣嘈雜聲中，仍然聽得清每人說話，這份功力已令人矯舌不止。

「在下想請教何先生幾手劍法！」少年道。

「趙公子，你……」水童子鄧磊急叫道。

原來這三位少年大有來頭，一男一女正是南五省武林盟主，八方風雨趙青雲子女，另一位玉面飛龍呂仁，也是少林名宿鐵掌呂方公子，三人年少氣盛，又是名家之後，大概不服羣雄推崇不第秀才，所以前來挑戰。

「沒有關係，趙公子既然看得起，不第秀才自然是捨命陪君子！」不第秀才何方說道。

「就在此處試試招，當着天下英雄面前，領教一下何先生的劍術！」神劍郎君呂仁道。

「好，那一位借把劍來！」不第秀才何方說時，已有人送上青鋼寶劍。

人手多，尤其是武林朋友，最喜歡看人比武，所以很快將場面清好，空出中間大塊地方。

不第秀才何方亮開門戶，鄭重道了聲：「請！」那凝神待敵，神劍郎君外號必然有其憑藉，何況武林大豪公子，必不是欺名盜世之徒，不第秀才何方內心是否顧忌，但表面上是小心翼翼。

「看劍！」神劍郎君趙松明俊目中煞氣暴張，「鴻飛天外」，「潛龍升天」，「老君煉丹」，三招連環，寒森森的劍炁頓時充滿空間，旁觀衆人也感到寒意。

嗤嗤嗤，不第秀才何方隨手揮劍，氣勢破空，連擋二十七招，步步後退，而神劍郎君殺得性起；陡地大喝一聲，劍炁暴張，光華大盛，身劍合一，朝不第秀才衝去。

「呀！」衆人大驚！

「來得好，」不第秀才何方大叫一聲，也是全身縱起，二人在空中交叉而過，東西面對峙不動，看樣子不分勝負，但不第秀才何方突然抱拳道：「我輸了！」

神劍郎君趙松明還劍歸鞘，面色冷峻，一面向另二少年道：「我們走，這等浪有虛名之輩，只能騙小孩子！」

「你！」南天門神蔣伯銘想罵，但想起這三位少年，是南五省武林盟主公子，都是極有關係的人，所以只好緘口，目送他們揚長而去。

多數人聽了這話，都會發火，但不第秀才何方神色不變，目送三人下樓。

趙松明外號神劍郎君，固然家傳武學，有其過人之處，但許多武林同道曾見過不第秀才何方武功，較之神劍郎君趙松明，不知高出若干倍；但不第秀才何方反而謙讓，竟此寬宏心胸，已非常人可及；因此，天下第一樓上高手更加信服！

尤其神劍郎君趙松明，武林世家公子，伕着父親餘蔭，江湖朋友禮讓三分，益發使他目空一切，傲氣凌人，今日舉止，招惹了天下英雄，不是聰明人的行徑，以後一定會吃大虧。

豪性漢子，幾杯酒下肚，立即又大碗酒往下灌，高談闊論起來，南腔北調，東拉西扯，熱鬧得緊！

過了好半晌，突然有名中年漢子，慌慌張張衝上樓，已經上氣不接下氣，手上往外指，瞪了半天眼，仍然說不出話來。

「別急，先喝杯酒再說！」轟天雷勞思說時，端杯酒來，又伸手在漢子身上推拿，幾下上落，漢子氣才順，急道：「趙公子他們遭人圍困，十分危急，請各位英雄快去，不然的話……」

「哼！」許多人餘怒未息，雖然不好意思說出來，但態度上就充份表示不愉之色。

「他那柄神劍不是威風八面，天下無敵麼，我們有什麼能力救人呀！」

不第秀才何方突然咳嗽一聲，朗聲道：「各位兄弟，趙公子年少氣盛，今日事頗蹊蹺，說不定强敵玩的把戲，離間我們感情，如今見無事發生時，又等在路上埋伏，大夥兒千萬別意氣用事，看我兄弟薄面，立即前去，好麼？」

羣雄見事關大局，兼且不第秀才何方出面說話，大夥兒齊心合力，且可能抵擋敵人，若有分裂，破壞更大，因此大聲道：「我們永遠跟在何先生後面！」

事關緊急，衆人不敢久留，立即跟那漢子下樓去，不第秀才略事安排，羣雄分幾路散開，除非是有心人，決難看出。

大約半個時辰左右，來到江畔一片草地上，十幾名黑衣人圍住三名少年，戰況劇烈，尤其是神劍郎君趙松明，渾身浴血，拚命抗拒，形勢十分危急！

「上！」不第秀才何方大喝聲中，雙脚疾蹬，冲霄而起，足有五丈高，一個栽葱，斜掠入戰場，鐵掌翻處，「砰！砰！」兩名黑衣人已給跌了開去！

神劍郎君趙松明壓力驟去，定睛看時，正是他所看不起的人，心內暗暗奇怪，天下第一樓上，這傢伙本領稀鬆平常，現時對峙時，武功怎會突然高了數倍，想是這樣，大敵環伺之下，無法細想，揮劍直上。

「殺呀！」轟天雷勞思暴喝聲中，率衆齊攻上去，由於人數多佔了優勢，黑衣人受不住壓力，節節敗退。

「嘟！」對江船上突然响起角號聲。

黑衣人聽到號角聲，兵刄一緊，紛紛縱身跳入江心，霎時間無蹤無影。

漸漸，黑衣人游泳過對江，紛紛爬上船去，風帆揚起，順江而下，去勢極快！

衆人本想追下去，但不第秀才何方右手高舉，阻止衆人，緩緩說道：「這批賊子已入中原，並能挑撥離間感情，一定熟悉江湖內幕，加以利用，各位兄弟以後千萬要記住，自己人不可意氣用事，自相殘殺！」

「眞厲害！」衆人感慨道。

尤其是神劍郎君趙松明，口雖不言，心內已深深感到慚愧，自己不知天高地厚，狂妄驕縱，跑到天下第一樓，指名挑戰，人家爲了顧全大局，手下留情認輸，臨走時還要汚言侮辱，眞是豈有此理！

不說神劍郎君趙松明心內想法，衆人正準備離去，突然一枝响箭凌空掠過，羣豪知道又有變故，正循聲望時，吧吧吧，弓箭响處，總有三十張硬弓，颼颼颼，箭如飛蝗，密集往羣雄處疾射。

這變故發生得太突然了，衆人猝不提防，已受了幾枝箭，許多武功較高之人，隨手扯下外衣，揮動擋住箭雨，局勢才穩定下來。

大夥兒困守此處，對方箭似乎用不完，一枝接一枝，安排得很好，長此下去，只要稍有疏忽，非死即傷，但又怎辦呢？

突然，不第秀才何方大叫道：「各位兄弟，特別小心，地下已埋了火藥，快往右邊退走，動作要整齊，千萬別慌亂，我一號令立即開始行動！」

「手段眞狠毒，待我找到他們時，有他們好看的！」轟天雷勞思的怒火愈來愈甚。

「走！」不第秀才何方聲音雖低，但很明朗傳入衆人耳內，由於生死關頭，誰敢延遲，兼且羣雄一齊行動，發揮了極大效果，飛快的已讓開五丈。

敵方大概看出再不能延遲下去，立即號令！「放火！」颼颼颼，火箭迎風，發發呼呼响聲，羣豪知道生死關頭到了，展開身形，已退出二十餘丈。由於時機緊迫，不能再行動，立即伏倒地上。

「轟！」炸聲驚天動地，從衆人距離，紛紛如雨的沙石，及地面上的震動，使大家幾乎有點受不住。

不第秀才何方乘亂中，低聲道：「兄弟快衝入對方箭手羣去，下手再快，狠、辣、去！」

號令聲中，沙塵瀰天，所以對方箭手根本無法防禦，羣豪已經鼈了一肚子氣，下手更不容情，而且這批箭手只是普通的兵卒，根本無甚武學基礎，又怎能抵擋這批如狠如虎的高手，所以片刻間已傷亡大半，剩下來已無作用，不第秀才又叫道：「我們快退到左方，然後伏下不動，看對方有何動靜！」

沙塵太過濃密，衆人找到隱蔽，過了半天才慢慢清朗下來。

大約有三十餘人，穿着緊身魚皮套，由水中跳出，衝向剛才羣雄伏地處。

「咦！人呢！」

「他媽的，胆小鬼莫非跑了，大家散開來找找看，小心一點！」其中一黑衣人似乎是首領，指揮那班人。

不要人說，搜索的人必然會小心，他們面對的是一羣武林高手，不動則已，一動就是決定生死的刹那，所以散開搜索者提心吊胆，小心翼翼，步步爲營。

大約有十來人漸漸迫近，羣雄早已蓄勢待發，不第秀才何方眼色止住大家，敵方愈來愈近，只有五尺光景，水童子鄧磊首先發難，單刀如電，黑衣人驚覺時，已劈翻兩個，傷了三人，而不第秀才何方指掌並用，弄倒五人，轟天雷勞思等武功驚人，下手更不容情，霎時間，十個敵人全部殲滅殆盡。

「殺！」飛天虎魯仲明大喝聲中，雙脚疾蹬，人已冲霄而起，衝入黑衣人羣中，大展神威猛殺猛打。

羣豪乘勝追擊，下手快、狠，黑衣人又消滅了小半，剩下的人勢力愈單薄，想逃走也不可能，給圈在中間，猶作困獸之鬥。

不第秀才何方知道勝券在握，由於敵方詭計層出不窮，所以他退出戰場，細心四下打量，看有什麼動靜，也好早防禦。

片刻間，黑衣人殲滅殆盡，四周仍然靜蕩蕩，毫無半點動靜。

這一戰大獲全勝，羣雄却毫無損傷，更難得的，事先並未準備，只是臨機應變，運用得好，才獲此輝煌戰果，不第秀才的調動安排，是制主因，羣雄自然更加欽佩，那個神劍郎君趙松明也暗自心折。

「今日，好好的慶祝一番，何先生給我們帶來勝利，歡迎何先生，同時歡迎勝利；去，天下第一樓上，痛痛快快喝上三天三晚！」轟天雷勞思高興道。

「好！」歡聲雷動，一齊擁着不第秀才何方，興高彩烈往回走。

江畔靜蕩蕩的，敵方死屍狼藉，以羣豪心情，自然會出手埋葬。但知敵方必有人窺伺，所以將這幸勞讓與他們，樂得快樂。

天下第一樓上，江湖朋友聞風歸附，人愈集愈多，足足有三百餘，至於較差一點，七十二行中佼佼者，也有百餘人來到，這多人酒菜，算起來豈是小數，但金陵城中馬大員外，一人包辦，羣雄知他富甲天下，兼且樂善好施，也就不再推辭。

當晚，羣豪仍然高談闊飲之際，那名老家人正慌慌張張衝上天下第一樓，急叫道：「不好了，我們公子……」

「這傢伙麻煩眞多，捐着個神劍郎君名頭，天天給人圍困，等人解救，瞧他那副目空一切模樣，讓他自己算了！」南山豹胡忠笑道。

「不，這次不是圍困。」那家人道。

「那又是什麼麻煩？」衆人也感到十分奇怪。

「是我們老爺！」

「什麼，八方風雨趙青雲發瘋啦，難道還要找兒子麻煩不成！」霹靂掌施靈笑道。

「到底是什麼回事？」水童子鄧磊忍不住問。

「我家老爺，」那家人道：「聽說公子在此大鬧，又在江邊給人圍困，反而是何先生帶人解救，立即出手打人，如今綁在廳內大柱上，要……他……死！」

「難道演一曲轅門斬子，趙老頭兒老糊塗了！」南山豹胡忠想想好笑。

不第秀才何方暗暗皺眉頭，深感此事棘手；八方風雨趙青雲，爲南五省武林盟主，兒子武功差，兼之態度驕橫無禮，又受困於人，反而是不第秀才何方解救，又乘勢給中原武林建了一大功，他以武林盟主身份，反而落人口實，試想，他如何不怒！

「何先生，我們怎辦？」許多人也感到困難，立即出聲相詢。

不第秀才何方深深吸口氣，朗聲道：「各位兄弟，八方風雨趙大俠，仁義過人，高德望重，今日我在此破敵，也不請教他老人家，趙公子又給强敵所困，以趙老爲人必不容子女笑話，趙公子今日言語不遜，極可能是受了敵方離間之計，這一切，使趙老發怒，如今我們兄弟，三五十人齊去趙府，說明原委，再請老人家給個情面，別爲難趙公子，各位以爲如何？」

「何先生說的話，我們除了欽佩之外，一律遵從；目前形勢緊急，自家人鬧意見，最爲不值，何先生這樣處理，合情合理，事不宜遲，現在就去吧！」轟天雷勞思發言，等於是年青一代高手的代表，無人有異議。

「請這位老人家帶路。」不第秀才何方當先走出，餘人相隨在後。

八方風雨趙青雲領袖南五省武林，自然是門庭若市，高朋滿座，衆人到時，趙老頭已得門人通報，在大門口迎接。

大廳內坐定，寒暄一番後，不第秀才何方即說明來意，並請釋放其公子。

「哈……」八方風雨趙青雲也是豪爽性子，聞言立即答道：「紅花綠葉本一家，今日處置孽子，非有他意，因在天下英雄面前，總不能以人笑話，趙某人不才，兒子竟是這等傲狂無禮，將來還不是丟人現眼，所以我才……」說到此處，趙老頭笑笑，立即令人去釋放兒人，並叫他來向各位英雄致謝。

神劍郎君趙松明，大概吃了苦頭，精神憔悴，向羣雄致謝意後，侍立在父親身旁。

「何老弟，」趙老頭關心問道：「以你看，來敵深入中原，各位英雄是否爲其所破！」

不第秀才何方沉吟了好半晌，似乎在考慮措辭，然後鄭重答道：「江湖朋友，尤其是黑白兩道，歷來水火不相容，積怨頗深，如受人利用，立即會挑起軒然大波，至於各派之爭，名利之爭等等，極難化解，若各位有見地的武林前輩，將此原委向各派說明，顧全大局着想，別存私見，外敵不能挑起我們仇恨；他們人生地不熟，硬以武力拍拚，恐怕不易成事，最低限度，可以保持中原武林平靜，我們也只想這點而已！」

「說得好，」趙老頭聽這番話後，慨然道：「你老弟胸襟寬宏，機智過人，兼且一身絕學，是個難得的英雄人物，這次對抗外敵，你要多出點力，老朽自盡力協助！」

「希望老前輩領導，同心合力，抵擋外敵！」不第秀才何方恭敬道。

「自己人淨說客氣話，反而見外，今日各位老弟既然看得起老哥，水酒一杯，以表謝意，來人呀，吩咐廚房擺酒！」八方風雨趙青雲似乎很高興，笑容滿臉叫人準備酒菜！神劍郎君趙松明這時，臉上才有血色。

說到酒量，何方等一行英雄，眞可以說是海量，八方風雨趙青雲有酒仙之名，故而愈飲愈投機，笑聲越來越大，雙方感情融洽。

突然，八方風雨趙青雲頓了頓，笑容中有點含蓄，向羣雄問：「各位老弟，你們來此，已經義務做了我家保鏢，大概還未明白其中內幕吧！」

衆人的確感到莫明其妙，望着八方風雨趙青雲，愕然不知所對。

「哈哈哈，」趙老頭愈加得意，突然揚聲道：「孩子出來看看老朋友吧！」

衆人有點奇怪，瞪大雙眼瞬也不瞬，注視門口，可是等了好半天，仍然不見人影，於是大夥兒有點忍不住了。剛想開口詢問時——

一陣香風過處，一位美麗的倩影出現了，衆人看清楚時，正是哈薩克姑娘克麗莎。

「原來是你！」轟天雷勞思叫起來，尤其是水童子鄧磊，怦然心跳，玉門關外羣豪一齊站起身來，稍爲頓了頓，神情醒過來時，立刻豪放大笑起來。

克麗莎倩影姍姍，風情萬種，輕移玉步走向大廳中間，輕啓朱唇道：「各位大哥，小妹敬一杯！」

「哈……」飛天虎魯仲明豪笑中，站起身來叫道：「小妹妹竟然與趙老爺子相識的，瞞得我們好苦，快喝三杯罰酒！」

「嗯，各位大哥見面就罰人家，我不來了！」克麗莎有點嬌羞不依。

「老弟們，你們到現在還不知道，這孩子是我義女，五年前在關外所認，今時才入關，而且各位老弟出力解救她族人，近日本想邀你們一敍，今日有緣，眞是太好了！」八方風雨趙青雲興緻愈來愈高。

水童子鄧磊再也鼈不住了，走出席來，端兩隻杯子，直送到克麗莎面前道：「姑娘，我敬你一杯酒，總可以賞面吧。」

「謝謝大哥。」克麗莎嬌羞道。

衆人七嘴八舌，與這哈薩克女孩子鬧成一片，興緻仍然不減。

突然，克麗莎收起笑容，皺起眉頭，似乎心內想起什麼爲難事情，不得解決。

「孩子，有什麼事只管說好啦，一家人還見外不成！」八方風雨趙青雲含笑說道。

「對，趙老爺子的話一點也不錯，小妹妹只管開口，那怕你要天上月亮，我們也要爲你摘來！」飛天虎魯仲明拍起胸膛道。

「只是我……我兩個哥哥……」克麗莎遲疑着，想說又有點難以啓齒之狀。

「哦，你哥哥不還是一家人，有什麼事只管開口！」水童子鄧磊豪氣冲天。

「他們聽說各位武功高强，想找你們比試一下，當日在玉門關遭黑鬼圍困，二人尚在大漠，今日才到金陵，曾一再囑咐，叫我不要忘記這事！」克麗莎道。

「好極了，立刻請來，這樣英雄人物，早應該來痛痛快快喝一杯，比武更有趣

熱鬧，快！快去請來！」霹靂掌施靈很熱心。

「既然各位大哥賞臉，就到我那兒去飲杯茶如何！」克麗莎笑語如花。

試想，這樣美麗女孩子的請求，誰能拒絕，而且是經過患難，感情自然不同常人。

所詫異的是，她似乎有了自己的居所住宅，水童子鄧磊首先忍不住問道：「小妹子，你幾時置了新的大厦！」

「哦，鄧大哥有所不知，因爲久慕中原錦繡山河，一年前已差人到此，照我們的心意建了間房屋，卅幾人住下，也勉强將就，現在就過去看看如何？」克麗莎笑道。

大夥兒對於這哈薩克女孩子，特別有好感，因此，對於她的居所亦同樣好奇，經她一提起，立刻異口同聲道：「正要參觀！」

這眞是一座好村落，中間一座極其雄偉房子，寬宏高大，兩扇鮮光油漆門上嵌着金光閃耀圓環，門內是廳，排列整齊的桌子，酒菜擺好，顯然早已算定客人會來，羣豪心內暗道：「哈薩克人料事如神，難得難得！」

「各位大哥請坐！」克麗莎出聲招呼着。

衆人坐定後，正想說話，人影閃處，大廳中間已站着兩位雄壯大漢，幾乎是一模一樣，濃眉大眼，衣着打扮也是相同，二人來個羅圈揖，宏聲道：「克魯木及克魯金見過各位！」

「果然是英雄人物，自己兄弟，客氣什麼！」不第秀才何方站起來寒暄。

酒過三巡，主客也談得很融洽，歡笑聲中，克魯木突然站起來抱拳道：「小弟冒昧，想與各位比試武藝！」

「好極了，我先來試試！」飛天虎魯仲明首先站起來，他對這哈薩克壯士頗有好感，故而爽快應戰。

場面一清，二人立即出場，先頭還不覺得怎樣，此時相對，這哈薩克大漢克魯木，隨隨便便一站，週身殺氣如山湧出，飛天虎魯仲明也是身經百戰，會過多少成名英雄，從未有今日這般感受，似乎壓得透不過氣的窒息，即使旁立羣衆，也看出對方不凡之處，凜然心驚！

克魯木眼中神光暴射，屹立如山，飛天虎魯仲明有股屈辱的感覺，心內大怒，頓時忘却利害，開聲吐氣，暴喝如雷：「殺！」雙足疾蹬，人已凌空直撲克魯木，氣勢如虹，銳不可當！

克魯木絲毫不爲所動，嘴角噙着一絲冷笑，待對方身形飛臨之刹那，雙肩微幌，身形如電，鐵掌翻處，根本看不清他是怎樣變招的，已結結實實擊中飛天虎魯仲明。

「呀！」衆人情不自禁叫起來。

這一掌可不是玩的，飛天虎也是雄偉漢子，此時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嘴角滲出絲絲鮮血，顯然已受了極重內傷。說不定還有性命危險！

這一來，中原羣雄頓時不禁大怒，以武會友，本來是平常之事，怎會出手傷人，即使說一時大意，也不致嚴重如斯，看來這哈薩克朋友心狠手黑，不是好意的傢伙。

克魯木仍然像沒事人一般，站立原處，羣豪大怒，紛紛想出場應戰，轟天雷勞思雙臂高擧，待衆人肅靜，立時宏聲道：「我來會會沙漠英雄！」

「來吧！」克魯木這次眞不客氣，說打就打，身形如一枝箭，疾掠過來，左掌輕拍，右掌姆指與中指曲起，順勢往外彈，一股「嗤嗤！」聲响强勁破空聲，直襲轟天雷勞思胸前十二大穴。

羣豪大驚，援救無及，而轟天雷勞思還未站定，即遭受攻擊，但他到底經過大風浪的人，臨危不亂，整個人猛向後倒，背脊快沾地時，身形飛快的滾動，堪堪避開致命一擊。

克魯木神色冷峻，併天指發動，連環腿攻勢綿綿不斷，轟天雷勞思在地上翻滾，到底不大方便，三十招過後，右腿已中指受傷，接着又中了一腿，整個人飛了起來，「砰！」的聲大响，撞在牆上，已受了重傷，倒地不起！

羣豪見克魯木連傷二人，而且臉不改色，如果是朋友比武試招，怎會下此辣手，但在玉門關，羣豪曾經救過他們族人，又是八方風雨趙青雲的朋友，怎會是敵人，羣豪實在想不透其中原委！

最不合情理的是八方風雨趙青雲的態度，仍然是不聞不問，以他在武林中地位，及哈薩克人與中原武林關係，依此發展下去，難免挑起仇恨，這是主人希望的麼？否則的話，何以不理會呢？

衆人正在沉吟之際，不第秀才何方緩緩站起，先請人救護受傷的人，然後對克魯木道：「你我雙方，雖屬初見面，但並無以死相拚的大仇，今日比試，就此停止，哈薩克人仍是我們朋友，克魯木兄認爲敝人這意見如何？」

「哈哈……」克魯木突然仰首狂笑起來。

羣雄不由大怒，這哈薩克人太過放肆了，看他那股不可一世，目空一切的狂態，眞個自以爲天下無敵，宇內稱雄了！

不第秀才何方待對方笑聲停頓，緩緩道：「克魯木兄尙有何意見！」

「中原武林，向來自認繼承正宗道統，何以無人在我手下走三招，太令人失望了！」克魯木仰首道。

「既然如此，何某也要獻醜一下，捨命陪君子，討教三招！」不第秀才何方說時緩步走出。

克魯木聞言之下，這次更狂，連招呼也不打一個，直衝過來，揮拳猛搥，竟由中宮進攻。

不第秀才何方不退反進，右掌揮出，反而後發先至，手臂突然長了五寸，「砰！」的聲响克，魯木已給打中，蹬蹬蹬，連退三步，才勉强停住，他眞不信這是事實，但擺在面前，又不由不信；稍爲遲疑了一下，立刻勃然大怒，雙足疾蹬，身形如一枝箭，凌空直飛過來，雙掌運足十成功力，全力以赴！

不等秀才何方急踏七星步，身形奇快閃動，手指虛實並用，「嗤嗤嗤！」霎眼時光，克魯木已中了五下指風，再也支持不住，「蓬！」的一聲大响，已打翻了三張桌子。

「好！」羣豪轟叫。

克魯木身形着地，一個鯉魚打挺，已輕巧站在地上，向不第秀才望了一眼，立即飛步衝出大廳，克魯金及克麗莎大叫：「哥哥！」跟着追了出去！

羣豪也紛紛站起，正想走出，八方風雨趙青雲突然高聲道：「各位賢弟，別理他們，塞外人最重英雄，他們又去尋找高手報仇，大家繼續喝酒，我去看看，稍停即來！」

說罷趙老頭也走出門去。

羣豪正在遲疑之際，一陣軋軋聲响，所有門窗，全落下了一道厚厚的鐵板！

大夥兒如一枝箭衝到，揮拳猛擊，砰砰聲响外，門牆絲毫未受損傷！

「哈……」突然屋頂上傳來一陣笑聲，正是克魯木的聲音，「各位朋友，鬥智鬥力，你們都差得太遠啦，今日還有何話可說！」

「原來這賊子才是眞正敵人，其他幾路人馬，也是他所差遣；在玉門關，還做戲給我們看，可恨，可恨！」南天門神蔣伯銘怒道。

不第秀才何方淡淡道：「外敵雖强，尙可防禦；最可恨的是趙老頭，勾結外敵，引狼入室，殘害自己兄弟；因爲他的關係，才使我們中計入伏，這古怪房子，沒有他的主意，哈薩克人怎做得好，各位兄弟，此時別衝動，靜靜坐在中間，等待變化！」

「反正此處酒菜尙有許多，看這賊子又奈何我們！」水童子鄧磊恨道。

大約經過六個時辰，衆人仍然靜坐調息，突然有股怪氣味，不第秀才何方叫道：「小心，放毒氣！」

敵方這一招的確難以抵禦，羣豪縱有通天本領，但困於牢籠之中，又如何能不透氣呢？

即使內功深厚，忍住不透氣，時間較長，但也無法永遠閉住呼吸呀！

衆人正在徬徨之際，突然聽到一陣嘈聲，接着就是兵刃相交聲，喝罵聲，看來有了救星，羣衆大喜，凝神歛氣，靜待變化。

大約過了一盞茶時分，人聲愈近，嘭嘭，門窗鐵板打開，羣豪疾掠出門，才深深吸了口氣。

定睛看時，只見克魯木及哈薩克人全部俯首被擒，八方風雨趙青雲也頹喪倒在一側。

中原各大派高手齊集廣場，迎着燦爛的陽光，神色肅然。

尤其少林方丈守始大師，朗聲道：「這次平定大亂，何施主功勞最大，他以個人性命，冒險犯難，深入虎穴，令敵人陰謀暴露出來，又派人送信給我們，依時趕來，沒有多傷人命，平息大亂！」

「今次天下武林，爲了尊推何施主大功，今日公推不第秀才何方爲天下第一高手，號令所至，各派臣服，諸位可有異議！」武當掌門蒼松道長當衆向天下英雄宣佈。

「好！」歡聲雷動。

不第秀才何方正想謙謝一番，已給羣豪擧了起來，放在大廳上首座坐定，厨房內又忙碌起來，在豪笑聲中，大夥兒眞正的開心歡慶這次成功，以及中原武林的和平！

——完——

精選武俠小說

朱羽·文
子成·圖

脂粉閻羅（上）

殺虎屠龍　震驚四海

華燈高挑，笙歌不輟；美人嬌笑，紅袖飄香。「翠紅院」裏的那陣子旖旎風光不用提有多麼令人沉醉。

在開封，紙醉金迷的銷金窟不在少數，就沒有那一家的聲色比得上「翠紅院」的。

在這些銷金窟裏，聞名的歌姬、粉頭也不少。可是誰也比不上「翠紅院」裏的冷翠姑娘。

冷翠今晚接待了一個豪客，那是在開封城內聞名的趙飛龍；這姓趙的不但風流倜儻，年少英俊，而且還是個腰纏萬貫的富家子弟。不但此也，一身武功，使他交結了不少江湖豪客，更使他的名號叮噹響亮。

趙飛龍有將近三年的時間未在開封城內露面，據說遨遊江湖去了。如今一回籍，頭一個晚上就登門來拜訪揚名花國的冷翠姑娘。

冷翠的確很美，不過，就像她的名字一樣，神情顯得極其冷艷。但是，却獨具一種不凡的氣質，對這個看慣了庸俗脂粉的趙飛龍來說，是深具吸引力的。因此，在酒宴之上，不敢過份調笑。

可是，同桌上的朋友可不這樣想法，多美的歌妓，也是待價而沽的。因此，酒過三巡，調笑的字句就在席面上飄來飄去了。

一個蓄着山羊鬍子，生着一雙吊眼，兩條稀疏眉毛的人說道：「冷翠姑娘！聽說妳來到院中一年有餘，到如今還是個清倌，足見妳很懂得閉關守城的戰策。不過，咱們趙老弟一回到開封，妳這個清倌怕就守不住了。趙老弟是個專門攻城掠地的勇將啊！」

這番話可能說謔而且虐了，不禁使趙飛龍暗暗皺了皺眉頭，可是說話之人是江湖中聞名的「吊額金星」賀虎，是他們「龍虎七兄弟」的老五，做老么的趙飛龍自然不便去申斥他。

抬眼望去，冷翠竟然嫵媚地一笑，似乎並沒有因賀虎的話而着惱。

這時，另一個年約二十五、六歲的人，復又接腔說道：「五哥！你這番話是多說的，你不瞧瞧冷姑娘的眼角眉梢早就浮現了千萬風情麼？根本就不用趙老弟攻城掠地，冷翠姑娘就會開關投降了，哈哈哈……」這說話的少年，是「龍虎七兄弟」的老六——「銀簫書生」龔錦龍，一聲哈哈，引起了滿座的鬨笑聲。

趙飛龍也有些醺醺然，憑他那副模樣兒，以及在開封城裏的財勢，自然不難博得美人青睞的。何況冷翠對他的眉來眼去早就使他心裏頭踏實了。今晚他乘來的四騾套車，包管放空回去。他今晚十拿九穩可以宿在冷翠姑娘的香閨。

「五哥！六哥！」趙飛龍春風滿面地說道：「別儘管拿兄弟我取笑吧，瞧瞧你們懷裏的銀翠，金翠，不也是春心盪漾了麼？」

「哈哈！……」又是一陣鬨堂大笑。

這時，那個艷若桃李，冷若冰霜的冷翠姑娘啓唇說道：「趙公子！聞說你們『龍虎七兄弟』都是江湖豪客。別儘在咱們姊妹身上找話題，說點江湖上的事兒聽聽可好？」

「哈哈！」龔錦龍接了腔，「冷翠姑娘喜歡聽殺人的事麼？」

「算了！」依偎在龔錦龍懷裏的銀翠，將她那張如銀盤似的粉面埋進他的胸膛，嬌嗔着道：「別說啦！眞是嚇死人。」

「不！」冷翠搖了搖頭道：「我愛聽，殺人是英雄豪傑幹的事。」這句話使在座的三個江湖豪客不禁有些飄飄然，龔錦龍更是「颼」地一聲，自懷中掏出他那根閃亮的銀簫，嘿嘿笑道：「難得姑娘獨具慧眼，想不想知道江湖中有多少人在這管銀簫上喪命？」

冷翠螓首微點道：「妾身願聞。」

龔錦龍伸出左手來搖了搖，道：「七七四十九，差一個就滿五十。」

銀翠，金翠二人嚇得伸出舌頭來縮不回去。可是，冷翠却若無其事地將眼光往賀虎和趙飛龍二人一掃，曼聲問道：「二位呢？」

「嘿嘿！」賀虎先乾笑了一聲，然後說道：「咱姓賀的可沒去記數，反正不少就是了……」語氣微頓，抬手一指趙飛龍，接道：「趙老弟是咱們七兄弟的老么，可別瞧不起他年紀小，出道晚，他比咱們幾個還要行。就憑兩根指頭就點翻了不少英雄好漢。」

「別聽五哥瞎扯了！」趙飛龍接口說道：「來！喝酒！喝酒！」

冷翠却沒有舉杯，目光盯在趙飛龍面上說道：「趙公子！習武之人，又在江湖上行走，殺人是免不了的事。不過，你們曾經錯殺過人嗎？」

趙飛龍楞了一楞，道：「這句話可有點不好回答。殺人有時是爲了仇恨；有時也爲了利害衝突；有時候，也有不少爭名之人找到頭上來。這種人也許是不該殺的，可是，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

冷翠又問道：「聽說蘇州府的冷嘯天，也是死在『龍虎七兄弟』之手，可有此事？」

賀虎首先驚道：「姑娘聽誰說的？」

「賀爺！」冷翠極爲嫵媚地一笑道：「江湖豪客到院中來玩玩的可不止爺們這一起哩！」

「沒有的事，」龔錦龍接口說道：「冷老英雄是武林中的正人君子，和咱們七兄弟毫無過節，咱們因何要殺他？」

冷翠的目光瞟了龔錦龍一下，然後說道：「話可不是這樣說，冷老英雄行走江湖多年，樹敵無算，總有得罪『龍虎七兄弟』之處，或者是罪該一死。不過，一家婦孺悉數被戮，這就未免太說不過去了。三位以爲然否？」

「冷翠姑娘！」趙飛龍接口說道：「這兩年來，冷老英雄一家是被『龍虎七兄弟』所殺的說法，一直在江湖上傳揚。不過，那絕非事實，至少眼面前的三個人就不會是殺害冷老英雄的兇手。」

冷翠目光銳利地向三人一掃，冷聲說道：「想必另外四人也是如此說。我方才已經說過，殺人是英雄豪傑所爲，『龍虎七兄弟』既然敢殺冷嘯天，又何必不敢承認？」

賀虎霍然起立，沉聲喝問道：「妳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冷翠靜坐未動，語氣沉靜地說道：「冷嘯天乃是先父，冷翠僥倖漏網，今天要向你們三兄弟討回一點公道。」

眞所謂「語驚四座」，趙飛龍和龔錦龍也霍然起立。金、銀二翠却軟了手脚，滑下了座椅，侍婢們也紛紛貼壁而立，作聲不得。

三兄弟迅速地交換了一下眼光，賀虎和龔錦龍是打橫而坐的，正好在冷翠的左右。兩人方待動手，趙飛龍却一揚手制止他們，然後說道：「冷姑娘爲先人復仇，其志可佩。不過，還望姑娘查明兇手是誰，然後下手不遲。否則，大仇未報身先喪，那就太不合算了。」

冷翠沉叱道：「用不着向姑娘我說這一套。我早就下定決心，從你這個老么先開始殺向你們的老大何飛虎，因此在開封城裏候駕年餘。今天難得你們五、六、七三兄弟一齊到了，倒爲姑娘我省事不少。三位是挨順序一個個上，還是聯手來？」

賀虎的眼中在冒火，龔錦龍的怒火也在眼眶中燃燒；只有趙飛龍還有幾許憐香惜玉之色。觀之冷翠，却依然靜坐不動；如果她會武功，從她這種鎭定的氣勢看來，必是一個絕頂好手。

趙飛龍沉吟了一陣，方喟嘆一聲，道：「姑娘既然將姓趙的列爲第一個目標，而且不惜屈身勾欄久久等候，姓趙的自然不能令姑娘失望。不過，倘若姓趙的勝了姑娘，就請姑娘離開此城，下點工夫去查明究竟誰是殺害令尊的元兇。」

「哼！」冷翠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冷聲道：「你勝了我，我還能走出開封城麼？」

趙飛龍和聲說道：「冷姑娘既是冷家唯一倖存之人，姓趙的也就不想趕盡殺絕了。」

「趙飛龍！」冷翠抬頭望了一眼，兩隻黑白分明的眼珠射出懾人心魄的光芒。「難得你有這番好心，不過，我姓冷的可沒有那種菩薩心腸。今天我是存心要你們死在『翠紅院』中的。」

趙飛龍不禁有一絲慍怒，沉聲道：「姑娘手下不必留情，姓趙的栽在一個女人手裏，也無臉苟活在世上。」

「好！算是一條漢子。」冷翠說着將兩隻雪白的手掌平放在桌上，然後說道：「請進招吧！」

「姑娘請站起來。」

「不必！坐着也是一樣。」

趙飛龍本有幾分憐香惜玉之心，可是，冷翠的狂傲之態却激起了他的狂怒。他本是和冷翠面對面入座的，此時他已站起，幾乎一伸手就可以戳破冷翠的頭顱。

他的確有些不忍心辣手摧花，不過從冷翠那種出奇的沉靜神情看來，使他不敢掉以輕心。稍作猶疑，即食、中二指雙駢，閃電般向冷翠的「肩井」穴上點去。不過，他出手很有分寸，並未存心置對方於死地。

驀然，趙飛龍的右手只伸出一半就軟

弱地垂下，身軀也仆倒在枱面之上，「嗆啷」一聲砸破了不少碗盤。

他的背脊上出現了一小段劍尖，冷翠放在枱面上的兩隻手也不見了。原來就在這一瞬息之間，她閃電般在桌子下面給了對方一劍。

賀虎和龔錦龍原是貼桌而坐，見狀大駭，雙雙向後閃退。

冷翠也一揚左腕，將趙飛龍的屍身向後推倒，撤劍之際，另聽「砰」地一聲，將那張八仙方桌一劈兩開。又見晶光在她腰間一繞，大紅羅裙齊腰斷裂，虎視眈眈地用眼角餘光瞪視着分立她左右的一龍一虎。

冷翠那種潑辣的劍法，冷峻的眼神，刁蠻的作風，已使賀虎和龔錦龍心頭大凜，情知遇上了生平未見的强勁敵手。

整個花廳內沉靜如死，只聽見那些尙未嚇昏的女侍牙齦兒得得打顫的聲音。

半晌，冷翠方沉叱道：「兩位一齊上吧！免得姑娘我痳煩。」

龔錦龍揚聲叫道：「五哥你先！」

賀虎不待對方說完，就暴叱一聲，掄起右掌，向冷翠天靈蓋上劈去。

冷翠身形半轉，長劍自脅下翻起，向賀虎的右腕削去。

其實，賀虎只是一着佯攻。

冷翠一轉身，龔錦龍手中的銀簫已如靈蛇吐信般無聲無息地向冷翠背心窩上點來。

冷翠像是背上生着眼睛，不待龔錦龍的銀簫點到，突地一揚皓腕，長劍反挑，自脅下滑過，不偏不倚地刺進了龔錦龍的心窩。

冷翠一彈腿，踢倒了身後的龔錦龍，長劍向賀虎一指，厲聲道：「弄詐者先死，現在輪到你老五了。」

憑冷翠方才那一招神鬼莫測的回手劍法，賀虎自知絕非敵手。此時不走，更待何時？身形一旋，如閃電般向花廳門口處奔去。

「那裏走？」冷翠沉叱了一聲。

同時，手中長劍脫手飛出，篤地一聲，竟然將賀虎活生生地釘在門板之上。

冷翠走過去，拔下了長劍，在賀虎身上拭去劍上的血漬，「颼」地一聲，回劍入鞘。

目光冷峻地向花廳一掃，然後就以她割下的那半幅羅裙，瞧着地上的鮮血，在粉壁上寫道：

「殺人者，『脂粉閻羅』冷翠也。」

寫畢之後，昂然走出花廳，縱身上了高牆，消失於一片燈影之中。

這時，躲在暗處的人才敢露出頭來大喊大嚷。可是，殺人者想必早就出了開封城了。

× × ×

洛河——是徐州府前往開封、洛陽的通衢重鎮，市鎮繁華，人烟稠密，茶樓酒肆比比皆是。

這天酉正光景，洛河正街的「醉客居」酒樓上來了一個丰神俊逸的青年俠士，背上交叉揹着兩把雙劍，顯得英氣勃勃。

他身上遍體塵土，想必經過了一整天的狂奔疾走。

「熟牛肉，捲餅，再燙一斤燒刀子！」不待堂倌請示，他就喊出了他所需要的酒食。

堂倌很快就送上了酒菜，正待轉身離去，那青年俠士却一把拉住了他。

「客官，還有什麼吩咐？」那堂倌陪着笑臉發問。不過他那張笑臉顯得不大好看，齜牙咧嘴，皺眉縮鼻，想必是那青年俠士拉他的時候，勁道用得太猛了一點。

青年俠士似乎也發覺了，連忙鬆開了手，和顏悅色地說道：「借問一聲，往羅家堡怎麼走法？」

「羅家堡？」堂倌兩隻眼球朝這位年青俠士骨碌碌地打量了一番。「客官是要投奔『摘星手』羅堡主嗎？」

「我問你往羅家堡怎麼走法？」

「哦！哦！」堂倌一連聲應着，「出洛河奔正西，四十里地。客官要是飯後就起程，三更天也就到了。不過，客官犯不着摸黑趕路，小店備得有上房……」

青年俠士似是不耐他的嘮叨，一擺手說道：「行了！你去忙吧！」

堂倌哈腰退下，這青年俠士方待舉箸，忽然一張俊美無比的面孔呈現在他的眼前，笑着問道：「小弟能移座和兄台同飲麼？」

「請！請！」青年俠士連連擺手肅迎着。

那個俊美青年立刻雙手端過來一碟醬肉，一碟小菜，和一個四兩小壺。在那青年俠士的杯中斟滿了酒，然後問道：「兄台上姓大名？」

「小弟鄭子傑，請教？」

「小弟姓冷，……」

「兄台也姓冷？」鄭子傑面上有訝然之色。

姓冷的青年淡淡一笑道：「聽口氣鄭兄好像還認識姓冷的朋友？」

「不！」鄭子傑搖了搖頭。然後壓低了嗓音說道：「小弟想不到兄台竟然和那殺人不眨眼的『脂粉閻羅』同姓。」

「可是那『脂粉閻羅』冷翠？」

「唔！」鄭子傑點點頭說道：「這位冷姑娘最近鬧得也太厲害了。」

姓冷的少年沒有接腔，喝了一口酒才又說道：「方才小弟曾聽見鄭兄問過羅家堡，莫非鄭兄要去投奔『摘星手』羅雲龍堡主？」

「不錯。」

「以小弟看來，鄭兄最好還是不要前去。」

鄭子傑不禁「噢」了一聲，兩道劍眉輕蹙，一雙星目凝視着對方，凝聲問道：「何故呢？」

姓冷的少年又喝了一個滿杯，方才朗朗說道：「聽說那冷姑娘一家悉數被『龍虎七兄弟』所殺，因此那位冷姑娘誓殺七兄弟以雪深仇大恨。五、六、七三兄弟於上月末在開封一家勾欄院中悉數被殺；鄭州的老四范虎威於月初也遭到利劍穿心之厄；接下來是商邱跳虎澗的老三齊龍天身首異處。現在還剩下老二羅雲龍和老大何飛虎，喪命也不過是早晚的事。鄭兄此刻前往羅家堡，豈不是要淌上一身混水？」

鄭子傑淡淡一笑，道：「實不相瞞，小弟正是爲了此事，才僕僕風塵地趕往羅堡去的。」

「唔！難道鄭兄要助那羅雲龍一臂之力？」

「正有此心。」

「噢——」姓冷的少年面上浮現出鄙夷的冷笑。「原來鄭兄是要虎作倀。」

「冷兄何出此言？」

「那位冷姑娘爲報滅門之仇，誓殺『龍虎七兄弟』，鄭兄又何必插手？」

「兄台也許不盡知內情。江湖之中雖盛傳蘇州冷家是『龍虎七兄弟』所殺，畢竟沒有確切證據。即使眞是『龍虎七兄弟』所爲，兇手也只是其中之一。冷姑娘竟然一竹篙打一船人，這種亂殺一通的殘酷作法，小弟不敢贊同。」

「原來如此。不過，鄭兄對『龍虎七兄弟』之中，何以只關心『摘星手』羅雲龍一人呢？」

鄭子傑微微一楞，方道：「他是小弟的姨丈，而且，小弟深信蘇州冷家滅門的慘案絕非小弟姨丈所爲。」

「鄭兄如此作倒是無可厚非的，不過，聽小弟一句勸告，即使眼見羅堡主有喪命之危，鄭兄還是不要前去爲宜。」

「何故呢？」

「鄭兄未必是冷姑娘的對手，不過使那位姑娘在追殺『龍虎七兄弟』之外，多殺一個無辜之人而已。鄭兄不妨三思。」

鄭子傑淡然一笑，道：「小弟不敢挾雙劍傲視天下，更不打算以武力去征服那位冷姑娘，或者使其不敢走近羅家堡。不過，小弟倒打算和那位冷姑娘會上一會，問問她如此跡近瘋狂地亂殺亂砍，是否相宜？」

「她也許只顧動劍而不顧動口。」

「那麼，小弟也只好捨命一試她那把長劍的鋒銳了。」

「鄭兄好像是在存心找死。」

鄭子傑目光逼視在對方面上，沉靜地說道：「聽口氣冷兄無處不在呵護那位冷姑娘，能見告其中原委麼？」

姓冷的少年神情微微一楞，繼而語氣淡淡地說道：「這也許是因爲同姓的關係吧？」

言談之間，鄭子傑已狼吞虎嚥地將面前的酒食吃完。停杯擱箸，站起來告辭道：「冷兄，小弟先走一步。」

「鄭兄仍要前往羅家堡麼？」

「小弟千里迢迢，自長安披星戴月趕來此地，豈可半途而廢？」

「哼！鄭兄的勇氣可嘉！」

鄭子傑自然聽得懂這句奚落之辭。不過，他仍然很客氣單說了一聲：「承蒙誇獎！」然後付了酒菜錢，揚長走下了「醉客居」酒樓。

當鄭子傑的背影在梯口消失，冷姓少年也摸出一塊銀兩放在桌上，尾隨離去。

此時，月色已起，怕有酉戌相交的光景了。

鄭子傑出了洛河，他照那堂倌指示的路綫向正西緩慢行來。

四十里路程在他說來根本不算一回事，如果要全速趕路，一個時辰也不要就走到了。

可是，他却在信步瀏覽。如此明月良夜，匆促疾走，未免太辜負大好美景了。

戌末時分，鄭子傑已經順着那條寬敞平滑的青石板道路行來二十餘里。驀然，一道黑影自林間樹梢躍下，擋住了他的去路。

鄭子傑藉月色一打量，見對方是個身穿黑衣的幪面人。心中暗暗好笑，若是翦徑打刦之徒，遇上我鄭子傑，可就算你倒楣了。

那黑衣幪面人攔住鄭子傑去路後，立即沉叱道：「那裏去？」

「羅家堡。」

「回去！」黑衣幪面人揮着手說道：「要去羅家堡，明天再去。」

鄭子傑聽出對方說話彷彿是一女子之聲音，由於對方頭上包着黑巾，使他不敢肯定。沉吟良久，方才揚聲問道：「請問今晚因何不能去？」

黑衣幪面人緩慢而有力地說道：「我就是『脂粉閻羅』冷翠，今晚是『摘星手』羅雲龍的死期，我不願意有外人在旁碍手。」

鄭子傑不禁暗暗一怔，想不到就這樣突如其來地和冷翠遇上了。

他鎭定心神，故作訝然地問道：「姑娘因何要殺那羅堡主？」

冷翠沉聲說道：「你用不着明知故問，『龍虎七兄弟』殺了我的全家，自然要殺他們報仇。」

「姑娘有憑據麼？」

「先父臨終時，奮力在地上寫下『龍虎兄弟老……』幾個字，那就是憑據。」

「從那個『老』字可以看出，兇手不是龍虎兄弟所有的人，而是其中一個。姑娘不詳細查查是誰，却濫殺一通，是何道理？」

冷翠寒聲道：「我可懶得去查問是老幾幹的好事，反正他們七人之中有一個兇手，殺光他們七人，也就是殺死了謀害我全家的元兇。」

鄭子傑搖搖頭，道：「姑娘以一竹篙打一船人的作法，在下却不大贊同。」

「哼！你不贊同？你不贊同又該怎麼樣？」

鄭子傑陪着笑臉說道：「在下既不是助龍行雲，更不是爲虎作倀，只是希望姑娘不要亂造殺孽。古人說得好，寃有頭，債有主。『龍虎七兄弟』之中固有一人該死，却有六人無辜。寃寃相報，到時他們的後人找到姑娘頭上，姑娘又當如何呢？請姑娘務必三思。」

冷翠冷哼了一聲，道：「那是我姓冷的事，用不着你來管，除非你是他們的孝子賢孫！」

鄭子傑不禁有些冒火，不過他却忍住了，和顏悅色地說道：「冷老英雄享譽武林多年，姑娘可言出身武林世家。但却如此出言不遜，殊出在下意料之外。不過，在下並無心去責怪姑娘，因姑娘此刻心情不寧，難免性情暴躁不安……」

「住口！」冷翠嬌叱了一聲說道：「用不着你來敎訓我。」

鄭子傑也有些不快地說道：「那末，請姑娘讓開吧！」

「爲什麼不拔出你的雙劍一闖？」

「姑娘太過份了。」

「我倒不覺得。以好言勸阻你今晚不要去羅家堡，已經是過份客氣了。」

鄭子傑遏止住欲要拔劍的衝動，沉聲說道：「多謝姑娘美意。不過，在下是一定要前往的。千里迢迢披星戴月而來，正是因爲羅堡主所召。他是在下的姨丈，此事絕不能放手不管。」

冷翠「颼」地一聲拔出長劍不吭不响地就一劍向鄭子傑刺去。

「鏘」地一响，鄭子傑背上的雙劍也出鞘，呈交叉狀將冷翠的長劍架住了。

同時，鄭子傑疾聲叫道：「姑娘且慢動手！請聽在下……」

「少廢話！」冷翠沉叱了一聲。

叱聲中身形半蹲，手中長劍一縮一伸，身形驀地急旋，長劍向鄭子傑足脛處掃去。鄭子傑此時如果拚着斷腿之厄，很可能使冷翠身首異處。不過，他並未如此做。並非怕斷腿，而是不願冷翠成爲冷家最後一個遭遇殺身之禍的人，人形猛地拔起，自冷翠頭頂越過。

兩劍未曾奏功，冷翠巳然掂出了對方的份量。一回身和鄭子傑面面相對，並未繼續攻出第三劍。

鄭子傑雙劍平貼兩脅，那是一個守護的架勢，並非攻擊姿態，輕言細語地說道：「姑娘可否暫息雷霆？」

「少嚕嗦！你簡直不像一個男人。」

「姑娘這是什麼話？在下昂藏七尺，怎會不像男人？」

「是男子漢大丈夫，怎麼只會躲閃招架，而不會還手？」

鄭子傑幾乎有些忍俊不住。不過，此時若笑將出來，必然被對方誤以爲是譏笑、訕笑。因此，緊綳着面孔一本正經地說道：「冷姑娘請聽在下一句話，『龍虎七兄弟』是因姓名中有『龍虎』二字而結盟，根本談上什麼志同道合，平日各居一處，甚少聯繫，並不可能聯手去對付冷老英雄……」

冷翠冷冷接口說道：「我並沒有說他們聯手圍攻。」

「不錯。在下的意思也就是說，七兄弟之中必有六人是無辜的。就比如在下的姨丈羅雲龍早年行走江湖之際，也許有兵刃相見，殺身害命之爲。但是，近五年來深居簡出，甚少在外走動，更不可能遠去蘇州，姑娘全家被害，一定與他無關。」

冷翠冷笑一聲，道：「你的意思是說，其餘六人殺之無妨，只是羅雲龍不能殺，可對？」

鄭子傑搖搖頭，道：「姑娘會錯意了。在下只是想請姑娘稍予在下三天的時間，去查明究竟何人才是眞正的殺害冷姑娘全家的元兇。」

「毫不成問題，你必該會在死去五人之中去選一個。」

「冷姑娘，妳看在下像那種卑鄙小人麼？」

冷翠楞了一楞，道：「看起來你像個君子，不然你這個時候也不會還活在世上了。」

「好，那麼妳我三日後晌午在『醉客居』酒樓見面。」

「慢走！」冷翠喚住了他。「如果三日查不出結果又當如何？」

「但憑姑娘，不過，在下仍需爲維護姨丈安危而盡棉力。」

「若果羅雲龍就是謀害我全家的元兇，則又當如何呢？」

「那……是不可能的。」

「別說得那樣肯定。」

鄭子傑沉吟再三，方才說道：「如果眞是那樣，在下願代姨丈謝罪。」

冷翠冷冷地一揮手，道：「用不着。我要元兇的頭顱祭奠亡魂，却不需要你這個不相干的性命。好！一言爲定，三日後晌午在『醉客居』見面。」

「在下準時到。哦……」鄭子傑低呼了一聲接道：「在下方才在『醉客居』酒樓遇見一個姓冷的朋友，他好像處處爲姑娘說話，姑娘如果見到，倒該謝謝他。」

「不必謝，」那個與你同桌而飲的冷姓少年，就是姑娘我。」

鄭子傑不禁愕住了。他還想說些什麼，可是，冷翠巳經去遠了。

鄭子傑悵望良久，這才回過身來，順着青石板大道往前撲去。

不旋踵間，羅家堡巳然在望。遠遠望去，只見燈光明亮，一陣陣梆鼓之聲不絕於耳。

× × ×

羅家堡眞可說得上是門禁森嚴，堡外四週遍佈暗樁，堡內巡邏穿梭不絕，房頂屋角埋伏了不少弓弩手。鄭子傑經過數道關口，才被帶進了堡門。

鄭子傑不禁暗暗爲冷翠捏了一把冷汗，如她不明就裏，胡亂地闖了來，縱有通天的本領，恐怕也要被這裏的埋伏困住。

繼而他又深深自責，自己不爲姨丈担心，倒反而爲一個前來索命追魂的「脂粉閻羅」担心，這成什麼話？該死！該死。

羅雲龍約莫有三十七、八歲，團團的面孔顯得一團和氣，一見鄭子傑跨進大廳，立刻搶着迎了過去，笑哈哈地說道：「子傑！你到底來了。路上辛苦了吧？」

「還好！」鄭子傑目光向羅雲龍的身旁一瞟，發現了一個神情驃悍的小伙子，一雙極不友善的目光盯着他，因而連忙問道：「這位是……？」

羅雲龍接口道：「本堡的總管向鵬飛，江湖中聞名的『霹靂刀王』。」

鄭子傑極爲恭敬地一拱手道：「久仰盛名。堡主在向總管捍衞之下，定可安泰無虞。」

向鵬飛神態狂傲，口氣托大地道：「不敢，鵬飛早就佈好了天羅地網，姓冷的丫頭只要敢來，無異飛蛾撲火。本不必勞駕鄭兄自千里外迢迢趕來，只是堡主思念殷切，藉機請鄭兄來此一晤。」言下之意，透露出請鄭子傑似乎是多餘的。

鄭子傑不以爲意，淡淡一笑，道：「敵暗我明，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向鵬飛朗朗大笑道：「不勞吩咐，堡內堡外巳如銅牆鐵壁，只怕一隻蚊子也飛不進來哩！」

練武之人最忌自大自滿，向鵬飛偏偏犯了這個毛病。鄭子傑也懶得再和他說。

「子傑！」羅雲龍插口說道：「想必你巳累了，我去吩咐下人給你弄點吃的，然後再好好地歇息一下。」

鄭子傑搖搖頭，道：「不！有點事想和姨丈談一下……」說着目光向向鵬飛一瞟。

羅雲龍自然會意，連忙說道：「子傑！向總管不是外人，有什麼話當面直言無妨。」

向鵬飛悻悻然看了鄭子傑一眼，然後向羅雲龍拱手一禮，道：「既有不便，屬下暫退。」

鄭子傑唯恐羅香龍去將向鵬飛留下，連忙拱手相送，道：「在下因有點家務與堡主一談，請向總管諒察。」

向鵬飛話也沒有回答一聲，就昂視闊步地走了出去。

「來！」羅雲龍招呼着鄭子傑說道：「這裏坐。上次在長安見你，你才十五歲，今年有二十一歲了吧？」

鄭子傑却沒有回答羅雲龍的話，落座以後，神情凝重地說道：「姨丈，小看冷翠是一錯誤的事。賀虎、龔錦龍、趙飛龍三個人，這幾年在關洛道上風頭之健，江湖上還很少有人能够與彼等比擬，竟然同時喪命於冷翠的劍下，足證對方絕不容輕視。」

羅雲龍點點頭，道：「我正因爲沒有小看她，所以才快馬傳信，將你從長安找了來。」

鄭子傑搖搖頭，道：「如此吊心提胆地日夜防範，並非善策。」

「向鵬飛的意思是——主動去找到冷翠，以除後患。不過……」

鄭子傑接口道：「不可以那樣做。」

「我也是這樣說，子傑！你認爲這件事該怎麼辦？」

「冷翠身遭滅門之痛，那是事實，江湖中盛傳元兇爲『龍虎七兄弟』，也不至於是空穴來風。如果眞是『龍虎七兄弟』幹的，兇手是誰？如果不干『龍虎七兄弟』的事，兇手又是誰？必需要找出殺人的元兇，才是解決事端的根本辦法。」

「對！」羅雲龍右手捏着拳頭，在左手內重重地一擊。繼而一皺眉頭，接口道：「可是，如何才能找出那個殺人的眞兇呢？」

「姨丈！」鄭子傑目光注視對方，凝聲問道：「『龍虎七兄弟』之中有誰和冷嘯天有過節？」

「這……這可難說了。」

「冷嘯天早巳收山十年，『龍虎七兄弟』之中，自老三齊龍天以下出道都不滿十年，不可能和姓冷的發生利害衝突，剩下的只有……」

鄭子傑說到這裏，不由自主的將話頓住了。

羅雲龍笑着接口說道：「剩下的就是姨丈我和老大何飛虎了。子傑！你認爲我可能作出那種殺人滅族的勾當嗎？」

鄭子傑連忙搖頭，道：「那是不可能的。至於何飛虎……姨丈！你可知道他早年和冷嘯天是否有過樑子？」

「那是龍虎結盟以前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姨丈！恕小侄說句放肆的話，龍虎結盟是一樁錯事，而且也太草率一點。」

羅雲龍點了點頭，喟然地說道：「我也知道。不過，爲了利害關係。大家明知肚內各作文章，仍然煞有介事地磕頭、燒香、喝血酒。」

「姨丈，爲了利害關係而結盟，這話就教小侄難懂了。」

「唉！早年的事說出來你也不明白：…」羅雲龍說到這裏，突然目光一亮，振聲問道：「冷嘯天遇害的多早晚的事？」

「聽說是前年上元之夜，距離現在巳經有兩年了。」

「前年上元之夜？」羅雲龍喃喃自語地說道。突然，他雙眉一揚，壓低了聲音道：「那年何飛虎未在『飛虎莊』過年，莫非他暗地裏去了蘇州？」

「姨丈如何知道？」

「七兄弟之中算我倆最近，而且各有堡莊紮下了根，每逢年節都要彼此走動走動。那年他却不在，不但我去撲了空，他也到了二月二日龍抬頭的時候才到這裏來回拜，可以想見他是出了遠門。」

「可是，出遠門並不能證明他去了蘇州；即使能證明他去了蘇州，也不能證明他是殺害冷嘯天一家的兇手啊！」

「最少他是可疑的。」

「姨丈！」鄭子傑笑道：「賀虎、龔錦龍、趙飛龍這三個人三年來也是行蹤不明，他們也可能是謀害冷嘯天全家的正兇。猜疑是沒有用的，必需要有明確的憑據；那種憑據要使冷翠能够確信誰才是正兇，到那時我們既不要終日防範，也不要抹着良心殺害對方以絕後患了。」

「子傑！」羅雲龍目光凝視着他，說道：「你方才說將憑據給冷翠去看，使她確認誰是兇手，難道你知道她的行蹤？」

鄭子傑巳經決定暫不揭露他巳和冷翠見過面的事情，因而搖搖頭，道：「姨丈會錯意了，小侄的意思是——只要有憑有據，冷翠找上門來時，可以拿給她看。」

「只怕這憑據很難找。誰也不會承認他就是殺人兇手。而且，七兄弟之中巳有五人遇害；如果兇手在他們五人之中，那就更加死無對證了。」

「姨丈！」鄭子傑加重了語氣道：「爲了您的安全，我們應該設法將元兇找出來。不然……很難對付『脂粉閻羅』的尋釁。」

羅雲龍雙眉一挑，道：「子傑，你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們找不出元兇是誰來，那就只有引頸受戮了？」

「話不是這樣說……」

「子傑！」羅雲龍的話聲有顯著的不快，「聽聞你習劍有成，所以我才千里迢迢地快馬傳信召你來此，不意你却說出了這種話來，眞是太令我失望了。」

鄭子傑疾聲說道：「姨丈！你誤會我的意思了。平心而論，我是同情那位冷姑娘的；但是，在任何的情況之下，我也不願姨丈受到傷害。」

羅雲龍嘆了一聲，道：「你的師父是崇尚『恕道』的無怨大師，他一向主張『劍道即人道』的說法，你自然也受到他的誘導和感染。我絕不逼你去做你所不願意做的事情，你自己看着辦吧！」

「姨丈！」鄭子傑神態懇切地說道：「小侄既然來了，維護您安全的責任自然就落到我肩上。不過，只要對方不太過份，小侄並不願用嚴厲的手段去對付對方，這點要請姨丈垂諒。」

「姨丈的爲人你多少也該聽說過，己所不欲，勿施予於人，這兩句話就是我的

原則。不過……」說到這裏，羅雲龍的語氣頓了一下，然後壓低聲音接道：「向鵬飛是個逞強好勝的人，你的想法和他的想法正好相反，你要與他多加協調才行。」

「小侄發覺他過份傲狂，這是武林中人的大忌。」鄭子傑翻了翻眼皮，又說道：「以姨丈的爲人，似乎不該用這樣一個人做總管。」

「子傑！你那裏知道。我雖然有心關門閉戶，養光韜晦，可是，江湖中的關係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斷絕的。因此，我才用向鵬飛；他年紀雖然很輕，出道却不晚，在這關洛道上很有點份量。」

「來這裏多久了？」

「五年了吧！」

「沒有給您惹麻煩，那還算安份的。」說到這裏，鄭子傑站起來說道：「天色不早，姨丈該安歇了，小侄告退！」

「廂房早已準備好了，有事可找向鵬飛。」

「小侄知道。」鄭子傑說着就退出了大廳。

大廳之外是一座較小的旁廳，向鵬飛和幾個勁裝疾服的大漢坐在那裏，一見鄭子傑出來，立刻站起來，皮笑肉不笑地問道：「鄭兄！家務事談完了麼？」

「唔！」鄭子傑明明知道話裏有骨，却沒有去理會他，一翻眼皮，問道：「請問總管，我住宿的廂房在那裏？」

「後院。」

「後院不是女眷住的麼？」

「羅堡主爲防範未然，將女眷遷走了。怎麼？談家務事的時候堡主沒有向你提起？」

「大概沒有吧？」鄭子傑漫應着。「請總管派個人帶我去吧！」

向鵬飛打了個手勢，座間一個大漢立刻站了起來，向鵬飛道：「他名叫羅剛，是專門侍候鄭兄的，起居方面，鄭兄有何需索，只管吩咐他。」

鄭子傑向那名叫羅剛的人打量了一眼，只見他身軀結實，眼光有神，沉穩而不虛浮，是個很有武功底子的人。以這種人作侍用聽差，未免太可惜了。他不明白向鵬飛此一安排的用意何在。

鄭子傑正要吩咐羅剛帶他前往後院，向鵬飛忽又說道：「鄭兄！你可知道鵬飛何以要將你安頓在後院廂房？」

「可是後院要小弟負責把守？」

「哈哈哈！」向鵬飛發出一陣奚落而又狂傲的笑聲，然後說道：「後院倚着斷崖峭壁，賊人進不來，可以使鄭兄高枕無憂。」

鄭子傑不禁怒火昇騰，幾乎就要勃然變色。由於他是練劍之人；練劍首重練氣；練氣則首重定力。因此他又將怒火抑下，沉聲說道：「多謝美意！不過，我鄭子傑千里迢迢自長安而來，不是爲了要找一個清靜休憩之所。強敵當前，請向總管不要輕視。」

「哈哈！一個丫頭片子也稱爲強敵，鄭兄未免太言重了！」

「如果那『脂粉閻羅』冷翠找的是你『霹靂刀王』向鵬飛，小弟倒想讓你去領敎一下。可惜她找的是羅堡主，小弟還不能袖手旁觀。」

「噢——」向鵬飛冷笑了一聲，道：「照你說，這羅家堡沒有你鄭子傑，就擋不住『脂粉閻羅』了？」

「我並未如此說，堡主既然召我來，我就得担負一分責任。」

「嘿嘿！」向鵬飛獰笑了一聲說道：「我這個總管讓與鄭兄如何？」

「向總管！你此時想走可不行。」

「爲什麼？」

「早不走，晚不走，『脂粉閻羅』冷翠要找上門來之際，你却要一走了之。以你的字號應該不是貪生怕死之輩，那麼，你的用意何在？是要給予『脂粉閻羅』冷翠可乘之機麼？」

向鵬飛面上青一陣，白一陣，鋼牙咬得格格作響。半晌之後，方沉聲說道：「鄭兄！你除了要嘴皮子，還會什麼？」

「還會分忠奸，辨黑白，明是非。」

「除此以外呢？」

「背上的雙劍也不是擺飾。」

「很好！」向鵬飛面上呈現一股猙獰可怖的顏色。「明晨卯正，鵬飛在演武場候教。」

鄭子傑不願逞強爭勝，更不願在這個時候和向鵬飛失和，但是他發覺向鵬飛狂傲過甚，不是可以用言辭能够打動或說服的。

因此，他點頭應道：「『霹靂雙劍』和『霹靂刀王』正應該霹靂一戰。」說完，掉頭向外走去。

向鵬飛在聽到「霹靂雙劍」四個字時，心神一凜，面上的狂妄之態也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股陰森森的笑意。

× × ×

卯正，羅家堡的演武場上已有數十個堡丁列隊以待，平日，每當此時，到場練武的人，少說也有一二百。現在，因爲堡內堡外遍佈羅網，能够到場的人，尚不及所有堡丁的半數。

太陽剛在東山一露臉，鄭子傑背插雙劍，英氣逼人地緩步走來。

向鵬飛滿面含笑地迎上去道：「鄭兄！鵬飛一向督導堡丁操練甚勤，近來爲了防範『脂粉閻羅』的尋釁，只能聚集這幾個人。移時堡丁各自演練之際，尚請鄭兄能够不吝指出缺失，鵬飛當銘感不已。」

鄭子傑不禁楞住了，向鵬飛非但絕口不提比武較量之事，而且態度謙和，與昨夜簡直判若兩人。

鄭子傑百思不解，眞是應了一句俗語——向鵬飛昨晚必是睡在磨子上，想「轉」了。

對方如此客氣，鄭子傑自然也就以禮相待，雙拳當胸一抱，含笑說道：「總管太客氣，小弟一旁觀摩。」

向鵬飛也拱拱手，然後一聲令下，堡丁紛紛散開。

有的舞刀弄槍，有的彎弓射箭，都很認眞地演練。

足足演練了一個半時辰，直到辰、巳相交光景，向鵬飛才下令停手歇息，並命堡丁散去。

鄭子傑原來還有些懷疑，以爲向鵬飛故意使自己放鬆心情，然後再突如其來地提出比武之事。可是，直到現在演武場上，只剩下他們兩個人，向鵬飛依然絕口不

提，鄭子傑才深信對方已然主動放棄了。

爲什麼呢？是受到了羅雲龍的呵責嗎？如果是，向鵬飛最少也該說幾句狠話爭爭面子，從他那種和顏色的態度看來，似乎是出於他的自願。那又是什麼原因促使他轉變的呢？……

「鄭兄！」向鵬飛溫和的聲音打斷了鄭子傑的沉思。「昨夜鵬飛冒犯了，多請海涵。」

「那裏話！」鄭子傑由衷地感到一絲慚愧。「小弟後進末學，理當尊敬總管，錯在小弟，這裏賠罪。」說罷，深深地一揖。

向鵬飛連忙伸手將他挽住，仰望晴空，吁嘆了一聲說道：「鄭兄說得不錯，強敵當前，你我應該和衷共濟，不該有意氣之爭……」

鄭子傑心中一喜，不禁插口說道：「向總管也認爲『脂粉閻羅』冷翠是強敵了麼？」

向鵬飛點點頭，聲調緩慢地說道：「不錯，鵬飛昨晚想了一夜，以范四爺和齊三爺的身手，而且還嚴加防範，都免不了慘遭殺害，冷翠的厲害自然可以想見了。鄭兄！對付這個姓冷的丫頭，該用個什麼法兒？」

鄭子傑一字一字，有力地說道：「只有一條途徑。」

「噢！」向鵬飛冷峻有神的目光逼射着他，「說出來聽聽。」

「找出殺害冷嘯天的元兇。」

「就是這個法兒麼？」向鵬飛面上有迷惑的神情。「我們憑什麼要爲冷家緝兇呀？」

「不是爲冷家緝兇，而是爲了澄清眞象。冷翠姑娘只知兇手是龍虎兄弟其中的一個，而不知是誰，所以才要殺死所有龍虎結盟之人，而不使元兇漏網。」

「她辦得到麼？」

「向總管！你又在輕視她了，龍虎七兄弟去其五，怎知她辦不到？」

「在羅家堡她可能要受點挫折，憑你我的雙劍一刀，只怕她闖不過。」

鄭子傑沉吟了一陣，掉轉話題問道：「請問向總管，換一個立場說話，冷翠姑娘替家人報仇的舉動有沒有錯？」

向鵬飛不假思索地答道：「絕對沒有錯。」

「對了！」鄭子傑振聲說道：「如你我不敵被其所殺，自然無法想到以後的變故，如果合你我之力可以勝她，請問向總管，你會置她於死地麼？」

「這……」向鵬飛沉吟了一陣，圓滑地反問道：「以鄭兄的意思呢？」

「你我俱爲頂天立地的漢子，怎能抹殺天良，殘酷地去對付一個爲報滅門之恨的弱女子？」

「話是不錯。不過，冷翠在世上一天，羅堡主就一日不寧，這點鄭兄是否想到了？」

「不錯。」鄭子傑點了點頭，接着說道：「所以積極找出殺害冷嘯天的元兇才是一勞永逸的辦法。否則，不是由你我狠心設計去殺害冷翠；那就是堡主終有一天會死在冷翠之手。」

向鵬飛托腮沉吟，走去了一邊，半晌，方轉回來說道：「鄭兄！你的看法很對。但是，如何着手呢？」

「這要從冷嘯天過去行道江湖的作爲去清理，小弟出道太晚，對江湖中事所知不多，對冷嘯天的事情更是無所瞭解。」

鄭子傑說完後，目光凝視着向鵬飛，分明是要他提供資料。

向鵬飛自然明白他的意思，沉思了一陣，方才說道：「鵬飛雖然比鄭兄多在外面混了幾年，但是對冷嘯天的其人其事也所知不多。只知道他手裏有一把名貴的金刀，一套『撥浪刀法』很少有用刀之人能與之比擬，除此之外，就一無所知了。」

「噢！難道總管的『霹靂刀法』也難以與之比擬麼？」

向鵬飛語氣淡然地答道：「家師是個與人無爭的好好先生，待至鵬飛出道，雖有心見識一下，可惜冷嘯天業已封刀多年了，不過，江湖上似乎公認『撥浪刀法』要勝過『霹靂刀法』。因爲鵬飛出道以後，江湖上只是給與鵬飛一個『霹靂刀』的封號。那個『王』字却是在冷嘯天遇害之後，才加上去的。」

聽完向鵬飛一番話，鄭子傑若有所思地仰望長天。良久方喃喃說道：「這洛河鎭看起來還很熱鬧哩！」

向鵬飛訝然說道：「鄭兄怎麼又想到那一方面去了？」

鄭子傑故作神秘地壓低聲音說道：「冷翠是一個單身女子，不管她如何收斂行藏，只要她來到了洛河，終歸會暴露行踪，小弟此刻打算到鎭上去走走。」

其實，他是提前去和冷翠一會。因爲，他突然想到有許多事情要問一問她。

向鵬飛目光在鄭子傑面上掃了一圈，低聲道：「這樣也好，待鵬飛陪鄭兄去走走。」

鄭子傑連連搖頭，道：「不！你我二人必定要有一人留在堡中，萬一那冷翠抽冷子來到……」

「她白天也許不敢來吧？」

鄭子傑道：「那可不一定，向總管還是留下吧！」

向鵬飛略一思索，然後點頭應道：「好！鵬飛留在堡內。鄭兄可帶羅剛同行，萬一發現了冷翠的行踪，也好教他回來報個信兒。」

「不必了！你我既不打算和冷翠過份爲難，只要她不進堡門，就不要去過問她，小弟現在就去。切記勿將方才你我的談話說與堡主知曉，免得他担心。」

「鵬飛省得。」

鄭子傑這才掉頭走出了羅家堡。

以鄭子傑的算計，冷翠昨晚必定在「醉客居」附設的客房中住下了。因此，他不疾不速地行走，約莫午正用飯之際來到了「醉客居」酒樓，很可能在店堂裏就會遇上冷翠。

他的判斷沒有錯，一上樓就看見冷翠仍是昨天那身男裝，一個人佔據了一副臨窗的座頭，目光凝視着街心，一不移瞬。

鄭子傑正要走過去招呼，冷翠已回過頭來冷冷地掃了他一眼；同時，左掌橫立在桌上，向他打了個暗號。

那是誰都看得懂的暗號，意思是告訴鄭子傑不要和她打招呼。

鄭子傑雖有些莫名所以，仍然依照她的意思做了，緊靠着冷翠座邊的一副座頭坐了下來，兩人雖近在咫尺，却是背對背坐着，誰也看不見誰。

鄭子傑要了酒菜，須臾，堂倌送了上來，待堂倌退下後，才聽冷翠輕聲說道：「鄭兄！有人『踩』你的『綫』，就是坐在近梯口的那個大漢。」

鄭子傑用眼角餘光瞟了一眼，果見一個黑衣大漢坐在梯口一副座頭上，目光不時向這邊瞟。不過，鄭子傑却有些迷惑，對方是誰呢？

他正陷于沉思，冷翠又在他身後悄聲問道：「鄭兄怎麼提前來了？」

「有幾個問題想請教冷姑娘。」

「說吧！簡單扼要。」

「令尊是否有把名貴的金刀？」

「唔！有的。那是一把有名的紫金刀，映日金光閃爍，照月遍體湛藍。」

「那把紫金刀現在還在麼？」

「慘遭滅門大禍之時，冷翠正在清心庵隨靜月師太學劍。迨聞禍趕返蘇州，家門已是一片廢墟，因爲歹徒行兇之後並曾縱火，冷翠鳩工清理現場，僅發現先父臨終時在泥地上所寫之字，那把紫金刀却不知下落。」

「是否會有人因謀奪那把紫金刀而行兇？」

冷翠沉吟了一陣，方道：「我想不至於。奪刀之人，目的是要用，一旦亮出，不就承認他就是殺人的元兇？」

「姑娘如此說法未嘗沒有道理，不過，在下却另有看法。」

「什麼看法？」

「殺害令尊及家人之兇手，也許不是『龍虎七兄弟』。」

冷翠冷聲說道：「鄭兄此刻說這句話未免有偷天換日之嫌，難道先父會認錯人麼？」

「姑娘請稍冷靜，令尊一套『撥浪刀法』聞名武林，『龍虎七兄弟』之中，又有何人能够輕而易舉地置令尊於死地？」

「那可不一定，士別三日，刮目相看，當年彼此風雲際會之時，武功都在伯仲之間，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但是稍假時日，有人的武功會退，又有人的武功突飛猛進。鄭兄怎可一言斷定『龍虎七兄弟』之中無人能够勝過先父？」

「在下只是如此設想，眞象如何，還待進一步求證。」

「鄭兄！一天已過，只剩二天的限期了。」

「姑娘如果能够從寬……」

「鄭兄！這已經是天大的面子。不然，昨夜羅雲龍就已在我劍下喪命了。」

「冷姑娘！並非在下輕看姑娘，如果不是和在下有三日之約，昨晚喪命的應該是妳。」

「噢！」冷翠冷笑一聲，道：「我倒要聽聽鄭兄這話從何說起？」

「羅家堡中已經佈下了天羅地網，明哨暗樁，弓弩埋伏，不下數百多處。」

「鄭兄！若不是有人在監視你之行動，此刻我必定會大笑三聲。老實告訴你，昨夜我曾直趨羅雲龍的房間。只要我拔劍出鞘，他就會身首異處。後來想想和你的三日之約，才又空手而回。」

鄭子傑是無論如何也不肯相信的，但是他又不便指出冷翠是在大放厥詞，因而輕笑道：「在下深信姑娘並非誑言，想必姑娘曾得異人傳授，學得了隱身法吧？」

「哼！我知道你不會相信。鄭兄！想不想知道我是如何進去的？」

「願聞其詳。」

「本來，這件事我不該告訴你，不過，看在鄭兄對我一片赤誠，我也不想瞞你……」說到這裏，冷翠語氣頓了一下，然後接着說道：「我是三更時分到羅家堡去的，在還未進堡之時，突然出現一個黑衣幪面人，他指示我一條路徑，並詳告羅雲龍房間的方位。因此，我毫不費事地就到了羅雲龍的房外。」

鄭子傑不禁大驚疾聲問道：「那個人是誰？」

「我怎麼知道？反正也是一個希望羅雲龍早死的人。」

鄭子傑心中驚疑不定，無心留下去，於是高聲招呼堂倌算賬。

「鄭兄！」冷翠壓低語聲地說道：「容我先走一步。」

冷翠摸出了塊碎銀放在桌上，離坐而起，向梯口走去。

她走到黑衣大漢面前，忽然停步問道：「借問：去枉死城怎麼的走法？」

那黑衣大漢翻了翻眼皮，茫然地搖搖頭道：「枉死城？在下可沒有聽說過這個地名兒？」

冷翠瞇瞇地說道：「沒聽說過麼？那地方不錯哩！有機會不妨去走走。」說完後，就大搖大擺地下樓去了。

冷翠剛一下樓，那大漢突地向後翻倒，胸前一個大洞，正汩汩地流着鮮血。

這毫無疑問是冷翠方才動的手脚。鄭子傑不禁大驚失色，冷翠的長劍配在何處，他都沒有看清。而對方竟然神不知鬼不覺地出劍殺了人。這種劍法不但離奇，也太詭秘了。

鄭子傑原想抓住那黑衣大漢，問問是誰派來的，想不到冷翠却將他這條綫切斷了。

店堂裏一片大亂，圍着死者看熱鬧的亦有，爭相走避的也有，遭殃的是店主人，十有八九不曾付賬，就離座而去。

鄭子傑也乘亂走下了「醉客居」，左右一看，長街上早就沒有冷翠的影子了。

他略一猶疑，就放開大步向羅家堡疾奔而去。

× × ×

鄭子傑在烈日炎陽下一陣狂奔疾走，不過半個時辰，就回到了羅家堡。

向鵬飛站在堡門口，他身邊還有十幾個拿刀劍的堡丁，將整個堡門都封住了。

鄭子傑心頭不禁一凜，疾聲問道：「向總管！發生了什麼事？」

向鵬飛沒有立刻回答他的話，向身後一擺手，立刻有一個堡丁拿着鄭子傑的行李，走到他的面前，向鵬飛這才浮着一臉的陰笑，冷聲說道：「奉堡主令，請鄭兄即回長安。」

鄭子傑立刻意識到這是一個陰謀，當然他也明白這完全是向鵬飛的唆使，因而沉聲說道：「可以。不過子傑要面見堡主一次。」

向鵬飛冷冷地搖頭道：「不行！堡主一再吩咐，不許鄭兄再踏進羅家堡的大門了。」

「那麼，請堡主出來一見如何？」

「恕鵬飛不便傳達。」

鄭子傑不禁怒火高燒，沉聲道：「如此，我鄭子傑可要硬闖了。」

向鵬飛突然一揚腕，手中已然多了一把厚實的大刀，冷笑道：「你我還有一場刀劍之約，現在正是機會，你亮劍吧！」

鄭子傑雙腕一翻，搭住了劍把。可是然發現牆頭之上最少有一百個弓箭手將滿弓之矢對準着他，心頭一凜，未敢立即拔劍。

羅雲龍雖然聽信了讒言，逐他出堡，還念及親情，不想對他傷害。如果他此時一動劍，正好給予向鵬飛的機會。對方那把刀鄭子傑並沒有看在眼裏。可是牆頭上的亂箭却不大好對付。萬一不幸身殉，反而會落一個企圖謀害姨丈的忤逆罪名。

一念及此，鄭子傑施施然放下了雙手，冷笑了一聲，道：「向鵬飛！我鄭子傑心裏有數。咱們後會有期。」說完，自那大漢手裏接過行李，掉頭就走。

向鵬飛揚聲叱道：「姓鄭的！拔劍呀！想必是你背上的雙劍也不會是嚇人的擺飾。」

鄭子傑回身冷笑道：「我鄭子傑可不敢在姨丈的門前和他的手下動武，姓向的，我在鎭上『醉客居』候教，如果有心較量，不妨前來找我。」

向鵬飛哈哈大笑道：「我可沒那種興緻和你這種膽小鬼比劃，滾吧！滾得愈遠愈好。」

鄭子傑眞恨不得回去和向鵬飛拚個你死我活，可是，他忍下了這口氣。

在目前的情勢之中，他必須忍，不是爲自己，而是爲了羅雲龍和冷翠。

他一口氣奔下來二十多里，似乎要藉着狂奔疾走來發洩心中的悶氣。

突然，一個人擋住了他的去路，那是易釵而弁的冷翠。

冷翠負着手，顯得意態悠閒，輕笑道：「怎麼，被人攆了，還是負氣出走？」

鄭子傑苦笑道：「冷姑娘！在下到此地來原是要對付妳的，現在我們可能要聯手了！」

「聯手？對付誰？」

「對付那個昨天晚上指示你入堡路徑的人。」

「我只對付『龍虎七兄弟』，外人我可沒有興趣。而你却處處在呵護『龍虎七兄弟』，你我是永遠無法聯手的。」

鄭子傑激動地說道：「冷姑娘！你這樣的亂殺一通，想必也是出於無奈。你難道不希望知道元兇麼？」

冷翠點點頭，道：「當然想獲得元兇，不然，我怎會答應你等候三天？」

「那就對了。想想看：在羅家堡遍設崗哨的情況下，你怎能安然無阻地直到羅雲龍的房？爲什麼會有人在我姨丈處說壞話，使他將我趕走？很明顯，這內中必有很大的陰謀。」

「或許有。不過，與我復仇雪恨又有什麼關係？」

「一定有關係。最少羅家堡中有一個人希望羅雲龍早死。」

「你怎知那人是羅家堡的？」

「不但知道，而且還可以肯定地說那人就是羅家堡總管向鵬飛。只有他才熟知堡內的路徑，也只有他才能在佈置羅網時，留下一個漏洞。」

冷翠沉吟了一陣，道：「鄭兄！你的判斷也許是對的。難道就憑這個理由就要教我將報仇雪恨的大計終止嗎？」

「不是終止，而是暫停。」

「我已經答應暫停三天了。」

「時間也許不够……」

「對不住，鄭兄！」冷翠冷冷地說道：「我不能等到剩下一龍一虎老死。而且，眼前就有人但願羅雲龍早死，我却不能落人後手。」

「冷姑娘！如果你現在下手殺死羅雲龍，那就不算是你在報仇雪恨，你不過是中了別人的借刀計，作了一個劊子手。」

冷翠楞住了，良久，方始喃喃地說道：「依你說呢？」

「首先，我們讓羅雲龍明白了其中眞相，提高警覺。」

「這是什麼話？我僕僕風塵趕到這裏，是爲了要殺他，怎麼倒反過來帮他的忙呢？」

鄭子傑楞了一下，方才說道：「這不是帮他的忙，而是帮我的忙。羅雲龍隨時都可能有殺身之禍，最少在他死前要讓他明白，我鄭子傑並沒有背叛他。」

「嗯！」冷翠點了點頭，似乎是同意了他的說法，接着，眉兒一挑，說道：「不過，我想問一句話，我現在答應帮你這個忙，使羅雲龍明白眞實的情況，再過兩天，你還沒有查出元兇是誰，我自然要迫不及待地，向羅雲龍下手，那時候，你會怎樣？」

鄭子傑直率地回答道：「在下要竭盡所有的力量阻止姑娘。」

「會動用武力麼？」

「自然會！」

「如果我與你拚命，你會殺我麼？」

「會！」鄭子傑說得斬金截鐵。

冷翠哈哈大笑道：「鄭兄！你眞够得上是一個坦蕩的君子，儘管你和我處在敵對立場，我却仍願意助你一臂之力。」

鄭子傑拱手一禮道：「在下多謝。」

冷翠揮揮手說道：「鄭兄不必多此俗禮，只要你依我一件事。」

「說吧！」

「此刻前往『醉客居』落店，關上房門蒙頭大睡，不到明天天亮不要出門。」

「這是何意？」

「不必多問，你只照我的話去做就行了！」

「冷姑娘！妳該不會藉此機會去向羅雲龍下手吧？」

冷翠粉面一沉，冷叱道：「鄭兄！你太小看我了。目下三日之約未滿，我絕不會背約而行。即使滿約之後，我要下手之時，也會事先通知你一聲。我這支單劍不比你背上的雙劍含糊。」

「請恕失言！」鄭子傑也深深覺得自己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故而連忙罪賠。

（未完）

雌虎狂龍傳奇故事

馬雲·文
子成·圖

運財童子（中）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勇在放大假期間，偕同姜玲玲，姜小明姊弟，同到外地旅遊。第二天，剛巧是該市賽馬日，他們應當地一位富商之子范德賢之邀，前往馬塲觀光。石勇與姜玲玲也稍事投注博彩，頗有所獲。在全部程序將近結束的某一塲賽事進行中，竟發生意外，以致馬死人亡，於是令石勇不期然的想起賽馬的黑幕，到處皆然。他認爲這次意外，是人爲的因素居多。在散塲時，他結識了一位老馬迷，交談之下，更堅信他的看法，當他和姜氏姊弟回到酒店時，竟有幾名警探前來請他們去警局問話……

响導被殺

石勇本身也是警探，所以他知道許多時有人冒認警探。

因此他要求對方先讓他檢查一下那隨身携備的證件。

對方非常合作。

另一些大漢則向櫃枱取去兩間房間的門匙。

從櫃枱裏的男女職員態度已經可以看得出，他們不會是假冒的。

剛才這些人獃在會客大堂上的沙發上，顯然在等他們回來。

「香江三俠」未被警探帶走，就先帶到他們居住的房間去搜索。

帶隊前來的警官，取去了他們的所有證件。

然後又有人向他們宣讀了警誡詞。原來余金死了。

余金是被人謀殺的。

警方有理由懷疑是他們幹的。

「香江三俠」聽了，有如晴天霹靂。

× × ×

三俠蒙冤

石勇等人巳被警方拘押起來。

他們不但沒有謀殺余金，連進一步的詳細情形也不知道。

石勇等人被問話。

負責問話的只是較低級的偵探部的警方人員。

石勇却要求見他們的上司。

石勇想過了，這件事看來絕不簡單，他希望及時通知香港方面，他的上司。

由於他是一名探目，相信見了較高級的警官之後，一定有個交代。

姜小明曾被安排認人，這也令到石勇和玲玲莫名其妙！

難道一切麻煩來自小明的身上？

最不幸的就是：經過了認人手續之後，被警方邀來認人的人，居然輕易認出了小明。

到底小明做過一些什麼事？

× × ×

晚上。

遊客的晚上本來是多姿多采的，可惜

，現在「香江三俠」卻身陷囹圄。

警局裏的羈留所，環境並不好。天氣十分悶熱，那把風扇的風力根本驅不了熱浪。

晚餐是由警方送來的，很粗糟。其實就算再美味可口，他們也吃不下咽。

姜玲玲獨自囚於女犯人室。那兒還有蚊虫，更令她坐立不安。

石勇和小明在一起。

此外，男羈留室這兒，還有個疑犯。連同石勇和小明，總共是三個人。

石勇問小明：「他們怎會懷疑你殺死了余金，眞奇怪。」

小明嘆氣道：「我也不知從何說起，也許是我合該倒霉。」

「我倒記起了一件事。」石勇道，「當余金離去之後不久，你也似乎出去了好一會兒。後來你回來，我問你去了那裏，你說只是到處逛逛，去散步。」

「是的。」小明道，「事到如今，我也不想再瞞住你。」

「難道……難道你眞的殺了他？」

「不！我沒有殺死余金，只是跟踪過他。」

「爲什麼你這樣做？」

「老實說，我一直覺得余金很可疑，於是趁他離去時，暗裏跟踪他。」

「你太愚蠢了。」石勇道，「這是陌生的地方，你根本不熟悉環境。」

「但我認爲余金一定跟他的同黨會面。」小明說，「所以我跟踪他，希望找回我的證件，想不到……」

小明於是把他跟踪余金的情形，一一向石勇覆述。

小明當時跟踪余金，看見他登上一幢樓宇去，找一個人。

小明見不到那個人。

但是，當時小明卻聽到了他們之間，站在門口處的交談。

因爲小明只躲在梯間，沒有出去。

他聽到余金跟一個人說：他要找在機場做扒手的人。

大意是：這宗買賣他也有份，所以，他希望分賬云。

小明正想再竊聽下去，卻有人上樓。

那人跟他打了一個照面。而且，以懷疑的目光瞪住他。

小明作賊心虛，惟有匆匆離去。

至於以後余金的行踪，小明根本不知道。因爲他很快便返回酒店。

經此一役之後，小明仍不知道已闖了禍。

直至到在「認人手續」中又見到了在梯間打了一個照面的住客，才知道自己做了傻事。

石勇聽了小明的陳述，反而弄得糊塗起來。

本來在機場出了事之後，他也一度懷疑過余金。因此才會鬧到機場的警崗去。

也許就是因爲這樣，才更加加強了警方對他們的懷疑。

不過，事後他們對余金的看法卻有不同：他們覺得余金的確很熱心的，幫過他們。甚至連佣金也不要。

然而現在，石勇卻又給小明弄得糊塗起來了。

石勇以詫異的語氣問：「你沒有聽錯吧？余金要去分贓？」

「是的。」小明發誓道：「我決不可能會聽錯的。」

「聽你這麼說來，余金豈不是個兩面人？」

「那地方我還記得，可惜我們現在的行動已失去了自由。」

「我們眞不知道行了什麼運，接二連三的發生了這許多不愉快的事。」

「我想，先設法請個律師，把我們保釋出去再說。」

「我也這樣想，可惜他們似乎不理會我的警探身份。」

「都是我不好，我害苦了大家！」小明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 × ×

姜玲玲在女疑犯的臨時羈留室中，被一名女警帶了出來。

那女警告訴她說：有人前來保釋她出去。

她難免感到有些奇怪，但很快便想到此人是誰。

果然，帶同律師到來保釋她出去的人，正是范德賢。

范德賢向她道歉，表示剛剛才接到了消息，所以來遲了。

姜玲玲問及石勇和她弟弟小明。

范德賢只表示：他的律師回頭會另想辦法，目前不可能。

因爲小明犯了謀殺嫌疑，而石勇則是帮兇云。

玲玲心裏想：「三個人之中有一個自由，總好過三人同時失去了自由。」

玲玲要求先去見見石勇和她弟弟，但對方顯得不大高興。

范德賢道：「我認識的警官不在這裏，這裏的值日警官不會批准，不如你先跟我走，一切留待明天再說吧。」

姜玲玲雖然感到不合理，但這是人家的地方；這裏的法律，她也不大明白。

因此，她惟有無可奈何地，跟住范德賢先行離去。

× × ×

汽車在黑夜中疾馳。

這是有司機駕駛的汽車。

除了司機之外，就只有范德賢和姜玲玲這兩個人。

律師在警局裏辦好手續之後，在警局門口已經跟他們分道而馳。

姜玲玲一心惦念她的男友和弟弟，對四周環境又不熟悉。

等到汽車停下來之後，她才發覺這是一處人跡罕見的郊區地方。

姜玲玲忍不住問：「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

「我的別墅。」范德賢一本正經地說道。

「爲什麼不送我返酒店？」

「你以爲酒店會安全麼？」

「爲什麼不安全？」

「你似乎還不知道今天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呢，小姐。」

玲玲怔怔地問：「發生了什麼事？」

「你們開罪了黑道中人。」范德賢道，「如果早知你想返酒店，我就不必保釋

你出來，索性讓妳留在警局裏面還安全得多呢。」

姜玲玲心裏想：這花花公子帶她到這兒來，大概也不會有什麼好事做出來。

不過，她既然作好了心理準備，也就帶着「拚死」的勇氣，進去再說。

范德賢一邊陪她走進別墅去，一邊說道：「我帶你到這裏來，目的也只不過爲了逃避黑帮的耳目。你切不可以爲我另有企圖。」

姜玲玲却冷然一笑：「這點我倒可以放心，因爲我至今仍是犯人一名，我才不信你吞了我，萬一出了事，將來我在法官面前自有交代。所以我才不担心呢。」

范德賢搖頭苦笑道：「好厲害的女孩子。」

二人進入了別墅之內。

裏面陳設豪華，除了一名女傭之外，還有一名花王。

范德賢吩咐女傭人到樓上去，爲玲玲準備了一間客房。

他一邊倒了一杯酒，一邊又問：「你也喝一杯麼？」

玲玲搖搖頭。

「我也只是隨便問問。」范德賢道，「明知你不會喝，因爲你担心上當。」

「你未免把我看得太小家，也把你自己看得太低了。」玲玲笑了笑，「其實一直以來，我對你的印象倒不錯，事實上你對我更好，尤其是來了這兒之後，我在這裏人地生疏，自然更加覺得親切了。」

「你知道那就最好。」范德賢這時已倒了一杯酒，捧在手中。

他呷了一口，回頭又問：「今天在馬場裏，你的收獲一定不錯。」

「是的。多得你的貼士。」

「不要客氣。我只不過略盡地主之誼而已。」范德賢想想又問：「爲什麼後來不見了你們三位？」

「我們曾經找過你，但四處找也找不到。」

「噢！不錯。那是因爲有騎師墮馬，我有點事跑開了。怪不得後來想起你們，我四處去找也找不到。」

「假如我找不到你，我們在一起，今晚的事可能不會發生。對嗎？」

「也許是的，我跟本市一些高級警官相熟。不過，如果牽涉到人命，我也無能爲力。」

「你倒坦白。」玲玲又說，「不過，我弟弟並未殺人。」

「我也相信這小小年年紀不會做出這麼兇殘的事。」范德賢說，「不過聽警方的人對我暗示，叫我最好不要插手，以免惹禍上身。如果以此忖測，這件事似乎很麻煩。」

「我也知道麻煩。」玲玲道，「如果你有辦法救他們出來，我一定好好的報答你。」

「不要客氣，有辦法的話，我一定帮你。」范德賢道。

這時候，已是午夜時份。

范德賢呷了一口酒，看看壁上的電鐘，又對玲玲道：「你先到樓上去睡一覺，一切事情留待明天再商量吧。」

「我那裏睡得着！」姜玲玲深深地透了一口大氣。

他們之間，沉默了好一會兒。

一個在默默地想，一個在喝酒。

姜玲玲忽然又抬頭問道：「這裏有電話嗎？」

那邊明明有一具電話，但玲玲却故意有此一問。

「什麼事？」

「我想撥個長途電話。」

「撥往那裏？」

「香港。」

「要到市區電報公司去。」

「這裏不可以嗎？」

「不可以。」

姜玲玲當然不會相信，但表面上却裝成相信的樣子。

女傭由上面下來，說客房經已收拾好了，玲玲可以隨時上去休息。

玲玲在范德賢的陪同下，登上別墅的二樓去。

二樓只有三間房。

一間主人房是是屬於范德賢的，隔壁一間是書房，對面一間則是客房。

范德賢說：他今日晚上將不會在這裏渡宿，他要到市區去辦一些事。

不過他又警告玲玲：這是唯一最安全的地方。如果返回酒店，她可能會遭黑社會的人找到，那就麻煩。

姜玲玲佯作答允了，相約范德賢明天早上在此相會。

范德賢安頓好一切之後，果然與姜玲玲道過了晚安，便下樓去。

范德賢的做法，的確十分漂亮。

他並未表示出花花公子的本色，也從未令玲玲感到尷尬。

姜玲玲早已想好了。

她倚在窗前，俯首視着下面門外的情形。

她可以見到范德賢的汽車，所以當范德賢登車離開這裏的時候，她也一定可以見到。

只要范德賢離開那兒，她就開始自己的一連串行動。

首先，她會悄悄溜到下面，相信女傭一定已經入睡了。

然後，她會將電話簿取去，返回樓上，再閉上房門調查。

她知道這兒也是一個相當進步的都市，郊區既然也有電話裝置，沒有理由一定要到電話總局或者電報公司才可以撥長途電話。

玲玲所以要撥長途電話到香港，並非爲了找石勇的上司布列督察。

布列的職位已升爲總督察。

玲玲希望透過他的關係，由香港警方與這裏的警方連絡，討個人情，讓石勇和小明獲得自由再說。

但是，當姜玲玲目睹范德賢離開了這間別墅之後，她才發覺那度房門已經上了鎖。

無論她費盡了多少氣力，也無法打開那隻房門。

她知道上當了。

窗口有鐵枝，當然也不可能由那窗口出去，怎麼辦？

她忽然覺得自己十分愚蠢，爲什麼早

不想到這一着？

也許是范德賢的態度太過和藹可親，也許是自己想得過份天真。

相反，假如對方如狠似虎，她反而會提高警惕，那就不會上當。

× × ×

警局裏。

男疑犯的臨時羈留所之內。

石勇和小明都無法可以閉得上眼睛。

石勇覺得這一次眞的是「虎落平陽被犬欺」，他三番四次要求見見值日警官，人家却不理會他。

這當然是十分不合理的事，他氣得幾乎要爆炸了，但又有什麼辦法？

這是人家的地頭，自己却被人囚在牢籠之中，根本無計可施。

小明一直在想，想着在機場如何被人扒去了皮夾。

想着在梯間偷聽到佘金與那不知名人仕的門前交談情形。

雖然在這漫漫長夜之中，石勇都已經聽到了小明交代的每一個小節，但石勇和小明都一樣，同樣想不到佘金爲什麼會被人殺害。

難道就是爲了小明跟踪他？

不可能的，即使小明不悄悄跟踪他，相信他還是難逃一死。

小明自然感到十分不值，他的證件還未找回來，想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石勇要求見值日警官，目的也只爲了找他代撥一個長途電話。

石勇早就意味到這件事非常麻煩，最好還是及早通知布列——他的上司。

因爲布列是親自批准石勇來此渡假的警官。

石勇在不知不覺中睡了過去。

然而小明無論如何也難以入睡。

突然走廊那邊傳來了一陣步聲。

夜深人靜，那步聲聽起來份外刺耳。

小明立即抖擻精神，坐了起來。

走廊那邊出現了一條人影。

小明心裏想：要是又有新的犯人解入來，最少也有兩個人影才是。

因爲除了一個可能是犯人之外，另一個自然是押解犯人的警察。

但是，只有一個人影，他當然不可能是新來的疑犯吧？

小明心裏想着，石勇也像從噩夢中驚醒一樣，整個兒紮了起來。

石勇雖然閉上了眼睛睡着了，也顯然很警惕，所以聽到了少許聲音，他也會紮醒。

「發生了什麼事？」石勇在昏暗的環境底下，問小明。

「我也不知道，」小明瞪住逐漸移近的人影，「似乎有人來。」

「可能是守衛的換班。」

「不，他不是穿制服的，你瞧！」

透過一排鐵枝，他們可以見到那人已到羈留室外面停了下來。

那人是穿便服的。

他正與門外一名武裝警衛交談。

石勇和小明都不知道他們交談一些什麼，只見那名武裝警衛取過了鎖匙，似乎要過來將閘門打開。

石勇和小明都感到一陣莫名的興奮，彷彿救星到了。

進來的果然是一名便衣警探。

「我叫方展。」那警探自我介紹，「我是佘金的朋友。」

這一次却輪到小明吃了一驚。

小明是被指爲殺死佘金的兇手，難道他的警探朋友要來爲他報仇？

但小明回心一想，反正自己根本就沒有殺過人，怕什麼？

他吃驚也只不過是下意識的事。當他冷靜下來之後，就反而覺得這是他解釋的大好機會。

他向方展解釋跟踪佘金的詳細情形。

小明還担心方展不相信他，還當面發誓。

方展道：「實情如何，我未經調查自然無法清楚。不過有件事不妨告訴你，就是佘金並非扒手集團的人，他的爲人，我十分了解，你聽到他說要分贓，可能是另有目的，因爲他死前有過一次電話找我。關於你的證件，他已有了初步的消息。」

小明立刻問道：「他已知道是誰扒去的？」

「是的，一個扒手集團。」方展道：「因爲他們要勒索一千幾百，但佘金難以應付。」

石勇道：「他該坦白轉告我們。」

「他的心情也不難想像得到，如果他以此轉告你們，你們不難以爲這是他和扒手集團的人互扯貓尾，志在騙你們的錢。」方展又說：「所以他在電話中叫我想想辦法。想不到，今天却傳來了這不幸的消息。」

石勇感動地說：「想不到他果然是一等一的好人。一開始我們就錯怪了他，現在正是後悔莫及。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只要我姓石的有恢復自由的一日，我會盡我所能，誓將兇手繩諸於法，然後才離此返港。」

方展道：「我也是在電話中聽佘金說過，聽說閣下是來自香港的警探，如此說來，我們也說得上是行家。」

「所以你應該相信我決不會知法犯法。」石勇道。

「我當然相信你，最少，佘金生前已在電話中向我交代過你們三位。」方展又說：「我漏夜趕來，就是爲了找你商量一下。」

「請問你有什麼高見？」

「高見則不敢。只不過我們既是行家，理應互相帮忙。何況佘金還是我的好朋友呢。因此——」方展說到這裏，似乎有所顧忌，回頭張望，然後又放低了聲音：「你們是外來客，可能不明白這裏的糊塗事。」

「什麼糊塗事？」小明問。

方展道：「如果你們繼續留在這裏，只怕遲早也會被迫招認殺人。」

小明吃驚起來：「他們會迫供？」

方展點點頭：「這是省時又省力的做法，何況至今爲止，所發現的一切證據，似乎都對你們十分不利呢。」

石勇道：「你可否代我們找個律師，先將我們保釋出去再說。」

「本來這是最正當的方法，但是，我担心他們未必允許律師將你們保釋出去。」

」方展道。

「或者——」石勇想了想又說：「只保釋我一個人出去。」

小明也說：「是的，我是疑兇，罪名可能較重，但他——」

小明指指石勇，又說：「他應該沒有問題吧。」

然而方展卻束眉道：「我很難令二位明白我的心意。」

石勇道：「我們既是行家，即使服務地區不同，最低限度也是做同一樣的工作，你想我們怎麼樣，你不妨直說。」

「坦白對你們說吧，我仍在這裏工作，所以我實在不想說這裏的壞話！」方展似有難言之隱，「總之，如果你們相信我的，最好今晚就設法離開這裏！否則，到了明天之後，你們可能後悔莫及。」

「今的意思是——」石勇低聲問道，「可能有人對我們不利？」

「有件事，你們可能至今仍不知道，」方展忽然又說。

「什麼事？」石勇又問。

「你們還有一位女同伴，是不？」方展反問道。

「是的，」石勇急急問道：「她怎麼樣了？」

「她被人保釋出去。」方展說。

「是誰保釋她？」石勇感到意外地驚奇。

「我也不知道。」方展又說：「不過，從我那班同事的語氣中，可以想像得到，對你們非常之不利。」

「奇怪！」小明道：「誰保了她出去，偏偏不理會我們？」

「所以——」方展吶吶地說：「如果你們聰明的，最好趁未有不幸事件發生之前，及時逃離這裏。」

「逃走？」

「是的。」

「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逃出去？」

「唯一的機會在這裏，」方展把一些物件往石勇手心塞去。

石勇感覺得到，那是一枚百合匙。

方展又低聲說：「我已準備好一輛汽車在後面路旁，黑色的福特房車，很易認，後門的守衛較爲鬆弛。」

石勇道：「你肯定會有人對我們不利麼？」

「我不想多說，但我所講全是事實！」方展道，「你們還是自己作出決定吧，若非形勢太過險惡，要不是佘金死前那個電話，我根本不必爲你們如此着急。」

是的，現在已是午夜過後，應該是凌晨時份了，但方展卻會在這時候出現。

小明心裏想：方展可能是一番好意。

但石勇內心卻另有一番想法。

等到方展走了，石勇仍然按兵不動。

小明反而十分焦急。

他低聲問：「怎麼還不動手？」

石勇答道：「急什麼，先讓我想個清楚。」

「我們不可能留在這裏等死。」小明又說：「姊姊也走了。」

「小明，你猜，誰保你姊姊出去？」

「嗯，除了范公子之外，我眞想不到還有誰認識她。」

「對了，一定是他，但是，他爲什麼只保釋你姊姊？」

「也許警方認爲她無關重要？」

「那麼，最少也該過來向我們交代一句。」石勇沉吟道。

「是的，也許方展說對了，有人企圖認眞對付我們。」

「所以，我你就更加非要小心不可。」石勇道。

「但時間已經無多。」小明催促着石勇。

這時候，忽然有第三個人的聲音加了入來：「是的，朋友，時間無多，要走就趁早吧，必要時我倒可以帮你們一把。」

這第三個人，正是一同被囚在那兒的一名男性疑犯。

剛才此人一直躺在一角睡覺，閉上了雙眼，石勇他們也以爲他睡了。

原來此人一直在竊聽着，等待時機，目的無非想一齊逃出去。

石勇心裏想：自己才知自己事，自己是清白的，但這疑犯是什麼人，他卻不清楚，萬一對方是個殺人犯，萬惡不赦的大盜，豈非便宜了他？

但是，除非就取銷了逃走的意圖，否則這傢伙一定也要參與。

不讓他加入是不可能的事，他會破壞他們的行動。

因此，石勇想了想之後，終於說道：「我們還是不走？」

「爲什麼？」小明這樣問，那個疑犯也這樣問。

石勇道：「我你同是清白的，這件事相信遲早總會弄清楚。」

那疑犯苦笑一下，道：「你辜負了你朋友的一番好意不要緊，問題是這裏很黑暗，只要你們的的確確與人有仇，而仇家又拿得出相當數目的金錢，嘿，肯定你會倒霉！」

小明也說：「是的，石大哥，剛才方先生這麼說，現在這位兄弟也這麼說，我看，如果我們不走，極可能客死異鄉。」

石勇其實也眞的想走！

要不是那疑犯「醒」得太早，這時他已開始使用他的詭計了。

石勇不但深信他那位行家的話，也相信這可能是一項預謀。

說不定有人對姜玲玲的美色垂涎，然後巧施毒計，目的是迫玲玲就範。

那麼，石勇和小明肯定不會安然離開這裏，結果當然就只有含冤莫白。

想到了這裏，石勇忍不住問：「兄弟，你犯了什麼罪？」

那疑犯道：「喝多了，打了一場架，傷了一位朋友。」

那人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酒的確十分誤事，我現在亦深感後悔。」

石勇咬的緊了牙關，道：「好吧，我們一齊逃出去！」

小明和那疑犯均表興奮！

石勇又說：「不過，現在我們必須畧施小計，先行倒頭大睡。」

「嗯——有人來了！」那疑犯的朋友非常之迅速，就地躺下。

石勇和小明也佯作睡着了。

巡過來的，是一名武裝警衛。

那「格格」的革履聲，在夜靜深更的時份，聽來份外刺耳。

但是也靠了它，才可以令石勇他們知道此人的「位置」。

當革履聲遠去，石勇等人立即翻身爬了起來，湊近了閘門。

石勇用方展塞到他手心的百合匙，開啓了那度閘門。

百合匙果然是「一流製作」，一切都出乎意外的順利。

石勇對小明和那疑犯道：「現在我們先到女囚室去。」

石勇的目的也十分明顯，他要看看姜玲玲是否眞的被保釋出去。

姜小明也很掛念她姊姊的安危，如果她仍未離開這裏，他們又得另外再想辦法，將玲玲一併救了出去。

但是，那不知名的疑犯，卻沒有理會他們，直竄向後門。

毫無疑問，那疑犯對方展和石勇的「低聲談話」，都已聽得了一清二楚。

他奔向後門，大概是「依計行事」，因爲方展說過，「後門防範較疏，而且備了一輛福特舊房車」。

但是石勇卻不能不理會他的女友姜玲玲，於是他帶同了小明，轉到了另一條走廊——那是通往女囚室的。

石勇和小明機巧地避過了邏者的耳目，來到女囚室外面。

出乎意料之外，那邊竟然未見到有任何武裝警衛。

囚室之內，空無一人。

石勇和小明交換了一個眼色。

他們知道方展並未騙他們，姜玲玲的的確確已被人保釋離去。

他們正回頭走！

警報器突然大鳴！

石勇和小明二人大吃一驚！

接近後門那邊，傳來了吆喝聲！

一條人影飛快和竄了出去！

後門的警衛揚聲喝止，但那人並未理會他們，於是傳來了一聲槍响！

「砰」然一聲！

槍聲劃破了黑夜的沉寂！

但是，那槍聲並未令到任何人倒了下來，因爲那只是警告性質的。

那疑犯很快已逃了出去！

警局中人，紛紛趕到後門查看。

武裝警衛立即將警局中所有的出口處，都加以封閉？

後面圍牆一角上面的瞭望塔，由於裏面的武裝警員居高臨下，可以看得清楚，他們見到黑影快要攢進一輛黑色福特牌房車裏去！

而警局停車場內的警車，雖然正紛紛發動，畢竟仍未來得及追出去！

因此，瞭望塔上的武裝警員，立即朝那奔竄中的黑影開槍！

他們一連開了幾槍！

但是，可能由於黑夜的關係，也可能因爲那人正在急急走動！

警員的射擊並未收效。

那人影已走進了那房車去。

於是有人揚聲高叫：「快些開車追，他已登上了一輛接應的汽車！」

發出上述警告的，自然是居高臨下的瞭望塔內的警員。

他已經够機智，因爲他明知自己鞭長莫及，射擊又未奏膚功，惟有寄望於他的同事。

他見到那人影輕易就可以開啓那房車的車門，所以他才想起那是一輛接應的汽車。

因爲一般人的汽車，即使停在路邊，也不會不鎖上車門的。

毫無疑問，他是想對了。

那汽車立即開動！

塔上的武裝警員，又急得一連放了幾槍！

警車正紛紛由停車的廣場開出，目標是一輛黑色的福特房車！

警車分頭兜截！

黑夜的街頭之上，槍聲連串地响起。

射擊的目標，正是那輛開得飛快的黑色房車。

然而，警局之內，有人衝進男疑犯臨時羈留室去查看之後，發覺逃脫的犯人總共應該是三個，但剛才由後面閘門竄出的，卻只有一個。

於是，警局裏面，武裝警員紛紛荷槍實彈，展開地毯式的搜索。

× × ×

經過了一番精密的搜索之後，全無結果。

三名男性犯人之中，分明逃脫了一個，其他二人難道會隱身？

負責指揮的值日官已經够機警，他利用第一時間，下令封鎖所有出口。

然而對方還是一樣有辦法逃了出去，爲什麼？

× × ×

警局之內，雖然封鎖了所有出口，但卻未阻止警車開出！

警車紛紛由警局內的停車廣場開出，目標是一輛福特房車。

用人去跑步追逐一輛在逃汽車當然不可能，但用警車就有辦法制勝？

因此，守衛並未阻止警車離去。

石勇和小明也看準了這點。

他們就在其中一輛警車之內。

× × ×

除了由石勇控制的一輛警車之外，其他由警局開出的警車，紛紛分頭兜截在逃的一輛黑色的福特房車。

那房車開得飛快！

警車一邊追，車上的警員一邊開槍。

幸好時已夜深，街上車少人少，否則恐怕早已造成交通意外！

槍聲卜卜之中，那黑色房車車身之上，已有如蜂巢一般。

房車儘管中了許多槍，那疑犯却十分頑强，並未將車子煞停。

迎面又來了一輛警車，那是正在巡邏中的警車，因接到警方的無綫電報告，趕來協助。

但犯人所駕的房車，卻風馳電掣地，迎面猛衝而來，毫不閃避！

迎面的警車反而給他嚇得一跳，負責開車的警員司機，急急閃避！

「轟隆」一聲！

撞向行人道上的，竟然就是担心被撞的那輛警車。

警車上的警員，大部份受傷。

其他警車見狀，急忙利用車上的無綫電召來十字車。

房車仍在逃！

街道上的追逐並未停止。

爲了防止更大的傷亡，追逐的警車上的警員已奉命格殺勿論，除非那在逃的汽車，及時停止下來。

然而那黑色房車有如野馬般，橫衝直撞，根本未有理會任何警告。

突然之間，一枚子彈在追逐中射中了黑色房車的一個輪胎。

黑色房車的車身立刻失去了平衡，車子正在急速前進，一時難以控制！

「轟隆」一聲！

黑色房車衝上行人道，撞斷了一支電燈柱，再反彈街中，與路邊一輛汽車相撞在一起，又發出了一聲巨响！

隨即見到一團火光！

汽車油箱受到磨擦，發生爆炸！

在後面進來的警車，車上的警員欲救無從，惟有利用車上的無綫電，通知消防車開來搶救，以防釀成巨災！

一場驚險重重的追逐終止了！

在驗屍官未到場之前，沒有人知道被燒焦了的「逃犯」是誰。

× × ×

石勇將警車往路旁停了下來。

小明道：「我們往何處去？」

石勇道：「先行換了車再說，因爲他們遲早總會發覺我們開去了他們的一輛警車。」

石勇與小明離開了警車，沿住路邊走過去。

路邊停了各式各樣的汽車，可以任由他們選擇。

時間已經是凌晨。

這時候人們正在甜睡之中。

街道上，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偶然街上會有一輛夜歸人的汽車經過，然而車中人根本沒有理會石勇他們。

所以，石勇可以小心選擇一輛名廠汽車。

在香港反黑組做過反黑探員的石勇，經手抓過不少偷車賊，也從他們的身上學會了不少偷車技倆。

眞想不到，來了這兒，石勇今夜竟然也會淪爲偷車賊。

石勇雖然可以隨意選擇，但他也明白到處境相當險惡。

他不敢將時間拖延得太耐，匆匆偷了一輛具有跑車性能的房車。

小明上了車之後又問：「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石勇一邊開車一邊說道：「由你帶路，我們先去找一個人。」

「誰？」

「就是余金生前找過的人。」

「嗯——」小明吶吶地說，「爲什麼不先去找我姊姊。」

石勇道：「你以爲在何處可以找到你姊姊？」

「范公子那裏。」

「你懂得到范公子的寓所去嗎？」

「……」小明呆住了。

石勇苦笑一下，道：「如果我估計不差，范公子不會讓一個女疑犯留在家中。我們遲早也要找他，但不是現在。」

小明也知道石勇是個有經驗的探員，於是聽他的話，在黑夜中認路。

石勇要小明帶他先去找余金找過的人，目的只有一個。

他要知道余金後來還去找過一些什麼人。

小明在黑夜中，憑街燈的照明，找到了一條橫街窄巷。

那是余金生前到過的地方。

小明下了車，指示着一幢舊樓的二樓，對石勇道：「他就是到這兒來找人。」

於是二人摸到了一處黑暗的梯間去。

那兒雖然黑暗一片，但小明却認得那是余金上過去的地方。

他們摸索中登上了二樓。

二樓只有兩個相對着的門口。小明記得余金生前「拜訪」的，只是右邊一個門口。當時他與一個人在門前交談。

當時若非有隣人返家，小明可能繼續躲在那裏偷聽下去，他亦可能會知道得更多。

但是，當時有人登樓，那人十分懷疑小明的企圖。

小明惟有匆匆離去。

現在小明又回到這兒來。

他摸索到那度門上，門竟然「呀」然自動打開了。

小明和石勇都暗自吃了一驚！想不到這門只是虛掩。

石勇探首內望，一片昏黑，什麼也見不到。

他伸手在門角摸到了一個燈掣！

開了電燈！

一具男子的屍體，立即接觸了他們的視綫！

他們嚇得幾乎退了出來。

石勇發覺屋內很靜，似乎沒有第二個人，於是蹲了下去！

那人年已超過六十。

石勇問小明道：「余金找的，可就是他？」

小明道：「當時我只聞其聲，未見其人。所以我不知是否就是他。」

就在這時候，警車聲在街上响起！

小明急忙後退，但被石勇一手拉住。

石勇湊近窗前，在窗簾的裂縫之中，俯視街上。

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却嚇得呆住了！原來警車轉眼之間，已經停在這幢樓宇的門前。

石勇拉住小明，急急衝出門外。

下面已有步聲傳了上來，一隊警方人員正匆匆登樓。

石勇與小明立即往三樓的梯間逃！

他們直登上了天台……

× × ×

石勇和小明在天台的梯間靜伏不動。

他們聽不到後面有人追上來。

石勇本身也是一名探員，他知道這種情況底下應該怎樣做。

下面的警方人員可能是接到報告之後，來調查那宗命案的。

假如是追捕石勇他們，這時候已經有人衝了上來。

石勇就憑着他的經驗，節省了不少的氣力。

到頭來他們儘管還是要離開那處天台，遠遠離開兇案現場，但是，從容離去與急急就道，分別實在太大了。

從容離去，可以小心翼翼，避免在黑夜之中失足跌死。

假如是手忙脚亂的急急就道，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意外。

他們終於從容離去。

× × ×

年紀已高達六十七歲的黑社會淺人胡老頭，是個癮君子。

他死於寓所中。

警方發覺他是被人用刀刺殺的。

當警方聞報趕往兇案現場時，發覺地上和屍體的血漬，經已凝固。

這等於說：兇案發生至今，最少已有數小時以上。難怪到場查案的警員並不太緊張。因此，石勇和小明亦可以從容地逃去。

× × ×

天亮了。

郊區別墅中的姜玲玲，並不知道石勇和小明二人已逃了出來。

她想盡了辦法，也無法可以離開那間有如囚室的房間。

她惟有倒頭大睡。

她知道艱險對她來說只是開始而已，以後一定還有更多可怕的事情發生，她必須作好心理準備。

她也明知要應付眼前所面對的險境，必須要有足够的精神。所以她希望好好的先睡它一大覺。

然而，東方剛剛發出魚肚白，她就紮醒了。

房內房外，一片沉寂。

她走到窗前俯視，只見靑草樹木，鮮花處處，這裏的居住環境確然不錯。只可惜這時候對姜玲玲來說，她已無心欣賞！

她沒有浪費氣力再去弄那些門戶，因爲昨夜她已經試過了。

她回到床前，發覺床頭几上有個收音機，順手扭開了機掣。

一陣輕音樂，配合着窗外的小鳥叫聲，情調本來十分之令人陶醉。

然而此時此地，姜玲玲要聽的，並不是這些輕音樂。

她只是想聽聽電台播放的晨間新聞報導。

她急於要知道余金是怎麼樣死掉的，以及如何牽涉到他們三人的身上。

她也想知道她弟弟和石勇，是否亦已獲得保釋出外候審。

她不知道這兒的司法制度。

假如這是香港，輕微的罪案，警方可以讓疑犯簽保出外候審。

如果是較爲嚴重的罪案，警方一定會拒絕保釋。

不過，警方拘留疑犯，也不可以超過二十四小時。在此期間，必須送上法庭。

姜玲玲的心裏想：假如這裏的司法制度與香港的差不多，那麼，警方也不可能無聲無息地，繼續拘禁石勇他們。

只要不是秘密拘禁，那麼電台一定會有詳細的報導。

只要電台有這項報導，相信外國電訊也會發佈消息至全世界。

只要外國通訊社有電訊發出，相信香港方面的報紙亦必然會轉載！

如果一切就像玲玲所想像的，相信布列總督察一定也會知道了這件事。

玲玲早就覺得，除了布列之外，相信沒有人能救他們出險境。

其實，石勇的身份本市警方早已知道了。現在既然牽涉到「命案」中去，那麼，本市警方應該循正常手續，及時知會香港警方才對。

但是，姜玲玲覺得本市警方未必會那樣做。所以她才會想到要用長途電話去通知布列總督察。

床頭几上的鬧鐘，已是早上七時正。

電台的新聞報導終於開始了。

姜玲玲非常細心地聆聽。

果然，新聞報告員提及了余金的命案。報導指出：死者是一名導遊員。

報導又指出殺死死者的，可能是一名來自香港的遊客。

這原是意料中事，所以玲玲並未感到有若何驚奇。

令她感到不安的，反而是接續而來的一段新聞報告。

據說：被警方懷疑與余金之死有關的二名香港遊客，突然「越獄」逃出了警方的臨時羈留所。

在警方的追捕過程中，疑犯所奪得的汽車失事撞毀，發生猛烈爆炸，着火焚燒，以至車毀人亡。

根據電台的報導：一具已被燒焦了的屍體，在失事汽車中找到。

警方一時之間，也無法分辨得出死者到底是誰？

他可能是石勇，也可能是姜玲玲的弟弟小明；亦有可能是另一名一齊逃出來的疑犯。

姜玲玲聽了該項報導之後，當堂呆若木鷄。

她感到悲觀、孤獨無援、手足無措。

姜玲玲的個性雖然十分堅强，但在這人地生疏的地方，面對眼前這惡劣環境，她也難免感到張惶。

萬一那個被燒死的人就是石勇或者是小明，以後他們將會怎樣？——玲玲越想越感到悲哀。

差些兒她就要哭起來。

雖然房間裏面只有她一個人，她可以放聲大哭一場。

可是她沒有這樣做。

她强忍着。

然後，咬咬牙關，將收音機關掉了。

門外忽然傳來步履之聲。

她像一個在沙漠旅行忽然見到了綠洲的人，急急衝了過去。

伏耳門板之上，那人正走向這間房。

不錯，她的確沒有聽錯，外面有人敲門。

她心裏難免感到有些啼笑皆非，敲門幹什麼呢？

經過了昨夜的掙扎之後，她已經知道自己的處境——她實際上是被人幽禁着。

門是在外面鎖上的，爲什麼還有人敲門？

難道現在就沒有上鎖？她試用手扭動門環，但開不得。

她下意識地揚聲問了出去：「誰？」

門外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姜小姐，是我，我是阿好，送早餐來！我可以進來嗎？」

姜玲玲意外地驚喜。

她當然歡迎任何人進來。只要有人入來，她就有辦法出去。

於是她說：「好吧！你入來。」

說話間，她閃向門後，作好了準備。

她知道這別墅之內除了她之外，只有一個女傭阿好，以及花王。

花王年事已老，除非他手上有槍，否則，他絕非玲玲的敵手。

至於阿好，她是個四十歲出頭的中年婦人，玲玲更加不會把她放在眼內。

現在門外出現的，究竟只有阿好一個人，還是還有一個花王？

然則，相信花王決不會空手而來，必然是手執武器，在旁監視。然後才讓阿好開門，把早餐送入來。

不管這想法是否準確，玲玲也要試行制服女傭阿好。

只要她能制服了其中一人，她才有辦法扭轉乾坤。

當然，她假如眞的那樣做，她必須冒被射殺的危險。

但是玲玲也想過了，范德賢把她軟禁在這裏，必然是另有目的的。身爲下人的花王，不管他手上持的是手槍抑或利刀利斧，相信也不敢隨意傷害她。

思想間，一陣開門聲傳出。

然而那度房門並未打開。

只見房門的門板之上，開了一個丁方不足一呎的小洞。

阿好就在那兒，將早餐送了入來。

姜玲玲不知好氣還是好笑，她失望地呆在那裏。

× × ×

玲玲的確很餓。

儘管這時候由於心情的影响，令到她食而不知其味，她還是先吃了一些早點再說。

早餐相當豐富。

有一杯鮮搾橙汁，一件火腿鷄蛋三文治，還有麥片、多士。

面對住那個銀光閃閃的托盆，再看見那些刀叉，玲玲突然靈機一觸，又從灰暗的失望中，回復了信心。

她立刻停止進食。

走到了窗前，俯視下面門前的情形。

花王與阿好在交談。

門前也沒有任何交通工具出現，也就是說：暫時沒有人到別墅來。

玲玲趁此機會，利用餐刀，朝那門板的隙縫中撬。

她的目標只是針對房門上的小門。她覺得小門較易得手。

果然，小門門外只有一條小橫栓，玲玲終於把它撬開了。

她伸手由小門探出去，試將房門的門扭扭動，但無法弄開。

她心裏明白，一定是上了鎖。所以她沒有浪費氣力。

她拉了一把椅子過來，試由小門擠身爬出去。

她用椅子盛高了身體，然後將上半身試擠出去。

但是，那小洞丁方不足一呎，根本沒法可以容納。

她洩氣地退了回來。

就在這時候，梯間傳來了步聲。

她急忙將小門掩回原狀。

阿好的聲音由門外傳了入來：「姜小姐，吃完了麼？」

話猶未完，姜玲玲在門後可以清清楚楚地聽到「咦」的一聲。

毫無疑問，阿好已經發現了小門已被人撬開了。

姜玲玲僅從聲音中可以分辨得出，阿好當時站得非常接近房門。

她必然就在房門之外，與玲玲之間，也只不過是一板之隔而已。

玲玲感到機不可失，爭取第一時間迅速將小門拉開。

果然，阿好呆若木鷄的，獃在小門之外，瞪住玲玲，嚇得張開了嘴吧。

玲玲完全沒有讓她稍作反應，立即伸手出去，一手將阿好的頭髮扯住。

等到阿好有所反應的時候，一切都太遲了。她越掙扎，頭皮越痛不可當。

姜玲玲將她拉到最靠近房門的地方，另一隻手迅速把餐刀伸了出去，架住阿好的頸項，然後沉聲說道：「不要作聲，否則我會殺死你！」

阿好也知道處境萬二分的危險，她只好乖乖的不作聲。

姜玲玲突襲得手，故意把閃閃生光的餐刀上揚，讓阿好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然後又狠狠地對她說：「把門匙拿出來，贖回你這條命吧！」

「門匙不在我這裏。」阿好說。

玲玲十分生氣，她說：「除非你設法放我出去，否則我殺了你再說。」

「不！不要殺我！」阿好哀求着，「你先放開我，我一定想辦法救你出去。」

玲玲冷然一笑：「你當我是三歲小孩子麼？」

阿好道：「鎖匙在這裏，我給你，你快把手放開，痛死我了！」

阿好說着，果然把一枚有鍊子扣住的門匙，交到了玲玲的手上。

然而玲玲並沒有立刻就把她釋放。

玲玲心裏想：如果這只不過是緩兵之計，這條門匙開不了這度門，又怎辦？

因此，玲玲只是把自己的手臂往外稍爲伸長了一些。這樣阿好就不會像剛才那樣痛苦難當。

阿好舒了一口氣。

玲玲把手一鬆，阿好也可以走多半步而已；再往前行多半步也不可以。

原來阿好後腦拖住的一條辮子很長，足有尺多二尺長。

玲玲剛才抓住了阿好的頭髮，現在却拉住她的辮尾。

玲玲又把剛才接過來的門匙，遞了出去，然後很認眞地對阿好道：「你先替我開了這門，否則你也休想離去！」

玲玲的確想得周到。現在她不必担心這是阿好的詭計了。

阿好無可奈何地，接過了那枚門匙，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孔武

混沌書生

孔武，江蘇武進，人善技擊，能擎古寺旁石獅，獅重五百斤，武隻手擧起，翩翩作商羊舞，嘗獨行郊外，遇一道士，授以二劍曰，此神物也，汝其寶之，武乃拜受，二劍鋒利無比，光芒四射，不可逼視，大喜，攜之返家，閉門戶自習，不敢稍懈，越二年，技大精進，舞時如滾雪飛花，不見人影，但聞呼呼作響而已，有某力士，魯之名拳師也，聞孔武名，詣求較藝，武遜辭不能，力士固請，武指室中二劍曰，君必欲與我較，可取此來擊我，力士往取之，蓋心羨其劍已久，擬殺而奪之也，然重不可擧，盡其平生之功夫仍不稍移動，已而汗流如雨，力既竭矣，然二劍安置如故，武笑曰，如何？力士跪進曰，有眼不識泰山，敢不拜服，武乃扶之起，從容擧劍，輕若鴻毛，以是一鄉，相戒無敢犯者，未幾，洪楊軍起，民間紛紛遷避，武謂衆曰，若曹毋恐，有武在也，衆乃胆壯，共推武爲民團長，選鄉中壯士數百人，編成民團，日夜訓練，以禦敵軍，一夕賊率大隊軍至，武一人立橋上，使數百人伏於橋下，迨賊行近，武大呼一聲，山谷爲震，賊驚反奔，武率壯士追之，雙劍並揮，敵首落地，連砍千餘人，自是賊不敢再至，一鄉賴以平安，而武之名，亦大震焉。

轉身去開門。

她腦袋後面的辮子，一直掌握在姜玲玲的手上。

要不是玲玲稍爲遷就着，她的頭皮又會再度痛得死去活來。

玲玲可以聽到門匙「的格」一聲，應聲被推開。

玲玲放了那條辮子，阿好如獲大赦，急急朝梯間直奔下去。

玲玲沒有追下去。

如果她要再次將阿好控制住，她只須加速脚步就可以。

但她沒有這樣做。

她只是尾隨身後，也竄至了梯間。

就在這時候，她可以清清楚楚地聽到花王在梯間下面揚聲問道：「阿好，上面發生了什麼事？……」

豈料話猶未完，花王已見到阿好和姜玲玲二人先後在梯間直奔下來。

花王手中執住一把大剪——那是要來修葺花草用的園藝工具之一。

花王本來正在門外草地上工作，只是聞聲趕來查看，想不到果然出了事。

阿好急衝下樓，躲到了花王後面去。

花王持大剪刀橫立梯口之下，他看見玲玲手持餐刀奔下來，更加大爲緊張。

姜玲玲沒有立刻就跟他硬拚，只站在梯間之上，冷冷地說：「除非你們跟我存心過不去，否則，我絕不會傷害你們。」

豈料花王態度十分强硬，他冷冷地說：「你最好立即放下手上的刀，否則，我不會讓你就此離去！」

玲玲道：「你們是范德賢什麼人？相信也不是什麼至親，你們只不過是受僱性質而已。但是你們可知道范德賢這樣做是犯法的嗎？」

花王冷冷地說：「我什麼都不知道，只知道要你留下來！」

「如果我說『不』呢？」

「那你一定後悔！」

「那你未免自視太高了！」

姜玲玲說完，右手持着那柄餐刀，左手扶住樓梯的扶手，飛身而下。

她的身形輕巧，動作也十分敏捷！花王和阿好都看得怔了一怔。

花王吆喝一聲，正待持着大剪刀衝過來，却見玲玲反手一揚，光刀一閃，花王又叫出了「喲」的一聲。

姜玲玲手中的一柄餐刀脫手飛出，直插向花王的手腕之間。

刀光血影，花王差些兒連巨剪也要扔掉，雪雪呼痛不已。

玲玲一擊得手，正待奪門而出之際，門外却出現了一些人影。

「站住！」突然有人吆喝一聲！「你再動，我就殺你！」

玲玲認得那是什麼人的聲音。

那是范德賢的冷峻聲音。

玲玲想再衝前一步。「砰」然一聲，槍聲突然响起，子彈自她脚旁射去。

只差半吋左右，她可能變得殘廢。

她不敢動了。

范德賢背後二名大漢急急撲了過來，分左右挾持着玲玲。

玲玲頹喪地舒了一口氣。

—未完—

俠情中篇連載

隆中客·文
子成·圖

艷鳳狂龍（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花夢痕在劉家集八方客棧聽從店小二老牛之計行事，回到劍廬，以便伺機救出白傲霜。當她回到劍廬時，從她的侍婢小蝶的口中，始知她的父親、二妹、三弟均離家外出，家中只剩下七姨冉雙城主持一切。當她摒當就緒後，冉雙城已來到她的閨房。相見後，寒暄一番，花夢痕便乘機問及白傲霜的近況，冉雙城據實以告，並叫她去勸勸白傲霜，花夢痕唯唯答允。繼而冉雙城向花夢痕查問：武林中除她父親外，尚有何人擅役靈獸？這問題使花夢痕一時不知如何回答……

羣邪畢集至 戰雲密佈時

至於冉雙城，她是否已對花夢痕有所懷疑，也只有她自己心中有數，但她却是將她所提的問題詳情，也就是靳無畏計算杜子南，白傲霜二人起，一直到劉家集八方客棧被人將杜子南救走爲止的經過，都娓娓地說了一遍之後，才輕嘆一聲道：「夢痕，咱們是自己人，所以我不怕丟人，將這些失面子的事都和盤托出，妳可莫見笑。」

花夢痕一臉肅容地道：「這事情的確太離奇，那兩隻異獸固然不是一般人所能馴服，也不曾聽說過杜子南有這麼一位高深莫測的老僕。」

冉雙城附和着苦笑說道：「是啊！偏偏這兩件事情，都發生在我這麼化作先鋒的節骨眼兒上，好像是存心跟我過不去似的。」

「七姨，妳不以爲馴獸的異人和杜子南的老僕是一夥的？」

「有這個可能，不過，那位馴獸的奇人是個女的，而且還一直戴着面紗。」

花夢痕也苦笑道：「如此說來，那我的嫌疑就很大了，因爲我也剛好在這個節骨眼兒上趕了回來。」

冉雙城正容道：「夢痕，我可沒懷疑妳，整個劍廬中也沒任何人懷疑妳，理由很簡單，妳是劍廬的大小姐，不論從哪一方面來說，妳都沒理由那麼做。」

花夢痕苦笑如故地道：「多謝七姨如此明理，看情形，這回我可必須在家多呆一些時間，等這個疑問澄清了之後才能走了。」

冉雙城白了她一眼道：「怎麼？妳還認爲有人懷疑妳？」

花夢痕正容道：「別人是否懷疑我不管，但站在我的立場，我必須這麼作。」

冉雙城笑道：「別鑽牛角尖了，現在，我問妳一句話，如果那兩隻異獸再出現時，妳這位百獸至尊的女兒，能否將牠們收服過來？」

花夢痕沉思着道：「按常情說是可以的，但目前，那兩隻異獸已經被人馴服，能否將牠們收服就很難說了，不過，如果有機會碰上時，我一定勉力以赴。」

「好！七姨先謝了。」冉雙城含笑說道：「夢痕，我已給妳準備了接風酒，走！咱們痛痛快快的喝幾杯……」

× × ×

「天香玉鳳」白傲霜憔悴得多了，雖然還不到「人比黃花瘦」的程度，但那落寞的神情，那嬌慵無限的韻味，那美目中所蘊涵的無限情愁，却實在足以令人爲她一洒同情之淚。

不過，美人畢竟是美人，儘管她憔悴了，但由憔悴中所顯示出的那股子病態美，却仍然具有逗人遐思的魅力。

此刻她獨坐梳粧台前，一手支頤，面對着銅鏡，口中夢囈似的喃喃自語着：「花開堪折直須折，君問歸期未有期……」

窗戶忽然無風自啓，一個青衫文士穿窗而入，那輕靈的身法，那落地無聲的上乘輕功，在顯示出此人身手的不凡。

此人不但身手不凡，長相也頗爲英俊，襯托上他那頎長的身裁，洒脫的儀表，以及三旬上下的年紀，算得上是風流倜儻，一表人才。

須知白傲霜雖然功力被封閉，耳目已失去一般武林高手的靈敏，但反應還是够快速的。

當她由銅鏡中發覺已有不速之客侵入她的香閨時，立即霍地轉身，注目沉聲問道：「你是誰？」

那青衫文士先向她咧嘴一笑，然後陡地轉身，向窗外一株參天古柏注視着，冷笑一聲道：「朋友，給我滾出來！」

他的話可眞管用，只聽「吱」地一聲，古柏上「滾」出一綫黑影，不過，「滾」出的可不是人，只是一隻蝙蝠。

那青衫文士苦笑了一下道：「憑你這小東西也敢捉弄我……」

只見他揚手凌空一指，遠在十多丈外的那隻蝙蝠，竟然無聲無息地成直綫掉了下去。

這情形，只看得白傲霜心頭一凜地暗忖着：「此人好精湛的指上功夫……」

她念轉未畢，那青衫文士已關好窗戶，轉過身來，又是向着她咧嘴一笑。

白傲霜再度沉聲發問：「你是誰？」

那青衫文士一雙色迷迷的精目在她的週身上下溜轉，一面邪笑道：「我是專治相思的消魂使者，特地前來陪娘子共渡良宵……」

白傲霜截口怒叱道：「混帳！你知不知道，這是甚麼所在？」

「我知道這是威震武林的劍廬。」

「也知道我是誰的人？」

「當然知道，妳是劍廬少主，三公子『玉面銀龍』靳無畏的新寵。」

「既然知道這些，還敢前來送死！」

那青衫文士雙眉一揚道：「笑話，妳知道我是甚麼人？」

白傲霜冷然地道：「我管你是甚麼東西！立即給我滾出去，否則，我可要叫嚷了。」

那青衫文士笑道：「妳叫吧！看這劍廬之中，誰敢管我的閑事。」

威震武林的劍廬之中，居然沒人敢管他的閑事，如果他的話並未誇張，那麼這個人也就够神秘了。

因此，白傲霜楞了一下，一時之間，居然接不上腔。

那青衫文士又笑道：「娘子，我提醒妳一聲：妳隔壁房間不是住着一個伺候妳的丫頭小文嗎？」

「不錯。」

「小文應該已聽到我的話聲了，她爲甚麼不作聲？」

「你……你殺了她？」

「眞是胡思亂想，告訴妳，小文是聰明人，她不敢管我的閑事。」

白傲霜的臉色慢慢地緩和下來，注目問道：「你究竟是甚麼人？」

「一個可以和三公子共老婆的人，」青衫文士曖昧地笑道：「妳想想看，老婆都可以共用，何況妳還不算是他的正式老婆。」

不等對方接腔，又含笑接道：「再說，他目前沒工夫回來陪妳，虧妳這樣的大美人獨守空閨，不是暴殄天物嗎！」

白傲霜仍未接腔，但她的俏臉上居然浮現一絲淺淺的笑意。

那青衫文士又道：「不是我自我標榜，妳也該看得出來，論模樣兒，我決不比三公子差到哪裏去，實際上，我强過他的地方很多，至少，我比他經驗多，懂得憐香惜玉。」

他，陡地欺近她身前，一把將她摟入懷中，邪笑道：「來，咱們試試看。」

白傲霜沒有掙扎，她明白，在她功力被封閉的情況之下，掙扎也是徒然。

她不但沒掙扎，而且反而媚笑道：「你說你經驗多，懂得憐香惜玉，我却認爲不見得，而且，你顯然還不解風情。」

那青衫文士望着她那張柳媚花嬌的俏臉，目光中騰起熊熊慾焰，笑問道：「此話怎講？」

白傲霜媚笑如故地道：「男女間事，必須兩心相悅：才能達到靈肉一致，天人交會的妙境，你說是嗎？」

「不錯。」

「但你目前，以强暴的方式，强迫我就範，還有甚麼情趣可言。」

青衫文士忍不住在她的香腮上親了一下，道：「眞是妙人妙語，妙人妙語。」

接着，他放開她的纖腰，雙手捧着她的面頰，笑問：「要怎樣才能達到兩心相悅的境界呢？」

白傲霜道：「先解開我的穴道，弄點酒菜來，邊飲邊談，培養情趣，只有這樣，才能使我恢復尊嚴，不致有被强暴的感覺。」

她不但是小咀兒在說，可說是連眼睛眉毛也都在說話，尤其是那雙「眼色暗相勾，秋波橫欲流」的美目，更是極盡誘惑，挑逗之能事。

那青衫文士有點意亂情迷地道：「也唯有這樣，才能進入天人合一的境界？」

「是啊！」

「妳！我都答應妳，現在，首先給妳解開被封閉的『氣海穴』……」

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其本身就是一件最犀利的兵刄，如能適時加以運用，可以無往而不利。

白傲霜是漂亮而又聰明的女人，自然懂得如何運用這天賦的最佳兵刄。

現在，她成功了，至少她已有了自衛

的能力。

但那青衫文士卻向她笑道：「白姑娘，我知道妳此舉必然另有作用，請恕我說句狂話，妳那『天香玉鳳』的招牌，我還沒放在眼中，所以，我特別提醒妳，別以爲功力恢復了就妄圖反抗，那只是自討苦吃……」

「我不信邪……」

白傲霜是話出招隨，她已雙手齊施，出其不意地點向青衫文士的左右「期門」大穴——

那青衫文士雖然說過，沒將「天香玉鳳」這塊招牌看在眼中，但事實上，「天香玉鳳」白傲霜是當代武林年輕一輩中响噹噹的人物，也絕對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以她這樣的身手，雙方近在咫尺，又是出其不意猝然出手，按說，這一突擊應該是十拿十穩，馬到成功才對。

不錯，她是十拿十穩，一擊中的了，可是卻不能算是馬到成功。

因爲，她的手指所點中的地方，感覺上就像是點在一個棉花團上，毫無着力之處。

她是大行家，自然意識到遇上了武林罕見的高手，但她心中「不好」的念頭還沒轉完，「氣海穴」已再度受制，人也被對方托着向床前走去。

那青衫文士並邊走邊邪笑道：「小乖乖，現在，妳必須信邪了……」

白傲霜一面奮力掙扎，一面怒叱道：「狂徒！快放開我……。」

青衫文士笑道：「白傲霜，妳既然沒給杜子南守貞，有甚麼理由要給斬無畏守貞哩！乖一點，否則，妳全身都不能動彈，那就沒多大意思啦……」

白傲霜情急之下，揮出一拳擊中他的鼻樑。

雖然白傲霜的眞力已被封閉，而青衫文士又有一身高深莫測的武功，但鼻樑是人身最經不起打擊的部位之一，這一來，那青衫文士等於是陰溝裏翻船，當塲被擊得眼冒金星，鼻血橫溢，並氣得他將她的嬌軀重重地扔在床上，口中還怒罵一聲：「不識抬擧的賤貨……」

他一點也不肯浪費時間，緊接着揚手凌空一抓，她的上衣已應手撕裂，那白嫩高聳的雙峯脫穎而出，人也沒法動彈了。

這情形，使得白傲霜羞愧交迸之下，一下子昏了過去。

當她甦醒過來時，發覺不但自己的衣衫還穿得好好的，連那撕裂的上衣也被抄攏，並給掖在腰帶中。

她下意識地挺身坐起，居然一下子坐了起來，試一運氣，察覺體內的眞氣也已暢通無阻。

這也就是說，在她昏過去的這段時間內，她不但沒受到汚辱，連所有被制的穴道也別被解開了。

「是誰救了我呢？」

隨着這飛馳的意念，她游目四顧。

首先，進入她眼簾的是一個青衫文士，現在，他神氣不起來了，像中了邪似的站在床前，一副作勢要向床上撲過來的姿態。

青衫文士右後方三尺處，是一個十六七歲的青衣使女，那是專門伺候她的丫頭小文，此刻的小文，也像泥塑木雕似的，那稚氣未脫的臉上，一片驚悸神情。

窗前是一個黑衣人，連頭部也被黑紗包着，根本沒法分辨他是老，是少，是男，是女，當然，也沒法分辨他是友是敵。

白傲霜目光一掃之下，一面眞力微凝，加强戒備，一面向那黑衣人問道：「方才，是你救了我？」

「我很慚愧，也很抱歉。」黑衣人的足下像裝有滑輪似地，一下子滑到她床前，低聲說道：「雖然救了妳，却讓妳受了一場虛驚。」

白傲霜凄凉地一笑道：「千萬別這麼說，你使我免於受到汚辱，我已是感盛情了。」

黑衣人似乎苦笑了一下道：「妳也別這麼說，本來，如果我早點出手，妳是可以免於受這一場虛驚的……」

白傲霜截口訝問道：「你……早就來了。」

「是的，還記得方才那隻蝙蝠嗎？」

「方才，你是藏在窗外的古柏上？」

「不錯，這魔崽子的功力，高得遠出我的意料之外，爲了避免行藏洩漏，我才不得不忍心犧牲那隻蝙蝠，眞是罪過。」

「你……你……到底是誰？此行目的是——？」

「我是誰，妳看過這裏面的東西就明白了，但時間很急迫，暫時不要看，請先聽我說，」黑衣人遞給她一個小型布包，道：「我此行目的，是爲了救妳，也可說是有所求於妳，同時，也希望能不着痕跡地帶回像這斷一樣的一個活口，但當我察覺這斷功力高出我的預料時，我卻自認要生擒他而不驚動旁人，實在沒這個把握，所以，我才不得不伺機而動，讓妳受了一場虛驚，說實在的，方才妳給他鼻樑上的那一拳，等於是給了我很大的帮助。」

白傲霜苦笑了一下，道：「你要將這斷帶走，目的何在？」

那黑衣人道：「妳看過這布包的內容之後，自然會明白，現在，我不但要將這斷帶走，這小丫頭也要帶走，因爲，她已知道內情，留下她，妳就沒法在這兒呆下去了，讓他們兩人同時神秘失踪，妳可以裝成甚麼都不知道的局外人。」

「我……還要呆在這兒？」

「是的，這是我對妳的要求，別再發問，一切詳情都在布包中，現在，我要走了……」

他是說走就走，先將那青衫文士和小文由窗口塞出，自己也穿窗而出，然後，解下腰帶，將青衫文士捆在背上，左手挾起小文，右手向白傲霜打了一個手式，立即長身飛射而起。

雖然他還帶着兩個大人，但那身法之快速、輕靈，仍然是無與倫比，只在夜空中閃得一閃，就消失無踪，連白傲霜這等高手，也看得爲之目瞪口呆。

半晌，白傲霜才關好窗門和房門，急不及待地將那布包打開。

布包內是一個密封的信函，一隻小玉瓶，和一張三招掌法的圖解，而最使她興奮的，是那信封上的字踪，是那麼熟習，那麼親切——因爲，那是杜子南的筆跡。

她，强忍着心中的激動，打開信封，

裏面是密密麻麻，寫滿了蠅頭小楷的五張信箋，她忍不住將信箋捧在胸部，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氣之後，才就着燈光看下去。

信箋上寫了些甚麼，旁人不得而知，但由於信是杜子南寫的，其中有些情節，當不難想像到，同時，由白傲霜看信時俏臉上所顯示的興奮神情，也可以想見杜子南所報導的，應該是好消息居多。

至于那位送信的黑衣蒙面人，也可以斷定就是四全浪客申大元，由於他目前是在暗中活動，爲了避免此行萬一被劍廬中的高手發覺。他不得不掩住本來面目。

白傲霜看完信箋後，又忍不住在信箋上親了一下，才揣入懷中，也由於這一揣，才發覺自己被青衫文士撕裂的上衣尚未更換。

於是，她匆匆更衣，並將室內所有能引人起疑的地方都讓它恢復原狀。

剛好，她才收拾停當，室外的走廊上已傳來一陣輕快的脚步，接着有人輕叩着房門。

她、下意識地向計時的滴漏銅壺瞄了一眼，才不過是一更二點，然後，她故意俏臉一沉，沉聲叱問：「誰？」

室外傳來冉雙城的語聲道：「我是七姨，大妹子，妳還沒睡吧？」

白傲霜冷冷地答道：「睡不睡是我自己的事。」

冉雙城嬌笑道：「大妹子別生氣好嗎？難得回家的大小姐剛回來，我是特地陪同大小姐前來拜望妳的。」

「不敢當。」

「喲！大妹子，我知道我不受歡迎，但大小姐是第一次來拜望妳，妳好意思拒人於千里之外嗎？」

白傲霜端足了架子，才將房門打開，冉雙城一面替花夢痕引見，一面却是有意無意之間游目四顧。

「請坐，」白傲霜勉强說了一句兩個字的客氣話，然後淡淡地一笑道：「床底下可能藏着野男人，七夫人最好是親自搜一搜。」

冉雙城苦笑道：「大妹子，我知道妳心裏不痛快，所以，不論妳對我如何的冷嘲熱諷，我都能諒解……」

「多謝七夫人大人大量。」

「由於三公子不在家，這兒的人，妳又沒一個能談得來的，我怕妳悶出病來，所以，大小姐征塵未卸，我就將她拉到這兒來陪妳聊聊。」

「七夫人盛意，我先謝了。」

「大小姐經常在江湖上奔忙，見多識廣，口才也好，我想，妳們可能會談得來的。」

「但願如此。」

冉雙城居然幽幽地嘆了一聲，然後俏臉一整，以非常誠懇的語氣說道：「大妹子，我有幾句交淺言深的話，愛聽嗎？」

白傲霜苦笑着反問道：「此時此地，我還有不愛聽的自由嗎？」

「大妹子言重了，」冉雙城又嘆了一聲，道：「作爲一個女人，有時候長得太漂亮了不但不幸福，反而會惹來無窮無盡的煩惱，大妹子，過去的都已經過去了，現在，木已成舟，我希望妳心胸放開闊一點，設法適應環境，好好享受這有限的青春。」

「謝謝七夫人的開導，我已經在設法適應這新的環境了。」

「這樣，我就放心了。」

白傲霜忽然揚聲喚道：「小文，七夫人和大小姐來了，還不快點奉茶。」

小文早已被申大元「刼」走了，當然不會答應，倒是冉雙城訝問道：「奇怪，這小丫頭去那兒了？」

白傲霜苦笑道：「誰知道，可能是睡着了。」

「不可能，一定是野到哪兒談天去了，我說，大妹子，妳是這兒主人，不可寵她，應該管得嚴格一點。」

「其實，她很盡職，該做的，都自動做好，所以，我也很少支使她。」

一直靜聽着的花夢痕插口笑道：「我們這位大妹子眞是菩薩心腸，連對下人也那麼體諒。」

「可不是。」冉雙城含笑而起道：「好啦，妳們好好談談，我不在這兒惹人厭了……」

花夢痕忙道：「七姨，請派人找找小文，要她送些點心來。」

「好的……」

冉雙城走了，並隨手帶攏了房門。

花夢痕凝神傾聽了一下，確定附近沒人竊聽之後，才將坐椅挪近白傲霜身邊，壓低語聲嬌笑道：「大妹子，我送妳一件小禮物，妳可別大驚小怪。」

她送給白傲霜的小禮物是一枚嵌着紅寶石的金戒指——本來是屬於杜子南的金戒指。

杜子南的金戒指怎會在花夢痕手中？在花夢痕的想像中，白傲霜接到這枚戒指時，不但必然會大驚小怪，也必然會打破醋罈子的。

但事實上白傲霜不但沒大驚小怪，也根本沒一點拈酸呷醋的意思，只是淡淡地一笑道：「謝謝！」

白霜傲沒「大驚小怪」，花夢痕自己倒「大驚小怪」起來：「妳不認識這戒指的來歷？」

「認識，」白霜傲漫應道：「申老爺子已經來過了。」

「哦……」

兩句簡短的對白，代表了千言萬語，兩隻欺霜賽雪的玉掌緊緊地互握着，搖撼着。

沉寂了少頃，花夢痕才有點不自然地一笑道：「大妹子，妳是否認爲我太輕賤了？」

「不！我很佩服妳的眼光，如果我是妳，我也會這麼做的。」

「謝謝妳！」

「別這麼說，我明白，像杜子南這樣的男人，決不會只屬於一個女人的，而且，嚴格說來，我該謝謝妳才對，因爲，妳的犧牲很大，也冒着很大的危險。」

花夢痕苦笑了一下道：「妳的穴道也已解開了。」

白傲霜點點頭道：「是的。」

花夢痕道：「那麼，目前，我能替妳做些甚麼呢？」

「請附耳過來。」白傲霜貼着她的耳邊低聲「嘰咕」了好一陣子之後，才笑問

道：「記下了嗎？」

花夢痕道：「都記下了，就這麼簡單嗎？

白傲霜道：「看似簡單，做起來可不簡單哩！而且，由於金太多是妳的義父，雖然大義可以滅親，但我們還是不願讓妳太爲難。」

花夢痕道：「其實，我跟靳家，也不過是具有這麼一點兒名份而已，實際上根本沒一點義父女的恩情和感情，在他的心目中，我不過是一個年輕又具有幾分姿色的女人而已。」

白傲霜笑了笑，說道：「這些，我已知道。」

花夢痕輕嘆一聲道：「我就是想不通，論財富，可以敵國，論地位，是前任武林盟主，還有甚麼不滿足，爲甚麼還要這麼倒行逆施？」

白傲霜意味深長地一笑道：「慢慢地妳會明白的。」

× × ×

花夢痕回到她的房間時，冉雙城居然在等她，並未語先笑道：「怎麼樣？還談得來嗎？」

花夢痕含笑反問道：「猜猜看？」

冉雙城道：「看妳的神情，想必談得還不錯。」

花夢痕點點頭道：「是的，大致說來，還算是談得相當投機，她還希望我留在那邊陪她哩！」

「那不是很好嗎！妳爲甚麼不留在那邊？」

「哎呀！我又沒心理變態，兩個女人膩在一起，有什麼意思。」

冉雙城媚笑道：「對了，夢痕，是不是有了新的意中人？」

花夢痕也媚笑道：「沒有啊！七姨是不是想替我介紹一個？」

「我是有這個意思，那個人，不論武功、人品，都是上上之選，跟妳配在一起，眞算是珠聯璧合。」

「七姨，妳說得我心癢難搔，那是誰？以前我見過沒有？」

「以前沒見過，是家兄冉飛熊。」冉雙城苦笑道：「很奇怪，方才我去找他，一直到現在，還沒消息。」

冉雙城口中的「家兄冉飛熊」，也就是方才被四全溷客中大元「請」走的那位青衫文士，試想，她怎麼能找得到哩？

花夢痕媚笑道：「七姨是故意吊我的胃口？」

冉雙城正容道：「天地良心，我的確是一番誠意，可是，就當我準備跟他談談這問題時，他却忽然不見了。」

花夢痕沉思着道：「我想，令兄平常一定很風流。」

冉雙城點點頭道：「年輕人嘛，哪有不風流的。」

花夢痕飛快地接口道：「而且，胃口奇佳，連像樣一點的丫頭使女，也照單全收。」

冉雙城一楞道：「妳……妳是怎麼知道的？」

「想當然耳！」花夢痕漫應着岔開話題道：「七姨，白姑娘身邊的丫頭小文找到沒有？」

「沒有啊！怎麼？她還沒回去？」

「是的，七姨，小文的還沒回去，妳是否認爲跟令兄有關呢？」

「這個……有點可能，不過，我可以保證，以後有了妳這個管頭，他就不會胡來了。」

花夢痕嬌笑道：「七姨，聽妳這麼說，好像事情已經成爲定局了，其實，成功與否還在未定之天哩！」

「說的也是道理，那麼咱們說點別的。」冉雙城神色一整道：「夢痕，妳一向在外間跑，對妳爹和劍爐的一切，一定都很隔閡，尤其當此年關歲尾，妳爹和妳三弟竟然都沒回來，這，究竟是爲了甚麼，我想，妳一定想問而未便出口，是嗎？」

花夢痕故意漫應道：「不錯，我是想問，但却並非是不便出口，原因是，對這些我根本不感興趣。」

冉雙城道：「但妳現在必須提高興趣才行，因爲，妳是劍爐的一員，而且是很重要的一員，而目前所發生的事，却是非常嚴重的事。」

花夢痕「啊」了一聲道：「那究竟是甚麼事？」

冉雙城道：「妳爹發覺了大覺大師的行踪……」

「大覺大師是甚麼人？」

「就是妳爹前一任的武林盟主場[illegible]的叔父，也就是楊家將中五台出家的楊五郎。」

「發現楊五郎的行踪，跟咱們有什麼相干？」

「這關係可大啦！要不然，妳爹怎會發動全部高手，去加以圍剿。」

花夢痕聽得暗暗心驚，但她的外表上却仍然是一副漠不關心的神色，道：「這就奇了，咱們跟楊柳兒不是一向都很好嗎？爲甚麼要圍剿她的叔父？還有，聽說楊五郎已練成了金剛不壞的半仙之體，憑咱們劍爐的人，能圍剿得了嗎？」

「哎呀！我的姑奶奶，」冉雙城苦笑道：「妳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

「好！我洗耳恭聆。」

「妳知道妳爹和楊五郎的武功的來歷嗎？」

「不知道啊！」

「其實，這該算是老古董了，但說起來可眞話長。」

「那不要緊，長夜漫漫，正好有如白頭宮女閑話往事以消此永夜……」

說到這裏，但覺微風颯然，室內已多出一位鬚髮如銀，面色紅潤，身着大紅長袍的獨臂老人。

他，一現身，立即沉聲說道：「強敵即來，妳們兩個丫頭還在這兒閑磕牙。」

冉雙城俏臉一變道：「老爺子，來的是甚麼人？」

外面夜空中，忽然傳出一聲洪烈狂笑，有如天鼓齊鳴，足以穿雲裂石，使得花夢痕冉雙城二人慌不迭地掩上雙耳。

獨臂老人臉色微變，冷哼一聲，穿窗而出。

室外那天鼓齊鳴似的狂笑戛然而止，代之的是一個蒼勁的語聲：「商義，這十幾年的龜縮沒有白費，瞧你這身法，已經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

另一個沙啞語聲道：「好說好說，咱們該算是彼此彼此。」

那蒼勁語聲道：「西門金那批人還沒回來？」

那沙啞語聲道：「他們回不回來毋關緊要，就老夫一人，已足够超度你了。」

那蒼勁語聲道：「光冒大氣不管用，商義，你知不知道，西門金那批人已敗北而逃？」

那沙啞語聲冷笑道：「故意散佈大覺禿驢行踪的消息，引人上釣，你還好意思說！」

那蒼勁語聲笑道：「爲甚麼不好意思說，能使你們這些老得成了精的老狐狸上鈎，還不足以自豪嗎！」

那沙啞語聲道：「上鈎了又怎樣，你有沒有損傷他們一根汗毛！」

那蒼勁語聲道：「那是咱們慈悲爲懷，手下留了情，不過，僅僅看他們那抱頭鼠竄的狠狽神態，已足够咱們連浮三大白的了，可惜的是，那麼熱鬧的慶典，你老兒却沒趕上。」

那沙啞語聲道：「今宵在這兒比劍一下也一樣。」

那蒼勁語聲道：「我才沒興趣哩！你老兒已只剩下一條臂膀，我也不想檢這個便宜……」

在室內靜聽的冉雙城，連忙向花夢痕悄聲說道：「錯過這眼福太可惜，快跟我來。」

也就是這兩句話的工夫，室外已傳出三聲霹靂巨震，並傳出那沙啞語聲的冷笑道：「我這一條臂膀，沒教你失望吧！」

那蒼勁語聲笑道：「沒失望，很够意思，値得老夫放手一搏！」

花夢痕已緊隨冉雙城之後上了屋頂，就在她們對面的屋頂上，那獨臂老人正和一個青衣人鬥得如火如荼。

由於那兩人的身法太快速，除了看到一紅一青兩道人影在飛快地交織着，並不時傳出雙掌交接時的「砰」然巨震之外，根本沒法看清楚那青衣人的面容，也沒法分辨是誰佔了優勢。

花夢痕目注鬥場，一面悄聲問道：「七姨，那青衣人是誰？」

冉雙城苦笑了一下道：「我只知道他是八俠中人。」

「八俠？」花夢痕訝問道：「妳說的是七魔、八俠、十三邪中的八俠？」

「不錯。」

「傳說中，不是說他們都早已同歸於盡了嗎？」

「那只不過是傳說啊！」

「七姨，妳說，目前這二位，誰强誰弱？」

「目前，還很難說，且待事實來證明吧！」

一聲霹靂巨震，打斷了她們的對話。

那青衣人一式「一鶴冲天」，陡地騰拔五丈有奇。

那獨臂老人也騰拔而起，兩人凌空互拚三掌之後，又同時飄落屋頂上。

由於那兩位沒有繼續他們的惡鬥，花夢痕已能看清楚那青衣人的廬山眞面貌，那是一位中等身裁，面相清癯，花白長髯垂胸的文士。

儘管他們才經過一場捨死忘生的激烈惡鬥，但此刻，却是雙方都氣定神閑，岳峙淵停地靜立着，就像是甚麼事也不曾發生過似地。

獨臂老人目光深注地冷笑一聲道：「廖伯倫，我高估了你。」

冉雙城悄聲道：「那是八俠中的老七雙絕書生廖伯倫……」

只見廖伯倫拈鬚微笑道：「很抱歉，教你失望了。」

「嗆」地一聲，獨臂老人已亮出一枝巨型的喪門劍。

花夢痕禁不住「啊」了一聲，悄聲說道：「這位老人家是十三邪中的老九喪門劍商義……」

冉雙城默默點了點頭。

廖伯倫笑問道：「怎麼？你老兒還要動傢伙？」

商義一挫鋼牙道：「我只要卸下你一條手臂，算是先收點利息。」

廖伯倫含笑說道：「何必那麼認眞哩！你我都是刦後餘生，也都是入土半截的人了……」

商義厲聲截斷他的話道：「閉嘴！」

廖伯倫笑道：「商義，只要你有本事，儘管連本帶利一併收回去，但我却必須先將此行來意說明。」

商義屈指輕彈劍葉，冷哼一聲，道：「好！有屁快放！」

廖伯倫正容說道：「咱們長話短說，方才，我已說過，你我都是刦後餘生，爲了避免十五年前黃山天都峯慘劇的重演，我鄭重要求，希望你還有其餘的幾個老不死，能够懸岩勒馬，立即停止所有的倒行逆施，各自善保餘年，否則……」

他一頓話鋒，又沉聲說道：「這後果，你心中有數，不說也罷！」

商義冷然一哂道：「還是一些老掉了牙的陳腔濫調，老夫沒興趣聽！」

廖伯倫道：「我話已說明，心意已盡，聽不聽由你。」

商義沉喝一聲：「別廢話，先吃我一劍……」

話出招隨，只見一道精虹，向廖伯倫攔腰疾捲而去。

廖伯倫朗聲笑道：「好！老夫陪你走上幾招，否則你還以爲我是怕了你哩！」

說話之間，兩人已精招迭出地交上了手。

商義使喪門劍，而廖伯倫却是徒手應戰。

傳說中的廖伯倫是以劍、指，雙絕而獲得「雙絕書生」的綽號，此刻他沒亮劍，使得一旁想飽眼福的花夢痕、冉雙城二人，心中殊感失望。失望歸失望，但是兩人的美目却仍然是一瞬也不瞬地注視着鬥場。

因爲，這畢竟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惡鬥，尤其是廖伯倫以徒手對付對方的喪門劍，更顯得危機一髮，精彩無匹，不說別的，光是看那快速而美妙的身法，就足够令人嘆爲觀止了。

殺得如火如荼中，只聽商義怒聲喝道：「姓廖的，爲何不亮劍？」

廖伯倫笑道：「不亮劍不是瞧不起你，廖某人號稱劍指雙絕，你還是打點精神

，當心我的金剛指吧！」

遠處，一聲刺耳厲嘯，遙遙傳來，使得花夢痕悄聲問道：「那是甚麼人？」

冉雙城道：「是我們的人，這回廖伯倫跑不了啦！」

廖伯倫哈哈大笑，說道：「商老兒，雙拳難敵四手，好漢不吃眼前虧，我要少陪啦！」

商義冷笑道：「還走得了嗎！」

廖伯倫道：「至少你一個人留不下我，着！」

「嘶」地一聲，商義駭然撤招後退八尺。

也就在這刹那間，廖伯倫已長身而起，並朗聲笑道：「少陪啦！商老兒……」人影如長虹經天，只閃得一閃，就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出人意外的是：商義居然沒有追。

不但沒追，也沒吭氣，甚至也沒挪動一下，就像是中了邪似地。

花夢痕明明已看清楚，商義並未受制，但她却故意駭然問道：「好快速的手法，商老爺子受制了？」

冉雙城漫應道：「不是受制，只是受了一場虛驚。」

人影一閃，商義身邊已多出一個黃衫老人，只聽商義苦笑道：「屠兄，你要是早來片刻，多好。」

黃衫老人道：「方才來的是誰？」

「雙絕書生廖伯倫。」

「你……沒吃虧吧？」

「還好，一記金剛指，擦着肩膊過去，只劃破一層表皮。」

「這窮酸倒是滑溜得很……」

商義接口問道：「那邊情形如何？」

黃衫老人苦笑道：「馬尾穿豆腐，莫提。」

「好！咱們下去再談，」商義向冉雙城揚聲說道：「冉丫頭，妳也來。」

「是！」冉雙城嬌應着，向花夢痕笑道：「夢痕，想不想聽故事？」

花夢痕嬌笑道：「想啊！想得好厲害呢。」

「那麼，回去後暫時別睡，待會，我就過來。」

×　×　×

由於方才那黃衫老人一直是背向着花夢痕，所以，花夢痕沒看到他是甚麼長相，但她能斷定，一定是七魔或者是十三邪中的餘孽。

由方才她所聽到的情形，七魔與十三邪中，還有不少的人健在，雖然八俠方面也還有人健在，但人數方面可能是不成比例的。

在她聽到方才的秘密之前，她所知道的情況，羣俠方面，是以四全浪客申大元爲首，對抗以一字神劍靳太達爲首的劍廬，但目前却已牽涉到七魔，八俠、十三邪中的人物，則即將展開的這一場江湖殺刦，可眞足够瞧的了。

興念及此，她內心中有着太多的興奮，同時也難免有着一些患得患失的惶恐，在興奮與惶恐的矛盾心情中，她打開窗戶，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氣，舉目遙眺，白傲霜所居的靜樓中，還透着微弱的燈光。

這當然表示白傲霜還沒就寢。

夜，實在是够深了，白傲霜爲甚麼還沒就寢呢？

她的意念在飛馳，由目前江湖上正邪實力轉移到白傲霜身上，此時此地，此情此景之下，白傲霜的深宵未曾就寢，不也是很合理的事麼。

想到這裏，她不由啞然失笑地心念電轉着：「我和她，本來應該是水火不相容的情敵，但目前的環境，却迫得我不得不和她合作，甚至我還這麼暗中關注她，人，是多麼奇異的動物啊……」

她那飛馳的意念，被一陣輕靈的脚步聲打斷了。

她徐徐轉過身來，冉雙城已欵門而入，並媚笑道：「有約不來過夜半，是不是等得心焦了？」

「是有點心焦了。」花夢痕指了指茶几上的兩杯涼茶，含笑接口道：「寒夜客來茶當酒，咱們也附庸風雅一番吧！只是，芳駕遲遲不來，茶都涼透了。」

冉雙城飛快地接口道：「涼透了才妙呀！這叫作寒天飲冰水，滴滴在心頭。」

緊接着，又嬌笑道：「可惜的是，我是俗人，不敢附庸風雅，我已經交代下去，消夜的酒菜，馬上就會送到這兒來。」

不錯，就當她們談笑之間，已由一名青衣使女送來了消夜的點心和酒菜。

冉雙城又嬌笑道：「夢痕，咱們先祭五臟廟，然後再說故事……」

花夢痕連忙說道：「不！還是邊吃邊談的好。」

冉雙城笑道：「想不到妳童心還未泯，聽故事的興緻那麼高。」

其實，花夢痕才不是要聽故事哩！只不過是由於冉雙城要說的故事中可以伺機探查對方的實力，才這麼急于要聽而已。

當然！這是花夢痕心中的秘密，外表上，她却是苦笑道：「已經快變成老太婆了，妳還好意思說我童心未泯。理當罰酒三杯。」

冉雙城道：「妳這罰酒理由不充分，我不接受，不過，我同意邊飲邊談。」

她，舉杯淺淺地飲了一口，才注目笑問道：「說吧！妳首先想聽些甚麼？」

花夢痕故意沉思了一下，道：「方才，妳即將說到爹和楊五郎的武功來歷時，就被商老爺子打斷了……」

冉雙城截口說道：「好！那麼就從他們的武功來歷說起吧！」

話鋒略爲一頓，才注目問道：「對于七魔、八俠、十三邪的事跡，妳巳知道多少？」

花夢痕道：「我只知道二十多年前，有這麼一批武功很高的人物，號稱二十八宿，其他方面，却是所知有限。」

「有關妳爹的武功來歷，他一點也沒向妳透露過？」

「是的。」

「現在，妳爹是七魔中老大車嘯天的關門徒弟，七姨我是七魔中老五冉三太的女兒。」

「啊！兩位老人家都還健在？」

「家父還健在，但是車老爺子却于十五年前，黃山天都峯正邪大戰時，壯烈成仁。」

「七魔與十三邪中，現在還健在的，有多少位？」

「到目前爲止，就我所知，已重出江湖的，除了家父之外，還有十三邪中的老二哈烈，老三屠彪，老四西門淦，老七向英瓊，老九商義，也許另外還有人健在，暫時還沒聯絡上。」

花夢痕心中苦笑着：「老天，僅僅這七個老魔，已够瞧的了，希望別再有人冒出來……」

但她外表上却是平淡地一笑道：「就這陣容，已經够强大了，只不知八俠方面，還有幾個活着的？」

冉雙城蹙眉說道：「這個……目前還沒法確定，屠老爺子是參加這次突擊楊五郎行動的人，據他老人家方才說，對方正式出面的只有一個老七廖伯倫，也就是妳方才見到過的那一個，其餘的人都蒙着面孔，沒法分辨。」

她，舉杯飲了一口，潤潤喉嚨之後，又娓娓地說道：「據我所知，十五年前，黃山天都峯那一場血戰，我方雖然犧牲慘重，但八俠方面，也付出了四死四傷的代價，即使負傷的四個全都健在，也不過只有四個了。」

花夢痕道：「妳所說的屠老爺子，就是方才將廖伯倫嚇走的那位黃衫老人？」

「不錯。」

「按說，目前我方實力佔了優勢，那麼，這次突擊行動，怎會吃虧？」

「這是我方低估了敵人，以爲對付一個楊五郎，不必那麼大張旗鼓。」說到這裏，她苦笑了一笑道：「其實，這次突擊的陣容，已經算是大張旗鼓了，因爲，除了出動劍廬的主力之外，還出動了西門淦和屠彪兩位老爺子，但結果，却是狼狽而逃。」

說完，她又是一聲苦笑。

花夢痕笑了笑道：「七姨，勝敗兵家常事，如果這是對方預佈的陷阱，那就更不足重視了。」

冉雙城笑道：「妳倒是很會替咱們自己臉上貼金。」

「我是老實人說老實話啊！」花夢痕含笑問道：「七姨，現在是否該說楊五郎的武功來歷了？」

冉雙城點點頭道：「是的，該說到楊五郎了，簡單說來，楊五郎雖然不是八俠中人，但却與八俠有極深厚的淵源。」

花夢痕道：「這麼說來，楊五郎也是八俠同一代的人物？」

「不錯，楊五郎雖然另有師承，但他和八俠中的每一位都是方外知交，經常和八俠切磋武學，所以，凡是八俠中每一位的絕招兒，他都懂得，這也就是說，他一個人綜合了八俠的特長，所以，儘管他不是八俠中人，論個別功力，他却比八俠中的每一位都只强不差。」

「像這樣的人物，他的名氣爲何反而遠不如八俠的响亮？」

「這是由於各人際遇不同，同時，妳也該明白，一個人的名氣和眞才實學，有時候是並不一致的。」

現在，花夢痕總算是了解到金太達爲甚麼會以前任武林盟主，以及富可敵國的身份，還要在江湖上掀風作浪的大致原因了。

但她沒繼續發問，倒是冉雙城又含笑問道：「夢痕，還有沒有甚麼要問的？」

花夢痕也含笑回答道：「暫時是沒有了。」

冉雙城道：「那麼，我告訴妳一個好消息，妳爹和三公子，除夕夜一定會趕回來。」

「我爹趕回來，對妳才是好消息啊！」花夢痕向她眨了兩下眼睛，媚笑道：「久別勝新婚。」

一句俏皮話變換了氣氛，也使她們兩人的話題轉入輕鬆的一面。

×　×　×

第二天辰牌時分，花夢痕若有所思地徘徊在後花園的梅林之中，不遠處，有一名鬚髮斑白，身着短裝的駝背老人徐徐地走了過來，並老遠就向她躬身說道：「大小姐早！」

「早！」花夢痕駐步笑問道：「你是新來的園丁？」

駝背老人諂笑道：「小的牛福，不過不是新來的，小的在這兒已快十年了。」

花夢痕歉笑道：「我很少在家，所以對這兒的工作同仁，大都感到很陌生。」

牛福對于花夢痕的話，似乎充耳未聞，只是仰首看了一下天色，喃喃自語道：「看情形，又要下雪了，眞是天有不測風雲。」

明明是艷陽高照，隆冬中難得見到的好天氣，牛福爲甚麼要這麼說呢？

花夢痕微微一怔，道：「人，也有旦夕禍福。」

牛福輕輕一嘆道：「禍福無門，唯人自招。」

花夢痕壓低語聲道：「窮通由命，切莫强求。」

牛福也壓低了語聲道：「請大小姐指示。」

花夢痕注目問道：「老人家是——」

「小的是老牛的聯絡人。」

「我現在有很重要的消息，如何傳出去？」

「大小姐所住房間的窗子，不是正對這花園嗎？」

「不錯。」

「大部份的時間我都在花園工作，以後，有消息傳遞時，將紙團兒扔在窗外就行了。」

「這……不是太危險嗎？」

「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所在，這道理，大小姐一定比我更明白，同時，那紙團兒萬一落在別人手中，等於是一團廢紙，他們沒法看到用隱形墨汁所寫的字跡。」

花夢痕默默地點了點頭，轉身姍姍地離去。

當她轉身的刹那之間，一個紙團兒不偏不倚地落在牛福身前。

×　×　×

除夕的前一天——臘月二十九上燈時分，地點是劉家集的八方客棧。

由於是年關歲尾，一些作客他鄉的天涯遊子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都早已回家團聚，因而客棧中八成以上的房間都是空着的，平常亂糟糟的客棧，此刻却顯得出奇

的清靜。

也由於太過清閑了，坐在櫃枱上，戴着一副老花眼鏡的胖掌櫃，正在聚精會神地看一本綫裝書——原本插圖的三國演義，口中啣着一根足有三尺長的旱烟桿，不時「叭、叭、」地吸上兩口，顯得悠然自得。

老牛跟另一個叫阿才的小二，對坐在一張四仙桌前，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聊着。

阿才咧咀笑道：「我說老牛，咱們乾脆打烊睡大覺吧！」

老牛含笑叱道：「才上燈就打烊睡覺，我看，你乾脆提早躺進棺材吧！」

阿才不服地道：「明天就過年了，還會有甚麼客人來，既然沒客人上門，又何必乾耗着哩！」

老牛道：「沒客人上門，剛才不就來了一位老爺子嗎！」

阿才楞了一下，忽然輕輕一嘆道：「那位老人家也眞可憐，年紀一大把，快過年了，還在外頭流浪。」

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由遠而近。

阿才不禁苦笑道：「果然又有客人上門了……。」

馬蹄聲止於客棧門口，並發出一串「唏聿聿」的長嘶聲。

老牛，阿才，不約而同地爬起身迎向門口，胖掌櫃也放下了手中的三國演義。

三個人都同時覺得眼前一亮，門口已出現一位倜儻風流、白衣勝雪的俊美公子，那是劍廬的三公子，「玉面銀龍」靳無畏。

老牛、阿才同時躬身諂笑道：「三公子您好。」

靳無畏連正眼也沒向兩個小二看一眼，手中馬鞭一掄，「察」地一聲破空爆響，嚇得兩個小二駭然連退三大步，他却向胖掌櫃朗聲問道：「掌櫃的，方才來的那位青衫文士，住在哪一個房間？」

胖掌櫃連聲諂笑道：「回三公子，那位老爺子住在第十三號上房。」

「你這兒一共還有幾位客人？」

「除了那位青衣老爺子之外，還有兩位。」

「那兩位是甚麼人？」

「一位是藥材商人，一位是遊學的秀才……」

「去，將那三位都叫出來。」

另一個蒼勁語聲插口道：「不！只叫那位青衫文士就行了。」

插口的是一位身裁高大，三綹花白長髯垂胸，約莫五旬開外，顯得不怒自威的青袍人，也就是名震江湖的劍廬主人，前任武林盟主「一字神劍」靳太達。

靳太達的背後，還併肩站着兩個老魔，一個是白髮紅袍，缺左臂，十三邪中的老九裔義，一個是昨宵花夢痕只看到背影的黃衣老人——十三邪中的老三屠彪，屠彪也是滿頭銀髮，面孔青慘，有如一具殭屍，但雙目開闔之間却是冷芒畢射。

屠彪，裔義的背後，還有一位白髮、青袍、面孔紅潤有如嬰孩的老人，那是十三邪中的老四西門淦。

三個老魔加上靳太達父子，這比突擊楊五郎時的陣容還要堅強（前文中冉雙城曾說過，突擊楊五郎時，只有西門淦，屠彪，兩個老魔參與），他們如此大張旗鼓，目的何在？

目睹對方如此陣容，心中最焦急的是老牛，儘管他不認識那三個老魔，却能斷定，那必然是七魔與十三邪中的人物。

當然，他很想及早通知已遷移到後山一個隱密的天然石洞中的「四全浪客」申大元和杜子南二人提高警覺，但此情此景，他能輕易離開麼！

靳太達不愧是叱咤風雲的人物，他的話雖然平淡，但他那股子無形的威嚴，却使得胖掌櫃打了一個寒顫，連聲謅笑道：「是是……老爺子……」

靳無畏截口沉叱道：「你還不快去叫人！」

「是！」胖掌櫃扭頭向兩個小二喝道：「快去請那位青衣客官出來……」

「不用，我已經出來了。」

機玄妙算

智機子

益薪助火計

康天福是太平天國洪秀全手下的副將，當太平天國威勢轉弱的時候，他被派去駐守虞城，那時，太平天國佔得的地盤已多半爲清軍收復了；有位名叫錢貴成的，也是一個副將，與康天福一齊防守虞城，眼見太平天國的大勢已去，時常打算歸順清軍，背地裏與清軍來往，沒敢讓康天福知道，打算出賣虞城以爲進身之功，所以與清軍訂約說：「我在夜半放火燒城門，城內看到火光必會忙着救火，慌做一團，你們便可乘亂殺入城來。」這件事是錢貴成個人的主意，他爲了保密，根本不敢與其他的人合謀，等到夜半，他在北城內堆積了薪材，放起火來，有人見到火光，趕緊報告康天福，康天福料定這火必是奸細所放，因此下令說不必救火，反而吩咐再從後面把薪材堆積上去，使火勢更爲熾烈，待在城外的清軍，竟祇能望着熊熊的火勢，而不能乘亂攻入虞城，虞城因而得以保全。

吳起伏屍復仇

春秋時代衞國有一位有名的軍事學家，名叫吳起，曾經爲魯國、魏國率軍作戰，立下了不少的功勞，後來和魏相國不合，逃至楚國。楚悼王一向知道吳起才能不凡，就拜他爲相。

吳起接管了楚國的軍政重任之後，重新審查各種法令，使法令都變成簡明而切當，將一些只拿薪俸而非必要的官吏免掉，廢除了一些光消耗國家錢糧而無實職的王室遠房宗族，將省下來的錢，用來提高一般官吏的待遇，並養兵以待用，積極備戰，破除那些專以合縱連橫爲說的爛言，果然平服了南方的百越之族，北併陳蔡之國，擊退了三晉的進攻，且出兵攻打強秦。當時諸侯，都以爲楚國強得可怕，楚國的貴族，都想謀害吳起，只是等待機會下手。

不久，楚悼王病死了，皇親宗臣立刻作亂，來攻吳起。當時悼王的屍體，仍停留在柩台，尚未入殮，吳起在停屍處抵抗他們，前後無路可逃，就在對方刀箭將至時，吳起突然伏在悼王屍上，那些進攻吳起的人，因射刺吳起，不免也同時刺中在悼王屍體上。他們既沒有留意到那是悼王的屍體，也就不怎麼在意。

悼王下葬之後，太子臧立爲肅王，他對吳起的死並不覺什麼，但是却痛心自己父親死後，屍體還受此刀箭之災，於是立刻嚴密追查，當時那些因射刺吳起，而連帶刺射悼王屍體的人，連其宗族，一起被誅滅。那些將吳起看爲敵人的宗室大臣七十餘家，沒有一個逃過的，楚肅王自然而然的也替吳起報仇了。

指桑罵槐計

俗語說：「錢財不外露。」因錢財外露，容易引人覬覦，而自取煩擾，甚或橫禍加身。

不只是錢財，女色也是一樣。看看今日的社會，一般過份追求時髦的女人，往往妝扮得花枝招展，或衣着暴露，或言語輕佻，因此，也就容易自取其辱。固然，時代變了，現代的女性，自然無法像古代一樣的深居閨內，足不出戶；但舉止端莊，衣着合宜，却是現代女性所應有的認識和警覺。

下面就舉個「指桑罵槐」的故事來說明。

有個官家的夫人，叫湯掃眉。長得眞是姿容艷絕、落雁沉魚，因此名播遠近。

她的先生因就任新職，而她也跟着到任所。不料上司早就仰慕她的艷名，就使夫人擺設下酒宴，來召請湯掃眉。

湯掃眉到了上司家裏，有個女僕在前引導。迎面，有位官長向她走來，湯掃眉想廻避，但來不及。

那位官長有意輕薄。

湯掃眉大聲道：「大胆狂奴！若敢無禮，我就向你主人報告。」

「哈哈！我就是主人呢！」官長說。

「呸！你主人乃堂堂一省大吏，那會有像你這種卑鄙的舉動！」湯掃眉大怒，摑了官長一個耳光說：「還不快走，我就把你眼珠子給挖下。卑鄙無恥的東西。」

官長尷尬得面紅耳赤。

後來，女主人出來招待，湯掃眉略坐片刻就告辭了。

回家後，把情形告訴先生，先生說：「還好，若不是夫人急智，恐不免要受一番侮辱了。」

從此，湯掃眉就深居家裏，絕不參加交際場合，以免讓不肖之徒見了，而引起無端的麻煩呢。

溫人妙辯

有一個溫州人要到周國去，但是周國有一條不近情理的規定：不准外邦人入境。溫人十分爲難，急中生智。當周國看城門的問他：「看你不像是本地人，敢情是在此作客的嘍？」溫人答：「您老錯了，我那是客人，我和您一樣，都是周天下的百姓呢！」看門的不信，說了些街道名要考考溫人，溫人那曉得這些地名的東南西北，支吾了半天答不上腔，看門人不由分說，一把抓住溫人就送往官廳，主審官問：「你明明不是我周人，何以要撒謊說是周人，不自稱客人呢？」溫人回答：「老爺明鑑，我小時候誦讀聖賢書，從書上學習做人道理，書上有句話說，普天之下沒有不是君王的領土，就算是遠方濱海之地，也都是臣屬君王的。這樣說來，現今周天子君臨天下，那麼我溫地雖偏處一方，但仍是周天子的臣屬之國啊？既然有君臣關係，那還分什麼主人，客人呢？還不都是一家人，那麼小人自許爲周人，又何錯之有？」主審一聽頗覺有理，只得放了溫人讓他進城。

接口的赫然是昨宵在劍廬出現過的，八俠中的老七廖伯倫。

隨着話聲，廖伯倫的神態安詳地緩步而出。

廖伯倫雖已不請自來，但兩個小二却已快速地溜走了。

是啊！機會難得，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靳太達前行三步，與靳無畏站個併肩，目注廖伯倫冷笑道：「廖伯倫，另外兩個同伴，怎不一道出來？」

廖伯倫精目環掃，安詳地一笑道：「別拐彎抹角探敵情，我不妨坦白告訴你，現在，我只是一個人。」

靳太達被對方一語道破心事，禁不住老臉一紅道：「那藥材商人和窮酸，不是你的同件？」

廖伯倫拈鬚微笑道：「我說不是就不是，你可以放一千萬個心。」

裔義接口笑道：「那你今宵是眞的落單了？」

「是啊！」

「你不再怕雙拳難敵四手？」

廖伯倫淡然一笑道：「你以爲，我昨宵眞的是被屠彪的一聲鬼叫給嚇走的？」

裔義披唇一哂道：「想必有非常動聽的原因？」

廖伯倫仍然是安詳地說道：「我毋須說明原因，只想說明一個事實：不論是十五年前黃山天都峯之戰也好，四天前你們突擊大覺大師之戰也好，我們這邊，都是以寡擊衆。」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鐵黃蜂（三）

馮嘉·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因爲追踪一位女人而幾乎喪命，但在遇襲時，他救了阿明的命，使那女人也信任了他，原來她是丹妮，丹妮來此參加喪禮，並說出死去的人是個飛賊派的掌門人鐵黃蜂，鐵黃蜂早已洗手不幹，但有另一派人有意向他們挑戰，故對鐵黃蜂施此殺手。

會見富商　再訪遺孀

「沒有，」費安娜說，「我不是已經講過了嗎？我趕着來，是因爲我關心你。究竟發生了什麼？」

「這個——」司馬洛吶吶着，扶着她的兩肩，「你先坐好一點，我再慢慢跟你講吧！」

她坐在那裏聽着司馬洛講，司馬洛把經過情形講到自己回到了酒店，莫先生來過之後爲止。她比莫先生還先知道經過。

「這個女人，」費安娜問道，「她究竟是誰？」因爲司馬洛祇是說他認識這個女人，而並沒有說這個女人是誰，以及是如何認識的。女人講起女人，總是免不了充滿醋意的？這更使司馬洛感到爲難了。

「也許，」丹妮說，「讓我自己來講會更好一點！」

丹妮也推門進來了，冷靜地微笑着。

兩個女人互相瞪着，司馬洛覺得，如無意外，她們會成爲好朋友的機會是並不高的。

「你又是誰？」費安娜問道。

「呀，」丹妮說，「我給你一張名片吧，但是，你也得先照照鏡子！」

司馬洛覺得丹妮的神情很古怪，好像有着一種敵意或者應該是說有着一種野獸的味道。

費安娜也眞的向鏡子望望，而丹妮則打開手袋，從裏面取出一把手槍。跟着事情就發生得很快，費安娜兩手向司馬洛的頸子上一攬，身子向地上跌下去，也把司馬洛墜得與她一起跌下去了。

丹妮則一閃身跳到了牆柱的後面。

差不多在同時，牆壁上離地兩三呎高之處出現了一排一排的子彈洞，隨着一陣柔和的「達達」之聲，而司馬洛亦從鏡中看到後面的窗口外面有一個人正舉着一把裝了滅聲器的卡賓槍之類，正在向他們掃射。

丹妮突出半邊臉放了一槍，那人的額上出現了一個醜惡的洞，那把槍的角度改變了，提起來，改爲朝着天花板，射得天花板上也出現了無數的洞，灰泥紛紛落下，好一陣才停止了。那人仍然提着槍在窗外，一動也不動，兩眼翻白，而額上那個洞則是紅黑色的。其實他在額上中槍的時候就已經死去了，不過他的仍然緊扣着槍機，直至槍中的子彈都射完了。

司馬洛與費安娜仍然伏在那裏，丹妮也仍然躲在牆柱的後面戒備着。

好一陣，那個人仍然是保持着那個姿勢不動，而他們也知道他是不會再動的了。司馬洛挨着牆邊走過去，把那人手中的槍取了下來，也清楚了那人的情況了。那人是用繩子從上兩層的房間吊下來的。

那繩子與一隻皮套相連，束着那人的腰間，而且上面還有一個扣子，好像爬山家那樣，拉繩就可以升降。他降到下面來，在司馬洛的窗子的旁邊，踏住窗子的邊緣，看到司馬洛與費安娜都是背對着窗子的時候就準備掃射，可惜丹妮却及時回來了。

「你們！」司馬洛急促地吩咐丹妮和費安娜，「先霸佔着升降機，我跑樓梯上去看看！」

她們兩個都不是等閒人物，用不着司馬洛解釋，就馬上明白司馬洛的意思了。他們三個人一起衝出房門之外，丹妮還把她的槍交給了司馬洛。

司馬洛向樓梯走過去，兩個女郎則分別跑到那兩部升降機那裏去。

司馬洛是懷疑那個槍手還有一個同黨在樓上，而這個人可能乘升降機逃走，亦可能是跑樓梯逃下來，而他們現在就是分頭加以兜截。

司馬洛跑樓梯上去了，二個女郎則發覺兩部升降機都是停在樓下。於是她們按了按鈕，使升降機升上來。她們按的是那個「上」的掣，因此假如升降機升上來，就一定是先到達她們這裏，她們就先行霸佔住，不讓它再上升，使樓上的人不能應用了。

司馬洛則以高速度衝上了兩層樓，到了上面那層的走廊，那裏是有一個管房的，看見司馬洛拿着槍出現，嚇得魂不附體，連忙躲到他的櫃圍下面。

「起來！」司馬洛的槍伸進櫃圍之內，命令道。

那人祇好戰戰兢兢地舉着手站起來，一面哀求道：「不關我事，不關我事！」

「什麼不關你的事？」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那人說，「我——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總之我什麼都沒有做過！」

「那間房間裏，」司馬洛沒好氣地伸手一指，「剛剛有沒有人出來過？」

「沒有，」那人忙說，「一直都沒有人出來。每一間房間都沒有人出來過。」

「那房間有多少人住？」司馬洛問。

「祇有一個人，」那人說，「他說不要騷擾他的。」

「你別吵，」司馬洛說，「我現在要進去了！」

「你不能够——」那人大爲焦急地反對，雖然在這樣的時間，還是沒有忘記自己的職責。

「我是警探！」司馬洛祇好說謊道，「一切後果我會負責的！」雖然他這說謊也並不離題萬丈，事實上還是與眞相頗爲接近的。

司馬洛跑到那間房間的面前。雖然管房說裏面祇有一個住客，他却並不敢完全相信，所以他躲到門邊的牆壁上，伸手扭扭門，發覺門是鎖着的，而門柄上還掛着那隻「請勿騷擾」的牌子。他一槍把門鎖轟走了，一腳踢開門。房內果然沒有人也沒有亮燈。

司馬洛首先開亮了電燈，看清楚了房間裏眞的是沒有人，連洗手間裏也沒有了，然後再走到窗前向下望。那個人還是吊在那裏。他是用一條繩子縛住窗柱而把自己吊下去的。這是一個獨行的人，床上還留下他裝着槍的箱子。

司馬洛走出房外，那個管房還是目瞪口呆地站在那裏。

「這裏的事情暫時不要聲張，」司馬洛說，「我是阿光的朋友，你通知阿光就行了。」

那人連忙點頭，有如放下了一塊心頭大石。他知道阿光是誰。莫先生是有一個人在這酒店裏的，這個人就是阿光，負責酒店中的保安工作。司馬洛提起阿光，那管房就知道司馬洛是自己人了。

司馬洛回到樓下，兩個女郎仍然在升降機面前守着，這一層的管房也是顯得手足無措的。司馬洛也對他提起了阿光的名字，那人也鬆弛下來。

司馬洛對二個女郎點點頭，說：「我們還是回到房間裏去吧！」

他們回到了房中，司馬洛關上了門。很奇怪，雖然這算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知道的人並不多。除了他們之外，就祇有兩層樓的管房而已。司馬洛說：「我猜你們已經互相自我介紹過了吧？」

兩個女郎都點頭。司馬洛微笑：「這眞好，我還担心不知道該如何開口呢！」丹妮瞪着他。

「我並不是開玩笑，」司馬洛說，「現在，我們來喝一杯酒吧！」他走過去斟了三杯酒，拿過來，給她們每人一杯。她們都沒有拒絕，因爲她們也實在是需要這個的。

司馬洛舉起杯來：「爲我們的幸運乾一杯！」

「正經一點好不好？」費安娜說。

「難道我們不是很幸運嗎？」司馬洛說，「假如不是有這運氣，我們現在已經死掉了，尤其是我，今天我已經死了兩次呢！」

兩個女郎淺淺地呷了一口，司馬洛則把自己懷中的酒乾了，然後過去再斟了一杯，揮揮手說：「坐下來吧，丹妮，讓我們談談！」

丹妮和費安娜都坐下來了。經過了這一場突如其來的變故，司馬洛預測她們相遇時兩虎相遇那種反應是並沒有出現了。

司馬洛說：「丹妮，你知道那個人是怎樣會出現在我的窗外的嗎？」

「他是用繩子吊着下來的。」丹妮說道。

「正是，」司馬洛問道，「依你的意見，這個人的手法，是不是你們那種手法呢？」

「看來是的。」丹妮說，「雖然亦有不少別的職業殺手會這樣做。」

「剛才的事情還是白天的事情的翻版，」司馬洛說，「還是想移禍在你們的身上。」

「我猜是的。」丹妮說。

「不過這一次，」司馬洛說，「我們總算有點成績，我們得到了一具屍體。」

「是的，」丹妮說，「假如查出屍體的身份，對我們這件事情就很有帮助。」

「你剛才到樓下打那個電話，」司馬洛說，「結果如何了？」

「古先生並不反對，」丹妮說，「他認爲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是應該有限度的合作的。」

「那很好，」司馬洛說，「不過，我還是得先向你指出一點，那就是，這具屍體，我是不能交給你的。」

「但是——」丹妮說。

「沒有但是的，」司馬洛說，「我們合作，也不能够太過份，這具屍體，當然保留下來，由我們處理了。你們要看，可以到殮房來認屍。」

丹妮聳聳肩：「也許，除了這樣之外，也沒有其他的辦法了。」

「我相信古先生大概也不會反對這樣做的。」司馬洛說。

「我也相信不會，」丹妮說，「這——這也是沒有什麼辦法的事情。就是他反對，也反對不來了，是不是？」

「你明白就最好了，」司馬洛說，「現在，莫先生也正在趕來了，我們等他來到的時候再講清楚吧。」

「趁這段時間，」費安娜說，「你們哪一位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吧。」因爲她是並未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也不知道丹妮是誰的。事實上這些事情就連莫先生都不知道。

司馬洛又感到頗爲爲難了，因爲他與丹妮之間的關係，的確不容易對費安娜解

釋得清楚的，尤其是在費安娜的面前講的時候。他吶吶着不知如何開口時，丹妮却自告奮勇，她說：「讓我來講好了，假如你覺得不好意思的話，司馬洛，你大可以暫時避開的。」

「很好。」司馬洛無可奈何也祇好同意了。不論丹妮怎麼講，就讓她去講好了，而另一方面，司馬洛則走到窗前去，在那個吊着的人的身上搜索了一遍，從那人的身上搜出了那人的證件。那人的證件告訴他，這人是一家化學用品公司的經紀。當然，這個人可能是眞的在公司裏做事的，不過這份工作則是掩護性質的吧了。不過一方面，亦可能是這間公司有一些什麼古怪。總之這一點則是要容後續查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

這個人似乎並不是一個職業兇手。是一個兇手，但並不是那種以殺人爲職業的職業兇手。假如是那種以殺人爲職業的職業兇手。應該是在行事的時候，不携帶任何證件在身上的。當然，這亦是要容後續查了。

那還是一個相當英俊的人，身體也很强壯，這樣死了，倒是相當可惜的。不過又不算是太可惜，因爲假如司馬洛與丹妮及費安娜都死掉，那就更可惜了。

她聽見費安娜在後面說：「你那一槍眞了不起，你的槍法，究竟是從什麼地方學來的？」

顯然她們是已經談完了經過了。司馬洛走到她們的身邊去。

「我很高興你們相處得這樣好。」司馬洛說。

兩個女郎都瞥了他一眼，眼光似乎有點古怪的，但是司馬洛一時又看不出古怪何在。總之她們給他一種感覺，覺得她們似乎正在心懷鬼胎，至於是要計算他什麼，一時就不大清楚了，他並不知道她們談了一些什麼。有時，女人是很難測的，即使熟悉女性如司馬洛，亦是感到不容易捉摸。

「我們有什麼理由會相處得不好嗎？」費安娜問。

司馬洛苦笑聳聳肩：「我的意思是，既然現在我們大家都明白了當前的處境，那我們就比較容易合作下去了。因此，我們再來一杯，慶祝一下如何？」

「你怎麼了？」費安娜說，「你在担心什麼？平時你是不喝那麼多酒的。」

「他是担心的時候才喝酒的嗎？」丹妮問。

「是的，」費安娜說，「我對這個人了解得就像了解我自己的手掌。我知道他很多事情，有空我會再詳細告訴你的。」

「你不能够這樣！」司馬洛說，「我的私事是我的私事，你們不能够拿來討論的！」

「你不是說很高興我們相處得很好嗎？」費安娜說。

「是的，」司馬洛說，「但是我也希望不要好到這個程度。總之，我承認我是正在担心，但——但我是担心下一次我的性命危險又在什麼時候出現。你知道，世界上的人沒有不怕死的。」

「我看不必担心這個了，」丹妮說，「他們已經試了兩次，都不成功，詭計已經揭穿了，並沒有成功地離間我們，反而使我們合作起來，即使下一次他們成功了，也是不會收到他們所預期的效果的，所以我不相信他們會再來這一套了。」

「我也希望他們像你這樣想法，」司馬洛說，「怕就祇怕他們太笨了，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我還是要喝一杯，你們不喝，隨便你們好了。」

他逕自走過去，爲自己斟了一杯酒，而莫先生此時亦到達了。

莫先生說：「究竟發生了什麼？我看我總有權知道了吧？」

司馬洛聳聳肩：「現在很多人可以告訴你了！」

× × ×

那個槍手的屍體給放在殮房的石桌上，全身的衣服都脫光了。死得還算乾淨，就祇是額上有一個子彈洞而已。不過這個子彈洞射中的地方是不會流很多血的，而且到了這個地方，即使有血，也已經給抹去了。

古如剛慢慢地脫下鼻子上架着的那副黑眼鏡，小心地走上前去，凝視着這個人的臉。好一會，他才把黑眼鏡再戴上了。莫先生則把那副鋼邊眼鏡脫下來，用手帕抹着玻璃片，問道：「認識這個人嗎？」

莫先生脫下了眼鏡是有作用的，他是給古如剛一個印象，使古如剛以爲莫先生並不是正在留心他的表情。但是司馬洛却是在旁邊留心着的。

這樣，古如剛可能就冷不提防而在表情上露出一些什麼破綻來了。司馬洛與莫先生一向是合作得相當之好的。

可惜的就是這一次比較難一點了，古如剛的臉上並沒有什麼表情，而且他既然是戴着一副黑眼鏡，亦是不容易從他的臉上看出什麼表情了。

古如剛搖搖頭：「不認識，但是我希望你給我一批他的照片。也許我的朋友們會認識他的。」

「這個當然了，」莫先生說着，又轉向旁邊的丹妮，「你呢？你認識他嗎？」

「我假如認識，」丹妮說，「我早已經說出來了。」

「你爲什麼不走近一點看看他呢？」莫先生說。

「不認識就是不認識，」丹妮說，「而且，你不能把他的身體蓋起來嗎？」

「這裏的規矩，」莫先生聳聳肩，「死人是不需要衣服的。而且，你看過他的臉吧了，又沒有看過他的全身。」

「難道你是在暗示——？」丹妮憤怒地吸入一口氣。

「不是，」莫先生說，「我是說這裏！」他的手指在那個人的胸膛上一指，「看清楚一點！」

連司馬洛也忽略了，現在莫先生指出來，他才注意到。果然那個地方是有一個疤的。也許是用火灼而成，然而却似乎不大可能是意外灼成的，第一就是那個部位是那麼端正，第二就是這個疤的形狀，是一隻整整齊齊的箭頭狀。就像一支箭沒有了箭桿，箭頭則是正正朝着上面，也即是正指着那人的下頷，與鼻樑同在一條直綫上。

「唔——」丹妮說，「這是一個很有

趣的記號。」

「你對這個記號有所知嗎？」莫先生問道。

「沒有印象。」丹妮搖搖頭。

「你呢？」莫先生說着又轉向問古如剛。

古如剛的臉上仍然是沒有透露什麼表情。他說：「我查問一下好了。」

莫先生一攤兩手：「好了，我看，我們的認屍工作到此爲止也告一段落了。有哪一位想到外面會客室中喝一杯酒，或者吃點什麼東西嗎？」

司馬洛瞪着他：「我從來不知道你這個人有幽默感，你偏偏在這個時間也幽默起來了。看過這樣的東西，誰還有心情吃什麼？」

「那我們走吧。」莫先生說。

他們離開殮房，分道揚鑣，在殮房的停車場內登上車子。古如剛與他的保鑣登上了一部黑色以及暗玻璃的大型卡特力汽車，由司機駕駛的，莫先生也是走向他自己那部有司機駕駛的汽車，司馬洛則走向一部跑車，不是他慣用那一種飛碟型，而是比較寬敞的。這是由莫先生供應的，他自己那部可不能空運到這裏來。

司馬洛並不知道誰會跟着他來，結果他却發覺是丹妮跟着他來了，而費安娜則是跟她的上司莫先生一起走。費安娜並沒有看司馬洛一眼。

丹妮則上了司馬洛的車子。司馬洛祇好也坐上了司機位。

司馬洛頗有神奇感地看着古如剛及莫先生的那兩部車子都開走了。丹妮的手輕輕執住他的手時說：「你知道嗎？古如剛那部車子是裝了避彈玻璃和避彈甲的。」

「是嗎？」司馬洛說，「那他和莫先生都很安全了，因爲莫先生那部車子也是一樣的。」

「那麼豈不是祇剩下我們了？」丹妮說。

「哦，我們嗎？」司馬洛說，「我們也不見得有什麼值得担心的，因爲我們的車子也是一樣。這是莫先生借出來的車子，通常這種欵式我才看不上眼，不過既然用到避彈設備，那也祇好將就一下了。」

「這部車子可以避彈，但是走不動的嗎？」丹妮問。

「不，當然走得動，」司馬洛說，「誰說走不動？」

「那你還等什麼呢？」丹妮說，「爲什麼還不把它開動？」

「我是在想着，」司馬洛說，「我們現在要到哪裏去呢？」

「隨便你吧。」丹妮說。

「難道你不必跟古如剛回去嗎？」司馬洛問道。

「我已經跟他商量妥當了，」丹妮說，「他把我放出來跟在你的身邊，有什麼需要聯絡的就通過我？他是有他的地位的，到底我們是賊，一個賊的領導人是不應該與官方的人打交道的，這是不體面的事情！」

司馬洛不禁失笑起來：「你們講話的口氣，還是像武俠小說一樣！」

「也許我們是落後一點的，」丹妮說，「但我們現在是正在極力追上時代！」

司馬洛聳聳肩：「你到底住在什麼地方？我到現在還沒有弄清楚。我祇是知道你來找我吧了。」

「我沒有住的地方，」丹妮說，「正像你一樣在這裏是居無定所的，在這之前我是住在古如剛的家裏，不過現在，既然你的酒店適合你居住，也適合我居住了。所以，你送我回家，也就是等於你自己回家，很方便的。」

司馬洛發動了車子的馬達，但還是沒有開動車子，就像她仍然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要到什麼地方去似的。丹妮哈哈地笑起來：「假如你担心的話，我可以先告訴你，我已經跟費安娜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什麼？」司馬洛問道。

「把你讓給我，」丹妮說，「她眞是一位大方的小姐。」

「你怎麼了？」司馬洛問，「你們女人，眞的是什麼事情都不怕講的嗎？」

「這是理所當然的了，」丹妮說，「我還以爲你對這種事情是最熟的。」

「你們……你們究竟是怎樣談判的？」司馬洛搖着頭，顯得莫名其妙的。已經過了一夜，她們的確有很多時間談判。

「這個——」丹妮還是得意地微笑着，「現在時間已經不早，也應該去吃晚飯了，我們就在房間裏吃晚飯如何？這樣情調好一些。」

司馬洛禁不住微笑：「這倒是一個很好的主意。」

他也不知道她們到底是如何談判的，不過既然她們已經談判過，而且顯然是已經好了，那麼，他所担心的問題也就不存在了。她担心的就是兩個女郎之間不知道如何取捨，他取捨她們之中的任何一個都是不公平的。並不是說司馬洛祇愛風流而不理正事，而是事實上她們兩個人在正經事情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假如引致感情上有什麼不和的話，也等於是間接影響到正經事的發展了。現在既然這種影響已經不存在，他也舒了一口氣了。車子駛離了殮房附近的範圍，司馬洛仍然一直都並沒有鬆懈，小心地注意着周圍的情形。他看見並沒有人在跟踪他們，雖然這一點也並不是意外的。自然，上一次的窗外開槍事件，莫先生也因此而發過一番牢騷，由於那是司馬洛的提議，叫莫先生暫時撤去一切的保護措施。莫先生認爲假如不是這樣的話，那件事情就不會發生了。本來以莫先生的作風，這一次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都要派人暗中保護着他們的了，但是他結果還是接受了司馬洛這個折衷辦法，就是供應這部有避彈設備的車子，這也算是一種很好的保護了，有了這部車子，假如再有人拿槍來掃射的話，就很難得手，而且司馬洛假如發覺有人跟踪的話，還可以試試把跟踪的人捉住，假如莫先生也派人跟着來的話，那反而會使情形變得混亂起來了，不知道哪一些才是應該追的人。

司馬洛說：「我們回去吃晚飯後又如何呢？」

「睡覺，」丹妮說，「這件事情把我們弄得精疲力盡，昨晚到現在都沒有闔過眼，難道不應該睡覺吧？自然，我會在你的房間旁邊另租一間房，免得騷擾你。」

「這——這並不算是騷擾，」司馬洛

連忙說，「你知道的，我對你——我們是好朋友。而且假如分開兩間房間，那你本來已經宣傳了我們之間的關係，又怎樣解釋過去呢？」他總之是不大贊成另租一間房間這個主意的。

丹妮微笑：「那很好，省回一筆房租更好了。」

「你的意思是，」司馬洛又說，「目前我們除了吃晚飯和睡覺之外，就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了嗎？我所指的是需要趕着做的事情。」

「暫時沒有，」丹妮說，「我現在還是正在向各方面打探情報，而目前是還沒有足够的情報讓我們行動的。」

× × ×

他們在司馬洛那間酒店房間裏一起吃晚飯。不是昨夜那一間了，昨夜那一間有太多子彈洞，破壞情趣，他們已經換了一間房間。在吃過了晚飯之後，丹妮說：「我認爲你們男人在飯後總是喜歡享受一根香烟的，而我們女人則沒有這種習慣，所以你享受你的香烟，我去洗一個澡，然後你再去洗，那我們就沒有浪費時間了。」

「你這個人眞懂得安排！」司馬洛佩服地嘆一口氣。

她出來的時候並沒有穿衣服，祇是圍着一條大毛巾。

司馬洛很自然地上前去，但是她一隻手伸出來擋着他，說：「唔——唔，等一等，洗澡的事怎樣了？你知道，我是最喜歡乾淨的。」

「很好。」司馬洛無可無不可地聳聳肩。

事實上他亦是喜歡乾淨的，於是他也進浴室裏去了。

當他出來的時候，他就發覺房間裏的燈光已經熄掉了，祇有窗外那些微弱的其他光綫來源照進來。他可以看到丹妮已經躺在床上，也可以看到她的身上已經沒有毛巾了。

這是司馬洛非常熟悉的情況，在他的故事之中也不知出現過多少次了，祇是每一次的對手都不同而已。因此，新鮮的對手，自然也另有一種新鮮的韻味了。

既然沒有亮燈，而她的身上也沒有了毛巾，司馬洛就覺得自己的身子圍着毛巾，也實屬多餘之擧，他便把毛巾也放棄了走上前去，在她的身邊坐下來。

丹妮並不是那種喜歡擺出羞人答答態度的女孩子，她也不是女孩子了，她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大人，所以她也眞的是不再害羞了。她張着眼睛看着他，眼睛在黑暗之中是微微閃亮着的，而她身上的綫條，由於光暗的影响，也形成了美好的光面與暗面的組合。

他的嘴唇輕輕地降下去，吻她的嘴唇，却沒有中目標，而給她避開了。他吻着的是她鬢邊的頭髮。她狡猾的吃吃笑坐起來，司馬洛用兩手捧着她的臉，使她不能再避開，然後嘴唇又再度降下去。

同時，他的身子及腿子都已佔據了有利的位置。

這一次她也不再用行動來抗拒了。她是用言語的技巧來抗拒。她說：「怎麼了？難道你不考慮一下後果的問題嗎？」

這是一個最令男人洩氣的問題，也是問得最不合時宜的問題，司馬洛一時也不由得給她問得變成垂頭喪氣起來了。他說：「她這樣問是什麼意思呢？」

「唔！」丹妮微笑：「我還以爲你會明白的，你不是跟費安娜研究過這件事情了嗎？」

「這個——」司馬洛放鬆了她，在旁邊坐起來，忽然想找一根香烟。

丹妮只是咭咭地笑着。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我不知道妳在其他方面的本事如何，但是妳在潑冷水方面的本事則倒是眞有一手的！」

「我不過是告訴你我怎麼能够和費安娜取得協議吧了，」丹妮說：「難道你不想知道嗎？」

「唔，」司馬洛說：「這倒是我很感興趣的，究竟妳們又如何可以取得這個協議的呢？我還以爲妳們女人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定會製造出很大的麻煩。」

「主要的是爲了那一槍，」丹妮說：「我們一起救了你的性命，我們可以說是識英雄重英雄了。其次亦因爲那個問題，她還是覺得，以前受過了一次教訓，還是不要再冒險了。」

「然而，」司馬洛說：「妳却認爲妳可以冒這個險？」

「我並不敢冒這個險。」丹妮說。

「那麼——」司馬洛又感到尷尬和担心了。

「我是說我已經有了防備。」丹妮說：「女人是必須自己保護自己的，不能够單單靠男人小心，其實我保護的方法也是跟費安娜一樣，我也是服藥，費安娜也是服藥。」

「呃——」司馬洛說：「妳服的是什麼藥，功效似乎快速得多了。我的意思是，妳似乎沒有很多時間準備。」

「我沒有很多的時間準備？」丹妮說：「我比費安娜有更多的時間準備，也許你忘記了我是什麼時間開始準備的了。我是在約你之前已經準備好了的。」

「唔，」司馬洛說：「不過既然妳結果沒有赴那個約會，也許妳就沒有繼續準備了。」

「我還是繼續準備着的，」丹妮說：「反正藥已經買了，也開始吃了，不如就繼續吃下去好了。而且我覺得這藥對我也相當適合，可以令我增加體重。有人吃了這藥是會增加體重的，而且，我總覺得我是缺少了一點肉。」

「讓我看看，」司馬洛說：「不過看也看不清楚，得摸一摸才行。唔……這裏是少了一點……」

「你怎麼了？」丹妮說：「這裏誰都沒有肉的，假如這裏都是肥肥胖胖的，那我豈不是變成怪物了！」因爲司馬洛所摸的是小腿的正面，那裏是任何人都是皮包着骨的了。

「唔……」司馬洛又說：「這裏……這裏則是很豐滿了，我根本不覺得有骨頭呢！」

「你這個人眞沒正經！」丹妮說：「這個地方，那裏會有骨頭的？」

因爲女人有一些地方也是根本摸不到骨頭的，假如這些地方也摸得着骨頭的話，那麼這個女人就實在很難引得起男人的興

趣了。不錯，司馬洛的手是動得稍爲不正經的，不過，也不要緊，反正這也不是正經的時間。所以她也並不反對他的不正經，而事實上，他的不正經也算是一個開始了。

開始了之後，丹妮也沒有再作口頭上的抗議了，她只是發出笑聲，有時也發出陣陣古怪的咿唔之聲。

後來，她的手也不正經起來了。

「妳這些究竟是從那裏學來的？」司馬洛問。

「我是新時代女性。」丹妮說：「頗有一些經驗。事實上，我也有過兩個情人了。」

「這並不算多。」司馬洛說。

「怎麼你就不會表示吃醋？」丹妮問道。

「因爲妳是新時代女性，我則是新時代男性。」司馬洛說：「而且，計算起來，我的情人比妳要多不知多少倍，我怎麼有資格吃醋呢？」

丹妮嘆一口氣：「我似乎也沒有什麼興趣做新時代女性，一個新時代女性應該認爲男女平等，或者女性強過男性，但是碰到了一個不吃醋的男人，就總覺得不是味道！」

「這就是女人和男人不同的地方，」司馬洛微笑：「而且，這也就所謂女人的味道了。」

「你也得用行動證明你的男人味道。」丹妮說：

通常而言，就只有一種行動可以證明他的男人味道，而司馬洛就是採取了這一種行動。他猛的一下前進，感覺到有所突破，而且亦使她得到了她所需要的充滿，然後是一下靜止，因爲充滿已經是證明達到了盡頭，跟着就是試探的退却，跟着又是再試探的前進。這幾下已經使司馬洛了解了應該採取怎樣的角度，而以後他也就是採用着這種角度了。

她也合作得很好。她以前雖然是祇有過兩個情人，但這兩個情人一定讓她有過很多實驗的機會，因此她在經驗方面並不覺得缺乏，然而却又有充足的彈性，有充份的潤澤和相當的緊湊。

一段沒有對話但是有聲音的時間，也有動作，動作則是分開一段一段的，有時快有時慢，到了最快的時候就會停下來，告一段落，然後再慢慢地開始，作爲第二段的開始。

最後一段也就是最狂熱的一段，那時雙方都已經摸準了對方的特點了，因此也有了一陣瘋狂的發洩，就像把整個生命都在這一刻間放射出來了。

這之後就是一段很平靜的靜止，大家都不想有任何動作，他們陷入了半睡眠之境，又不是睡着，祇是半睡眠狀態，讓自己得到充份的機會恢復體力，以及讓神經平靜下來。

後來，司馬洛找到了香烟，點上了一根。

她伏在他的胸膛上，看着他抽完了那根香烟，替他從嘴唇上拿下來，在烟灰盅內捺熄了，說：「爲什麼你不開燈呢？你還沒有斷定我是太瘦還是太胖了。」

「剛剛好。」司馬洛說：「妳就是妳，多一點，就不是妳，少一點，也不是妳了。」

「我雖然喜歡出自一副油嘴的甜言蜜語，」她說：「但是我也喜歡得到公正和客觀的批評。」

「很好，」司馬洛說：「讓我來做一下選美會的評判吧，雖然祇有妳一個人參加，我毫不懷疑，即使有更多人參加的，妳還是冠軍。」

「謝謝你。」丹妮說。

司馬洛開了燈，他所看到的，當然是比選美會上所看到的更徹底了。她實在是稍爲瘦一點的，她有着長長的腿子，細細的腰，但盤骨相當寬闊，雙乳也是稍嫌小一點，假如多一點肉更好，但峯頂那鮮嫩的粉紅色却是無懈可擊的，當然，要在一個人的身上找尋缺點，那是不可能找不到的，而在她的身上也是一樣，所以司馬洛說她就是她，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風格的，最重要的就是風格的問題，所以司馬洛說她就是她。你喜歡一個人的風格，那麼這個人的缺點也就會變成優點了。

司馬洛的眼睛，嘴唇和雙手都做着評判員，而她則享受地閉着眼睛，直至司馬洛問道：「這算是什麼意思？」

她的眼睛慢慢地張開來，司馬洛的手和眼睛現在則正是到達了她的心窩部份，就是兩乳之間，再低一點的地方，那裏也有一個疤，也是是一般箭頭形的疤，與那個殮房裏的殺手身上所見到的簡直完全一樣，就祇是上下的方向不同而已。那個人身上的箭嘴是朝着上面，也即是朝着自己的下頜，而現在丹妮身上的這個箭嘴則是朝着下面，正指着她的兩腿之間。但一眼就可以看出，毫無疑問，兩個箭嘴是相同的，這決不會是巧合。

丹妮凝視着司馬洛，沒有說話，她的眼中有一種迷惑的神情，就好像她自己也不明白似的。

「古如剛知道妳有這個嗎？」司馬洛問。

丹妮點點頭，承認司馬洛這個猜測是對的。

「那麼，」司馬洛說：「古如剛也知道這個是什麼意思了？」

丹妮再一次點頭。

司馬洛說：「那麼，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丹妮坐起身來，嘆一口氣：「我看，現在，這個責任似乎是要全部由我負担起來了。這個是我們的標誌。」

「我不大明白你在說什麼？」司馬洛說：「請妳解釋清楚一點，似乎妳是有意讓我看看這個記號的，因此我相信妳一定亦打算向我好好地解釋一下了。」

丹妮嘆一口氣：「我也不知道我該怎麼講。我也不大明白爲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這個記號本來是我自己人的記號。」

「妳的意思是，」司馬洛說：「古如剛的身上也有這個記號的嗎？」

「沒有。」丹妮搖搖頭：「這是屬於我們的家族的。我們雖然是同一支派，但是我的祖上曾經爲朝廷立過大功，得到朝廷頒贈一枝令箭，這就是那箭的箭嘴。我的祖上認爲這是一種光榮，所以特別製造了這樣的一個烙印，烙在後人的身上。男

性向上，女性向下。我家裏也存有一個這樣的烙印的，不過我不相信我會烙在我的後代的身上。現在已經是一個不同的時代，我認爲這種習慣也是需要改一改的了。

「這樣說，」司馬洛說：「這個人就是妳的親戚了？」

「不一定。」丹妮說：「他可能是不屬於我們家族的人，譬如說，我收了一個門徒，這個門徒假如能學到我們家族的本領，達到那個水準，那麼他的身上就有資格烙上這個烙印，而他的後代也有資格烙上這個烙印。」

「這樣說來，」司馬洛說：「他就可能是任何人了？」

「是的，」丹妮說：「不過這是和我們的家族有關，因此這也是我們家族的責任了。」

「問題就是。」司馬洛說：「照妳所講的情形來說，雖然有這個烙印作爲綫索，其實也不成爲什麼綫索，很可能妳祖上某一代收了這樣一個門徒，這個門徒可能收了另一個門徒，而另一個門徒又……」

「是的，」司馬洛說：「情形正是這樣。」

「不過，」丹妮說：「你們應該還是有聯絡的，正像妳與古如剛也保持着聯繫一樣。」

「不是這樣的，」丹妮說：「我們這是一個正統的組織，祇有正統的後人才屬於我們這個組織，保持聯絡，我是唯一的一個了。我沒有兄弟，假如我嫁了丈夫，我的兒女將來也不會屬於這個組織。說得難聽一點，我們就像狗或者馬一樣，很重視血統問題的。」

「總之情形跟我剛才所講的是一樣了。」司馬洛說：「這個死者可能是任何人了。」

「是的。」丹妮點點頭。

「而照妳和古如剛所知，你們之中並沒有一個人的身上是有這個烙印的？」司馬洛問。

「不可能有。」丹妮說：「我是唯一的一個。我們只會越來越少，而不會越來越多的。」

「這又如何呢？」司馬洛問：「這就使這件事情，變成了是妳一個人的責任了嗎？」

「我有責任要澄清這個問題。」丹妮說。

「古如剛不能够帮妳的忙嗎？」司馬洛問。

「他當然能，他也不會拒絕帮我的忙，但是得要我去要求他帮忙才行的。」丹妮說。

「那妳就去求求他好了，」司馬洛說：「當妳需要帮忙的時候，妳就應該盡量取得最多的帮忙，不能够還要老是顧着體面問題了。」

「假如我不能親自澄清這件事情，」丹妮說：「我們的家族就面目無光了。」

「老天！」司馬洛好沒氣地說：「我剛剛才講過，死要面子是不切實際的，妳又來跟我談面子問題了！」

「這是眞的，」丹妮說：「你不是我，你當然不會明白我的感覺了。我對我的家族需要負責任，你不需要。」

「好吧，」司馬洛說：「既然妳這樣固執，也許妳也會叫我別管妳的事情了，假如我管了，就會影响妳挽回面子的機會了。」

「你是不同的，」丹妮說：「你是我的人，我是你的人，你已經是我的，我已經是你的。」

「多謝妳這樣看得起我。」司馬洛說。雖然他不希望她把他當是自己的當得太久，他是害怕與一個女人相處得太長時間的。不過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他實在不方便提醒她這一點。他說：「妳的想法就是這樣的吧，難道古如剛就會這樣不管這件事情嗎？別忘記，被殺死的人是鉄黃蜂，他也應該有責任澄清這件事情的。」

「不錯，」丹妮說：「不過，照規矩，既然出現了一個我們家族烙印的人，這件事情也就變成了我的責任了。」

「你們眞是那麼講規矩的嗎？」司馬洛說。

「假如我們不是那麼講規矩，我們就不會那樣團結了。」丹妮說：「鉄黃蜂死了，這樣多人來參加葬禮，別的團體，有這樣團結的嗎？」

「很好，」司馬洛說：「你們是很團結的，所以我認爲你們大家團結起來辦這件事情會更好，去求求古如剛，是這麼困難的事嗎？」

「既然你認爲是那麼容易，」丹妮說：「那爲什麼你不去求求他呢？」

「這個——你不能這樣講！」司馬洛說：「這是你和他之間的事情呀！」

「假如由你去求他，」丹妮說：「那我就不會沒有面子了。」

「什麼？」司馬洛愕愕地看着她。

「你是我的人，」丹妮說：「你去求他，是一件正正當當的事情，因爲你有權爲我的福利着想，你來作中間人，那我們就雙方都不必顧慮到失面子的問題了。」

「你講得眞好聽極了！」司馬洛說：「我奇怪你是不是就是爲件這件事情而跟我上床的。」

「你知道不是的，」丹妮說：「難道你感覺不出來嗎？」

「我現在的感覺就是有懷疑，」司馬洛說：「男人和女人都是一樣，不高與受到別人利用的。」

「我並不是完全爲了利用你，」丹妮說：「不過我也不能否認，我的確有利用你的存心的，這完全是爲了因利乘便，沒有比你更理想的男人可以辦這件事了，爲什麼我不要你來辦，而找別人去辦呢？」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

「你想想以前吧，」丹妮執住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身上輕輕地撫着，「想想當這件事情還沒有發生，我們還沒有到這裏來的時候吧，那時，我是利用你的嗎？」

司馬洛聳聳肩：「我眞的不知道。」

「現在是你在死要面子了，」丹妮微笑，「你老是在游說我跟古如剛合作，求他出力協助，其實也並不是眞的全爲了我，也有一部份是爲你自己的。你也想辦好這件事情。現在我給了你這樣一個任務，可以好好地辦好這件事情了，你却在懷疑我的動機，就像假如知道我是存心利用你的話，你就不肯幹似的，你眞的是這樣要面子嗎？」

司馬洛嘆一口氣：「好了，你贏了，其實我猜大家都是那麼要面子的了，總之，我現在在你的身上有了一些新發現了，那就是，原來你是一個口才那麼好，也那麼善於佈局的女人。」

「你過獎了，」丹妮說：「其實這並不是我的佈局，有一大半是自然發展的。我跟費安娜談判的時候，我並不知道有這樣一個人，而且，也不是我說服費安娜，是費安娜說服我的，假如她不是心甘情願的話，任憑口才怎麼好，都不能說服她放棄一個男人的，尤其是一個像你這樣的男人，是不是？」

「過獎了，」司馬洛說：「但我仍然有一種感覺，覺得我是給你們兩個人當作一塊肥肉似地分割。」

「她得到了你什麼呢？」丹妮問。「我還覺得她是很有犧牲精神呢！」

「她這是受了她的上司莫先生的影响了！」司馬洛說：「她知道有你出現，莫先生一定不高興我跟她纏在一起，而她把我讓出來，就有一個他們的人與這件事保持密切的接觸了。」

「那麼她也是一個很會佈局的人了，」丹妮說。

「是的，」司馬洛說：「總之這就證明了，女人絕對不是弱者就是了。」

「那麼，」丹妮說：「你肯去嗎？」

「看來我也是非去不可了。」司馬洛說。

丹妮的兩臂忽然伸上來，又箍住他的頸子，把他的頭按了下去，一隻乳頭塞滿了他的咀巴，他輕輕地咬下去。

× × ×

古如剛是一個有地位的人，有很多大生意，而他的成功也並不是倖致的，在他的總公司裏，他是最先回去的人，清晨七點鐘他已經回到去了，而那時他已經是作過了清晨的運動，和吃過了早餐了，其他的職員雖然是規定九點鐘才上班，但是他們知道老板是那麼早就回到去，他們也不好意思不早一點了，因此司馬洛到達古如剛的公司的時候，那裏已經相當熱鬧了。

雖然有不少人在等着見古如剛，但是司馬洛却是一位有優先權的受歡迎貴賓，他一到就可以進入古如剛的私人寫字間了，事實上古如剛正在等着他。

司馬洛把手中那隻文件夾在桌上放下來，說：「這就是那個兇手的紀錄，也就是你等着要的東西。」

「謝謝你，」古如剛說着，「請坐下來吧，你要喝點什麼嗎？咖啡，或者茶？喝酒我相信是太早一點了。」

「咖啡也很好，」司馬洛說：「雖然我是沒有定時睡覺的，不過太早起床，也是不大習慣，有一杯咖啡最好。」

古如剛按了喚人機，吩咐外面送進來兩杯咖啡，咖啡馬上就送進來了，古如剛輕輕撫一下那隻文件夾：「這裏面有什麼會令我們很感興趣的東西嗎？」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會特別感到興趣，」司馬洛說：「但是我們則沒有什麼重要的發現，這人叫鄧明，是一個小偷，有過行竊被捕案底，他後來似乎轉爲了職業打手，假如他還是一個職業殺手的話，則照我們所知，他還沒有殺過什麼人，假如這還是他第一次以殺手的身份出動，那他的成績算得是不壞的，不過他的對手是太強一點，這是他的不幸，除此之外，他的運氣也是壞一點，這個人認識不少人，不過照我們初步所知，在最近兩年之內，他與以前所認識的人都失去了聯絡，有些人懷疑他是死了，有些人以爲他當了海員之類，但顯然他是加入了一個什麼新的組織，不想讓舊時的人知道，與舊時的人脫離了，沒有親人，未婚，一時找不到可以提供有關他的綫索的人，甚至不知道他死前是住在什麼地方。」

古如剛的鼻樑上還是架着那副黑眼鏡，很難看得清楚他的表情，不過他的手還是按着那隻文件夾而沒有打開來，這似乎表示他對這份東西的內容並不如司馬洛想像中的那麼關心，雖然司馬洛這一番亦已差不多把內容全部都講出來了。

古如剛說：「丹妮還好嗎？」

「她很好，」司馬洛說：「她也正是我到這裏來想跟你討論的題目之一。」

古如剛把身子靠後，手也離開那隻文件夾，說：「你講好了，我正在聽着。」

「我跟丹妮談過了，」司馬洛說：「你知道，我跟她的感情是相當好的，我也有機會看到她身上的這個疤痕，照她所講，你是知道她有這個疤痕的，而且你也知道這疤痕的來歷。」

「我當然知道，」古如剛第一次把黑眼鏡脫下來，用手指輕揉着眼睛，司馬洛發覺他戴上了黑眼鏡之後，樣子是冰冷而狠硬的，但是黑眼鏡脫下來之後，樣子則是祥和得多了，他說：「我也看過，我的意思是，我認識她的父母，我是看着她出世的，我的年紀也足可以做她的父親有餘，不過，她的父親則年紀比我更大，走得更早。」

「我發覺你們有一些頗爲古怪的規矩，」司馬洛說：「我的意思是，在現在這種情形之下，你們似乎不應該還斤斤計較面子的問題了。」

「我們的確是有我們的一套規矩的，」古如剛說着，又把黑眼鏡戴上了，「我們是很講原則的人，不然，我們也不會那麼團結了。」

「但是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司馬洛說：「你們是應該合作的，我認爲你不應該讓她一個人來負這件事情的責任。」

「我不大清楚你的意思。」古如剛說道。

「我的意思就是，你應該帮助她——她需要你的帮助！」司馬洛說：「她爲了面子問題想自己獨力解決這件事情，但我認爲她不應該這樣冒險，既然她不願意親自來求你，我就代替她求你好了。」

古如剛點點頭：「很好，我接受。」

「謝謝你，」司馬洛說：「那麼我們從現在開始可以合作了，是不是？」

「三方面合作？」古如剛問。

「是的，」司馬洛說：「不過莫先生那邊是由我代表，一切都可以通過我而商量，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做什麼使對方爲難的事情。」

「很好，」古如剛說道：「這也是我的意思，事實上，你應該成爲我們的聯絡

人。」

「我已經把我們所知的告訴你了，」司馬洛說：「你又可不可以告訴我你有沒有一些新發現呢？」

「還沒有，」古如剛說着拿起那隻文件夾，「但是我會調查一下這個人的，我們有許多人，我們也許會查出一些你們查不出來的事情。」

「在目前的階段，」司馬洛說：「你有什麼推測嗎？」

「現在來推測，似乎還是太早一點。」古如剛說。

「照我所得的印象，」司馬洛說：「似乎我們的對方的目標可能是你，把鐵黃蜂殺死了，又想移禍在你身上，使你跟我們過不去。你認爲是誰以及爲什麼呢？」

「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古如剛說：「但是暫時還沒有得到答案。我想不出爲什麼有人要這樣做以及這樣做又對什麼人有好處。」

「也許，」司馬洛說，「先想出有什麼好處，就想得出是什麼人了？」

「也許吧，」古如剛說，「我也是正在這樣想，不過目前還是沒有想出一個結果來。假如我想到了什麼，或者認爲我應該做什麼，我會通知你的。」

「謝謝你，」司馬洛說，「不過，我倒想得到一點你的意見。你認爲我目前應該做些什麼呢？」

「小心一點保存着自己的性命。」古如剛說，「你至今還很幸運，希望你繼續幸運下去！」

「我相信這一點我是會做的了。」司馬洛說，「沒有人願意死的。」

「那很好，」古如剛說，「還要喝杯咖啡嗎？」

「不必了，」司馬洛說，「多謝你。我看我也該走了。」其實古如剛他多喝一杯咖啡，已經是等於下逐客令了，司馬洛並不是一個不識時務的人。

他離開了古如剛，外面那些等着的人以又羨慕又妒忌的眼光看着他，奇怪他怎麼能够一來就可以晉見古如剛。

司馬洛離開了古如剛的寫字間那家大厦，就發覺有人跟踪着他，但是他並不緊張，由於那些人不過是莫先生派來的人，他是認得的。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他並不反對莫先生派一些人保護着他了，因爲正如他所講的，他也很想活下去。

他要回到了車上，就扭開了身上帶着的那隻烟盒式通話器，一面與莫先生通話一面開動車子。他告訴了莫先生他與古如剛全面的經過。

莫先生說：「我看，你還是到我這裏來一趟吧。」

「爲什麼？」司馬洛問，「難道你認爲我還有些什麼事情隱瞞着你嗎？」

「不，」莫先生說，「我猜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你暫時還不會如此做的，你來吧，我這裏有些很有興趣的東西想讓你看看。」

× × ×

司馬洛回到酒店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五點，也等於普通辦公廳的人下班的時間了。一個人忙起來是很難講的，時間就像很不夠用，最好一天有四十八個小時那麼長。司馬洛這樣走來走去走兩轉，巳經花費了差不多一個白天的時間了。他以爲丹妮等得很急，但是當他回到去的時候，丹妮却不在那裏。不過司馬洛是很容易知道她的行踪的，因爲莫先生既然派人保護着他，當然也會派人保護着丹妮了。他用那個通話器問莫先生，就知道丹妮是到什麼地方去。而丹妮在六點多鐘的時候回來，對他也並沒有說謊。她說：「我到電報局去打幾個長途電話。」

「打給誰？」司馬洛問。

「打給一些我的朋友，」丹妮說，「我想他們供給一點綫索，關於這個叛徒的綫索。」

「有什麼結果嗎？」司馬洛問。

「現在還不知道的。」丹妮說。

其實她所講的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假如一打電話就問得到，那是太順利了。

「很好，」司馬洛說，「讓我們先吃點東西吧。晚餐？」

「什麼很好？」丹妮說，「我又查不到什麼。」

「我却查到了一點，」司馬洛說，「你先看吧，在那茶几上。」

丹妮走過去從那茶几上拿起了一隻大型鷄皮紙袋。裏面取出來的是一份文件，一個檔案，封面上就是一張放大的照片，一個男人的半身照片，第一件吸引她的注意力的就是這照片了。司馬洛說：「這個人，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丹妮說，「他是誰？」

「一個死了的人，」司馬洛說，「假如你是認識他的，你就沒有機會再見到他了。你要吃什麼？」

丹妮聳聳肩：「老實講，我現在肚子餓得很，簡直石頭都吃得下去，不過，你給我叫一份全餐好了，就是不要羅宋湯，我不喜歡酸，但是要烘的麵飽。」

司馬洛發覺她對食物似乎還是保持相當濃厚的興趣的，假如她認識這個人的話，這個人死了的消息，對她並沒有什麼情緒的打擊，而且似乎還對她的食慾有所帮助，但司馬洛相信她實在祇是不認識這個人而巳。

司馬洛打了電話出去叫管房替他拿食物上來，然後看着她。她巳經正在相當留心地看着那份檔案了。這就是莫先生叫司馬洛去看的東西。

這個人叫徐天賜，是在兩年之前死去了的，有行竊的案底，兩年之前死的時候是從一座大厦的天台上跌到街上的，由於沒有什麼可疑的跡象，所以警方認爲這可能是一件自殺案。祇有死者的妻子認爲不是，她說徐天賜這個人不會自殺的。但她又講不出徐天賜爲什麼給人從天台上推下來，以及是誰推的，而且當時徐天賜的環境也的確很差，沒有工作，負債累累。這都似乎與他們目前的事情沒有關係。不過有一點却有關係的，那就是，徐天賜的胸前也是有這樣一個疤痕。跟那個鄧明身上所發現的一樣。不過徐天賜似乎並不是一個兇手，他也是祇有過行竊的紀錄，而並未曾有過殺人的嫌疑。

「你看完了沒有？」司馬洛這樣問着的時候，晚餐巳經給送上來了。

丹妮闔上了那份檔案，跟司馬洛吃起晚餐來。她說：「我聽你講，莫先生的總部有副電腦，很能幹的。看來果然不錯，電腦居然能把這份檔案給找出來。」

「這也不全是電腦的功勞，」司馬洛說，「莫先生有另外一個部門，就是專門負責留心疤痕的，就因爲疤痕往往正是黑社會的標記，現在少一點但是仍然有的。不過很可惜，有這樣的疤痕的人！就祇能找到一個。似乎你這個家族的流派並不多，或者是他們甚少會給人殺掉。這個徐天賜也許是不爭氣的一個了，也許他祇得到這疤痕而學不到什麼，不然他就不會這樣潦倒了吧？」

「他並不一定是沒有學到什麼，」丹妮說，「這個時代，根本就巳經不是適合這種行業的了。以前，祇要你有飛簷走壁的能力，懂得高來高去，就可以如入無人之境，但現在就不同了。你就是會爬高也不一定有用。以前並沒有號碼保險箱，沒有電子防盜儀器，雖然走在時代前頭一直是我們的家訓，我們也極力追上時代，但時代進步得太快了，幹這一行就是花不來，這一點我不是巳經對你講過了嗎？」

「不錯，」司馬洛說道，「你曾對我講過了，你說這就是你不再幹這一行的理由。」

「這一行仍然有人幹，」丹妮說，「但不是單獨一個人可以幹得來，最重要的還是要得到足够的情報。沒有情報就沒有辦法做成大事。天天晚上出動，到普通人家去偷幾件首飾之類，這就不是智者所爲了。」

「你就像對這個徐天賜很表示同情似的。」司馬洛說。

「他不是死去了嗎？」丹妮說，「而且，他也死得很奇怪，幾乎像是鐵黃蜂一樣。」

「像鐵黃蜂一樣？」司馬洛說，「他的身上並沒有鐵黃蜂身上那種用具呀。」

「他跌下來的大厦也不是需要那種工具爬的大厦。」丹妮說：「你沒有看過照片嗎？」

「我沒有想過這一點，」司馬洛說，「不過提起來倒是眞的，這座大厦，假如是一個好手，大可以就空着手爬上去。」

「也許，」丹妮說，「他就是爬到了頂，然後給人推下來了。」

「你的想像力倒很豐富。」司馬洛說道。

「是他的妻子說他死得可疑的。」丹妮說。

「爲什麼爬上去，爲什麼又給人推下來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丹妮說，「正如我不知道爲什麼鐵黃蜂去爬那座大厦，又爲什麼會給人射下來。同樣的事情可以發生在鐵黃蜂身上，也可以發生在徐天賜身上了。而且還是在同一座城市。」

「好在徐天賜留下了一個太太可以回答我們的問題。」司馬洛說。

「你有計劃去訪問一下他的太太嗎？」丹妮問。

「這正是我晚飯後的計劃。」司馬洛說。

「很好，」丹妮說，「你有把這件事情通知古如剛嗎？」

「當然了，」司馬洛說，「古如剛說也讓他查一查，看看他對這個人知道一些什麼。他說既然我們打算去探訪她，那他就暫時不出面了，先讓我們去。」

「很好，」丹妮說，「我們吃完就可以出動了。」

「你還有時間洗一個澡，」司馬洛說，「我們還要等一些情報。莫先生正在替我們查一查這位寡婦的近況，假如我們知道她的近況，我們談起話來，就比較容易了。」

「這樣也好。」丹妮說。

她吃完了之後到裏面去洗澡了，司馬洛則翻着那份檔案，重溫着其中的內容。

這一次，當丹妮洗好了澡出來的時候，她當然是巳經穿齊了衣服了，不再像是上一次那樣。

司馬洛開着那部裝有避彈甲的汽車載着她離開，他說：「我還沒是問過你，那些到來參加葬禮的人，你都認識嗎？」

「我並不是全部認識，」丹妮說，「有些祇是聽過名字吧了。我的輩份沒有那麼高，這是年紀的問題。我爸爸假如還在生，他可能會全部認識。」

「古如剛就全部認識？」司馬洛問。

「全部認識的不祇他一個人，跟他年紀差不多的人就認識得很多，假如這是你的意思的話。」丹妮說。

「我也有點這個意思，」司馬洛說，「我依你的意見，古如剛是怎麼樣一個人呢？得先告訴你，我對他的初步印象是不大好的，因爲他的紀錄不大好。」

「怎樣不好？」丹妮問，「照我所知，他又沒有殺過人。」

「我們的紀錄也說他並沒有殺過人，」司馬洛說，「不過，他還是——我講不出來。」

「市儈氣？」丹妮問，「我猜你是指他的沽名釣譽。」

「可以這樣說。」司馬洛說。

「那其實也不是他的錯，」丹妮說，「有時很難講的，除非你退休，假如你還是在做生意，你就不能够不爭取名譽，這會使你在很多方面都順利得多。做生意的人，也差不多都是這樣，你很難做得到衆人皆濁我獨清的地步。要取得方便，另一個方式就是利用暴力，暴力他也不是不會使用的，但他寧可不選擇暴力，這不是一種相當可愛的表現嗎？」

「還好，」司馬洛說，「依你的意見，他算是一個好人了？」

「沒有一個人會是一個從任何角度都是好的，」丹妮說，「不過我知道你所指的是那一個角度。是的，沒有錯，從那個角度看來，他應該算是一個好人了。他那一輩的人，作風的確是比較忠厚的，這新一代的人，我反而不敢講了。」

「葬禮巳經完成了，」司馬洛說，「來參加的人也要回家去了，是嗎？」

「不方便逗留得太久的回家去，」丹妮說，「能够留下的就留下來，注意這件事情的進一步發展。希望等到這件事情結束。」她從照後鏡向後面瞥了一眼。

「那是我們的車子。」司馬洛說。

丹妮點點頭。「莫先生的人仍然在保護着我們。」

——未完——

武林軼事

五鳳樓鬼脚揚威

嚴霜・文

黃飛鴻的門徒甚衆，其中有一名高手叫做陳錦泉，在黃飛鴻館習藝之後，就遠赴梧州發展，曾經在族叔陳賢的富貴樓茶室做嘉賓，兼且指導他練武，在當地挫敗大力士鄔彪雄之後，因爲姓鄔的傢伙門徒甚衆，他不敢長居梧州，索性遠赴羅定雲浮尋求發展，兩個月後黃飛鴻派人到梧州找他，已經無法尋覓，至於陳錦泉到了羅定之後，因爲該地對他太過陌生，就算設館授徒，未必有人學習，身邊仍有多少銀兩，不必太過心急，索性留在客棧居住一個時期，再行打算。

有一晚，秋風初起，客館淒清，他覺得寂寞，隨意披衣出門，那時已經宵深人靜，有許多商店關門，僅一家店戶樓上有些燈光，樓下仍未掩門，有微光透出，陳錦泉以爲該店專做夜市的酒肆，走近看時，才發覺它是娼寮妓院，門上有一個橫匾寫着「五鳳樓」，字跡相當有勁，不覺站着看看。

就在此時，他忽然看見街門打開，有一名佳麗從內進捧着一碗粥出來，在大堂坐着進食，另有三幾個婦女在較遠之處，似乎等候貴客降臨。

陳錦泉忽然覺察那些佳人當中吃粥的一個非常艷麗，風鬟霧鬢，出類拔萃，完全不似娼門的人，在燈光掩映之下，使人更覺憐愛，因此他暫時沒有離去，站着窺望佳人。

就在那時，有一名五十多歲的中年婦人走到大門那邊，她發覺門外有人，走近向他打個招呼，說：「先生，外邊秋風漸厲，如果不嫌簡陋，請進來坐坐。」

陳錦泉順着她的意思移步入內，問及她貴姓大名，中年婦人說：「你叫我做五姑好了，這裏的姑娘全是我的乾女兒，喜歡那一個作伴，請告訴我好了。」

聽了此言，陳錦泉就知道她是鴇母，亦即證實五鳳樓是羅定府的妓院，雖他不知道此地召喚妓女的規矩，但因鴇母甚爲客氣，茶烟招待，他亦不客氣了，索性對鴇母說知，坐着吃粥的少女最爲滿意。

鴇母高聲呼喚：「金鳳快些進來陪伴這位大少。」

鴇母說完然後問他的姓名，跟着告知金鳳，說：「這是陳大少。」

很快鴇母就離去，另一麗人飄然而入，她就是金鳳。在那種妓院過夜，先付夜渡資白銀五兩。

陳錦泉如數付上，收銀的女傭退出，關了房門，金鳳就變成他的人。

人與人之間相當奇怪，金鳳雖是妓女，却與陳錦泉有緣，很快就坐着談心，非常親熱，兩心如醉，溫存一會，便即成其好事，陳錦泉與金鳳定情之後，猶有餘歡，有暇就留在五鳳樓歇宿，金鳳愈來愈加喜歡他，兩心如醉，照情形看，陳錦泉以尋芳客的身份喜歡一個妓女，並無危機，不過，金鳳跟他纏綿之際，往往忽然渾身發抖，陳錦泉鑑貌辨色，知道她內心必然有所畏懼，說：「金鳳，你是否担心我把你拋棄呢？」

金鳳說：「我跟你有緣，當然不怕你變心，我所怕的就是鴇母九姑會帶人來尋仇。」

聽了這句話，陳錦泉大爲詫異，說：「此處五鳳樓乃是五姑管轄，你所說的九姑，恐怕是另有其人了，是否她不喜歡你投靠五姑呢？」

金鳳淚如雨下，陳錦泉看見她雨打梨花，更爲感動，料想她的身世必然悲慘不堪，趕快追問究竟。

金鳳確是身世可憐的，但她從來沒有對人訴說，現時聽見知心人慰問，於是投懷相告。

金鳳本來就是姓金的，因爲家貧，十五歲就賣落有嬸做婢女，殊不料有嬸暗中經營醜業，化名九姑，在另外一個地方設立妓院，九姑知道金鳳是個良家少女，不願做迎送的皮肉生涯，但在眼中看來却是一株搖錢樹，怎肯放過？爲了使金鳳傾心於她，於是想出一條詭計，首先盡可能的照料金鳳，視之有如親生女兒，因此，金鳳非常感激她，一年之後，就是十六歲了，稱做破瓜之年，亭亭玉立，更加迷人，那時有嬸就佯作債主臨門，必須酬還巨欵，希望金鳳替她賣肉還債。

那時金鳳父母雙亡，早已把有嬸認做契娘，不過，有嬸對她說知，除非金鳳肯把自己賣給富翁和花花公子享受，第一晚就可以賣到白銀一千兩，其餘逐漸賣出，可得三千兩之數替她還債，否則，她就無法再活下去，金鳳執意不依，後來有黑白雙煞登門，把有嬸打到遍體鱗傷，金鳳仍是不理，最後有嬸把煮濃的醬油羔放在鴉片烟盅之內，夜間偷偷的吃了半瓶，女傭潛告金鳳，金鳳入內驚呼，有嬸嘆息一聲，說：「債主臨門把我打傷，眼前就是死路一條，自己死了好過給人打死。」

金鳳聞言，信以爲眞，立刻搶她手上的另一瓶烟羔，有嬸很快速的把它吞進肚裏，跟着倒地輾轉哀鳴，金鳳奔出門外求救，街坊雲集，送院急救之後，有嬸便告無恙。

有嬸施展苦肉計，希望金鳳的感動，挺身而出，賺錢替她還債，可是，金鳳非常倔强，寧死不出賣自己，有嬸無可奈何，只得暫時不提此事，照常過活，而且間中有人送銀兩給有嬸，有一晚，有嬸對金鳳說知，她在私帮生意方面謀利，有些利潤已經足也清還債務，不必操心，以後可以安居樂業，金鳳聽了，笑逐顏開。

有嬸早已喪夫，以富孀姿態出現，平時帶金鳳周旋於上層社會之間，但因梧州的富商俱是老態龍鍾上了年紀的人，花花公子的又弱不禁風，看來金鳳難以擇偶，

故此，有嬸帶她出來交際應酬，仍是無法找到適合的對象，後來有嬸又想出另外一條詭計，使金鳳跌進陷阱，這條妙計就是故意叫金鳳代表她到娼寮妓院收租，讓她看到男紅綠女的痴纏狀態，希望她春心蕩漾，如是者雙管齊下，總是無法使金鳳就範。

有一晚，金鳳在家裏閒坐，有嬸沒有徵求她的同意，就把她以一千兩的代價賣給一個花花公子，用酒灌醉她把她迷姦。

金鳳覺醒，他跪在床前，說出他愛慕她的情意，金鳳無可奈，由此變成他的情婦，作爲金屋藏嬌，不過三月，便給大婦衝進來，用掃把趕走，金鳳無倚無靠，於是，金鳳便淪爲娼妓，暗中接客。

兩月後，金鳳偶然從別人口中獲悉，這一切擺佈，都是有嬸的詭計，以前有嬸叫她往妓院收租過活，實則不然，其實名震梧州的鴇母九姑，就是有嬸本人，一切奇謀詭計，目的是把她送進火坑，她怒不可遏，却又無力抵抗，索性私奔。

茫茫人海，她流離失所，愈走愈遠，到了羅定，終於投靠五姑，想起舊事，仍覺心酸，雖然她已經到了羅定，但九姑一定不會放過她，遲早會追到羅定來。

金鳳這番話是在五鳳樓之內向陳錦泉說的，那晚月黑風高，微有寒意，她說完忽又渾身發抖，陳錦泉連忙加以愛護，就在此時聽到外邊有一陣很急的拍門聲响，跟着房門也給人用力拍打，陳錦泉立刻開門，看見門口站着兩名彪形大漢，一個臉色皮膚蒼白如紙，另外一個却是好像黑炭頭似的渾身爲黑，金鳳看了顫聲說：「這兩個人就是黑白雙煞。」

黑白雙煞突然走到五鳳樓，顯然是不懷好意，金鳳早已對陳錦泉說過，以前她在九姑家裏時曾經有一段時間受到欺騙與磨折，然後私奔，逃出虎口，黑白雙煞是九姑的殺手，千里遙遙找到來，料必有一番劇鬥，房間裏面太過細小，假如黑白雙煞進門就拔出利器，未免吃虧，如此一想，陳錦泉就先發制人，從房裏放置的傢俬當中，抓住一張靠背椅，向門外飛擲，跟住衝出，兩三個箭步已經衝出街外。

果然不出所料，黑白雙煞正是九姑的殺手，本來他們兩人想找金鳳算賬，但因金鳳的房內有人，武藝高强，居然像一支箭似的突圍而出，料想此人必是金鳳的恩客了，陳錦泉剛剛走到街上，黑白雙煞已經追出來，分左右翼包圍他，似乎担心他逃走。

那時夜靜風狂，天烏地暗，星月無光，五鳳樓前只有兩個燈籠懸掛，燈光掩映，如果他們就在長街決鬥，不會殺傷別人，看來難免一番惡鬥了，陳錦泉站定脚步，大聲斥喝，問他們意欲何爲。

黑白雙煞同時哈哈大笑，黑的又矮又胖，白的又高又瘦，兩人形態不同，拳脚各異，白的接口說：「我不知你是誰，殺了你等於殺一隻狗，你不必報上姓名，我們兩人綽號黑白雙煞，又名白無常以及黑無常，等於閻羅王派出的勾魂使者，今日就是你的死期，讓你一招，你放心打來好了，如果你不肯出手，三步之內，我們兩人取你性命。」

陳錦泉亦縱聲狂笑，說：「我生平已經打過許多惡人，梧州的大力士鄔彪雄也是我的手下敗將，不過，人就打過，鬼就沒有打過，就把你們兩人看做鬼吧，不必客氣，一齊發招。」

陳錦泉說完縱馬衝向白無常那邊，不過，他只是向前疾走，用脚向地下一踏，發出聲响來，便即退後一步，轉身以烏龍擺尾的脚法，向黑無常飛踢，憑着這一招，可以試探對方的武功，還有希望趁着黑無常不防範，給他一脚踢倒。這個想法煞是高明，不過，對方並非弱者，白無常恃着身高手長，那雙手眞的是勾魂使者一樣，雖然陳錦泉向前走三步，立即退後一步，他兩手向前攫奪，搶不到陳錦泉的前臂，竟然如此快速，伸到對方頸子來，如果陳錦泉沒有轉身發招，那條頸早已給他揑緊，整個提起來，雙脚離地，那就無法再鬥，故此，陳錦泉以退爲進，聲東擊西，似是向白無常出擊，實則閃電撲攻黑無常，這個主意果然有用，他不但避過白無常的一招，而且連環踢出七脚來，把黑無常一脚踢倒，有如滾地葫蘆。

照一般人的打鬥，如果捱了一脚，只是向後跌倒，不會像皮球似的滾出去，黑無常却剛剛相反，他一滾就是三四丈遠，跟住滾回來，眞的像皮球一般，滾到陳錦泉的脚下。

他仍然繼續滾動不已，除了一雙手，還有一雙脚，就像是有四隻手一齊撲攻，企圖捉住陳錦泉下半身。

這種戰術從來沒有看見過，陳錦泉知道這傢伙仗着身型矮胖，腰馬靈活，必然是地趟門的高手了，此種拳法是向敵人下三路進攻的，不敢怠慢，趕快雙脚一縱，驟然跳起七八尺高，避過這一招。

他的一雙脚剛剛落地，白無常的魔手又忽然像牽絲攀籐纏過來，原來白無常高達七尺，一雙手低垂到膝頭那麼長，伸過來就像是一枝短棍，對方如果無法跟他接招，簡直沒有機會向他的軀幹進攻，這兩個人都是奇形怪狀的，拳脚也跟普通的拳師不同，打起來眞是吃力，幸而陳錦泉在黃飛鴻門下苦學十二年，不管對方以任何拳脚出擊，總是以不變應萬變。既然對方靠着纏絲手出擊，他就不接招，索性移步換形，以黃飛鴻門下最有份量的龍虎步出擊，三幾步就繞到對方的背後。

三人在街上決鬥，喊打喊殺，街坊懷疑外邊有賊，不敢開門，只是五鳳樓上有些燈光微微發亮而已，憑着這些微光，決鬥多時，互相閃擊，不分勝負，後來陳錦泉看透對方的門路，想好了挫敵的戰術，便即施展出來，只見他幾個縱跳，落在白無常的前面，忽然倒下來，跟着踢起一條穿心腿，白無常仍然施展纏絲手應戰，雙手齊出，中部空虛，料不到陳錦泉自動躺在地上，那一條穿心腿踢出之際，整個人有如鯉魚打挺，飛躍四五尺高，那一脚更加厲害，眞的一脚穿心，打中白無常的胸口，慘叫一聲，向後便倒。剩下一個黑無常，猛烈進攻，有如火球一般向他滾來滾去，陳錦泉最後一次縱跳，突然在空中轉身抓住他的頭髮，使勁一拋，離地一丈過外跌下來，跌個半死。

陳錦泉站定脚步，向兩人望了一眼，說：「你們都是江湖上的好漢，快些回到

九姑那邊，對她說知，金鳳不是她的人，別再找她算賬，否則，我不殺你們，但却把九姑全家殺掉。」

說完他就拔脚飛奔回去。

那時陳錦泉好像天涯浪子，住在羅定府一間小客棧內，本來想在羅定設館授徒，料不到那晚偶然邂逅相逢，跟金鳳這個妓女結識，便即惹下這一塲惡鬥，轉念一想，此地仍難立足，不如回到梧州再算。

俗語說得好：「人地生疏，猛虎不敵地頭虫」，陳錦泉明白這一層道理，於是回到梧州找陳賢，再尋出路。

陳賢在梧州開設富貴樓，所有店伴喜歡練武的都是投靠大力士鄔彪雄學習武藝，後來鄔彪雄戰敗落荒而走，陳錦泉也飄然而去，忽見陳錦泉回到原處來，喜出望外，當然是請他留在館中教授武功。

陳錦泉雖然留在富貴樓的健身院，食宿有了安排，薪金不薄，不過，以前有幾個店伴是姓鄔的，乃係鄔彪雄門徒，甚至街坊當中有惡霸是鄔彪雄的朋友，他一個人留在梧州教授武藝，早晚要在橫街窄巷走動，隨時會給人暗算，這一份職位也是難以久留的，找個機會，宵深人靜，他就向陳賢談及此事，希望姓陳的族叔替他想個辦法，雖然不是遠走高飛，也望暫時離去。

陳錦泉雖有此心，陳賢却頻頻安慰他，說：「泉兄，你的武功根基甚厚，何愁別人偷襲呢？再者，目前我在梧州雖然站穩脚步，仍然沒有機會向外發展，假如將來有生意向西江上游發展的話，必須有人護航，到時再請吾兄拔刀相助。」

這番話等於對陳錦泉說知，暫時無法協助他到外間尋求出路，驟然聽了進耳，似乎是推搪之詞，但在事實上確有這種形勢，陳錦泉便即默然，不談此事。

當時他只是覺得梧州有許多街巷忽高忽低，轉角很多，難免偷襲，有此顧慮，殊不料對方並非弱者，不必夜間暗算，索性登門尋仇，過了三日，忽然有一名身型中等但却肌肉結實的大漢，操着山東口音，走到富貴樓品茗，由姓鄔的同伴帶到健身院來，此人進門就說他是鄔彪雄的親兄弟，叫做鄔豹，特此到來替兄長報仇。

演武廳內外的人都齊集一起觀戰，陳錦泉向對方打量了一眼，說：「當日令兄鄔彪雄三番四次向我尋仇，只是一塲誤會，以為我搶他的地盤，其實當時我只是路過此地，現時這間拳館沒有人主持，仍是暫時代理性質，你是鄔彪雄的親兄弟，再好也沒有了，請你就在此間主持館務，我自當隱退。」

這番話說得很是動聽，無奈鄔豹蓄意尋仇，聽了冷笑一聲，說：「陳錦泉，如果你想離開拳館，十分容易，在此嘔血給我看，我就讓你離去。」

陳錦泉笑了笑，說：「那是很容易的，不管你用拳或用兵器交手，把我打到嘔血，我就在地上爬出去。」

鄔豹說：「小弟今日到來，正想如此，不是你嘔血，就是我吐血，彼此用拳脚交手，未必見紅，我想用兵器交鋒，你的意下如何呢？」

陳錦泉說：「看來鄔兄沒有兵器携帶在身，如果帶着雙刀軟鞭之類，請即亮招吧，否則，任由你在兵器架選擇合用的武器。」

鄔豹點了點頭，便即移步走到兵器架那邊，取出一條長棍來。

他用左手握棍，右手擺出掌刀的模樣，一手打下，聽到拍的一聲，那枝長棍竟然折斷，他轉身說：「陳錦泉，兵器架上放置各種兵器，不過擺擺樣子而已，還有別的武器沒有呢？」

陳錦泉指着另外一邊，說：「那邊的是沉重武器，除非臂力特別强大，無法使用，倘若你喜歡，請隨意選擇。」

鄔豹果然走到另外一個兵器架之前，拔出一根鼠尾棍來，讚了一聲，說：「這是上等烏梅木的，正合心意，我就選這一枝棍好了。」說完他一個轉身把鼠尾棍一壓，壓出斗丈的棍花來，非常威猛，各人看了，齊聲喝采。

本來陳錦泉主持館務，店伴應該站在他這一邊，何以會喝采呢？可見其中，有些人是站在鄔豹的一邊，這也難怪，健身院裏的人，根本有一部份就是鄔彪雄的門徒，他們也許懷念鄔彪雄，故此傾向於鄔豹那一邊，不管怎樣，陳錦泉決心跟這傢伙交手，那就不必理會別人的閒言閒語，很快他走到兵器架的另一邊，拔出一條白蠟杆的長棍來，跟着再拿一枝短棍。

武館裏面的人從來未看見過一個拳師使用長短棍的，故此大感興趣，圍觀的人愈來愈多，鄔豹擺下了朝天一炷香的架式，把一雙手擺住棍的中段，棍尾朝天，向陳錦泉那邊白了一眼，說：「陳師傅，請發招！」

本來他是客，陳錦泉是主，應該由他發招，他却十分驕傲，叫陳錦泉發招，陳錦泉就不客氣，把短棍插在腰間，只用長棍向前刺，不過刺了半下，便即收棍，由斜裏劈下，憑着這一招，破了對方朝天一炷香的招式，只是這樣子交手，鄔豹已經覺得對方的棍法靈活，不敢怠慢，立刻把他最擅長的風雷棍施展出來，果然棍棍攞命，有如風雷交擊，向陳錦泉瘋狂進攻。

原來朝天一炷香的招式是很高明的，對方化棍為槍，向前一刺，他就順勢一打，一抽一打，便把對方握着那條棍的前鋒手打中，那時對方無法握牢那枝棍，立刻棄棍，一招就輸，想破這一招，最聰明的辦法就是用伸縮棍，使對方無從捉摸，故此，覺得陳錦泉懂得這種棍法的門路，頗覺驚奇。

當時他把手中的棍好像龍蛇亂舞，向陳錦泉軀幹中部忽上忽下的亂刺，陳錦泉立刻把長棍上下飛舞，施展梅花棍盡量擋格。鄔豹久攻不下，忽然用鼠尾棍由腋下穿出，這一棍向對方的下陰插去，普通拳師不知道轉身出棍這一招，那就吃虧不少，不過陳錦泉胸有成竹，他看對方轉身，立刻左手由腰間拔出短棍來，只用右手握住長棍，對方鼠尾棍剛剛向他進攻，就用短棍拍下，跟住長棍由頂上迎頭痛擊，一擊不中，隨手再刺，棍尾有如槍尖，向鄔豹的後心刺了一下，鄔豹就整個向前仆倒，口鼻撞在牆角，流出血來。

鄔豹最擅長的一招葉下穿花，已經給對方破了，無話可說，只好滿面羞慚的站起來，頭也不回的走向門外，鼠尾棍早已

拋去，他大踏步的走出去，以前跟隨鄔彪雄學過武藝的幾個門徒趨前扶着他走動，他雖然受傷，並不嚴重，不過，輸了這一招，他就不好意思再來挑戰，飄然而去。

陳錦泉贏了鄔彪雄已經名氣响起來，那時他再戰鄔豹，贏得乾脆玲瓏，聲譽更响，他就在梧州設館授徒，富貴樓那邊的職務，只是有空的時候到那邊教授一些拳脚而已，主力就在陳館。

一來他在梧州人地生疏，二來他贏過鄔氏兄弟兩仗，而且擊敗黑白雙煞，樹敵太多，他知道遲早必然有人登門尋仇，故此開設拳館之後，仍然每天抽段時間苦心練武，特別是脚法，更加苦練不輟。

陳錦泉跟隨黃飛鴻練武，最出色的就是無影脚，黃飛鴻也說他學到了八分，因為師傅的無影脚壓倒羣雄，他當然不能够再用這個名堂了，有人說他出脚快得無法捉摸，有如鬼脚，跟住有許多人叫他陳鬼脚，或者鬼脚陳，他也樂得用這個名號去標榜自己，絕不稱為無影脚，免得與師傅碰撞。

有一個晚上，他在館中教授徒弟學拳，忽然有一個身型普通，但却非常結實的中年人走進來，拱手為禮，說：「聽說閣下在此地連敗幾名教頭，綽號鬼脚陳，兄弟今日到來，並無他意，只是想陳師傅顯些本領，給兄弟開開眼界而已。」

陳錦泉說：「依照武館的習例，如果有人登門要求表演武功，等於踢盤，閣下是否此地的教頭呢？」

此人說：「我叫做郭風，也是在這裏教授拳脚的，談不到教頭。」

既然他也教授拳脚搵食，說出這種說話來，顯然是有意踢盤了，陳錦泉不敢怠慢，說：「郭教頭想看看我的鬼脚，自問辦不到，請你原諒。」

郭風冷笑一聲，說：「照這樣，陳教頭不肯指教了，是也不是呢？」

「並非如此，我的鬼脚只是在兩人交手之際施展出來，很難無緣無故的表演給別人看，事實上這一脚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踢出，看也看不出來。」

郭風說：「這樣更好，請陳師傅叫各人在牆邊站定，騰空一個地方來，讓我們落場玩玩。」

這句話等於挑戰，陳錦泉點頭答應，吩咐各人退下，他就在演武廳內以吊馬的姿勢迎戰。

陳錦泉大喝一聲，直衝過去，同時郭風也發招，兩人都是擅長用脚的，故此，打鬥的時候另有一格，郭風笑着說：「我並非鬼脚，不過，我的脚法也有一個綽號，叫做風前燭，你看得出來的。」

跟着他把這一路脚法施展出來，整個身體搖搖擺擺，眞的像一支蠟燭在風前吹動，搖晃得十分厲害。

陳錦泉雖然沒有學習過這一路脚法，但却懂得有一套拳脚叫做醉八仙，由北方傳入，知道如何擊倒這一種古怪的拳脚，他立刻把以前學習過的招式施展出來，頻頻用掃堂腿向對方下三路掃去，不過，他的身體却是伏得很低的，因此之故，對方想向他乘虛而入的發招出擊，殊不容易，再鬥一會，郭風施展連環腿出擊之後，給他一掃，他的身體晃了晃，向後退了一步，就在這時，陳錦泉整個軀體向他那邊彈過去，身型不變，再踢一脚，那一脚不是掃過去的，而是用勾彈腿的方式彈去，剛剛打中了他的膝蓋骨，轟然一聲，郭風給他踢到退七步，然後跌下來，膝蓋骨破裂，無法活動，只好蹣跚着逐步爬出去。

這一招叫做壁虎跳，好像壁虎似的伏在地上，兩隻手和一條腿一齊發力，向後撑去，那是黃飛鴻苦練的絕招之一，傳到他的手上，果然有八分打出來，已經打贏對方。

郭風鬥輸之後，不過旬日，就有一名高大漢子走進門來，聲明替郭風報仇，他並非郭風的同門，只是朋友，此人姓高，不肯吐露姓名，不消說，陳錦泉當不會示弱的，跟他作戰，雖然對方特別高大，仍然可以施展貼身踢出的鬼脚，把他擊倒，但却連踢三脚，然後打贏，最後那一脚是踢在對方膝蓋彎背後的，這傢伙站不穩，倒地滾開，陳錦泉沒有追上去，只見他滾了十多滾，然後站起來，已經是門口了，他拱手說了一聲：「好功夫！」

說完他就飛奔而去，那一塲戰鬥也是在晚上發生的，只見一團黑影，轉瞬之間，此人就失了踪。

陳錦泉連敗兩名高手，聲譽更隆，沒有人再敢挑戰了，他也喜氣洋洋的留在那裏設館授徒，三個月後，他想起了在羅定府的年輕妓女金鳳，於是帶了三百両白銀前往該處，走進五鳳樓，放下銀両，替金鳳贖身。

鴇母五姑搖了搖頭，說：「金鳳仍在這裏，但却不敢讓她跟你走。」

陳錦泉勃然大怒，說：「三百両銀還不够嗎？」

五姑說：「不，並非那些銀両不够，而是此地有三個大爺身份模樣的人說過一句，如果你想把金鳳帶走，先要擊敗他們三個。」

陳錦泉說：「好的，我留在金鳳的房間之內，你快些派人把他們找來。」

金鳳聞聲走出，看見陳錦泉，喜出望外，擁抱着他，非常親熱，兩人走進房內細談。

五鳳樓的妓女都知道就快有一塲龍虎鬥發生，遠遠的避開，有些人索性走出戶外，到附近的茶樓品茗，靜觀其變。

消息傳出，街坊雲集，半個時辰，五姑已經把姓岳的三個大爺引來，後面還有九名教頭，他們都是在羅定府設館授徒的，十二個人浩浩蕩蕩殺奔五鳳樓，走在前面的就是他們三個。

三個大爺剛走進大堂，就大聲呼喝，叫陳錦泉走出來，怎料陳錦泉却仍留在金鳳房間之內，說：「要打就走進來。」

三人聽了，怒不可遏，大喝一聲，一齊衝入。

陳錦泉躲在門後，眼見他們三人走了進去，即時施展他最擅長的鬼脚，一口氣打出三脚，三個人應聲而倒，給他踢到撞爛房門滾出去，那時九名教頭伏在門外，竟然給這幾個人撞倒，十二個人齊齊跌倒，這一招充份反映出他的鬼脚厲害，此後「鬼脚陳」的大名就不脛而走，再也沒有人敢捋虎鬚。

——完——

長篇武俠故事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押鏢經秦嶺　父女戰强梁

「爸爸！可憐可憐我吧……別再打我了……」

「小雜種！誰是你爸爸？我看見你就有氣，你給我滾！我不能花錢養你這廢物……」緊接着又是一陣揮打的皮帶聲，和駭人的鬼叫之聲，在這寒冷的冬夜，聲音那麼清晰凄慘，令人聞之汗毛悚然。

順着聲音找去，那是一處小山，山下有幾畝旱田，田邊歪七斜八的有幾間草房，用稀稀的竹籬笆牆圍着，那繼續的咆哮，和凄慘的孩子哭聲，就由這草房內，隨着西北風傳遍了這整個的小山，正因爲有些人是和西北風一樣的無情，所以一任這孩子哭啼得如此悲慘，却從沒有一個人問津，甚至都沒有一個人打開窗戶，探頭出來看一下。

所以這兇漢更加暴虐，他用那隻沾滿了泥濘的大厚油靴，就像是踢球似的，把這孩子踢得在地上一溜翻滾，一面大聲的叱道：「快給我滾，不滾我宰了你！」說着竟順手操起了一口砍柴刀，趕上一步，正要揮刀砍下，却由一邊撲叫着奔出一個婦人，猛抱着這漢子的兩腿。

這婦人約有三十左右的年歲，體態輕盈婀娜，桃腮櫻口，倒很有幾分姿色，她抱住這漢子的腿，哭叫道：「饒了他吧……你討厭他就叫他走吧，千萬可別殺他，我求求你老虎……」

這被稱作老虎的兇漢，是一個四十左右，又高又大的黑漢，一臉絡腮鬍子，他像喪失了人性似的，大聲咆哮狂跳着道：「叫他走！馬上給我滾……再不走我殺了他……」這婦人仰臉哭泣道：「陸老虎！我想不到會改嫁給你……你好狠心，他雖不是你親生骨肉，可是我是他娘，你就眞忍心把這孩子趕出去，可憐他才七歲，你叫他到那去？……」說到此這婦人泣成一片，又抽搐道：「天這麼冷……可憐他除了我這娘以外，連一個親人也沒有……老虎你就饒了他吧……以後一定不叫你爲他生氣……」說至此，這婦人巳哭不成聲。

那被稱爲陸老虎的男人聞言後毫不動容，發出像豹吼一樣叫道：「柳尚香！我告訴妳，我娶的是妳，可不知道還帶着這個小雜種，少給我哭天抹淚的，我陸老虎可不吃這一套，妳乾脆說叫不叫他走吧？妳不忍心趕，我就下手了……」說到此一仰臉，瞪着滾扒在地上的那麼衣衫單薄的孩子，一聲怒叱道：「他媽的！你走不走？我……」他作勢想掙開這婦人的雙手，但是這女人是死也不放手，只急得陸老虎順手打了這婦人兩個耳光，竟使她順着口角淌下血來……

牆邊的孩子，他此時沒有哭聲，像呆痴似的注視着他的母親，和他曾聽母親話而叫作爸爸的男人，看樣子這孩子頂多六七歲，在這寒風凜烈的嚴冬夜，這孩子僅穿着一件千瘡百孔的小夾襖，透着紅紫的肌膚和斑斑的血跡傷痕……

大大的一雙眼睛，挺秀的鼻樑，使人可看出這孩子長得是如何的俊秀，雖然半邊臉巳凝血而腫起老高，但是可斷定，這是一個好孩子……

忽然那婦人鬼叫的撲向這孩子，泣道：「乖兒……走！娘帶你一塊走……我們離開這野人遠遠的……娘就是要飯也能養活你……」

這孩子聞言哭叫了一聲：「娘啊……」竟自哭抱在這婦人的懷裏，忽然一隻蒲扇大的巴掌抓住了這婦人的頭髮，向後猛一掄，就勢飛起一脚，把這孩子踢出老遠，緊跟着罵道：「妳想走？這麼好的事！大爺花了二百両銀子，二百両銀子……臭娘們妳知不知道？」接着左右開弓，蒲扇大的巴掌，就在這婦人的臉上像暴風雨似的開了花。

也不知是什麼勇氣，竟使這孩子由地上一翻而起，他跑在這瘋漢的身後，兩隻鳥爪也似的小手，拚命的抓着這黑漢的背，哭叫道：「快放開我娘！快放開我娘……我馬上就走……」這野人聞言，忽然冷笑的回頭喝道：「好！小雜種你走，你走了就沒事了……」那婦人哭嚷着道：「乖兒……你不能走！娘只有你這麼個兒啊……」出乎意料之外，這孩子並沒有再聽他媽媽的話，他用那凍腫得像紅蘿蔔似的小手，擦着流出來的淚，一連退後了好幾步，泣不成聲的道：「娘……我不走，他會打死妳的……娘！等我長大了，我一定來接妳，我要殺了他！」

他用手一指比他强大十倍的男人，最後這一句話，竟自音調高亢，然而他畢竟知道眼前的人，實力比他自己强大得太多了，本能地轉身跑到門口，出乎意料之外，這陸老虎却沒有追他，也沒有再打他的媽媽，竟然仰天一陣狂笑，像暴雷似的笑喝道：「好！小雜種！算你有種，老子就等着你的，你娘你可以放心，有我在一天，她走不了，我可捨不得叫她走，趕明兒個，還要給她養一個胖小子。」接着又是一陣仰天狂笑。

緊跟着就聽見那婦人狂叫了一聲：「兒啊……你不要娘了？……」這陸老虎再低下頭一瞧，風門洞開着，這孩子巳走了，只是他娘還扒在地上哭成一片，陸老虎得意的一抬腿，把那扇門給踢關上了，一展濃眉，笑哄道：「心肝……別哭了，以後就好了，我再也不會打妳一下，唉喲……看哭成這個樣子，眞是。」說着抱起了地上的婦人，用他那長滿了鬍子的臉，在這婦人如玉的臉上擦來擦去，一面又進了另一間房子，這少婦只是啼哭，……如此這一幕悲劇，似乎暫時結束了。

原來這婦人本名柳尚香，原是一白姓大宅中一小妾，可憐自從被主人收房後不及三年，這白老爺就染病而亡，却養下了一個兒子，取名如雲，也就是那挨打的孩子。

這柳尚香因夙日倍受丈夫寵愛，大遭衆妻妾妬恨，故此這位老爺一死，衆婦人竟買通宅內賬房先生，暗以白銀二百兩，將他出賣給外縣一種田的野漢，這漢子就是那陸老虎。

四年來，可憐的白如雲，就在這繼父毒打叱罵暴虐之下過去了，他那純白的小腦內，自幼就醞釀着冷酷與無情，他恨陸老虎，恨不能吃他的肉，有時候，他甚而也恨他的母親。

終於他離開了這個家，臉上的淚，都凍成冰碴凝在他那傷痕纍纍的臉上，他像呆子一樣的，不知道冷，也不知道痛，一步沒一步的往前走着。

午夜的風，就像箭一樣的刺穿着他的肌膚，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他仰頭瞧着眼前的大山，心想：「常聽人家說，山上都有廟，廟裏一定有和尚，和尚都是好人，我去找他們，求他們給我點吃的，讓我住一夜吧……」想着他果然手脚並用的往山上爬去。

似這樣一個時辰後，果然被他爬到一處石丘，這地方一望全係白石，高矮不一，錯佈林立，再往山上看黑森森的一望無頂，枯藤糾葛，時有狼號之聲，白如雲到底才只有七歲，觸此情形，竟嚇得哭了起來。

同時全身巳快被凍僵了，他爬到一塊大石之後，借以擋住那刺體的冷風，腦中充滿着害怕和仇恨，他想：「我是要死了吧……」忽然一陣呻吟之聲隨風傳入他的耳中，嚇得他機伶伶的打了個冷戰，再仔細一聽，果然有一陣斷斷續續呻吟之聲，這一下他可聽清楚了，不由順聲望去，這聲音就發在不遠的一塊大石之後，嚇得他也不敢哭了。

隱隱聽到那呻吟之聲又起，並不時加上幾聲咳嗽，這使他聽清了，那決不是鬼是一個人。

他想到：「難道這半夜裏，野山上還會有人？這人還會比自己更可憐？」那人沒有理他，依舊哼着，半天才聽那人哼道：「你……是誰？快過……來！」白如雲聞言精神大振，忙走到那大石之後，此時明月復出，如銀的月光照着這石下的人，白如雲觸景竟嚇得怪叫了一聲道：「你你你……是人是鬼？」月光下這人竟是一個面黑如漆，唇紅如火，頭上亂髮披拂，腮下疏落落生着一股山羊鬍，身材瘦小，披着一件黑色道袍的怪狀道人，這道人聞言乍開雙目，射出兩股奇光，陰沉沉的一笑道：「胡說……八道，我要不是除這……怪蟒受了重傷，非打死……你這小鬼不可……」

說完話又閉上了眼，猶自哼着，白如雲後退了一步，擦了一下鼻子道：「那你是一個老道是不是？你受傷了？傷在什麼地方？我也有傷……」

這怪道人有氣無力的又睜開了眼，看了一下眼前這小乞丐，果然是衣不遮體，傷痕纍纍，不由嘆了一口氣道：「小鬼！你過……來……你受的是輕傷死不了……我可不同了。」白如雲呆看了一會，點點頭道：「好！我扶你起來，我們下山找大夫看看去……不過我可沒有錢……」

說着一跛一拐的走近了那老道，這老道容他走近了以後，猝然一伸手扣住了他的小手脈門之上，白如雲頓覺全身痲軟無力，上下顎吒吒相戰，這老道冷哼了一聲道：「小鬼！你聽着……我一隻腿被怪蛇咬了，不能動，可是我手還能動，你是想死想活？」遂鬆開了手道：「你巳經被我扣死了五脈六陰，除非要我解救你，否則絕對活不過明天，不過你如給我作些事，我不但可給你解去，並且同時也可給你看好身上的傷，你願不願意，你快說？」

白如雲心中一怔，再看這怪老人一隻右脚，果然腫大如水桶一般，心知這老人說話不假，當時冷冷的說道：「老道！你要我作什麼事，快說，我只是願意給你去作，並不是怕死！」

這老道聞言似也一怔，他沒想到這孩子竟會說出這種堅毅的話，當時臉一紅，陰陰的笑了笑道：「好吧……我只要你去到那邊給我找一桶水，別的就沒有你的事了，你願不願意？」

說着那雙深凹在額面的一雙眸子閃的發着光，視着白如雲目不少瞬。

白如雲這一仔細看這老道，愈見其兎耳鷹腮，鳩首梟面，簡直是世上從沒見過這麼難看的怪人，但是他心中不感到害怕，聞言後點了點頭道：「就是這一點小事呀！好！你等着，我去給你找水去……」

怪老人點點頭道：「小東西：這才聽

話乖！」，忽然這孩子聞言大叫道：「你不要亂說，什麼聽話，乖！我最恨聽這話……老道！你要是再說這些，我就不管你了，讓你中毒死了算了！」

這道人聞言猝然大怒，手才一抬，眼珠一轉，不由又含笑着放了下來，心中大奇，暗忖：「這小子的個性，倒是蠻對我胃口……」想着冷冷的笑道：「小子！好！聽你的！你可得快點來……」說着，由身後革囊內掏出了一個皮袋，迎風一恍，已展開為一圓桶狀的皮囊，遞與他道：「只要這一袋水就够了，小子！你要是敢偷跑，到天邊我也能把你追回來……」白如雲一怔道：「你不是說我是要跑了，不出一天就會自己死麼？那你還追什麼的？」這老道一怔不由笑了笑道：「對對！我却忘了……」白如雲提着這水袋轉身就走了，老道瞪視着這童子，心中透着一綫希望，漸漸這小孩消失了，忽然他自嘆了口氣道：「這小鬼是不會回來了，我上當了……」忽然不遠處一物徐徐而至，邊走邊哼着，果然這孩子回來了，雙手提着一皮袋清水。

這怪道人見狀大喜，一面接過了水，笑道：「好小鬼！可難為你了，來！我給你把穴解開吧，你死不了啦！」白如雲冷冷的退後一步道：「老道！你不要嚇唬我，我知道我死不了，你根本就沒有點什麼穴……」這道人心中一驚，暗忖：「好一個聰明的孩子，這小孩簡直智慧過人……」想到此不由臉一紅，點點頭道：「好小子！既如此，你來帮我好好把這腿洗洗，等我治好了腿，再給你談談，你這小鬼頭叫什麼名字？」白如雲一面趨前扶老人坐正，一面搖頭道：「我沒有名字？」老人皺了一下眉，遂道：「你家在那？」白如雲冷冷的道：「沒有！」這道人嘻嘻一笑道：「好得很！你父母呢？」白如雲眼中流出了淚，慢慢搖搖頭道：「沒有……都沒有！老道！你就別問了，我給你紮好腿，我還要上山呢！」老道一面由袋內取出一羊脂瓶，倒出了一些白粉在水內，一面皺眉道：「上山？你上山幹什麼？……這山上連個鳥也沒有一個？」白如雲不由一怔道：「和尚呢？」老道伸手摸了他頭一下搖搖頭道：「廢話，那來的和尚……」

白如雲不由低下了頭，半天他咬着嘴唇不發一語。

這時就見這道人由身上取出一把小七首，拔出鞘來精光四射，白如雲一怔道：「你拿刀作什麼？」道人一笑道：「你要不管！先替我把褲腿捲起來再說……」白如雲聽他的話，把他那大褲腿捲了起來，原來那一隻小腿，全都烏黑潰爛了，發出陣陣的腥味，令人聞之欲嘔。

這老道遂以手浸入那水中，往那爛腿上澆着，白如雲見狀也帮忙為他洗着，道人扭臉笑道：「這麼臭你不嫌髒？」白如雲冷然道：「臭有什麼關係？」怪道人微笑的點了點頭，遂道了聲：「你閃開了……」白如雲後退了一步，猛見他揮動手上那口七首，白光閃處，一片絲絲聲，這道人竟像削木頭一樣的削着自己的那條腿，剎時之間，竟削得僅剩了一根白骨，這道人居然連眉毛都不皺一下。

看在白如雲眼內，心中起了一陣極度的崇拜感，同時有一種說不出的爽意快感，似乎和自己感情有一種共鳴，忽然他竟覺得這貌相猙獰的怪老道人，和自己太投緣了，今後如果能常和這道人在一起，倒是一件痛快的事，想到此不由走上前一步，笑咪咪的道：「這倒蠻好玩的，老道，要不要我帮你。」這道人正在削肉剔骨，去那蟒毒，聞此言後心中又是一動，再一回頭，發現這孩子竟是面帶笑容，居然毫無惻隱的神情，不由眼珠一轉，遂有意把手中七首遞與他道：「好！你就帮我用這刀小心的剮這骨頭，要把黑色剮掉成為白色才行。」

白如雲接過刀連道：「我知道。」遂笑咪咪的雙手持刀，嚓嚓有聲的剮了起來，這道人目睹此景，不禁仰天長嘆了一聲：「樓大中呀樓大中，你四十年來想找衣缽傳人，今夜才如願以償了……」言罷竟自以手揉摸着白如雲的頭，咧開如血之唇，聲如夜梟的笑了起來……

這一笑，不由笑得白如雲莫名其妙，此時這老道自他手中接過那口七首，把手中玉瓶傾瓶往那白骨上洒下，遂撕衣為帶，白如雲帮助他包紮好。

這道人一切就緒，遂移目看了看白如雲的身上道：「你的傷，我們回去再看，不要緊。」白如雲一怔道：「回去？回那裏呀？」這怪老道往起一站，咬着牙道：「回四川青城山……你願不願意跟我去？」白如雲大喜道：「我願意，老道你眞好。」這道人扶着他笑道：「我們這就走，」不想才走幾步，竟由道人身後噗通一聲，滑下一物，白如雲忙彎腰拾起，見是一黑光閃閃的套子，套着一桿頗為沉重的東西，不由問道：「老道，這是甚麼東西？」道人點頭笑道：「你打開看看。」白如雲果然用勁把它抽了出來，竟是一面用極細鋼絲編成的一面鐵旗，展開來黑光淨亮，閃閃耀目，旗桿長有二尺五六，一色紫紅，也是紫光淨亮，旗尖為一菱形白刃，看來似頗銳利，白如雲不由雙手舉起道：「老道，這是一面鐵旗呀，要這幹甚麼用？」道人呵呵怪笑道：「不錯，它是一面鐵旗，不過是用九合柔金絲所編，小鬼頭，它就是震驚天下的紫金旗……是一把最能殺人的好傢伙，走！我們走。」

說着這道人捲好了這面鐵旗往背上一揹，一手挾起了白如雲，單足縱處，就像一隻午夜的巨梟，星掣電閃似的直往山下撲縱了去，霎時之間，竟沒了他的踪跡，只有天上的寒月，依舊照着這片山野，西北風依然無情的刮着……

× × ×

四川省，位於我國西南內陸，境內多山，有大山諸如大雪、大凉、大婁、巫山、大巴環峙四週，大多峯巒峻秀，崖壑迴環，林樹森森，參天蔽日，入米倉繞摩天，大雪二山，更是山重嶺複，往往有蔭蔽數百里的原始林木，黑壓壓不見天日，林谷之中，每生珍獸異禽，棲息遊衍，四出覓食，可謂之奇險之地，一般山林逸士，不是來此選勝登臨，獵履往來，再不就是覓地幽隱，長樂山林，其樂悠悠。

但自來求靜反動，却不能盡如人意，況乎木秀風摧，名高見嫉，有時候就難免要生出一些事情來了……

入秋以來氣候轉涼，從隴西山地刮來的「捲毛風」，連日來使這秦嶺官道上的旅客不勝其苦，這種風起時蔓延千里，黃塵萬丈，聲如豹吼，尤其是這條官道上，全係碎石舖路，吃這「捲毛風」一刮，都席捲而起，一發千百，中人如箭，端的是厲害無比，所以連日來這條驛道上鮮有人跡，只有這呼呼的風，捲起地上細石打在草木之上，發出沙沙之音……

這條山道本甚寬敞，但一入隘口，山勢轉峻，奇石錯佈，削壁千仞，這山道也就窄多了，僅容三騎並馳，再往前就更窄了，然而它是一條入川的必經山路，儘管是奇險無比，却常有一些商旅鏢客經過。

黃昏的暮色點綴在這一片山林小道上，顯得靜寂異常，除了那呼呼的風，還是一個勁猛刮着，這一望如龍蛇伸縮的小路上，竟是沒有一人……

忽然風聲中傳出一聲長吼，緊接着這吼聲斷斷續續，隱約可聞出那是：「鏢——鏢——」

「伍——天——麒——伍——天——麒——」聲音嘶啞如吠，緊接着就有一騎棗紅馬由這山隘口轉入山道，這人雙手按唇呈喇叭形，正在如上的吼着。

待他走近乃有五六丈之後，才又由這隘口轉出一騎人馬，一色紫緞風衣，內着緊身衣靠，連續馳出竟有八人之多，都是佩着鮮澤的兵刃，碰在皮鞍之上，發出錚錚鏘鏘的鳴聲，暮色裏更顯得這八騎人馬太神武雄壯了……

在這八匹人馬之後，竟是一列十輛漆黑鏢車，全係獨輪帶着推手，每車都由一年青的小伙子推着，鏢車之上俱插着一色漆黑的三角小旗，旗上是「泰順」二字，迎着這疾勁的捲毛風，發出拍拍之音。

最後又出來了二匹駿馬，一黑一白，白馬之上是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青巾紮頭，鳳眉杏目，桃腮櫻口，身着一身水綠薄緞緊身的勁服，外罩腥腥紅的長披風，馬頸上懸着一口黑穗長劍，眞個是風姿颯爽，秀目澄波，好嬌秀絕倫的一個姑娘！

那匹黑馬之上却蹬鞍隆背坐着一個老人，這老人年紀可有七十出頭了，雪白的長鬚被風飄到了頸後，兩道又厚又長的眉毛，雙眉之下那雙眸子又細又長，開合間神光十足，令人不敢逼視！

這老人一身青綢秋衫，兩隻大袖上捲一半，露出一雙細白的手臂，足下是一雙布質便履，偶視之，只疑這老人是一山林逸士，出外遊山玩水，却不知他竟是名揚大江南北的王牌鏢王金剪手伍天麒，他自出道以來，多少綠林中不可一世的怪傑，都喪命在這老人的雙掌之上，武林中水旱各道，提起此老來，眞個是不寒而慄！

這伍天麒聲望之高，武技之精，已使一般綠林道中人望風披靡，只要有這老人那面金剪鏢旗所過之地，簡直是通行無阻，從沒有任何人敢輕捋虎鬚，尤其是近十年以來，他又上了年紀，可以說他自己從未押過鏢，再大的銀鏢只有兩個鏢師，亮着這伍天麒一面金剪鏢旗，可以說暢行四方。

然而今日這狂風之夕，苦道長途，這位老人家居然親自出來了，這簡直不能不說是奇蹟。

原來那白馬之上的少女，正是老人獨有的掌上明珠，芳名青萍，這伍青萍自幼追隨父親練成一身驚人的絕技，尤其擅打一種暗器，這暗器名喚「金風剪」，是伍天麒獨製的暗器，一手三剪，這是他父女獨有的絕技，因此武林中都給了這姑娘一個綽號叫「金風剪」，早在武林中引為佳話。

說了半天，到底這是一趟甚麼鏢？居然能令他父女一齊出手，而且八位鏢師也全出來了？這其中有兩個原因。

原來這條秦嶺側道，風傳最近新出了一位綠林怪客，誰也沒看見過這怪人是何容貌，只知他掌中是一面怪旗，近月來折在他手上的成名鏢師不知凡幾，這位鐵旗怪客，好似專門和鏢師過不去似的，一般商旅任你帶着多大財產，照樣通過無事，只要是保鏢的，那就算倒了霉了，刦了鏢銀不說，多半還得把命賠上，手段之厲，下手之毒，可謂之開綠林之始。

因此風傳之下，這位老人家却不得不謹愼了，正趕上要往川地走一趟鏢，所以這伍天麒一反往常，親自出馬率衆押鏢。

然而這並不是主要的理由，主要的是他這位掌上明珠伍青萍小姐已到了及笄之年，自幼已許配給雲南點蒼山前輩異人龍可忠之子龍勻甫為妻，此次行鏢就便是送女出閣，在這雙重的情形之下，這位老俠客不得不親自出馬，大江南北此時都已獲悉了這消息，認為這一次那鐵旗怪客可碰見扎手的人物了。以金剪手伍天麒那種驚人的武功，江湖上都認為那鐵旗怪客一定是望名生畏，絕對是不敢再輕易招惹這位老鏢師，就連那伍天麒自己，想起來也有如此感覺，他常常想：「如果這使鐵旗的小子聰明的話，他就應該這一次躲得遠遠的……否則，嘿！我老頭子晚年可又要開一次殺戒了……」他是那麼的自信，充滿了豪氣，就像他年青的時候一樣……

此時繞過了這山口子，眼前形勢愈法陡峻，這伍老鏢頭不由微微皺了一下眉，對身側的女兒笑道：「那鐵旗怪客要是果在此處盤踞，那麼這裏形勢是十分險要了，眞可謂一人當關，萬夫莫入……」伍青萍聞言一翻秀目，在馬上笑道：「爹！人家都說這鐵旗怪客厲害得很呢，大概知道爹要來了，嚇得他跑了……」老人手捋銀鬚笑道：「但願如此吧，我老了也眞不願再多惹事了。」二人正說之間，忽聽鈴鈴一陣破空之聲，伍天麒猝然臉色一變，啊的叫了一聲，仰頭一看，正是一桿黑羽朱桿的雁翎響箭，一閃即往對嶺逝去。

他父女猝然擰韁勒馬，遂聽前行人馬一陣吆喝，俱都停馬不前，那八位鏢師有四位已亮出了兵刃，轉馬馳近了鏢車，另四位却是停騎不動，喊鏢的趟子手老霹靂李茂森，此時也已見狀，他是老江湖了，押鏢以來，見過多少驚險場面，一見這枝雁翎響箭，就知是綠林中踩盤子的信號，那能不驚？此時見狀扭騎催馬，撥剌剌已馳近了伍天麒父女，低道：「當家的！可有點子啦，這地方可太不利了，你老人家可想個辦法……」

伍天麒雙目環伺了四下一番，也發覺此地勢太窄，動起手來難以照顧鏢車，不由冷哼了一聲道：「小子，沒甚麼大不了

，你前面帶路，出了這岔口子再說，我倒要看看是那一道上的人物，居然給我老頭子過不去……」

這老霹靂李茂森聞言後答應了一聲，掉轉馬頭口中吆喝道：「鏢頭說立即護鏢前行……」跟着領先催騎，又吼了起來：

「鏢——鏢——泰順——泰順——」

「伍——天——麒——伍——天——麒——」聲調悠遠，四谷迴環不絕！

老伍老鏢頭在馬上一打量四山情勢，也不由心中暗驚，暗忖好一番地勢，窮目所望奇峯凸雲，峭壁林立，老籐糾葛，展延着是森森的茂林，這綠林人居然盤踞於此，只此見識氣魄已透着不凡了。

伍青萍此時蛾眉深鎖，挨近父親道：「爹……我們還是繞道吧……」金剪手伍天麒聞言，一聳那兩道白眉怒道：「這是甚麼意思？難道……」伍青萍不由臉一紅，吃吃道：「女兒總像覺得這一次不大吉利似的，爹歲數也大了，何必再給這般綠林小醜一般見識？」

伍天麒冷笑了一聲，道：「眞是滿口胡說八道，我金剪手自吃了這口飯以來，何曾作過這種丟臉的事，妳不要替爹担心了，諒這等小輩又能把我父女如何……嘿嘿……」

這老人冷笑着，那一雙細目乍開又闔，眸子內透出怕人的光芒，他依舊是帶馬前行。

轉眼間這一行鏢馬又出去三四里，眼前地勢高亢，多松柏，大都高可參天，垂陰數里，除了這一行人馬路之聲，再就是颼颼如哨的風聲。

很奇怪，自從那支响箭消逝以後，竟是沒有任何動靜，愈發的令人不解了。

伍青萍忽然展眉一笑，道：「倒是這伙賊人聽到了喊鏢，知道是我們泰順鏢局的鏢，嚇怕了吧？」言罷又看了父親一眼，抿嘴一笑，伍天麒嘆了一口氣道：「孩子……妳太幼稚了……正因爲這伙賊子一直不出來，才愈是不凡，妳等着看吧，事情沒了，只是我奇怪，難道還眞有明知我老頭子親自押鏢而來，却胆敢來刦鏢的人麼？這人眞是不簡單了……」

俗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這位老鏢頭果然見解不凡，就在他這話才一說完，又是：「鈴鈴……」一陣劃空之聲，這一次却是一支白桿紅翎短箭，直往側面林內射去，伍天麒冷笑了一聲，看了自己女兒一眼道：「怎麼樣……」遂看向前面趟子手李茂森喝了一聲：「亮旗。」

那李茂森答應了一聲，遂至第一輛鏢車上拔下一面金桿大旗，迎風一幌，已將這面大旗給亮了開來，金剪手伍天麒仰着臉看着這面金邊大紅色，綉着一個「伍」字的旗幟，不發一言……

此時衆鏢師也都感到事情不簡單了，按說這代表伍天麒的旗幟一亮，無論那道上的好漢，都該知道伍老鏢頭已到了，多少總要賣些面子，所以這些鏢師此時心內都很緊張。

伍天麒看了一下左右形勢，正是一塊山崖的盡頭，再行就是平地了，不由眉頭一皺，方料及此處不善，果然弓弦响處，一枝利箭直奔老鏢頭頭頂上射來，伍天麒不由冷笑一聲，容這箭已至頭上，突翻右腕，以中食二指向這箭桿上輕輕一拚，竟給拚住。

他先不往那箭身看，却冷笑了一聲，朗聲道：「是那一道上的好朋友？何妨請出一見，伍某這裏候教了……」

言才畢，果聞哈哈一陣怪笑，聲音頗爲蒼老，這人笑聲甫停，却也朗聲應道：「盛名之下無虛士，金剪鏢王果然是不凡，我岳某見識了……」遂又聞其喝了聲：「歡迎伍鏢頭。」緊跟着銅鑼响處，竟由山道兩翼，出來了百十個膀大腰圓的壯漢，俱都是手持厚背鬼頭刀，一色的血紅衣，顯得十分勁壯。

這兩隊壯漢一出呈弧形將這山道橫攔了個密，俱都虎視眈眈的目瞪着對方鏢客不發一語。

伍天麒此時已帶馬至前，單手撫着銀髯，像是沒有事似的，似這樣頗有一會，才見由一羊腸小道上，談笑着走下了兩個人來。

為首一人是一六旬左右的矮小老頭，腦後一條花白小髮辮，長僅數寸，身着古銅色馬褂，青緞子挖黃雲子的便履，兩額高聳，左額上還多了一顆挺大的黑痣，手中一隻長旱烟袋，邊走邊吸，其背後一人年也過了五旬，赤紅的臉膛，一身藍緞長衫，背後却斜揹着一對鳳翅紫金鐺，由二人這一副外表打扮，及其從容的態度判來，已可知絕非一般江湖上綠林盜賊可比擬。

此時那爲首老頭邊走邊笑道：「久仰了，伍老鏢頭，我兄弟强留大駕，實非得已，無非是想給你老人家攀個交情，就是不知道老鏢頭肯不肯賞臉了……」

說着話二人已走至道中，往路中面朝伍天麒等人一立，那老人依舊狂抽着旱烟，這番話明明是對伍老鏢頭而發，却連對方正眼都不看一眼，那份姿態簡直是狂傲已極。

伍天麒暗中已打量了這二人一個清楚，只是却不知道江湖上有這麼一雙人物，不由從鞍上慢慢翻身而下，雙手往大袖內一闔，微笑了笑道：「恕在下眼拙，竟不識二位尊姓高名，請朋友們報個『萬』兒吧……」暗中却是有意譏諷二人爲武林中無名之輩，此言一出，二人臉都不由一陣紅。

那五旬左右的老者，聞言後冷笑了一聲道：「我兄弟本是武林末學，那配在你老人家面前稱名道姓……我看就免了吧……」遂偏頭對着那吸烟的瘦小老人冷笑道：「岳老大，你說是不是？」那小老頭聞言有意偏頭想了想，遂把那旱烟桿往松樹桿上一陣敲，磕出不少烟灰，但聽刷刷一陣急响，也不知是風吹的還是如何，那松樹上針葉，就在這小老人烟袋鍋一陣敲時，就像雨也似刷刷飄了一地。

伍天麒不由驀然一驚，暗道了聲好厲害的「飢鷹振羽」，怪不得這老兒如此狂傲，如此看來，這二人却是一雙勁敵，不可輕視了，想至此，頓收傲容，不由斜了自己女兒一眼，那伍青萍此時也正注視着自己，各自會心的對了個眼色。

那姓岳的小老人磕了一陣烟灰之後，才慢條斯理的對身旁那五旬老者道了聲：「話可不能這麼說，我兄弟就是再沒有名

，可是總得有個名字呀？人家金剪手伍老人家問，這是多大的面子？那能不告訴人家，這不顯得我哥倆個太不識抬舉了麼？」說着側目掃了伍天麒一眼，竟自赫赫連聲的陰笑了起來。

那金剪手伍天麒被損得臉色一陣青，一陣白，冷笑一聲，方要答話，突見由其身後緊行兩步，走上一人，這人一身紫緞緊身衣，四十五六的年歲，他竟不容伍天麒發話，却搶着怒道：「二位好朋友，恕我梁惠常多話，俗謂青山不斷綠水長流，尤其是我們幹這一行的，走到那裏不交個朋友，今日我們當家的伍老鏢頭親自押鏢，又已亮出了鏢旗，朋友竟眼見着不賣個面子，可眞有點說不過去了……」遂自己冷笑了一聲接道：「當然，我梁惠常只不過是一介江湖小卒，蒙伍老鏢頭不棄，收容局子裏效力，談不到什麼身份，可是朋友！金剪手伍天麒却不同了，大江南北人家會過多少成名好漢，却不容朋友你們如此輕視……

「朋友！話已至此，二位願將高名賜告，我等是洗耳恭聽，否則任聽尊便，却請口上留情，以免遭至不諒……朋友！我梁某的話對不對？」

這梁惠常一番話說得也够厲害的，說完後退兩步，冷笑的站在伍天麒身後，似等着二人的回話。

那抽旱烟袋的小老人在聽話之時，就一個勁猛噴着烟，待梁惠常說完話後，他却皺着眉毛偏視了自己兄弟一眼道：「兄弟！我們可沒聽說過有這麼個字號，他都給我們叫些什麼？……」

此言一出，那梁惠常直氣得猛一挺身，却被伍天麒伸臂給攔住了，口中低道：「梁師傅少安毋燥，我們話還沒說完呢……」遂鐵青着臉對着那刻薄的小老頭冷然道：「朋友！二位既不肯以大名見告，想是瞧我伍某不起，只請將尊旨賜告，也好令兄弟照辦……」

言甫畢，那小老頭仰天一陣狂笑，聲如梟鳥，刺耳已極，笑罷却猛收笑聲，正色的點了點頭道：「鏢主！你錯了！我兄弟天胆也不敢在你老爺眼皮子下賣狂，既然鏢主垂詢再三，我兄弟如再堅持己見，也未免太小家子氣了……」遂點點頭道：「在下姓岳名兮五，我這兄弟姓薛單名一個銅字，諒也不會入鏢主耳中……嘿嘿……嘿……」

這老人一報出名字，非但伍天麒暗吃一驚，就其餘各位鏢師也不由陡然變色，伍天麒仰天哈哈一陣大笑道：「我說是誰有這麼大胆子，敢對我老頭子如此無禮，原來是大漠雙鵰，這就另當別論了……

「二位老朋友……恕在下口直，我可眞想不起來在什麼地方開罪了二位，尚請明言，我伍某定當負荊請罪，可別叫我作糊塗人，得罪了好朋友……」

那薛銅聞言微笑了笑，上前一步道：「鏢主言重了，我兄弟可不敢輕捋虎鬚，不過俗謂受人所托，忠人之事！我們也是應一位好友所託，想給你老人家商量商量點事……」

說至此，側目看了一邊的伍青萍一眼，竟停口不言，伍青萍不由臉一紅，柳眉一挑，心道：「好好的你看我作什麼？眞是見你的鬼……」伍天麒也不由心內納罕，催問道：「哦……原來如此，那位好朋友高名，可否見告？」薛銅尚未答言，那小老頭岳兮五却笑了笑道：「那位朋友再三拜託我兄弟，叫我兄弟不要將其姓名吐露給人，鏢主總不致於强人所難吧……」

伍天麒哼了一聲，心中頗爲不悅，遂冷冷的道：「既如此就請好朋友，將來意告明吧！如不叫在下丟人現眼，一定遵辦，否則恕不能如好朋友所願了。」二人聞言對視了一眼，似頗覺那話難以出口，不由又雙雙向那伍青萍看了一眼。

這一眼，可把伍天麒看出了火，不由勃然動怒，冷笑了一聲道：「莫非此中尚與小女有干麼？這就令人稀罕了……」伍青萍此時在馬上嬌軀扭向一邊，一肚子悶氣，偏又一時發作不得。

那岳兮五聞言後乾笑了兩聲，點點頭道：「恕在下口直，此事正與令媛有關，不知鏢主可容令媛隨賤兄弟一行麼？鏢車一項，我兄弟分文不敢有取，鏢主意下若何？」

言罷老臉上也透着不大自然，一個勁猛抽着旱烟，伍天麒聞言臉色鐵青，他已是在盛怒的頭上，冷笑道：「岳朋友！士可殺不可辱，如再以小女爲戲，可恕不得伍某要得罪了……」

伍青萍此時也飄身下馬，用手一指那岳兮五道：「你說話可要清楚些，要知姑娘的寶劍可也不是好欺的。」

此時那梁惠常雙手朝伍天麒一抱拳道：「當家的！大漠雙鵰欺人太甚，就算他是三頭六臂，弟子也要會會他！」

此言才畢，那薛銅哈哈一笑道：「姓梁的！你放心我薛銅接着你的，這可不是我兄弟的事情，你們也別淨對着我們哥倆個發威，我知道泰順鏢局子，不是好惹的，來來來！我薛銅見識見識你梁大鏢師到底有什麼驚人的功夫？」言罷微一錯步擰身，颼！一聲已竄出一邊，笑咪咪的朝着梁惠常一招手道：「來來來！」神鎗梁惠常冷笑一聲，一側身墊足，施了一招「金蜂戲蕊」，輕飄飄的落足在這薛銅身前，單掌向懷中一探，跟着向外一抖，唰啦啦一陣連環扣响，竟摔出了一串蛇頭鍊子鎗，往左臂上一搭，鎗頭垂地，他冷笑了一聲：「薛朋友！請亮傢伙吧！」這薛銅冷笑了一聲，道：「朋友！不錯，我薛銅背後是有這麼一對破玩意，可是既是對付你梁朋友時，也就免了吧……」遂笑了笑，一揚一雙手，又道：「如果梁朋友不怪，薛某願以一雙肉掌，硬接梁師傅幾手鎗法……」此言一出，那神鎗梁惠常好生不悅，暗驚老賊你也太狂了，馬上叫你嚐嚐我梁某這條鍊子鎗的厲害，遂哼了一聲：「既如此，梁某無禮了！」自己氣納丹田，全神貫注在對方身上，已索性豁出去，要憑師門這手絕藝，就與大漠雙鵰中金翅雕薛銅一拚生死。

只見他踏中宮而進，够上步眼，腳尖一點地騰身躍起，掌中鍊子鎗「流星趕月」，刷啦啦挾着勁風，直奔這薛銅頂上砸下。

金翅鵰薛銅喝了聲：「來得好！」這老兒果然名不虛傳，眞個厲害，雙掌全是駢着五指，向外猛一翻，竟橫奔這鎗身上

碰了去，須知鍊子鎗爲一軟兵刃，薛銅竟以雙掌硬擊這鍊身，無非有超人內功，豈敢這麼施爲？

梁惠常見對方一亮掌是「翻天掌」式，就知這老兒功夫不弱，那敢怠慢，不由一收手腕子，翻身「撥風盤打」，這神鎗梁惠常二次欺身，已把鍊子鎗展了開來，點、扎、崩、刺、鎖、拿、砸，招術精絕，憑神鎗梁惠常這桿鍊子鎗，得陝西小紅五沙星五的親傳，武林中動手過刃，也確是會過不少成名英雄，後隨金剪手伍天麒，蒙其從旁指點，更是受益不少，很爲伍天麒器重，只是今日遇見了强敵，這金翅鵰薛銅，不僅身輕體快，這一亮開掌，竟是南北獨創一家的「嵩陽大九套」，八十一手掌法，獨攬各派拳術的精華，這一亮開式子，非但那梁惠常心驚肉跳，就是一旁的金剪手伍天麒，也不禁替他捏把冷汗，暗忖梁惠常絕不是他的對手。

這時那梁惠常已認出這薛銅施展的是「嵩陽大九套」，暗忖我命休矣……

他這一氣餒，更犯了拳家大忌，鍊子鎗威勢立減，那薛銅却是擊虛攻隙，變化莫測，此時正逢梁惠常施了一招「烏龍穿塔」，直扎薛銅小腹。

就見他猛一擰腰「雙推手」，直往這梁惠常的後腰猛劈了過去，其勢是又疾又勁。

梁惠常一鎗走空，背後勁風襲至，他那裏不知道這一手的厲害。

就見他向前一伏腰，銀光一閃，掌中鍊子鎗「老樹盤根」，猝然向後就摟，那薛銅此時見久戰不勝，心中也自火起，哼了一聲道：「你是活膩味了！」猝見他雙足上拔一尺，不容對方鎗身收了勢，他竟一錯雙臂，「颼！」一聲縱至梁惠常背後，猝然一抖雙手，但聽「哢嚓……」一陣響，那梁惠常慘叫一聲，踉蹌出去了四五步，手中鍊子鎗竟自出了手，面色一陣鐵青，竟自一跤栽倒在地。

這金翅鵰竟在他雙肩下，以「分筋錯骨手」把他骨環給硬生生的拚捏了下來，手段是又快又毒。

此時已有二鏢師縱身上前，把這梁鏢師扶了起來，那梁惠常此時竟痛昏了過去，牙關緊咬，面色鐵青，金剪手伍天麒看在眼裏，內心一陣難過，他這張老臉此時可有些掛不住了，冷笑了一聲：「薛師傅好厲害的分筋錯骨手，伍某不才，要領教一二？」說着先至那梁惠常身前，平伸雙掌撫在那梁惠常兩肩之上，只見他猛一搓，那梁惠常又是一陣慘叫，跟着又是格格兩聲骨響，竟自把傷骨給合上了，一面揮手道：「把梁師父抬到車上歇歇！沒什麼大不了……」遂回頭笑點了點頭道：「薛師傅，請賜招吧……」那大漠雙鵰此時冷眼旁觀這位金剪手伍天麒，舉手之間，竟能把這梁惠常卸下的骨環給接上，心中不由俱是一驚。

此時這金剪手一發話，薛銅也不由笑了一聲道：「薛某能會伍鏢頭，可說是榮幸之至，不過我兄弟是受人所託，話不離本題，今日和你老人家過手，自然是敗多勝少，可是鏢主——」

他笑了笑又接道：「我兄弟如敗了，自然無話可說，轉身就走，可是如果萬一僥倖贏了呢！」

金剪手伍天麒心說：「好狂的東西：：」想着不由冷然地道：「任憑你二人處置！」那薛銅聞言，側臉看了一旁的拜兄一眼遂又回頭道：「好！一句話，鏢頭眞是快人快語了……」此時那一旁的抽烟老者，聞言笑着走近，連連笑道：「這才是好戲呢……好極了！好極了！兄弟！兄弟！你可得小心點，鏢主的金風剪可不是好惹的咧！」

金剪手回頭怒視了這岳兮五一眼，心中是恨透了這禿鵰岳兮五，心想等會一定要施煞手，給這傢伙一個厲害的，當時哼了一聲，沒說話。

那薛銅此時顯得很緊張，已把一件藍綢外衫脫了下來，露出一身疾裝勁服，雙手一抱拳道了聲：「鏢主請。」伍天麒見狀僅把一雙大袖上捲了一些，並未脫去，丁字步一站道了聲：「請！」這舉動看在薛銅眼內未免不悅，心道好個金剪手伍天麒，你竟敢對付我薛銅也如此狂？今日不給你些厲害，諒你也不知我們大漠雙鵰是何如人也！

心念及此，一滑右腿，已至金剪手伍天麒面前，口道了聲：「伍鏢頭！薛某得罪了。」話一完駢指就戳，直往伍天麒「肩井穴」就點，那知指尖已經沾到了對方衣裳，那伍天麒紋絲不動，這薛銅見狀心內不由一驚，俗謂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那伍天麒如沒有超人制勝的把握，他絕不敢如此沉實的接自己這一招。

這薛銅有見於此，果然不容指尖沾上對方，竟猛一回收，却聞那伍天麒一聲冷笑，猛一刹腰，竟以「燕子鑽雲」的輕功，猝然將身子拔起，身起空中「細胸巧翻雲」，在半空中一個翻身，反向那金翅鵰薛銅的背後落了去，這種出奇制勝的閃避，也不由薛銅不心驚肉跳。

伍天麒足才站地，不容那薛銅轉身，竟自雙掌一錯，以「龍形穿心掌」，猝然向外一抖，那種沉實的內功，竟使薛銅背後猛覺得一陣發麻。

但這金翅鵰稱雄南疆已有二十年，豈是弱者，他竟自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向前一踩步，伍天麒只當他要前縱，不由掌心向外猛一登，想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將對方敗之掌下。

但就在他指尖才一微揚之時，那薛銅竟自一個「黃龍翻身」，肩頭向後一擰，左掌用掌緣一抓伍天麒的脈門，右掌駢食、中二指「龍探珠」，直往伍天麒面上點來。

伍天麒此時才知道這金翅鵰薛銅手上有眞功夫，不容自己輕視，此時右掌向外一沉，翻左掌由下往上，向對方「曲池穴」上劈去。

薛銅倒踩蓮枝步，「螳劈擋車」摔右臂，向伍天麒脅下就揮，那伍天麒口中喝了一聲：「來得好！」竟自雙掌往當中一合，身軀往起一長身「蓮台拜佛」式猛往外一撤，雙掌是「排山運掌」式，直往薛銅「華蓋穴」上擊去。

這一招來得好快，那薛銅不由一驚，想用「如封似閉」之式，身軀向左一斜，但那伍天麒是存心不想叫對方躲開這一式，竟自一上步，口中嘿了一聲。

掌心猝向外猛然一登，那薛銅再想換步，可就晚了一步了，伍天麒因知這等成名的綠林道上朋友，不能當衆羞辱他過甚，所以中途吸丹田，硬把發出之勁收回了三成，就如此那金翅鵰，猝覺左腿一陣發麻，他猛然往上一抬腿，雖躲開了伍天麒這一掌的實力，可是竟被對方凌厲的掌風給蕩出了七八步，才拿樁站穩。

伍天麒方道了聲：「伍某一時收手不及，承讓了……」那金翅鵰此時臉紅過頂，二十年來他還是第一次受辱於人，不由一時氣血上湧，惱羞成怒，當時仰天一陣狂笑道：「好厲害的排山掌力……」遂收笑聲冷然道：「薛某在拳掌功夫上果然是甘拜下風，可是伍鏢主得意的金風剪名揚四海，今日薛某幸會你老人家，如不見識一番，在你老人家剪下學兩手高招，那是大大的遺憾呢！」

「鏢主！我薛銅這一點不成理的請求，不知鏢主可否應允？」說着話，竟不容伍天麒答允，二臂後探，已把背後用黃綾包紮，交叉的那一對鳳翅金鐺取在了手中，冷笑了一聲：「鏢主請。」此時伍天麒知道這薛銅對自己尚不肯甘心，不由深爲不悅，後悔方才爲何不施全力，給對方制一個厲害的……

念至此也不由無奈，冷冷的點了點頭道：「好得很……伍某早已存心一見薛師傅這對流金鐺，既然薛師傅一再要見見在下那一對不成名堂的玩意，伍某也只好現醜了，不過結果恐怕還是令薛朋友失望：：」言下之意是明告訴那薛銅：「你在我這金風剪下更討不了好去。」那薛銅那能不明白對方的意思，臉色猝然一陣青，當時顧了自己拜兄弟一眼，冷笑道：「那也不見得……」此時伍天麒已朝自己女兒伍青萍一招手道：「青兒，把我那一對剪子拿來，咱們不能叫好朋友失望。」伍青萍此時已恨透了這兩個老頭，巴不得父親給他們一個厲害，聞言答應了一聲，走至父親的馬前，在鞍邊解下了一個青綢長包，雙手遞上。

伍天麒接過這綢包，那一旁抽烟的禿鵰岳兮五，此時一陣咳嗽，嗆出一口濃痰，運勁往外一吐，接着哈哈笑道：「好傢伙，亮剪子了，這可叫我老頭子開了眼界……兄弟，鏢頭這副金風剪可是眞金子打的呢！你可小心點你那兩把破傢伙，別把人家的給碰壞了，賣了咱倆個的褲子也賠不起呀！」

這一番風涼陰薄話，直氣得伍天麒再也忍不住，當時回頭哼了一聲冷笑道：「岳朋友請你口上積德，我伍天麒可不容你這麼開玩笑呢，等會過這位薛朋友，少不得尚要向閣下請教兩手高招呢。」

言罷再不給他多話，一回頭已把這副金風剪亮了出來，這兵刃一亮出來，除了在場極少數人見過，就連局子裏的鏢師，有的尚未見過鏢主這對傢伙，此時一見，俱不由都是一驚。

原來伍天麒這一對金風剪，每支都長有三尺左右，一色紫金所鑄，形狀就似一面大剪花的剪子分成兩面，頭刃處有寸許寬雪亮的白刃子，最奇是一剪刃中有一小孔，另一刃上却多一凸出鋼柱，二者往內一合，是如一面大剪，把柄一色雪亮，看來確實是上好精鋼所鑄。

伍天麒這一對金風剪亮出，那薛銅不由暗暗吃驚，心知今天恐怕難以在他這副剪下討了好去，但至此時已不容許他再後悔了。

伍天麒此時一合雙剪，「噹！」的脆響了一聲，這老頭子身形微短，剪交左手，右手往這雙剪上輕輕一搭，口中道了聲：「薛朋友鐺下留情。」那薛銅此時一翻雙腕，各以小指掛住了鐺柄扣圈，一抱拳道了聲：「請！」說着話往上一抖雙腕，同時握住了這一雙鳳翅流金鐺的把柄，向前一上步，「棒趕羊羣」，這一對紫金鐺，帶起一片紫光，挾着疾勁之風，直朝伍天麒橫腰劈斬了過去。

說時遲，那時快，那金剪手伍天麒此時一抛手中雙剪，雙雙飛起，他本人竟自一拔雙腿，上竄八尺，正好竄過對方那一對鳳翅鐺。

同時兩手上揚，金光閃處，已把一對金剪握在了手中，此時但見他白眉上撇，這雙細目閃閃放着精光，確知這伍天麒已是在盛怒的頭上。

果然他就空一滾身，長大的綢衫帶起一陣勁風，手中金剪「長虹貫日」唰地一聲，直往那薛銅當頭剪下，同時左手剪「平分春色」，猝然抖出，直奔那薛銅後勁就扎，這一招雙式，相當厲害。

薛銅一招落空，就知道對方定是有厲害的招術施出，果然猛覺當頭勁風撲下，不由一偏身，掌中雙鐺「脫袍讓位」向外猛一抖，金光閃處，這一對鳳翅金鐺雙雙磕出，一片錚鏘之聲，兩般兵刃磕在一處，猝然間都是猛收雙腕，「黃龍翻身」，往裏一合，這才各自展開了身手，誰也不敢再輕視對方一分。

這金翅鵰薛銅一雙鳳翅流金鐺展了開來，崩、砸、鎖、掛、剪、拿，霍霍如風，一招一式全與劍法招術各別，奈何他這對手太强了。

金剪手伍天麒此時已是在盛怒頭上，多少年來他從未遇過這麼强的對手，見這薛銅一展開身手，心中也不由吃驚，生怕自己一時不愼，落敗在對方之手，一世英名都完了！

所以這位老鏢主此時一狠心，心道：「薛銅你如此不知好歹，可要我眞個施煞手，也怪不得我手下無情了……」

這金剪手伍天麒一帶怒，展開了身形，一雙金剪夾着點穴手的施爲，他這種長衫便履，趕到一展開身手，畢竟不同，靜如山岳，動若驚鴻，擒、拿、點、刺、挑、格、吞、吐、閃、撤，眞個是招招帶勁，閃閃生光。

二人這一搭上手，轉眼之間就是三十招過去了，一邊的衆鏢師個個都看呆了眼，那抽旱烟袋的老者，不時口中發着怪叫：「喲！好傢伙！」

「嘿！眞快！伍鏢頭今天可眞是玩命，這麼大歲數了，何必呢！」

伍天麒正在要命關頭，自然無暇分神再來生這種閑氣，但心中已把這禿鵰岳兮五恨到極點，由是手上愈法如緊，想早把這薛銅敗之剪下，好再給這怪老兒算賬，但是一旁的伍青萍却實在氣不過，當時柳眉一豎，用手一指那岳兮五道：「姓岳的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幽靈四艷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青蓮子終於偕同岳湘到玄女殿晉謁師父，謁見後，岳湘，要岳湘陳述；但岳湘提出條件，其中一條，就是要娶青蓮子爲妻，否則秘而不宣，師父似有難色，便徵詢青蓮子的意見，青蓮子叫岳湘暫退之後，對師父表示：唯師命是從，師父叫她對岳湘深入探討，從中套出他的計策。青蓮子受命後，即與岳湘返回密室，然後將情形告知岳湘，兩人乃密謀對策……

訛稱他有奇謀妙策，可使仙女門統制江湖，雄霸武林。師父爲之動容

虛與委蛇計　套出驚人聞

岳湘道：「不論我們用什麼方法，手段，他都會在幾天之內，澄清此事，所以，我們的時間，只有三五天的工夫。」

青蓮子道：「哦！」

岳湘道：「所以，咱們沒有太多時間和機會。」

青蓮子道：「你的意思是……」

岳湘道：「咱們盡這數日之力，把事情辦個明白。」

青蓮子道：「岳湘，你要辦什麼？」

岳湘道：「目前仙女門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這四位幽靈一樣的姑娘……」

青蓮子接道：「她們很漂亮是吧？」

岳湘笑一笑，道：「那不重要，我行踪遍及大江南北，見過的漂亮女人多了，但使我動心的，天下只有一個人。」

青蓮子道：「那人是誰？」

岳湘目注青蓮子，道：「蓮兒，妳眞的不明白麼？那人就是妳。」

青蓮子臉一紅，但心中却有着甜甜的感覺，笑一笑，道：「你說，要怎樣對付她們四個？」

岳湘道：「不是對付，是吸收。」

青蓮子道：「那不可能。」

岳湘說道：「試試看，如若咱們在兩天之內，無法吸收她們，那就只有一個辦法。」

青蓮子道：「什麼辦法？」

岳湘道：「毀了她們。」

青蓮子沉吟了一陣，道：「岳郎，這一點要從長計議，鬼母告訴我說，她們巳快到金剛不壞之境，咱們如是一下子殺不了她們……」

忽然之間，響起了一陣急促鈴聲。

青蓮子霍然起身，道：「糟，有人來犯。」

岳湘道：「什麼人？」

青蓮子說道：「不知道，你跟我瞧瞧去。」

兩個人行出密室。

只見一座廣大的廳院之中，站着四個手執長劍的黑衣人。

！你懂不懂武林規矩，我爹爹正在與人對手頭上，你在一旁風言風語，算是那門子的好漢？你又有什麼了不起的本事，値得你如此猖狂，如果不服氣，姑娘掌中劍就不信斬你不得！」

此言一出，那禿鷹岳兮五不由口中怪笑了一聲，噴出了一口白烟，一翻那雙鼠目道：「呟喝……好厲害的一個小姑娘，你有什麼本事，敢在我老頭子面前咬牙？」言罷笑嘻嘻的看着伍青萍不語，伍青萍聞言逐氣得嬌哼了一聲，一黠蓮足，巳離這禿鷹岳兮五不遠，口中道了聲：「姑娘今天就要鬥鬥你，一個臭老頭子有什麼了不起嘛！」說着話反臂按劍。

「嗆！」的一聲，白光閃處，巳把劍亮了出來，一瞪秀目道：「姓岳的！快亮出你的兵刃，姑娘要見識見識！」這老頭子聞言，眼珠一轉，嘻嘻笑道：「這才是上天有路你不去，入地無門自來投，我老兄弟主要就是爲了妳，妳自己送上門來，那好得很……」說着却慢條斯理的把手中旱烟袋鍋往後頸裏一插，笑道：「伍姑娘，你就上吧！我老頭子因受人之託，不能傷妳一分一毫，所以我可不敢施兵刃，就空着手陪妳玩玩吧。」言罷嘿嘿的笑了兩聲，又接道：「可是姑娘，妳要是栽在我老頭子手內，却得乖乖的跟我上山，嘿嘿，到時候你不去也不行呢！」

此時伍天麒正和那薛銅殺得難分難解，但他耳中却聽到了自己女兒和那位禿鷹鵰岳兮五，的確是有一身驚人不可輕視的一番答話，心中不由大驚，他知道這禿鷹絕技！就是自己也不敢說穩操勝算，女兒自然是不行了！聞言後，正逢那薛銅手中鐺「蒼龍出海」，雙雙奔向自己小腹劃來，伍天麒一運勁，雙剪齊揮。

「嗆啷啷！」一聲暴响，兩股兵刃又碰在了一起，把薛銅震得一連退後了三小步，虎口發熱，那伍天麒却趁着這一瞬之隙，擰身縱出了兩丈許，正落在那伍青萍與岳兮五之前，大喝一聲：「青萍，妳退下，這裏沒妳的事……讓爲父來會會這位綠林怪傑，到底有什麼驚人之藝？」

禿鷹岳兮五仰天一陣狂笑道：「鏢主，此時可由你不得了呢，我那薛兄弟來了。」果然此言一了，伍天麒頓覺身後有金刀劈風之聲，聞得那金翅薛銅喝道：「勝負未分，鏢主！你走得也太早了！」緊跟着雪亮的鐺身朝伍天麒劈下，金剪手氣得一跺脚，怪叫了一聲；「薛銅你是找死！」「怪蟒翻身」，掌中金風剪「朝天一剪旗」，帶起一股刃風，反奔這薛銅頸上剪去，一時間二人又殺在了一團。

此時那禿鷹岳兮五眼珠一轉，認爲時機難得，見那伍青萍正朝着她父親發怔，不由嘻嘻一笑道：「小姑娘，可別怔着啦……來呀！」此言一出，就見那趙子手李三保大喝一聲：「各位師傅，這老賊欺人太甚，大家下手拾奪他！」一時間兵刃連鳴，巳有五位鏢師亮出了傢伙偎了上來，伍青萍不由急得淸叱了一聲道：「三保……誰叫你們帮忙？我勝不了他，你們再動手也不遲，現在算什麼嘛？」

趙子手李三保聞此一怔，此時那岳兮五冷笑一聲道：「大家都上，也無所謂，反正岳某人就是一雙空掌，你們也未必準成！」

言之未了，伍青萍嬌叱了一聲：「糟老頭子，你少賣狂，看劍！」身隨劍轉，掌中劍直奔岳兮五胸前刺去，那禿鷹陡然一翻大袖，竟然帶起一溜急勁之風，向伍青萍那一口寒光耀眼的劍上捲了去，但聽嗆的一聲，伍青萍一連退後五六步，虎口一陣發麻，掌中劍竟差一點出了手，不由大吃一驚，這才知道自己錯估了對方，心中不由又急又怕，二次一咬牙，展開了「一字慧劍」，頓時寒光閃閃，劍氣如虹，和這禿鷹岳兮五殺在了一起。

作者現在再回述那金剪手伍天麒，此時和金翅鵰薛銅巳殺得分出高下了。

此時那伍天麒眼看愛女在那怪老兒岳兮五手上，連番遇難，心中不由大爲焦急，偏又被這薛銅困住，他這一雙鳳翅紫金鐺果然厲害，一時之間，竟是求勝不得，此時不由銀髮倒立，雙目都似要噴出了火，猝然將他身軀一矮，掌中這對金風剪巳變了招。

他這一變招，竟是一套「藏雲拿星」小巧功夫，見招破招，見式破式，伸吞長伏，粘合閃避，動轉靈滑，可謂之鬼神不測！

他這一套功夫展出，那金翅鵰薛銅可相形見拙了，那金翅鵰至此頸上巳見了汗，伍天麒雙剪招術愈法變幻難測。處處都是奇險之招。

薛銅一咬牙，才待施展「金鐧二十四式」，來作生死決鬥，可是他到底慢了一步。

金剪手伍天麒巳走了前站，雙剪掄迴，那薛銅單鐺此時正用了式「金龍盤玉柱」，「倒打金鏟」，鳳翅鐺來式是眞勁眞快。

無奈這位對手人物，爲一不可多得的高手，他竟因爲這一刹那之間，把手中雙剪一變，而爲進手「十二式斬龍剪法」，連環運用，進步欺身，竟把薛銅的鳳翅鐺磕了開去，右手單剪外展。跟着一式「孔雀剔翎」塌身外遞，猛斬薛銅的下盤。

薛銅鳳翅鐺如磕開，自己就知道招術用老，再想以招換式，已自無及，急忙把身軀往下一仰，脚跟一用力，用了招「金鯉倒穿波」，倒是挺快，只是金剪手伍天麒手底下豈能再容他，就在那金翅鵰薛銅身子巳縱了出去，那薛銅猛然往起一長身，左脚尖暗中一點地，巳然騰身縱起，口中却喝聲：「薛朋友你別走！」這走字一出口，左手金風剪猛然遞出，巳擦在那薛銅的右腿之上，凹於腿肚子向外一翻，但聽「哧」的一聲微响，當時衣破血出，那薛銅在空中擰鐺翻身，可是中氣巳散，却再也提不住氣了，哧！的一聲，摔倒就地，鳳翅鐺倖未出手，不由羞得悶哼了一聲，恨聲道：「好，伍鏢主！我金翅鵰是敗給你了，你接着我那位老哥哥的吧……」

金剪手勝了薛銅，聞言後冷笑一聲，二話不說一翻身，足點處「狸貓三撲鼠」，快似飄風的巳撲向了自己女兒那邊去。

正逢上那位倔强的伍姑娘，此時遇了險，她此時用了一式「倒栽柳」，劍身偏着，往外一崩，由下而上，但見呼嚕嚕一陣疾風，那岳兮五巳騰身而起，看來劍巳沾在了這怪老頭的小腹之上。（未完）

仙女門中的弟子，已然團團把四個黑衣人給圍了起來。

青蓮子現身之後，環圍在四週的仙女門中弟子，齊齊轉身行禮。

打量了四個黑衣人一眼，青蓮子冷肅的說道：「岳湘，認識他們麼?」

岳湘看了四個黑衣人，搖搖頭，道：「不認識。」

他實在不認識這四個人。

但由這四個人的衣着，氣勢上看，這四個人，確實是很傑出的劍手。

他們手執長劍，神情冷肅。

那是一個練劍人，到了某一種境界後的神態。

這四個黑衣人，確然對道上，已有了相當的造詣。

青蓮子冷冷的說道：「四位由何處來，找上仙女廟中來的用心何在?」

四個黑衣人，只是冷冷的望着青蓮子，却沒有一個人答話。

青蓮子一皺眉頭，道：「拿下。」

立刻由四個人撲了上去。

這四個人，岳湘認識兩個。

他們是江南著名的大盜，金氏兄弟。

另兩個人，岳湘雖然不認識，但看兩人出刀的姿態，也不是簡單的人物。

四個人疾快的衝了上去，四把刀，同時劈了出去。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寒光流轉如電，四個黑衣人展開了反擊，只兩招，攻上的四個人全躺了下去。

好凌厲的劍法。

青蓮子呆了一呆，道：「岳湘，他們用的什麼劍法?」

岳湘搖搖頭，道：「太快了，快得叫人瞧不出來。」

青蓮子說道：「我看，要你出手試試了。」

岳湘道：「在下遵命。」

仗劍緩步而出。

只聽一個冷冷聲音，傳了過來，道：「不用岳護法出手。」

是鬼母的聲音。

青蓮子道：「這四個人，武功高強，劍上充滿着兇霸之氣，一般人只怕不是他們的敵手。」

九陰鬼母冷冷說道：「門主請站在一側，看看老身幾個手下的武功如何?」

語聲甫落，只見兩條人影，突然飛身而至。

但見寒芒流轉，兩個人影捲襲過來。

沒有人看清楚那兩條人影到底是什麼樣子。

因爲，他們的來勢太快了。

人影一閃間，已經衝入四個黑衣人之間。

但見光芒流轉，響起了幾聲慘叫，四個黑衣執劍人，突然倒了下去。

兩條人影，清晰的出現了。

是兩個長髮飄飄的綠衫少女。

幽靈麗人。

兩個人的快速身手，一瞬間，殺了四個敵人。

但在場中的自己人，也被兩人快速的殺人手法震住了。

兩個綠衣少女手中似是無劍，劍已藏入了袖中。

空着雙手，纖巧白玉般的雙手。

兩個綠衣麗人，似乎是對岳湘有點記憶，同時望着岳湘，微微一笑。

一陣低沉的笛聲，傳了過來。

兩個綠衣麗人，突然間飛身而去。

青蓮子揮揮手，道：「你們都各自歸去吧！」

四周的人羣，應聲而散。

廣大的庭院中，只餘下了青蓮子和岳湘兩個人。

青蓮子低聲道：「岳湘，她們好像認識你。」

岳湘點點頭，道：「她們的服色，好像也有了很大的改變。」

九陰鬼母緩緩由暗影中行了出來，道：「是我的主意。」

岳湘道：「哦！爲什麼要改去他們身上的衣服。」

九陰鬼母說道：「因爲她們已經獨立了，用不着再托護於四個神女的化身之中了。」

岳湘道：「所以，妳替她們換過了衣服。」

九陰鬼母道：「對！從此之後，她們可以隨心所欲的穿衣服了，我會替他們作很多套的衣服，她們需要穿什麼衣服，就穿什麼，對她們的工作，行動，都會方便很多。」

岳湘道：「她們，她們現在，是不是白天也可以行動了。」

九陰鬼母道：「早晨、黃昏，都已經沒有關係了，問題日正當中，午時三刻的強烈陽光，還不知她們能否適應。」

岳湘道：「這是千古奇術大成。」

九陰鬼母微微一笑，道：「看來，他的心願，眞的可以完成了。」

青蓮子道：「誰的心願?」

九陰鬼母道：「令師。」

青蓮子道：「哦！」

岳湘望望四個仗劍人的屍體，道：「這四人劍法十分怪異，不知是出自什麼門戶。」

九陰鬼母道：「武當門下。」

岳湘怔了一怔，道：「武當門下，不可能吧?」

九陰鬼母道：「不會錯，老身知道他們。」

岳湘道：「這就怪了，他們的劍法，完全不是武當劍路。」

九陰鬼母道：「岳相公大概還不知道，武當門下，也訓練了一批人手，爲了應付江湖變局之用?」

岳湘點點頭，道：「原來如此。」

九陰鬼母道：「除了武當門下之外，少林派也有了準備。」

青蓮子道：「這些事，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九陰鬼母道：「這是令師的主意，他說，很多江湖上事，妳還不宜知道。」

青蓮子道：「爲甚麼呢?」

九陰鬼母說道：「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青蓮子歎息一聲，道：「老前輩，妳看，我這個門主，是不是……」

是什麼樣子，她沒有再說下去，黯然

垂下了頭。

九陰鬼母回顧了一眼，低聲道：「門主不用傷感，老身已經決定了站在門主這邊。」

青蓮子道：「眞的麼?」

九陰鬼母道：「千眞萬確，老身絕對支持你。」

青蓮子道：「多謝老前輩了。」

九陰鬼母道：「門主不用客氣——」目光一掠岳湘，接道：「這位岳相公，好像對你很忠實。」

岳湘道：「絕對忠實。」

青蓮子道：「目下，我也只有他這一個人忠誠護法了。」

九陰鬼母微微一笑，道：「現在，妳至少有兩個了。」

青蓮子道：「老前輩，我很感激。」

九陰鬼母低聲道：「門主，這件事很重大，不能形露於色。」

青蓮子道：「我知道。」

九陰鬼母道：「目下最重要的一件事，要想法子爭取四大幽靈殺手效忠。」

岳湘道：「可能麼?」

九陰鬼母低聲道：「老身已學會了控制她們四人的辦法，但不知令師是否還有別的辦法控制她們……」

岳湘接道：「老前輩和她們相處很多年，是否覺得和她們處出了一些感情。」

九陰鬼母沉吟了一陣，道：「這一點，老身也覺得有些奇怪了。」

青蓮子凝注在九陰鬼母的臉上，緩緩說道：「有些什麼不對?」

九陰鬼母道：「老身覺得她們的靈性，正在恢復。」

青蓮子道：「有這等事。」

九陰鬼母道：「是！她們原本只知道殺人的事，但現在，他們似乎是知道更多的事了。」

岳湘道：「看她們的神情，似乎是，她們連喜怒哀樂，也有所感應了。」

九陰鬼母道：「老身也有些感覺，一且她們完全恢復了靈性，不知會是怎麼樣的感覺。」

岳湘道：「一個人，一旦恢復了靈性，必然有好惡之分，那會使她們有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見。」

九陰鬼母沉吟了一陣，道：「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一旦她們有了自己的意見，必然會有很多的懷疑，第一個不滿意的，將是她們住的地方。」

岳湘道：「還有，那座地下密室中，擺着那些形同死人的少女胴體。」

九陰鬼母道：「她們第一個定會對老身質疑。」

岳湘道：「嗯！」

九陰鬼母說道：「岳相公，你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使他們改變……」

岳湘接道：「改變什麼?」

九陰鬼母道：「使她們在清醒之後，對老身能產生出一種友善的感覺。」

岳湘道：「老前輩，在下不能肯定答覆，不過，老前輩如能給我三天時間，也許會有很大的幫助。」

九陰鬼母道：「好！在老身能力範圍之內，老身自會答允，說吧！要老身如何幫忙。」

岳湘道：「第一，我要留在地下密室中，觀察她們的意識形態，第二，讓我和她們接近……」

九陰鬼母點點頭，道：「這兩點，老身可以辦到，還有第三呢?」

岳湘道：「第三，是門主的安全，咱們要想法維護。」

九陰鬼母說道：「這個自然，不過，我們要如何才能把門主置於嚴密的保護之下呢?」

岳湘回顧青蓮子一眼，道：「門主有何高見?」

青蓮子道：「只要他們無法證實我們的計劃，大概還不會對我下手。」

岳湘道：「他們只問妳一件事，只怕你就無法答覆了?」

青蓮子道：「問什麼?」

岳湘道：「問我的下落。」

青蓮子說道：「這個，你有什麼高見呢?」

岳湘道：「在下之意，不如把他們召集起來，齊聚於地下的密室之中。」

青蓮子道：「召集什麼人?」

岳湘道：「風塵三俠，桑木道長，黃鎭山，都已經進入了仙女門中。」

青蓮子道：「他們現在何處?」

岳湘道：「混在執役弟子之中，已和在下取得了連繫。」

青蓮子道：「岳湘，如若他們不是以眞正面目出現，別讓他們輕易的現身出來，那是一支很好的伏兵。」

岳湘道：「桑木道長和黃鎭山呢，他們還是護法身份，要不要把他們都調集過來?」

青蓮子沉吟了一陣，道：「岳湘，可以暗中通知他們一聲，非到必要之時，不可輕易出手。」

突然輕輕歎息一聲，接道：「岳湘，我一直在懷疑一件事情，現在，我懷疑的更大了。」

九陰鬼母道：「什麼事情?」

青蓮子道：「我一直在想，仙女廟實力有限得很，除了幽靈四艷殺手，還有這一些殭屍般的女殺手外，却是一些江湖上投入仙女門的人物，這些人物，如何能成爲一門中的主力。」

九陰鬼母道：「對啊！」

青蓮子道：「所以，我一直覺得，仙女門另外藏有一股主力，隱藏的十分秘密，這些秘密，咱們就不知道。」

九陰鬼母道：「門主這麼一提，老身倒也有此感覺了。」

青蓮子道：「這個地方，只是他們選擇作爲訓練這些女殺手的地方，我雖不知他們爲什麼選擇這裏，但必有很重要的原因。」

九陰鬼母歎息一聲，道：「門主如此坦然，老身也不隱瞞妳了，妳也是選擇來的幽靈殺手之一……」

青蓮子道：「爲什麼，我沒有參加作殺手訓練呢?」

九鬼陰母道：「因爲，妳很靈巧，嘴吧甜，你師父很喜歡你，再加上老身幾句美言，妳才脫離了殺手羣。」

青蓮子道：「哦，老前輩能不能說的更詳細一些。」

九陰鬼母道：「我說妳先天體質不好，受這等折磨，只怕會撐不過去。」

青蓮子道：「哦！」

九陰鬼母笑道：「所以，把你單獨的抱了出去。」

青蓮子沉吟了一陣，道：「我如參加了殺手的訓練，不知能成什麼氣候。」

九陰鬼母道：「也許，咱們能訓練出五個第一流的殺手，也許，但也可能送了你一條命。」

青蓮子道：「就像那些躺在密室外面的少女一樣了？」

九陰鬼母道：「很有可能。」

青蓮子歎息一聲道：「老前輩，對，我還有如此大恩，晚輩竟然不知內情。」

九陰鬼母道：「這個，老身倒是不敢居功，如若令師未對妳生出一種喜愛之心，誰也帮不上你的忙。」

岳湘道：「多謝老前輩對我們指教，但此地不是談話之處，咱們該走了。」

九陰鬼母道：「你們去吧，老身也該回去了。」

岳湘低聲道：「老前輩，咱們交談甚久，我相信必有人在暗中監視。」

九陰鬼母道：「他們聽不到。」

岳湘道：「但他們會追問。」

九陰鬼母道：「好！那就說門主在垂詢幽靈四殺手的事。」

岳湘道：「咱們說法一致，老前輩請在明夜三更時分，在花園中等候我們。」

九陰鬼母沉吟了一陣，道：「你們要小心，門主師父的氣量很小，我担心他們對你們出手。」

岳湘道：「由現在起，我們會對他嚴作防範。」

九陰鬼母道：「希望天佑門主。」

轉身一躍，消失在夜色之中。

青蓮子也匆匆和岳湘回入了地下密室之中。

對這個神秘的組合，岳湘已有了一個大概的瞭解。

同時，也感覺到了自身處境的危險。

他江湖上經驗豐富，對事的看法，自有深入的見解！

青蓮子已被他處事能力和胆氣征服。

她依偎在岳湘的懷中說道：「岳兄，現在我心中很害怕……」

岳湘道：「害怕，害怕什麼？」

青蓮子道：「我越瞭解自己，就越感覺自己的處境不穩定。」

岳湘說道：「蓮兒，這樣，才使你安心。」

青蓮子道：「安心什麼？」

岳湘道：「他對妳，本有着養育之恩，妳背叛他，是為了江湖正義……」

青蓮子接道：「不是，是為了你。」

岳湘笑道：「不管為了什麼？妳在內心上，總會有些不安，對麼？」

青蓮子道：「嗯！」

岳湘道：「現在，這一份不安，可以解除了。」

青蓮子點點頭，道：「岳湘，現在的問題中心，似乎是不在我的身上。」

岳湘微微一笑道：「你說說看，在什麼人的身上。」

青蓮子道：「似乎是在四個幽靈殺手身上。」

岳湘道：「對，頗有見地。」

青蓮子道：「這座仙女廟，也似乎是以訓練這批殺手為主。」

岳湘道：「對，除了那四個幽靈殺手之外，他們仗持的實力並不在仙女廟。」

青蓮子道：「哦！」

岳湘道：「唉！蓮兒，以令師的深沉週密，他對她的舉止行動，根本不放在心上……」

青蓮子道：「這是什麼意思？」

岳湘道：「對你的忠誠與否，完全不予重視。」

青蓮子道：「你這一提，我也有此感了。」

岳湘道：「那是因為妳是一個空頭門主，妳手下，完全沒有配制什麼實力。」

青蓮子道：「對，有一部份人手，好像在羅統的控制之下。」

岳湘道：「現在，除了九陰鬼母之外，連湘西鬼王，也被他們調往別處了。」

青蓮子苦笑一下，道：「一開始，他們却沒有對我存任何信心。」

岳湘道：「所以，你不用對任何事，感到抱疚。」

青蓮子點點頭，道：「我都明白了，岳兄，他們對此地還有留戀的，全是為了那四個幽靈殺手。」

岳湘沉吟了一陣，道：「蓮兒，成敗的關鍵，似乎是也和她們四個有關了？」

青蓮子道：「嗯！」

岳湘道：「蓮兒，我如和她們四個丫頭鬼混在一起，妳會不會生氣？」

青蓮子格格一笑，道：「怎麼會呢，她們已經不是人了。」

岳湘道：「為什麼？」

青蓮子道：「你不知道她們訓練的過程，一百人中，不過有一二個人，能够過去，她們已沒有美醜之感，也沒有是非之念，她們又怎能分辨你這個的男人，是否英俊。」

岳湘道：「蓮兒，我是不知道她們經歷的過程，但她們還保全了父母給予她們的身體，對麼？」

青蓮子點點頭。

岳湘道：「她們肉體很完整，沒有死亡，所以，她們還是人。」

青蓮子道：「雖然她們沒有經過死亡，但她們已經沒有了人的靈性、存亡的，只是一具經歷過煎熬的軀壳，怎麼還能稱為人呢？」

岳湘道：「折磨可以使一個人，變的瘦骨嶙峋，但長時間的休養，可以使人復元。」

青蓮子呆了一呆，道：「岳湘，你發覺了什麼？」

岳湘道：「我發覺了她們正在恢復人的靈性。」

青蓮子道：「可能麼？」

岳湘道：「我不知道，我對這等奇異，慘酷的訓練方式，一無所知，但我發覺，她們並沒有完全的毀滅。」

青蓮子道：「你準備怎麼作？」

岳湘道：「沒有人知道如何開始，也沒有人知道結果如何？我發覺的，只是她們已經慢慢在復元，慢慢的在轉變。」

青蓮子道：「你想和她們如何的相處下去？」

岳湘道：「第一步，我想應該給她們很深刻的印象，使她們的腦際，印上了一些影子。」

青蓮子道：「佔有她們的心靈。」

岳湘道：「嗯，使她們對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青蓮子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岳湘說道：「說說看，你猜的對是不對。」

青蓮子道：「你要和她們相處下去，怕我妬忌，所以，先要我同意，是麼？」

岳湘道：「這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我要你合作。」

青蓮子道：「怎麼合作？」

岳湘道：「她們都有着很好的天賦，她們現在，却很少有分辨能力，她們目下心中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奉命行事，我想把妳的門主的身份，灌輸過去，使她們對妳絕對服從。」

青蓮子道：「這個，只怕很難，她們在一種絕對的控制下，接受令諭，我却不知道控制她們的辦法，也不知道，如何指揮她們。」

岳湘道：「九陰鬼母知道。」

青蓮子道：「那也是有限得很？」

岳湘說道：「有一點脈絡可尋，就行了。」

青蓮子道：「岳湘，這要下很大的工夫了。」

岳湘道：「對，這也是我們唯一的機會。」

青蓮子笑一笑道：「岳湘，放手辦吧！不要顧慮我，我怎會和那些人一般見識呢。」

岳湘道：「哦！」

青蓮子道：「不論她們日後有些什麼成就，不論，你和她們之間，會否培養出特殊的感情，我都不會放在心上，我總認為，她們已經不是人。」

岳湘道：「事實上，她們是人，只不過，她們受到了很大的折磨。」

青蓮子道：「岳湘，不要求證什麼，用你的辦法做吧，我內心中，不會計較什麼，一旦，讓我感受到她們是人，而且，又是很漂亮的女人，那就不許你和她們接近了。」

岳湘道：「你眞的不信她們是人。」

青蓮子點點頭，道：「眞的。」

岳湘道：「你認為他們是什麼呢？」

青蓮子道：「幽靈，她們介於人鬼之間。」

岳湘笑一笑，道：「妳心中有此陰影，和她們處下去，是否害怕？」

青蓮子點點頭，道：「我想，我會害怕，你呢？」

岳湘道：「我不怕。」

青蓮子道：「你眼看到，躺在那裏十幾個不吃不喝的少女，難道一點就不害怕麼？」

岳湘道：「是！因為我對她們的看法不同。」

青蓮子道：「你把她們看成了什麼？美麗動人的少女。」

岳湘道：「病人，她們都有着很重的病，非要早些施救不可。」

青蓮子笑笑，道：「這倒也是，不管你把她們看成了什麼，我都會很放心你，事實上，我還有些希望你把她們娶到身邊來。」

岳湘道：「眞的。」

青蓮子道：「那四個殺手，是病人也好，幽靈也好，但我們目前實在很需要她們的帮助，你如眞的有本領把她們娶到身邊來作我們的護衞，對我們是一樁喜事，而且，對仙女門都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岳湘正容接道：「你有這樣的想法就好了，只要妳同意，咱們就增長了很多的機會，咱們可以走了。」

青蓮子道：「到那裏去？」

岳湘道：「地下密室。」

青蓮子道：「咱們剛從那裏回來。」

岳湘道：「我知道，令師和羅統也知道咱們回來了。」

青蓮子道：「對！我想，他一定派人在暗中監視咱們。」

岳湘道：「迅雷不及掩耳，他絕對想不到咱們現在又回去了。」

青蓮子道：「回去，那不是還留在仙女廟麼？」

岳湘道：「你認為，咱們現在還能够離開這裏麼？」

青蓮子道：「怎麼？離不開了？」

岳湘道：「我相信，令師已經在仙女廟外，佈下了天羅地網，咱們一旦離開，必難逃過，再說，咱們要爭取四個幽靈，也無法離開他去。」

青蓮子道：「你胸懷征服江湖的神機妙算還未說出之前，他不會加害於你。」

岳湘道：「妳認為可能麼？」

青蓮子道：「怎麼，是假的？」

岳湘道：「令師想了很多年，都想不出來，我又怎能想的出來呢？」

青蓮子呆了一呆：「你是騙他的？」

岳湘道：「兵不厭詐，他太聰明，也太奸滑，不是匪夷所思，驚天動地的事，絕對騙不住他。」

青蓮子微微一笑，道：「你騙人機巧，如此高明，可不要把我也騙了。」

岳湘道：「我要騙你，甜言蜜語的，騙你一輩子。」

青蓮子道：「你眞會騙我一輩子，那我也只好認命了。」

語聲一頓，接道：「岳湘，我發現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岳湘奇道：「什麼事？」

青蓮子道：「你比我聰明，所以，我已經決心以後要聽你的了。」

岳湘道：「很好，蓮兒，你蘭心慧質，大概就是你這種人了。」

青蓮子道：「不論什麼事，你盡管放手施為，我不是小心眼的女人，我內心中由衷的承認了你是我的丈夫，我會盡力迎合你。」

岳湘伸出手去，把青蓮子攬入懷中，輕輕親了一下道：「你還未過門，而且，目下還是門主的身份，不要太委屈，有事情盡管吩咐我。」

青蓮子把臉兒偎入岳湘的前胸，道：「以後，我要怎麼樣子稱呼你。」

岳湘道：「叫我岳湘，或是岳大哥，

都好……」

只聽女婢替月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不行的啊！門主要休息。」

聲音很大，有意示警。

青蓮子挺身而起，理一下頭上的散髮，道：「替月，什麼人？」

替月道：「羅總護法？」

青蓮子冷笑一聲，正要發作，却被岳湘攔阻，低聲道：「這個人驕狂自大，但却全無江湖閱歷，爲什麼不利用他呢？」

青蓮子道：「利用他？」

岳湘道：「套套他的話，這個人，可能知道不少機密？」

青蓮子說道：「你可知道，他存心不良……」

岳湘道：「我知道，爲了大計，只好不拘小節了。」

青蓮子道：「你不吃醋。」

岳湘道：「那倒不會，但妳要虛情，可不能認眞。」

青蓮子道：「我的心被你騙光了，那裏還認眞的起來。」

岳湘道：「我先躲起來。」閃身躲入衣櫥後面。

他瀟脫明理，和一般江湖人的處事原則、方法，大不相同。

青蓮子整整衣服，高聲說道：「替月，請羅總護法進來。」

羅統緩步而入，臉上是一片冷厲之色，說道：「一個丫頭，也敢攔我去路。」

如在過去青蓮子一句話就頂了回去。

現在青蓮子微微一笑，道：「羅總護法，怎麼能夠怪她呢？她是爲了表示對我的忠心啊！」

羅統點點頭，嗯了一聲，道：「說的也是……」

回顧了一眼，接道：「岳護法呢？」

青蓮子道：「走啦！」

羅統道：「走了好久？」

青蓮子道：「有一陣了，羅兄找他作甚？」

她忽然叫出羅兄，聽到羅統有些受寵若驚之感，呆了一呆，問道：「妳叫我什麼？」

青蓮子笑道：「這是私室，私室論私情，我叫你一聲羅兄，不錯吧？」

羅統道：「很久沒有聽到妳這樣叫我了。」

青蓮子道：「那是羅兄對小妹有些誤解，咱們巳不是當年的玩泥巴的小孩子，咱們都大啦，在恩師提携之下，我作了門主，你也作了總護法，形式上，咱們都得保持一些尊嚴，對麼？」

羅統道：「對！對！這一點，倒是怪我忽略了。」

這人並非是極難對付的人物，只是有些夜郞自大，不知天高地厚。

「有一件事，我得告訴你！」羅統心中感動，大有迫不及待說出心中隱密的衝動。

青蓮子道：「什麼事？」

羅統道：「岳湘這個人靠不住。」

青蓮子心中一驚，但表面上却點着頭，道：「師父也說過，他是有意混入我們仙女門的，因爲，他想見師父。」

羅統道：「別聽他一套鬼話，說胸懷征服天下的智略。」

青蓮子道：「是假的，以師父的精明，怎會被他騙過。」

羅統道：「他老人家一時失察，如果那岳湘，眞有稱霸江湖的妙計，又怎會和我們談合作呢？」

青蓮子道：「這倒有理，師父可是要你作什麼諭令給我。」

羅統道：「沒有，我只想告訴妳，對岳湘謹愼一些，這個人，詭計多端，十分可怕，老人家巳決定了，今天入夜之前，先處置了他。」

青蓮子略一沉吟，道：「羅兄，爲什麼師父告訴我的，和你說的不同呢？」

羅統道：「師父告訴你些什麼？」

青蓮子說道：「師父告訴我說，岳湘這個人，胸懷大略，他有一個統制江湖的策略，可以立刻使到師父登上武林盟主之位。」

羅統道：「一篇鬼話，師父早巳經看穿他了。」

青蓮子說道：「師父怎的沒有告訴我呢？」

羅統道：「現在，我就要告訴妳這件事。」

青蓮子又說道：「羅兄，師父的意思是……」

羅統接道：「讓妳知道這件事情，這個人，巳經活不久了，不會活過今夜子時，妳千萬不能上他的當。」

青蓮子道：「幸好羅兄早來通知我一聲，如是你晚來一步，我爲了要套他胸中的隱密，可能會上他的當了。」

羅統道：「現在，總算還沒有上他的當。」

青蓮子道：「對！這都是羅兄及時通知之功。」

羅統突然吁了一口氣，道：「蓮兒，你還記得我們過去麼？」

青蓮子道：「我們小的時候？」

羅統道：「對！對！我們小的時候，你還記得麼？你經常和我吵架。」

青蓮子說道：「你也沒有讓過我，對麼？」

羅統道：「兒時回憶依稀，只怪這中間，我們有一段太長時間，沒有見面。」

青蓮子說道：「現在見了，也是一樣了。」

羅統道：「蓮兒，妳今天，對我似是很友善。」

青蓮子嫣然一笑，道：「我對你，本來很友善，只是你對我太壞了，我是門主身份，你不過是個總護法，對我應該十分敬重才對。」

羅統道：「蓮兒，過去的事，我們不用再計較了，現在……」

青蓮子笑一笑，說道：「現在怎麼樣了。」

羅統道：「現在，時猶未晚。」

青蓮子無限嬌羞，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羅統接道：「蓮兒，我會盡全力擁護你，使你成爲眞正的仙女門主。」

青蓮子道：「現在，難道我不是仙女門主麼？」

羅統道：「妳是，但妳有多大的權利

，你心中應該明白。」

青蓮子道：「羅統，你眞的能够改變現狀麼？」

羅統笑一笑，道：「在下沒有，但師父和義父，却有這個能力。」

青蓮子道：「羅兄，咱們算不算師兄妹？」

羅統沉吟了一陣，道：「自然算。」

青蓮子道：「這就是了，咱們既然算師兄妹，你的師父，也就是我們的師父了，我爲什麼不知道你還有個義父。」

羅統有些洋洋得意的道：「這個秘密，你不知道了。」

青蓮子道：「師父雖然很愛護我，但却一直把我當作外人去看，所以，有很多的事，都在瞞着我。」

羅統微微一笑，道：「師父不是瞞妳，只是他別有用心，妳體會不出來呢？」

青蓮子道：「什麼用心？」

羅統道：「唉！妳是聰明人，難道就不會用心想想麼。」

青蓮子道：「羅兄，如是可以告訴我，又何必讓我用心去想呢？」

羅統道：「這倒也是，先告訴你第一個秘密，師父和義父，實則是二而一，一而二也。」

青蓮子心中冷笑，口裏却說道：「羅兄，你把我說糊塗了，怎麼會是二而一，一而二也。」

羅統道：「他們本是兩個人，却以同一個身份，在妳面前出現，此謂二而一，但他們又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所以，一而二也。」

青蓮子點點頭道：「我明白了，對我好一些的，是師父，對我壞一點的是你義父了。」

羅統搖搖頭，道：「兩個老人家都對你不錯。」

青蓮子道：「這眞是個大秘密，我追隨了師父很多年，竟然不知道師父還有一個替身。」

羅統道：「我義父不是替身。」

青蓮子道：「那師父是替身了。」

羅統道：「也不是。」

青蓮子道：「這……」

羅統接着說道：「他們兩個人，是很好的朋友，雖然出身不同，但却交相莫逆，兩個人，外形上合而爲一，統制着仙女門。……」

神情肅然的望了青蓮子一眼，接道：「當然，他們的目的，絕非只爲了統治仙女門。」

青蓮子道：「兩個完全不同的人，怎麼音聲一樣，擧止相似呢？」

羅統道：「蓮兒，師父有一種武功，你大概沒有學過了。」

青蓮子道：「什麼武功。」

羅統道：「傳心術，那是一種既深奧，又詭異的武功，有着不可思議的威力，他可以用傳心術，使兩人心意相同，也可以用此術控制對方。」

青蓮子道：「有這種武功，你學過沒有？」

羅統搖搖頭，道：「沒有。」

青蓮子道：「師父不肯教你？」

羅統道：「這種武功，並非是人人可以學得。」

青蓮子道：「師父說你不太適合學習這種武功，是麼？」

羅統道：「對！對！義父說過，他說，傳心術對我而言，不太適合。」

青蓮子哦了一聲，道：「羅兄，師父可曾交代，如何殺了岳湘麼？」

羅統道：「這個，師父倒沒有交代清楚。」

青蓮子道：「是不是要我下手？」

羅統道：「師父只說今夜一定取他之命，如何殺他，那就不知道了。」

青蓮子道：「此事重大，你要問清楚啊！」

羅統道：「好！我現在就去問，立刻再來告訴妳。」

轉身疾步而去。

望着羅統的背影，青蓮子輕輕吁一口氣，道：「出來吧！」

岳湘閃身而出。

青蓮子道：「你都聽到了，用不着我再轉述一遍了。」

岳湘點點頭，道：「想不到，他們竟然會是兩個人。」

青蓮子道：「其實，我早該知道的，只不過，我竟然忽略了。」

岳湘道：「不論傳心術如何高明，他們究竟是兩個人。」

青蓮子道：「他們的聲音，雖然很像，但多少仍有一些差別，最重要的是，他們對我的態度，有着很大的不同。」

岳湘點點頭，道：「現在，還不算太晚。」

青蓮子道：「這件事情，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安危。」

岳湘微微一笑，道：「妳眞的很關心我了。」

青蓮子道：「人家急的要命，你還有心情說笑，我知道羅統說的實話，他們要今晚上殺你，絕對不會等到明天。」

岳湘道：「現在總算還不太遲，妳還是很早得到了消息。」

青蓮子道：「消息是得到了，咱們要有一個什麼應付之法呢？」

岳湘說道：「貴門中人，最可怕的就是幽靈四殺手，她們那飄忽不定的身法，和那詭異莫測的劍招，實在是叫人防不勝防！」

青蓮子輕輕吁一口氣，道：「岳湘，現在，我們應該如何？」

岳湘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淹，他們要殺我，我不會束手就縛的。」

青蓮子道：「我知道，但我們要如何抗拒呢？」

岳湘道：「蓮兒，有一件事，要妳出面才成了。」

青蓮子道：「你說吧！」

岳湘低聲說出了心中的計劃。

青蓮子皺皺眉頭，道：「他們靠得住麼？」

岳湘道：「桑木和黃鎭山都是身懷絕技的人物，一個是武當名宿，劍法的造詣，巳達了爐火純青之境，至於黃鎭山，聽說巳練成少林寺一十二種絕技，風塵三俠名滿江湖，自非等閑人物了。」

（未完）

八仙門八魔

遠赴孤島報親仇

諸葛青雲・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施老人及其孫女雯兒把藍啓明從驚濤駭浪中救回家中，其時藍昏迷不省，經施姓祖孫兩人悉心看護，藍才甦醒過來。但藍一經調息運功，即覺體內眞氣翻騰，難以控制，他將這情形告訴施，施爲藍診斷，方知藍巧食石蓮漿汁，功力陡增，非其本門正法所能運用。於是叫雯兒以玄陰元氣加以調劑，因此兩得其利。當藍、雯兩人運功互濟將近告成之際，莫邪島島主冷威率衆來襲，雯兒聽到爆炸聲，立即出而迎敵，藍也跟隨而出，但不見雯兒踪跡，便急詢問施，施老人向前遙指……

在雯兒身後，緊跟着一條白色人影。

雯兒的身法，快速已極，才一出林，兩個起落，便越過那塊空地，將近到籬笆外面。

但那白色人影的輕功造詣，似乎更勝雯兒一籌，緊貼在後，宛如附骨之蛀。

藍啓明生恐對方驟下毒手，雯兒有失，急忙一聲大喝道：「雯妹休慌，愚兄來助你打發此賊。」

喝聲中，足尖一點，人已如勁弩離弦，掠出堂屋大門，飛過花圃，射落籬笆外面，將那條白色人影截住。

白色人影「嘿」的一聲冷笑，揮手一掌，便向藍啓明的胸膛擊去。

藍啓明更不客氣，眞力凝處，迅即推出一掌。只聽「砰」然巨響起處，雙方掌力一接之下，那條白色人影，登時被震退兩步。

藍啓明也未趁勢追擊，回顧雯兒，目露關切之意問道：「雯妹，你不妨事吧？」

雯兒旋過嬌軀，伸手輕輕理了一下被風吹亂的秀髮，向藍啓明嬌笑說道：「我沒甚麼，但這老傢伙却可惡得很，明哥且狠狠教訓他一頓。」

藍啓明見雯兒嬌靨之上，紅霞未褪，鼻尖上汗漬殷殷，手中握着一柄冷芒電射的短劍，說話時仍帶嬌喘，遂知她在石陣中獨鬥強敵，勢必十分疲累，不禁好生憐惜地，含笑接道：「雯妹快進屋去陪伴你爺爺要緊，這老傢伙諒他也逃不了。」

雯兒把頭一搖，神態嬌俏說道：「不嘛，我非要看你把這老傢伙揍上一頓才走！」

藍啓明方自含笑點頭，却聽那白色人影，冷冷喝道：「賤婢休要作夢，你就拿穩這小子能奈何得老夫麼？」

喝聲中，又是一股其寒澈骨的強勁掌風疾捲而至。

藍啓明倏地掉頭，迎着來勢一掌擊去，大喝道：「不信你就試試！」

「砰」的又是一聲巨震。

藍啓明覺得對方的這次掌力，竟然大爲增強，直震得自己的一條右臂，起了一陣僵木酸麻之感，不禁心頭一凜。

那條白色人影却較第一次更爲狼狽，「登登登」一連退三步，方能拿樁站穩，不由又驚又怒地，厲聲喝道：「小子休得逞強，有種便再接老夫一掌……」

身形欺處，雙掌齊揚，猛然撲攻過來。

藍啓明這時已知對方的功力不弱，果是勁敵。

但由於兩度運功發掌之故，也發現自己體內眞力，竟然每發一次，便增強一分，綿綿澎湃，彷似長江大河，大有生生不已，用之不竭之感，不由大爲驚喜。

此際，眼看對方再度攻至，遂朗笑起處，身形一飄一旋，極爲輕靈巧妙地，讓過對方一擊，依然回來所站的位置，含笑叫道：「慢來，慢來，我們且把事情弄淸楚，再打不遲。」

那白色人影第三度是全力出手，却仍未能將對方的腳步移動分毫，不由心中寒意頓生，此時聞言之下，冷冷的問道：「小子，你有甚麼事兒要弄淸楚，莫非想對老夫好好瞻仰瞻仰不成？」

藍啓明目光閃動，打量對方，原來是個骨瘦如柴，尖嘴縮腮面色白中透青的白衣老者。

當下，藍啓明哂然一笑道：「尊駕這副尊容，長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却有甚麼瞻仰價值？但本人手下從未殺過無名之輩，故而尊駕若想快點向閻老五報到，就從速報上名來。」

雯兒一旁拍手笑道：「說得好，說得好，喂，老傢伙，你適才的威風到那裏去了？」

白衣老者氣得鬚髮倒豎，厲聲喝道：「老夫古金異，正是從閻老五那裏來的，到要看看你這小子是否有本領送老夫回去，看掌！」

喝聲甫落，雙掌一圈，又復猛攻而至。

這次，他已看出藍啓明不單功力深厚，並且身法更奇，是以出手之勢，已放棄了硬打硬拚的方式，展開一套詭異絕倫的掌法，身形電閃，招式雷奔，將藍啓明圈入了一片如山掌影之中。

藍啓明神態自若，展開師傳絕技「鳳落岐山」身法，在對方如山掌影中，飄忽游走，根本不出手加以反擊。

轉眼之間，古金異已攻出二三十招，雖然招招詭異狠辣，但却絲毫奈何對方不得，甚至於連藍啓明的一絲衣角也沾不到。

掌影飄飄中，藍啓明突然發出一陣朗聲大笑，道：「朋友果然是個沒有甚麼了不起的無名之輩，我也懶得殺你，替我躺到一旁休息去罷！」

笑語之聲歛處，「砰」然巨響隨起，如山掌影登時一歛，古金異的身形，也踉踉蹌蹌倒退而出。

可是，他並沒有聽從藍啓明的命令，躺到一旁去休息，反而神態獰厲地，拿樁一站，目射兇芒，獰視着藍啓明，白中透青的臉上，倏地浮起了一片灰色，那瘦骨嶙峋，形如鳥爪的雙手，也緩緩的提向胸前，指掌間竟漸漸脹大開來………

藍啓明見對方的一雙手兒的指掌，突然漸漸脹大，不由心頭一凜，暗自忖道：「這是甚麼邪門功夫？……」

他心念方起，耳邊又傳來施老人的大聲急呼道：「藍老弟，此人練有『九幽玄冰掌』力，你千萬不可大意。」

藍啓明聞言，雖不知所謂「九幽玄冰掌」力，究竟是那一門派的絕學，但以施老人的口氣如此緊張，可見這種掌力必然十分厲害。

於是，他在心頭微凜之上，護身眞氣即散佈四肢百骸，內家眞力盡聚雙掌之中。

這時，古金異已厲聲喝道：「小子，納命來！」

隨着喝聲，他那業已脹成簸箕大小的一雙掌，便疾推而出，從「呼」然破空銳響中，迸出兩股砭骨裂膚，透體生寒的奇強潛力，向藍啓明當胸壓到。

藍啓明一聲淸叱，雙掌一翻，平胸推出，運足了十成力道，迎着來勢擊去。

但聽一聲懾人心魄的刺耳異響，登時勁氣排空，寒飆四捲，尋丈以內，一片飛砂走石。

那寒飆餘威所及，使站在一旁爲藍啓明凝神掠陣的雯兒，也不自禁地，接連打了幾個冷顫。

她慌忙閃身略避，並向藍啓明、古金異二人，注目看去。

祇見藍啓明屹立當場，臉上神光湛然，雙掌方自徐徐放下，顯然這一招雙方已出全力的硬接硬拚，他仍未落得下風。

古金異也是站在原地，身形並未震退，但臉上的顏色變得灰黯無光，那雙巨掌仍自屈擧胸際，全身不住顫抖，似乎已吃了大虧。

雯兒看得驚喜交集，心念略略一轉，便已悟出勝敗原由。

原來，藍啓明自得雯兒之助，將體內那一股由「萬年石蕊」所化的潛力，轉煉成可以控制由心的「玄陰眞氣」以後，他的功力不單陡增一甲子左右，連本身也具備了玄陰的特性，是以古金異那種陰寒澈骨，能令一般人血髓成冰的「九幽玄冰掌」力，擊在他的身上，根本就不生作用。

反過來，那古金異發出的「九幽玄冰掌」力，因被藍啓明的「玄陰眞氣」所剋，硬給逼了回來，閉住了自身行功脈穴。

在這種情形下，古金異遂自食惡果，全身如墜玄冰，三魂七魄立入九幽之境。

藍啓明輕輕鬆鬆地，擋過對方這狠命一擊，心頭自也略詫。

但他心性聰明，旋即悟出個中原委，不禁喜心翻倒，十分感激地，瞥了雯兒一眼，隨即目注古金異叱道：「古朋友，你這是自作自受，與在下無涉，還不快找個地方挺屍去……」

話聲未畢，祇聽「砰」然一響。

那古金異突然全身僵直地，仰跌下去，七竅中各流出一縷紫黑色的瘀血，寂然不動，氣絕死去。

藍啓明看得心驚，暗自忖道：「想不到這『九幽玄冰掌』力，如此厲害，我若不是由於巧遇奇緣，練成『玄陰眞氣』的話，則這時七竅流血，倒在地上之人，便不會是古金異了：：」正思忖間，「轟轟轟轟」又是一連幾聲爆響傳來。

祇見那片竹林之中，此際火光亂閃，枝葉紛飛。接着，電也似的縱出了七條人影，飛撲而來。

藍啓明心頭一震，側顧雯兒叫道：「雯妹快回去照顧你爺爺，讓我來對付他們。」

雯兒這時也知道情勢緊張，讓祖父獨守屋中，委實放心不下。

她秀眉挑處，向藍啓明叮囑道：「明哥小心，如果情形不對，便馬上退進屋來，叫他們嚐嚐我爺爺的厲害。」

說完，嬌軀一晃，越過籬笆而去。

她剛一走開，那七條人影便相繼縱落了當場。

藍啓明注目看去，在這七個人中，祇認得出「莫邪島主」冷威，和「秘魔莊」的大總管「皓首陰煞」西門韋，其餘五人，却是一個也未見過。

冷威等人到得近前，發現古金異倒在地上，遂顧不得先找敵人，慌忙圍攏去察看究竟。

一看之下，發現他已氣絕身亡，俱不由大吃一驚。

因爲這古金異的武功，在他們七人之中，雖非第一，也在前二三名以內，如今竟在短短時間，被人擊斃當場，則對方的武功，豈非高得太以駭人？

「皓首陰煞」西門韋霍然地抬頭，冷喝一聲：「是誰殺了古大先生？」

藍啓明平靜答道：「是我。」

西門韋站起身來，冷哼一聲，目光如電地，朝藍啓明左右及身後掃視了一遍，然後注定藍啓明，冷笑道：「會是你麼？」

藍啓明朗聲一笑，說道：「不錯，西門大總管是否有所懷疑？」

這時，冷威等人也都站了過來，各人的臉上，俱流露出懷疑神色，顯然和西門韋一樣，不相信這個年甫弱冠的少年，竟能擊斃了功力深厚，更練有獨門絕學的古金異。

但事實上只有這一人在場，若不是他，又是誰呢？

冷威乾咳一聲，對藍啓明抱拳道：「藍大俠別來無恙，怎不見韓大俠等同來？」

藍啓明面帶微笑地，還了一禮道：「區區怎敢有勞冷島主關注，我韓四哥等……因另有要事，暫時不能來此與閣下相晤。」

冷威自從在「秘魔莊」中，與韓劍平結下仇怨之後，心目中頗把韓劍平視爲勁敵，故而這時便自然而然地，猜想古金異可能是死在韓劍平的手中，遂用說話加以試探。

不想藍啓明並非笨蛋，竟故意在言語之中，略爲含混，遂使冷威心中，更覺得韓劍平等，似乎便藏在附近。

冷威既有這種懷疑，那西門韋何嘗不是一樣，他目光微轉，又復凝注藍啓明，嘿嘿冷笑道：「不錯，老夫就是不相信藍朋友會有這大本領，難道……」

另一個黑衣老者截口重重「哼」了聲，跨前半步，對冷威拱手道：「島主何必與這小賊多費口舌，不論他有甚麼人物撐腰，且讓屬下收拾下來，正主兒便自然出現。」

冷威頷首道：「此人在輕功身法方面，頗有火候，熊壇主小心一些。」

黑衣老者應了一聲，霍地旋身，指着藍啓明喝道：「小輩快過來，讓本壇主送你回姥姥家去。」

藍啓明見這黑衣老者，年過半百，生得獐頭鼠目，相貌猥瑣，不由冷冷一笑，哂然道：「瞧你這份長相，居然也敢口發狂言，快把姓名履歷報來，看看你够不够資格在本人掌下領死。」

黑衣老者聞言，氣得把頷下的山羊鬍子翹了兩翹，大聲喝道：「本壇主熊奇愼，掌領『莫邪壇』，小輩，拿命來吧！」

身形電閃，雙掌齊揚，十指如鉤地，向藍啓明當胸抓到。

藍啓明朗聲一笑，腳下微錯，身形飄處，

橫移三尺。

那知……

熊奇愼陰森冷笑，雙臂伸縮之間，竟暴長盈尺，如影隨形，緊躡而至。

藍啓明料不到這老者貌不驚人，却具有如此詭異手法，與絕頂輕功，眼看對方指尖，已堪堪觸及腰際，勁銳指風已透過衣衫，不由大吃一驚，急忙一吸丹田眞氣，將肌肉陡地一縮，脚下接連幾個廻旋，這才以一髮之微的間隙，讓開這致命一擊。

熊奇愼得理之下，那肯讓人，口中嘿嘿冷笑道：「小輩，你且看看本壇主的『追魂神抓』，够不够資格要你的小命？」

笑語聲中，雙手更是伸縮如電，奇招迭施，一抓緊似一抓，連綿攻向藍啓明週身要害大穴。

藍啓明心神略定之下，師門「鳳落岐山」身法，也自施展開來，並朗聲笑道：「這種猴兒手法，也配稱爲『神抓』？且讓你試試本俠『生死手』的滋味。」

笑聲甫住，絕學驟施，他這七十二招「碧梧飛鳳生死手」施展之下，果然奇奧非凡，儘管熊奇愼的「追魂神抓」，招式如何詭異？攻勢如何迅厲？依然擋不住藍啓明的一雙妙手，處處都有了漏洞，露出空隙。

熊奇愼又驚又怒以下，忙把招式一緊，打算改攻爲守，等到看清對方這套玄妙手法的路數，再行相機搏敵。

這種打算不壞，可惜遲了一步。「碧梧飛鳳生死手」所幻的漫天掌影之中，響起藍啓明一聲淸叱：「躺下！」

熊奇愼發現對方右掌已隨聲按到自己左脅之上，情知危機難解，但仍作最後掙扎，猛然吸氣，上半身陡然一縮，一手護胸，一手反鈎過來，五指箕張，閃電般扣向藍啓明右腕脈門，並冷笑喝道：「你在放……」

「你在放屁」的最後一個「屁」字，尚未說出，藍啓明突地右肘一縮，讓過他的一抓，中指略屈微彈，一縷銳風，立時射中了他的痳穴。

熊奇愼全身一軟，含糊地哼了半聲，便自栽倒地上。

藍啓明整整衣襟，掃了冷威等人一眼，笑道：「還有誰不服氣，趁早滾出來吧！」

西門韋「嘿」的一聲冷笑，跨前兩步，挑眉說道：「看不出你還眞有幾手，老夫倒要領教領教了。」

藍啓明笑道：「大總管要來領教，在下自是歡迎得很，不過……這位冷島主算起來還與貴莊有點糾葛，不知大總管因何反與他合作，前來惹事生非？」

西門韋冷笑道：「這原因你也不配問，你既然傷了古大先生，我便有足够的理由要你償命。」

藍啓明詫道：「這姓古的老頭，是西門大總管的甚麼人？」

西門韋獰笑道：「是我家堡主的哥哥，小輩，你拿命來吧！」

喝聲一落，奇招迭施，雙掌迅如閃電地向藍啓明攻去。

藍啓明閃身讓開，大笑說道：「原來如此，本俠總算撈回一點利息，還有少許差額，就拿西門大總管加以補充便了。」

笑語聲中，指掌齊施，連連進襲。

西門韋厲聲喝道：「只要你有本領，本總管可以連本錢都還給你。」

他一面發話，一面運足十成功力，迎着藍啓明來勢，猛然擊去。

「砰砰」兩聲暴响，雙方掌力一合，如擊敗草，勁氣四漩，寒飇電捲各自倒退了一步。

這一招硬拚下來，表面上看似是平分秋色，功力悉敵，但寒天飲水，冷暖自知，西門韋以自己這雙掌之上，已用了十成功力，仍未能將對方擊倒，不禁心頭一凜，而藍啓明方面，雖然未曾用足全力，但也試出這位「秘魔莊」的大總管的功力，竟然較古金異還勝一籌，不由暗暗驚奇，多加了兩分戒意。二人心念電轉，身形復合，已各自出招進攻。

西門韋這時情知在功力方面勝不了藍啓明，遂不敢絲毫大意地，將平生絕學，一百零八手「天罡地煞掌法」展開，揮拍出詭異陰損無倫的漫天匝地掌影，一面守住門戶，一面凌厲地着着搶攻。

藍啓明睹狀，明白對方已有了警惕之心，在這種情形以下，甚難速戰速決，當下，一面施展「鳳落岐山」身法，游走於西門韋的詭異凌厲掌招之中，一面運功聚勁於掌指之上，準備一遇空隙，立下殺手……

瞬息之間，場上只見掌影繽紛，寒雲四合，已分不出西門韋與藍啓明的影子。

冷威在一旁目光亂閃，惡念頓生。

因爲，他這時已深信藍啓明並沒有虛聲自誇，古金異確係被他擊斃，那麼，換句話說，韓劍平也眞的不在此地，此際屋中的確只有仇人祖孫兩個，並沒有其他的幫手。

若照當前的情勢看來，就算藍啓明勝得了西門韋，也必須在數十招以後，而在這段時間當中，他是決無法脫身出來攔阻，也就是說，這正是自己攻敵報仇的一個大好機會。

冷威忖念及此，惡念一生，立卽側顧身旁的一個青袍老者，一使眼色，然後掉頭吩咐站在背後的兩名黑衣大漢道：「攻進屋去！」

兩名黑衣大漢齊齊應了一聲，各使兵刃，雙雙一晃身形，斜掠而起，竟從竹籬上空飛越過去……

冷威和那青袍老者也一齊隨後縱起，高飛在兩名黑衣大漢的上面。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兩名黑衣大漢的身形，剛一飛越竹籬上空，陡聽「嗤嗤」連聲，那一列竹籬，竟自拔地激射而起，織成一道交义的箭牆，密佈空際。

那兩名黑衣大漢驟不及防，登時都被那列激射而起的竹籬射個正着，胸腹之間給那勁銳的竹枝透穿，雙雙慘叫一聲，立卽氣絕身亡。

冷威和那青袍老者同時身形一沉，竟齊落在這兩名黑衣大漢的身上。

這兩名黑衣大漢雖已死去，但身子前縱之勢並未停頓，而冷威和青袍老者就借着他們的身子作了擋箭牌和踏脚的跳板，安然越過了竹籬構成的箭牆。

「砰砰」兩聲，那兩名黑衣大漢的屍體飛過了竹籬之後，又飛出了兩三丈，其勢已衰，立時墜落花圃上面。

就在他們的屍體剛一觸及地面之際，只「刷」的一聲，那盛開的花卉之間，突然拋起百數十條細繩，將兩個黑衣大漢的屍體牢牢地纏住。

冷威和那青袍老者早已足尖一點脚下黑衣大漢的屍體，疾掠而起，雙雙飛越過花圃，搶進屋中。

且說藍啓明被西門韋的「天罡地煞掌」罩住，眼看冷威和青袍老者犧牲了兩名同黨，攻進屋中，自己一時間無法脫身阻擋，不由又急又怒，大喝一聲，雙掌齊揮，蓄勁驟發，猛然擊出。

西門韋人稱「皓首陰煞」，不但武功陰損狠辣，且爲人也是陰險無比，此時見藍啓明情急拚命，那肯和他硬拚，冷笑一聲，身形連避，已自閃讓開去。

藍啓明更不怠慢，就在這空隙微露之下縱

身而出，却聽一聲暴喝：「小子往那裏走？」

祇覺一股强猛罡勁襲擊過來，眼前寒芒電耀，那餘下來的那一個青衣中年漢子，已劍掌齊揮，將去路擋住。

藍啓明大怒道：「鼠輩以多爲勝，滾！」

身形一晃，讓過劍鋒，隨卽右掌迅卽猛劈而出。

「砰」然一聲，青衣中年漢子登時被震得踉蹌倒退，嘴角溢出一縷鮮血，左掌軟軟地垂了下來。

就在藍啓明一掌傷敵，身形微頓之際，耳聽一聲陰笑，目光一暗，又復被西門韋的一片掌影罩住。

藍啓明這時已然急怒攻心，那還講甚麼客氣，雙掌運足全力，「呼呼」連環疾掃過去。

一輪猛攻之下，立時逼得西門韋臉色鐵青，鬢髮蝟張，脚下連連倒退，招架不住……

那名青衣中年漢子見狀，深深地吸了幾口氣，穩住胸中翻騰的氣血，一挺掌中長劍，從藍啓明背後夾攻而至。

藍啓明雖然不將這青衣中年漢子放在眼內，但腹背受敵，到底也要分去一部份心神，而西門韋則登時壓力一輕，掌法又恢復凌厲的攻勢。

此來彼往，一進一退，三人混戰一起，殺得月色無光，難分勝負。

就在這時，陡地從屋中傳來雯兒的一聲尖叫：「惡賊，你敢傷我爺爺？我和你拚了！」

藍啓明聞聲，不禁心頭一震，故意露出吃驚之狀，手下略爲一慢，漏出一綫空隙。

西門韋一聲獰笑，一掌護胸，一掌從這空隙之中，用足全力，攻了進去，口中獰喝道：「小子，躺下！」

藍啓明左掌一圈，立將空隙封住，右掌運足功力，大喝一聲，一式「丹鳳朝陽」，猛然劈出。

「砰！」

一聲巨響起處，西門韋厲吼一聲，脚下「蹬蹬」倒退了兩步，張嘴噴出一口鮮血，「噗」地跌坐在地上。

藍啓明身形也震得晃了一晃，拿樁不住，倒退而出！同時，陡覺一縷劍風，從背後疾刺而來，當下，眞氣一沉，一式「風曳桐枝」，上半身一側一折，霍地擰腰，左袖一捲，右掌一推，叱道：「滾！」

那青衣中年漢子以爲對方身形被震得倒退之際，必不能躲過他這暗襲的一劍，却沒料到對方臨危不亂，身法奇絕、奇快，快得他連念頭都未轉，長劍已被衣袖捲住，同時一股奇强大力壓上身來，頓時，胸前如受千斤重錘一擊，禁不住悶哼一聲，一鬆手，「砰」然仰跌地上，昏絕過去。

藍啓明抖袖摔落長劍，足尖一點，身形疾掠而起，猛提一口眞氣，一飛七八丈，朝茅屋縱去。

他剛自飛越過花圃，在空中已瞥見雯兒手舞短劍，在大門口與冷威和那青袍老者奮力拚鬥，招式身法，已顯得散漫無章，分明馬上就要落敗。

藍啓明見狀，趕緊揚聲喝道：「雯妹休慌，愚兄來也！」

雯兒此時已是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但一聞藍啓明語聲之後，却立時精神大振，短劍霍霍，劃起道道青虹，將冷威和青袍老者的攻勢擋住。

冷威早就聽到西門韋的怒吼，如今又聞得藍啓明的喝聲，情知西門韋業已凶多吉少，不由暗吃一驚，心念電轉之下，遂與青袍老者略打暗號，竟然雙雙虛發一掌，疾躍而起，分頭破空飛遁而去。

藍啓明大喝一聲：「惡賊休走……」身形騰處，凌空轉折，便欲向冷威追截過去。

此時却聽雯兒急聲叫道：「明哥快來，我爺爺受傷了。」

藍啓明大吃一驚，顧不得再追冷威，慌忙空中變式，沉身落地，搶步馳前問道：「施老前輩怎樣了？」

雯姑娘尙未開口，陡聽空際傳來一聲陰森冷喝道：「藍朋友，本島主饒你多活兩天，好替施老賊收屍，嘿嘿！我們之間的這筆帳兒，且留待日後再算！」

藍啓明平素雖口角上向不饒人，此時却無心與冷威鬥嘴，「哼」了一聲，便携了雯姑娘的手兒，進入屋中，並吩咐她將燈點亮。

燈光搖曳之下，祗見施老人盤膝坐在地上，臉色灰敗，雙目微閉，渾身不住微微顫抖。

藍啓明伸手一摸，覺得觸指之處，奇冷如冰，不由大聲叫道：「老前輩是中了那冷威的『九寒晶砂』！」

施老人無力地點了點頭。

藍啓明頓覺腦中轟的一聲，全身皆震，忙對雯姑娘道：「好好看顧你爺爺，我去去就來了。」

說完，縱出大門，振臂騰空而去。

他越過竹籬邊界之際，瞥見地上只蜷伏着那青衣中年漢子及古金異的屍體，而西門韋却業已失去踪跡。

藍啓明情知是被冷威救走，當下更不怠慢，一連幾個起落，朝着河邊的方向急急追去。

這時，那竹陣和石陣，均已被炸毁，絲毫不生作用，藍啓明一掠而過，眨眼間，來到沙洲岸邊，停步閃目一看。

冷月幽光之下，只見浩蕩無際的水面上，遙現一點帆影，正迅快地越去越遠。

藍啓明估計彼此距離，最少也在百數十丈以外，情知無法追趕，不由急得連連頓足，心中暗道：「怎麼辦……怎麼辦？……」

驀地，他腦際靈光一閃，不由暗罵自己太以胡塗，怎麼擱着現成的罕世靈藥，不加運用，反而打了這個追趕冷威，向他索取解藥的笨主意……

念頭動處，轉身疾返，向雯姑娘說道：「雯妹，我身上的東西呢？」

雯姑娘正急得雙淚交流，聞言不禁愕然問道：「都被我爺爺收起來了，你這時却問這話則甚？」

藍啓明急道：「快去拿來，裏面有罕世靈藥，可以救你爺爺。」

雯兒大喜，應了一聲，匆匆奔入臥室，取出內盛藍啓明身邊之物的一個包袱，向他遞過去。

藍啓明一面解開包袱，一面向施老人叫道：「老前輩，晚輩這裏有一瓶得自『逆天魔醫』施不施的『逆天神散』，功能起死回……」

「起死回生」中的最後一個「生」字，尚未出口，施老人陡的全身一震，顫聲接口道：「甚麼？……你……你說甚麼？」

藍啓明道：「晚輩有瓶『逆天魔醫』施不施秘煉的『逆天神散』，可以解祛老前輩所中『九寒晶砂』的陰惡毒力。」

施老人聞言，突把雙目一睁道：「施……施不施？……」

藍啓明應道：「正是，此人醫道通神，所煉靈藥，極有功效，老前輩不妨一試。」

施老人出人意料地搖頭說道：「我不吃他的藥。」

藍啓明道：「晚輩以前也吃過冷威的『九寒晶砂』苦頭，幸虧服用了『逆天神散』，才把性命保住，故而此藥確具實效，老前輩不必

懷疑……」

施老人一咬牙關，恨聲說道：「老夫寧願身遭慘死，也不吃他的藥……」

雯姑娘「噗」的一聲，跪了下來，摟着施老人哭叫道：「爺爺……爺爺，你怎麼啦？」

施老人意存憐愛地，望了愛孫一眼，目光再轉注藍啓明道：「煩老弟在我『隱白』、『厲兌』、『天樞』、『府舍』、『雲門』等五處穴道上，用七分指力點上一點如何？」

藍啓明依然運指，點了這五處穴道。

施老人穴道被點後，精神立即好了一點，臉上也有了生氣，他緩緩掃了雯兒和藍啓明一眼，苦笑道：「你們心中定很奇怪，我爲何不肯服用『逆天魔醫』施不施所煉靈藥是麼？」

藍啓明和雯姑娘同時點了點頭。

施老人目注藍啓明道：「在我未說明原因以前，老朽想先請老弟答應我一件事情，不知老弟是否……」

藍啓明慨然接口道：「老前輩有甚麼話兒，請儘管吩咐就是，只要晚輩力能所及，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施老人含笑頷首，又望了雯姑娘一眼，向藍啓明揚眉問道：「老弟，你喜歡她麼？」

藍啓明沒料到施老人會有此一問，不由俊臉通紅地，訥訥答道：「這個……這個……」

他「這個」不下去了，終於，赧然點了點頭。

施老人又看着雯姑娘笑道：「雯兒，你……你呢？」

雯姑娘相當大方地把頭一點，然後神情焦急地道：「爺爺，在這時候，你提這事兒，作甚麼嘛？趕快把明哥的藥兒服下。」

施老人搖了搖頭，伸手握住雯姑娘的玉手，遞給藍啓明，莊容說道：「老朽只有這個孫女，現在把她交託給你，望你今後好好照顧她，老朽縱在九泉之下，也感激不盡的了。」

藍啓明雙手握着雯姑娘那雙頗覺抖顫的纖纖玉手，正色朗聲說道：「照顧雯妹，乃晚輩義不容辭之事，但老前輩適才所說最的兩句話兒，晚輩認爲……」

施老人不讓藍啓明再說下去，便沉聲問道：「你可知道『逆天魔醫』施不施是老朽的甚麼人？」

藍啓明聞言，心中雖已猜着了幾分，但口中却不便說出，只好支吾說道：「這……這……晚輩不……不敢妄測……」

施老人苦笑接頭道：「他就是老朽的嫡親胞弟。」

此言一出，藍啓明因已在料中，還不怎樣，雯姑娘却「啊」了一聲，急急說道：「他既是雯兒的叔祖，那不更好了麼？爺爺爲甚麼竟不願意吃他的藥呢？」

施老人長長嘆了口氣，目注雯姑娘，表情沉痛地道：「這個孽障，他他……就是殺害你父母的兇手，爺爺之所以落到今天這等地步，也……也……是他的罪惡！」

這幾句話兒，使藍啓明聽得目瞪口呆，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雯姑娘更是跳起身來，急急問道：「這……這……這怎麼會呢？爺爺，你從來也不曾對雯兒說過，我的爸爸媽媽，是被人殺死的啊！這……這……這究竟是甚麼回事？」

說着，「噗」地又跪下嬌軀，搖撼着她祖父的膝蓋，急急問道：「爺爺，請你快告訴雯兒，究竟是怎麼回事？」

施老人伸出微顫的手兒，輕撫着愛孫肩頭，滿面痛苦神色，嘴唇抖動着，却說不出半句話來。

藍啓明連忙一拍雯姑娘香肩，先使她略定心神，再復沉聲說道：「雯妹快請安靜下來，須知你爺爺如今是萬萬不能再禁受任何强烈刺激的。」

雯姑娘聞言，也知事關重大，不能衝動，以增加爺爺的刺激，遂勉力抑制悲痛情懷，不再開口。

施老人似慢慢平復過來，長嘆一聲，目注藍啓明道：「那施不施在江湖中，是否以醫術專長？」

藍啓明點頭道：「不錯，此人確有生死人而肉白骨之能，可惜醫德欠佳，故而才有『逆天魔醫』之號。」

施老人道：「你可知道他的醫術，是從何處學來的麼？」

藍啓明搖了搖頭，表示不知。

施老人沉痛地說道：「他那一身絕世無雙的醫術，乃是殺害了兩條性命，和犧牲了老朽的一身功力而得，唉！言來眞是痛心……」

語音微頓，喘了口氣兒，續道：「此事發生於十五年前，雯兒才僅一歲，老弟也恐尚未踏入江湖，那時候，我施家則以醫術及武功，在武林中獨樹一幟，尤其以醫術方面，可算天下第一。但本門中歷代規條，規定武功可以大家學習，而醫術則傳長不傳次，傳媳不傳女，老朽因是長子，因此本門至寶的一冊醫術秘笈，便由我保管研習，直到雯兒之父，也就是我的獨子，成婚之後，方按例移傳下去……」

施老人頓了頓，續說下去：「誰知施不施這孽障，眼見無望學習秘笈上的醫術，竟然生了惡念，趁着雯兒週歲，合家歡宴，大半均有了酒意之際，先下手暗算老朽，再向雯兒之父强索秘笈，雯兒之父當然不允，雙方反臉動手，雯兒之母也加入戰團，結果雙雙慘遭毒手，秘笈也被奪去……」

雯兒聽得淚流滿面，悲聲問道：「爺爺，你那時爲何不帮我爸爸媽媽……」

施老人嘆道：「爺爺那時遭暗算，只賸奄奄一息，怎麼還有力量去帮助你的父母？」

藍啓明道：「據晚輩所知，施不施的爲人行事，十分狠毒，那時他爲何不下毒手把老前輩暨雯妹一齊殺害，以絕後患呢？」

施老人哼了一聲道：「他暗算老朽之後，以爲我必死無疑，便匆匆離開，去向雯兒之父强奪秘笈，但忽略了本門醫術，何等神妙，老朽待他去後，立即掙扎起來，服了三種秘製靈藥，將這條業已瀕於死亡的性命，暫時加以保全……」

雯兒叫道：「爺爺既能行動，就該去救我的爸媽才對」

施老人搖頭嘆道：「那時我仗持藥力，從表面看來，似乎業已復元，但實質上却根本無法和他動手，不過，總算由此一來，把他嚇走，保存了你的一條小命，但你父母，却已回天乏術，唉……這也是命中註定的一場刦數！」

雯兒咬牙切齒地，厲聲說道：「我就不信甚麼刦數，我非要找到施不施那惡賊，抽他的筋，剝他的皮，把他碎屍萬段不可！」

藍啓明聽得一陣欷歔，向施老人問道：「遭此變故後，老前輩便帶着雯兒妹離家隱居於此麼？」

施老人搖頭答道：「老朽將雯兒父母的後事料理之後，心中怒極，亟欲報仇，但一來我性命雖保，內傷却重，必須於極短時間內，以特殊靈藥調治；二來雯兒剛剛週歲，如何放心交人寄養，於是，只好暫時放下尋那孽障報仇之念，帶了雯兒，連夜趕往『莫邪島』，採取島上的特產靈藥，煉丹療傷。」

藍啓明恍然道：「原來老前輩與冷威之間，就是在那時候結下樑子？」

施老人點頭道：「我獲得藥物之後，爲了配煉方便，遂就便隱居此處，誰知等靈丹煉就

，在時間上仍嫌遲了一點，內傷雖愈，一身功力却迅速衰退下去，使得復仇之念成爲泡影，只好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雯兒的身上了。」

雯兒拭淚道：「爺爺，你爲甚麼不把這事情早點說出來，我豈不早就可以去把那惡賊宰了！」

施老人嘆道：「傻丫頭，你目前功力，因沾了你明哥的光，雖已增進不少，但恐仍非施不施惡賊之敵，倘若你便前去尋仇，豈非平白斷送一條小命麼？」

藍啓明朗聲道：「老前輩請放心，晚輩願誓死相助雯妹，報此大仇！」

雯兒叫道：「不，不，不，我要親手殺此惡賊！」

施老人望了望雯兒和藍啓明，臉上浮起一絲安慰的笑容，頷首說道：「藍老弟有此一語，老朽可以含笑九泉的了……」

藍啓明急道：「老前輩可以不死，只……只要你肯……」

施老人沉聲接道：「不行，我若吃了他的靈藥，得而苟活，便等於受了他的恩惠，我還能要你們去報仇麼？」

藍啓明皺眉道：「這靈藥既是晚輩從他身上盜來，便可算是晚輩之物，老前輩又何妨服用？」

施老人意志堅決地，搖頭道：「無論如何，總算是他的東西，我縱然落得身化膿血，也不要吃。」

藍啓明見他口氣如此堅決，便知無法再勸了。

可是，他偶一側顧，接觸了雯兒那兩道充滿懇求意味的秋水眼神，又不禁眉峯深聚，心中動念。

他覺得「勸」既無效，似乎只有「逼」之一途……

但如若動手强逼此老，服下「逆天神散」，於情理上是否可行？結果方面又……

藍啓明念轉百遍，終於覺得權衡輕重之下，還是先逼施老人服下「逆天神散」，解除所中「九寒晶砂」奇毒，以保全他的性命要緊。

於是，他出手如電，突然點了施老人的麻穴，一手撬開牙關，將那瓶「逆天神散」，迅速傾入口內。

那知……

「逆天神散」入口不久，施老人陡地眼珠怒突，厲叫一聲道：「好個狠毒的孽障……」

接着便全身一陣抽搐，眼耳口鼻之中，黑血狂湧而出……

藍啓明大吃一驚，趕緊把「逆天神散」的玉瓶拿開，同時解了施老人的穴道，急聲大叫：「老前輩……老前輩……你……你……你怎麼樣了？」

雯兒更嚇得花容失色，緊抓住施老人的肩頭，連連搖撼叫道：「爺爺……你……你怎麼了，不要嚇壞雯兒啊……」

任憑她如何叫喚，施老人毫無反應。

藍啓明急忙伸手，一探施老人的鼻息，登時腦中「轟」的一聲，全身如受雷殛地，顫聲叫道：「老前輩，是……是……是我害了……你……」

叫聲中，猛然揮掌，反手朝自己的天靈百會死穴拍去。

這種突如其來的舉動，慌得雯兒忙不迭撲過身來，抱着藍啓明的右臂，悲聲道：「明哥，這……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眞眞急死人了！」

藍啓明被雯兒抱住右臂，只得頹然垂下手來，心中一慘，低聲說道：「是……是我把你爺爺害……害死了……」

雯兒驚叫一聲，轉身察看，才發現祖父果已氣絕身亡，不由心膽皆裂地，哭叫了聲「爺爺」，便自急暈過去。

藍啓明此時眞是五內如焚，欲哭無淚，只好强忍心中悲痛，抱起雯兒，在她背心上一陣推拍。

好不容易，雯兒悠悠醒轉，雙眼無神地望着藍啓明，茫然說道：「這……怎……麼……會呢？這……這怎麼會呢？」

藍啓明咬牙切齒地，恨恨說道：「想不到施不施在這『逆天神散』瓶中竟裝了穿腸毒藥，只怪我愚昧無知，上了他的當，以致將你爺爺害死！」

雯兒大叫一聲，霍地跳起，幾乎把十枚指甲，都刺入掌心地，握拳叫道：「殺，殺，我不殺這惡賊，誓不爲人！」說至此處，忽地一把抱住藍啓明，放聲大哭道：「明哥，我不怪你，但你千萬莫再尋死，丟下我一個人啊！」

藍啓明此際猶如萬箭穿心，把滿口鋼牙，咬得順着嘴角流血，口中却說不出半句話來。

雯兒哭了一陣，突然止住悲聲，一躍而起，拉着藍啓明道：「走，明哥，我們去殺死施不施那惡賊……」

藍啓明見狀，知道雯兒急怒攻心，神智已亂，若不設法使她慢慢安靜下來，後果不堪想像。

當下，他一定心神，柔聲說道：「雯妹，施不施那惡賊，在桐柏山施家堡，有家有業，不怕他飛上天去，目前似乎還是先爲你爺爺料理後事要緊。」

雯兒呆了一呆，回頭望了祖父屍體一眼，跪將下去，哀哀痛哭。

藍啓明追念施老人救命之恩，更加上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歉疚心情，也不禁熱淚紛披，同聲一哭。

最後，還是藍啓明首先止淚，輕撫雯兒香肩，低聲勸道：「雯妹，不要哭了，若是過於悲痛，傷了身體，還怎樣尋那惡賊報仇呢？趕快起來，送你爺爺入土安息吧！」

提起「報仇」二字，果然比千言萬語的勸說都靈，雯兒頓時止住悲聲，站起身形，拭淚說道：「好，我們把爺爺給安葬了，就去找那惡賊報仇！」

兩人就在門外花圃中掘了個坑穴，拆下門板，作副棺木，將施老人盛殮入土，立了個墓碑。

諸事停當了後，一輪紅日，早自天邊湧出了。

雯兒一直默默跟着藍啓明作事，不曾再流過半滴眼淚。

藍啓明知她心中充滿仇恨，多勸無益，故而也不開口。

果然，墓碑才一立好，雯兒便連聲催促道：「走吧，我們去找那惡賊！」

藍啓明携了她的手兒，進入屋中，陪着雯兒坐下，向她滿面誠懇神色地，低聲說道：「雯妹，我們在離開此地，去尋那惡賊之前，我有幾句話兒，要請你靜心體會才好。」

雯兒詫然道：「是甚麼話兒？竟有這般重要？」

藍啓明莊容道：「我知道你這時的心中，充滿了悲痛仇恨，一心一意只是想着要去找那惡賊報仇，其他意念則全蕩然而空是麼？」

雯兒默然點了點頭。

藍啓明道：「你這種現象，是非常危險可怕的，須知我們一離開此，踏入江湖之中，便免不了要和江湖上的各種人，和各種事，發生關係，而江湖人事的奸詐詭惡，根本無法預料，故而，你必須把滿腔仇恨悲痛，暫藏心底，不要讓它影响你的智慧精神，才可保持靈敏身心，去應付一切，否則的話，不等你把仇人找

到，可能就被江湖中的險惡風浪吞噬掉了。」

雯兒嘴角微披，「哼」了一聲道：「管它呢！只要有人對我打甚麼壞主意，我就把它殺掉！」

藍啓明道：「這辦法固然不錯，但如果你以充滿仇恨的眼光看人，怎樣分辨得出誰好誰壞？難道你踏入江湖後，便見人就殺不成？」

雯兒一怔，吶吶道：「這……這個……」

藍啓明正色道：「所以，我要你務必收斂仇恨，保持靈智，才可適應千變萬化的險惡江湖，希望你能細心體會才好。」

雯兒默然片刻，嘆了口氣，無可奈何地道：「好罷，我就聽你這一遭，如今你是準備怎樣帶我去找那惡賊？」

藍啓明略一沉吟，說道：「施不施在桐柏山有家有業，找他並不爲難，但我認爲冷威那廝，算起來也是害你爺爺的兇手，我們不如到『莫邪島』去先把他殺了，然後再去桐柏山施家堡，找施不施算帳，這樣豈不省得來回奔波，你看好是不好？」

雯兒想了一想道：「反正他們都該死，先殺那一個都是一樣。」

藍啓明道：「雯妹既然同意，那就快去收拾些隨身換洗衣服，我們立刻動身起程。」

雯兒依言，進入臥室，檢了幾件衣服，和一些值錢東西，打個包袱。

藍啓明也將自己的東西收好，特別把那隻偽裝「逆天神散」，其實是穿腸毒藥的小玉瓶，用布包好，藏入懷中。

收拾停當，走出大門，雯兒跪伏在祖父墳前，悲聲禱祝道：「爺爺，雯兒這就要去找那惡賊報仇，希望爺爺的在天之靈，保佑雯兒能親手殺了那惡賊，爲爺爺暨我爸爸媽媽，報仇雪恨！」

藍啓明也在旁跪下，默禱一番，扶起雯兒，離開這使她傷心斷腸之地。

這時，二人無心再理會古金異和那青衣中年漢子的屍體，直朝沙洲岸邊走去。

雯兒尋着了自己的漁船，載了藍啓明，渡過黃河，在南岸登陸，由藍啓明帶路，奔往「莫邪島」。

一路上，景況甚是荒涼，直到過了「羊角溝」，人烟才漸漸稠密起來。

雯兒這時在藍啓明細心照料，溫言勸解之下，也將悲哀心情，開朗不少。

一路上，藍啓明不斷和她談些江湖趣事，武林軼聞，以及自己等聚八仙鬥八魔的計劃，也向她仔細說出。

雯兒聽得津津有味，連旅途辛苦，也一齊忘却。

藍啓明同時並藉着落店投宿機會，把「萬年石蕊」精英所轉化的那股「玄陰眞氣」勤加凝煉，到了收發由心，控制自如之境。

雯兒也將得自藍啓明的一點餘惠，吐納調煉，使她的功力在無形中增加了一倍有餘。

這天的黃昏時分，二人抵達了一座大鎮，市況相當繁盛。

藍啓明見雯兒左顧右盼，目不暇接，知她生長於荒涼漁島沙洲，從來未見過如此繁華世面，自然覺得樣樣都新鮮有趣，遂好生憐愛地，向她含笑說道：「這一路上，我們連好好吃上一頓的機會都沒有，難得此鎮市面不錯，雯妹也大概餓了，我們且去打頓牙祭好麼？」

雯兒笑道：「當然好呀，但明哥須看看清楚，不要落在黑店之中，我們都難免變成『肉包子』了！」

原來她一路上聽藍啓明說了不少江湖黑幕，對用蒙汗藥害人的黑店，印象最深，如今便衝口而出。

藍啓明失笑道：「通都大鎮那有甚麼黑店，最多不過酒菜略貴，竹槓敲得重點罷了。」

雯兒挑眉道：「敲竹槓？哼，誰敢拿竹槓敲我？看我不把他宰了才怪。」

藍啓明笑道：「小傻瓜，你纏錯了，這竹槓是看不見的……」

說至此處，伸手向右一指道：「喏，這家酒樓，氣派不小，我們就進去挨敲便了。」當下便帶了雯兒，走進大街轉角處，一家三開舖面，樓高兩層，名叫「聚仙居」的大酒菜館。

站在門口招呼客人的跑堂伙計，見二人雖然衣着樸素，但男的氣宇軒昂，女的貌比天仙，那敢絲毫怠慢，忙迎上前來，哈腰陪笑地，把他們領到樓上一副臨街座位坐下。

他們才一上樓，滿樓食客全覺眼前一亮，所有目光都被吸引投注在雯兒身上。

雯兒揚揚眉兒，但見藍啓明沒有甚麼表示，只好一肚皮的不高興，相隨坐下。

那跑堂的擦乾淨桌面後，隨口向他們二人報出了一大串時鮮名菜，以及天下有名美酒。

藍啓明掏出一錠銀子，遞給跑堂伙計，含笑道：「我們吃不下太多，你只管選幾樣拿手好菜，一壺清淡一點的好酒送來，賸下的銀子便都打賞你了。」

跑堂夥計大喜，諾諾連聲轉身下樓而去。

這時，樓上又恢復了原來的喧鬧，但那些酒客的談話內容，却幾乎完全對着雯兒，品頭評足，喋喋不休。雯兒聽得好不耐煩，却又不便發作，只好把小嘴嘟起，偏頭觀看街景。

忽聽喧嘩聲中，有個較高語音說道：「可惜這小妞兒沒趕上那場賽寶選美大會，否則的話，兄弟敢擔保，第一名準定是她。」

跟着，便有幾個人哄然笑道：「王大哥既有興趣，不妨也開個選美大會就是。」

雯兒黛眉一皺，轉面對藍啓明道：「明哥，甚麼叫選美大會？」

藍啓明遂將「魔心秀士」古玉奇舉辦那次賽寶選美大會的經過，向雯兒簡單說了一遍。

雯兒聽完，哼了一聲道：「無聊！」

她這兩個字剛一出口，恰好那個被人稱作王大哥的，方自笑着說了一句：「假如諸位高興捧場，兄弟一定照辦。」這樣一來，事情湊巧，雯兒的「無聊」二字，便像是針對姓王的這句話兒而發，於是又引起了一陣哄然大笑。

笑聲中，却聽「叭」的一聲。

靠樓口一副座頭上，一個身裁高大的中年錦衣漢子，已拍案而起，大步走到雯兒面前，冷笑道：「小妞兒，你在說誰無聊？」

雯兒怔了怔，不高興地說道：「我又不是說你，你這樣兇巴巴的幹嗎？」

中年錦衣漢子「哼」了一聲，喝道：「大爺剛剛說完那句話，你就接上了，不是說俺，還又說誰？」

雯兒沒好氣道：「你愛怎樣都行……」

一語才出，那邊桌上，哄然大笑，有人嚷道：「王大哥，算了嘛，小妞兒說你愛怎樣都行，這眞是天大好事，來來來，先回來喝上兩杯，助助興兒，再……」

雯兒聽得這般人越說越不像話，不由心頭火起，柳眉剔處，便待發作。

藍啓明心中何嘗不氣，但爲了不願多生枝節，只好一再容忍，這時見雯兒臉色不對，知她動了眞火，忙在桌底下向她輕輕踢了一脚。

恰在此時，那跑堂伙計，已端了酒菜上樓，見狀不由暗暗叫苦，慌忙快步走過，對中年漢子陪笑道：「王大爺請高抬貴手……」

中年衣漢子一揮道：「去你娘的！」

「吧噠」，「嘩啦啦」……一陣響起處，那跑堂伙許已飛跌出尋丈以外，所端杯盤酒壺等，也都摔得粉碎。

中年錦衣漢子看也不看那伙計一眼，只是

緊瞪着雯兒喝道：「好個無知小輩，你可曉得『魯東一霸』王通是甚麼樣的人物？快對大爺賠個小心，便可沒事，否則……」

雯兒剛才若非被藍啓明以脚示意，早就發作起來。

如今再見了這「魯東一霸」王通的飛揚跋扈情形，那裏還按納得住？

藍啓明生恐雯兒嫉惡如仇，出手過狠，把事情鬧得太大，遂趕緊站起身來，對王通抱拳笑道：「舍妹年幼無知，有所冒犯，尚望王大爺海函莫怪……」

王通伸手搭住藍啓明肩頭，往下一按，瞪眼喝道：「俺和她說話，閉上你的鳥咀！」

誰知他這一按之勢竟似按在一座石山上，空自掌心發痛，手腕發麻，對方却紋風不動。

王通不由吃了一驚，縮回手去，目注藍啓明獰笑說道：「瞧不出朋友還頗有兩把刷子，怪不得竟敢這等放肆，大爺可得好好對你伸量伸量，看你到底有多大能爲？」

藍啓明眼見此人已到了無可理喻地步，情知無法善了，衝突勢所難免，當下便朗聲一笑道：「尊駕若要領教在下有多少能耐，不妨劃下道來，但在下於奉陪之先，却有句話兒要先交待一下。」

王通道：「有話快說。」

藍啓明豎起兩根指頭笑道：「尊駕適才叫了舍妹兩次小妞兒，在下要賞你兩記耳光，才好讓你有所警惕，以後不可隨意滿口噴糞！」

王通怒道：「放……」

剛一開口，突覺眼前一花，「拍拍」兩聲脆響起來，果然不折不扣地，挨了兩記耳光，硬將他說到口邊，尚未吐出的那個「屁」字，給噎了回去。

這一來，王通不由又驚又怒，手撫着熱辣辣的面頰，一時怔在當地，眞氣得不住「哇哇」怪叫，却說不出一句話來。

那邊桌上的五六條漢子，先是一愣，但見了王通這副模樣後，均忍不住地哄然大笑出聲來。

藍啓明冷然喝道：「你們不要笑，剛才你們也叫過一聲小妞兒，在下也該賞你們每人一記耳光。」

話聲一落，身形電閃，掠近那邊桌上，迅若飄風地，繞了一圈。

「拍！拍！拍！拍！」一串密如鞭炮的脆響起處，那五六條漢子，一個個以手捧肥，目瞪口呆地，宛似木雕泥塑。

他們簡直無法相信，天下竟有這等不可思議的輕功，以及迅捷如電的打人手法。

這一來，頓將雯兒的一肚皮怒火，都化作烟消雲散，反而喜笑顏開的拍手叫好。

藍啓明回到了原位，目注王通，冷冷說道：「王朋友，現在你可以把道兒劃下來了。」

王通驚魂稍定，目睹藍啓明的絕世輕功，及奇快手法之後，那一腔狂妄暴傲，立化烏有，那裏還敢劃甚道兒？勉强哼了一聲道：「朋友休要狂妄，是好的就把萬兒亮出來，俺好斟酌情形，教訓於你。」

藍啓明笑道：「我叫藍啓明，怎麼樣？王朋友聽說過這個名兒沒有？」

王通神色一變道：「好，原來是藍朋友，你若有種，便不要走。」

話完，也不等藍啓明有所表示，便自行轉身，匆匆下樓而去。

那邊桌上挨了耳光的五六條漢子，見「魯東一霸」王通尚且臨陣退縮，那個還敢哼哈半句？

藍啓明知曉王通是去搬請救兵，也不加以攔阻，冷然一笑坐了下來，對那怔在一旁的跑堂伙計笑道：「快去把酒菜重行端來，少時多賞你幾文小費，以彌補你摔了一交的損失。」

跑堂伙計連聲應是，收拾起散碎碗盤，下樓而去。

雯兒笑道：「明哥這幾記耳光，打得眞够痛快，但那傢伙跑時，你却爲何不追，難道這也是所謂江湖上的矩規嗎？」

藍啓明笑道：「王通那廝的背後，大概還有甚麼靠山，我若不放他去把靠山請來，就會被人笑我害怕他了。」

雯兒嬌笑道：「待會兒他靠山來時，你得讓我打這一架。」

藍啓明微笑道：「酒菜業已來了，且等吃飽再說。」

這時，跑堂伙計已把酒菜重行端來擺好，並替二人斟滿酒兒，垂手退下。

雯兒生長漁村，那曾吃過這等佳餚，她每樣嚐了一點，不禁嘖嘖讚好，箸如雨下，手口不停。

藍啓明低聲道：「雯妹吃得慢些，女孩子家若是這等窮兇極惡地狼吞虎嚥，被別人看在眼內，會說你不够斯文。」

雯兒眉頭一皺，由於嘴中正吃東西，語音略嫌含糊不清地說道：「我不管，只要東西合我胃口，愛怎樣吃，便怎樣吃，我才不肯假裝斯文活受罪呢！」

藍啓明拿她莫可奈何地，笑了一笑，也自舉箸吃將起來。

就在此時，忽聽一陣樓梯聲响，匆匆走上兩個人來，其中一人「嘿嘿」笑道：「果然是藍大俠，閣下沒有死，本總管應該好好向你道賀！」

藍啓明掉頭望去，見發話之人是老相識「三眼煞神」楊九思，遂含笑說道：「楊總管，我們眞是緣份不淺，想不到竟又在此遇上，但不知楊總管打算怎麼向我道賀？」

楊九思冷然道：「打算請藍大俠到嶗山敝莊去盤桓幾天，讓敝莊主好好款待於你。」

藍啓明「哦」了一聲，道：「古玉奇怎的突然變得熱情好客起來了？」

楊九思嘴角微披道：「自從你和李老化子等，以及一些躲在暗中，見不得人的朋友們大鬧『龍門帮』之後，敝莊主對你們甚爲佩服，特別關照北道各路英雄，留心你們的俠踪，一有發現，便須不擇手段，恭請你們到敝莊去，接受好好欵待，藍大俠，我說得已够明白了吧？」

藍啓明笑道：「咦，這是一樁極爲秘密之事，楊總管爲何對我推心置腹，坦供不諱？」

楊九思獰笑道：「本總管不怕你會飛上天去，讓你知道，又有何妨？」

藍啓明哂然道：「我若不接受這邀請時，你又如何？」

楊九思雙眉一挑，傲然道：「憑你藍大俠的這點微薄道行，最好廢話少說，乖乖跟着本總管前去，免得自討難看。」

藍啓明心頭一動，忖道：「聽他口氣，似乎還不知道在黃河河心沙洲發生之事，莫非冷威並沒有把那身受重傷的『皓首陰煞』西門韋，送回秘魔莊去？」

想至此處，含笑問道：「貴莊的西門大總管呢？」

楊九思詫道：「你突然問起西門大總管則甚？」

藍啓明笑道：「因爲你若見着西門韋時，便不會再胡吹大氣的了。」

楊九思那知究竟，冷然叱道：「廢話，你到底準備怎樣，是吃罰酒？是吃敬酒？」

藍啓明指着面前的滿桌佳餚笑道：「我這裏有的是美酒佳餚，誰還要吃你的？」

楊九思勃然怒道：「好小子，你眞叫不見

棺材不掉淚，不到黃河不死心，還不與我乖乖躺下？！」

霍一歘身，右手探處，五指箕張，閃電般朝藍啓明抓去。

原來，他前次在黃河「龍門帮」的大船上，眼見藍啓明和「喪門劍客」金亮，動手較量，只不過幾個照面，便受傷落水，遂以爲藍啓明武功有限。

那知，他這近在咫尺，十拿九穩的一抓，居然抓了個空。

耳聽藍啓明一聲「請吧」，跟着便有一股奇强潛力從旁猛撞過來。

楊九思不禁大吃一驚，趕緊撤招滑步，倒退而出。

其實藍啓明並未有甚動作，怎能如此冒失，不，他只是屹立當地，冷然叱道：「你身爲一莊總管，怎能如此冒失，不講江湖規矩？！」

楊九思老臉一紅，大怒道：「老夫倒要看你究有多大能耐，看掌！」

「呼」的一聲，凝聚了九成眞力，劈出一掌。

藍啓明懶得和他囉唆，也用了約莫九成眞力，揮掌相迎，口中叱道：「老匹夫，替我躺下！」

「砰」然巨響，雙方掌力接處，楊九思登時吃了大虧，被震得踉蹌倒退，眼前金星亂迸，胸頭氣血翻湧，「撲通」一聲，果然乖乖聽話，跌坐樓板之上。

藍啓明戟指喝道：「楊老匹夫，我不殺你，快給我滾回去告訴古玉奇，他若不知收歛，妄想興風作浪時，不等到明年重九普陀之會，我就要殺進秘魔莊去，摘下他那顆魔心？！」

楊九思平日作威作福，幾曾受過這般羞辱，不禁氣得大叫一聲，張口噴出一股鮮血，立時昏絕過去。

藍啓明這時也沒心情繼續吃喝，帶了雯兒，昂然下樓而去。

雯兒因桌上有好酒好菜還未吃得一半便要離開，心中遂十分不樂意地，嘟着嘴兒，跟藍啓明下了酒樓，氣呼呼地說：「明哥，我肚子還餓着呢！」

藍啓明失笑道「好好好！我們另外找個館子，再吃一頓，也就是了。」

那知，他們在「聚仙居」上這一鬧，已傳遍了整個縣城，那些酒樓飯館聞知二人竟把秘魔莊的三總管傷了，並且又折辱了「魯東一霸」王通，那還敢接待他們，是以藍啓明和雯兒一連進了好幾家酒館，都說飯菜已經賣光，連茶水也不敢招待了。不但酒樓菜館如是，竟連旅店客棧也異口同聲宣告客滿。

藍啓明一氣之下，遂同雯兒連夜出了縣城，取道往「莫邪島」奔去。

雯兒一路上不住地埋怨道：「早知那批傢伙這樣壞法，不如統統殺了來得乾淨！」

啓奔明祗好陪着小心，哄着她一路疾馳，一氣奔行了一百多里，直到次日黎明時分，才在文登縣城打尖歇脚。

用過了早飯，又復動身，午牌時分，便抵達赤山鎭，此地瀕臨海邊，居民以捕魚爲生，岸邊帆檣林立。

可是，當藍啓明打算僱船到「莫邪島」時，那些漁民卻人人面露憎恨恐懼之容，竟都不願接這生意。

二人不由又急又惱，弄了半天，好不容易花了許多唇舌，方費了二十兩銀子的高價，買了一艘破舊的小漁船，仗着雯兒一手水上功夫，自行揚帆出海，朝「莫邪島」駛去。

雯兒一面掌着舵，一面氣呼呼地說道：「早知道這樣受氣，眞不如把家中那條船兒帶來，就不會挨這一記竹槓了。」

藍啓明失笑道：「這二十兩銀子，花得不冤。」

雯兒一瞪眼，道：「爲甚麼不冤？！」

藍啓明笑道：「這一下使你領會到挨敲竹槓的意義，豈不是頗爲値得？！」

雯兒「哼」了一聲，不再開口。

此際，風和日麗，海上波平如鏡，藍啓明卓立船頭，舉目遙望，那「莫邪島」已宛似一枚螺殼，浮現遠方，舟行迅速，「莫邪島」的影子越來越大，視綫也更爲清晰。

藍啓明凝目細看，忽然發現這座小島，似乎隱隱籠罩着一層殺氣，不由心頭一震，暗忖道：「莫非我們的行踪已被冷威知道，而有所防備了麼？！」

當下，掉頭告知雯兒，將船帆落下一半，減低速度，凝神戒備着緩緩駛近。

這「莫邪島」孤峙海中，完全是五顏六色的巖石堆成，島上寸草不生，近水之處，不是礁石如林，便是峭壁揷天，形勢十分險惡。

雯兒小心翼翼地駕着小船，剛剛駛進那犬牙交錯的礁石之中，迎面便見兩座高聳的巨大礁石，一邊刻着「莫邪禁地」，一邊刻着「擅入者死」八個徑丈大字。

藍啓明冷笑一聲，道：「好大的口氣！」

只見藍啓明雙掌一揮，勁氣驟發，兩股無堅不摧的內家玄陰眞力一陣狂掃之下，但見石屑紛飛，登時將這八個大字掃削得無影無踪。

同時，小船也自從這兩座巨大礁石的當中，駛將進去。

陡聽「嗚」的一聲號角長鳴，「錚錚錚」的崩簧聲息，從從四面八方紛紛大作，頓時箭似飛蝗，宛如雨點般射到。

「刷」的一聲，第一箭便將船帆射落。

二人早有防備，雯兒伸手抄起雙槳，藍啓明順勢扯過船帆，一撕兩半，分執手中，貫注內家眞力，一陣急揮，將雯兒護住，在箭雨之中朝前猛衝……

幾個轉彎過去，船頭上已被弩箭射得像刺蝟一般，那射向藍啓明身上的箭兒，卻完全被兩片船帆，掃落海中。

眨眼間，小船已穿過這林立的礁石，水面突然寬闊開來，箭雨也驟然停止，藍啓明情知必然另有埋伏，遂吩咐雯兒加勁搖槳，朝前疾駛。

陡聽又是一聲號角長鳴，一道火光從遠處一座礁石疾飛而至，原來是一支火箭。

藍啓明心頭一凜，正猜不透這支火箭下面有甚麼花樣之際，「刷」地一聲，這火箭已落入小船附近的水中，登時，「轟」然一聲，四面起火，將小船吞沒在濃烟烈焰之中。

雯兒大驚道：「明哥，快跟着我潛水躲避，遲就來不及了。」

藍啓明笑道：「不要緊，爲兄自有法寶。」說時，急將「水火明珠」取出擎在掌中，叫道：「雯妹不要害怕，只管搖船前衝。」

雯兒眼見熊熊烈火，才一逼近船邊，便立卽熄滅，不由轉驚爲喜，依言猛搖雙槳，駕着小船衝烟突火，朝前疾駛

舟行如箭，轉眼之間便穿出了這片數丈方圓的火海，只見一道石堤橫亘，擋住了去路。

堤上排列着二、三十名手執兵刃的黑衣大漢，似乎正在嚴陣以待。

藍啓明知道已到了島岸，遂收起「水火明珠」，吩咐雯兒準備妥當，待小船駛到離石堤約莫七八丈之遙，立卽握住她的玉手，一提眞氣，雙雙破空而起，閃電般飛向石堤上面。

二人剛自離船縱起，只聽「颼颼」兩聲異響，從石堤下部近水之處，箭也似地射出兩枚長達五尺，粗如斗碗的黑色圓筒，在水面下劃起四道波紋，瞬卽與小船撞個正着。（未完）

金牌馬爹利VIP禮盒
兩款任你揀,双重大贈送



大號金牌馬爹利干邑拔蘭地雙重大贈送:
一枝庄禮盒送VIP酒杯一隻,
酒辦一枝,兼送發財利是封二十個.
兩枝庄禮盒送法國酒杯三隻,兼送酒辦
一枝,送完即止.VIP是英文“貴賓”的
縮寫.VIP酒杯,法國精製,高雅名貴.
金牌馬爹利VIP禮盒,自奉送禮,實惠得體.

金牌馬爹利,法國銷量第一
VIP禮盒,祝君心想事成